若解移情

[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若解多情
- 第2节：第1章 相逢是缘(1)
- 第3节：第1章 相逢是缘(2)
- 第4节：第1章 相逢是缘(3)
- 第5节：第1章 相逢是缘(4)
- 第6节：第1章 相逢是缘(5)
- 第7节：第1章 相逢是缘(6)
- 第8节：第1章 相逢是缘(7)
- 第9节：第1章 相逢是缘(8)
- 第10节：第2章 谦谦君子(1)
- 第11节：第2章 谦谦君子(2)
- 第12节：第2章 谦谦君子(3)
- 第13节：第2章 谦谦君子(4)
- 第14节：第2章 谦谦君子(5)
- 第15节：第2章 谦谦君子(6)
- 第16节：第2章 谦谦君子(7)
- 第17节：第3章 雾里看花(1)
- 第18节：第3章 雾里看花(2)
- 第19节：第3章 雾里看花(3)
- 第20节：第3章 雾里看花(4)
- 第21节：第3章 雾里看花(5)
- 第22节：第3章 雾里看花(6)
- 第23节：第3章 雾里看花(7)
- 第24节：第4章 少女情怀(1)
- 第25节：第4章 少女情怀(2)
- 第26节：第4章 少女情怀(3)
- 第27节：第4章 少女情怀(4)
- 第28节：第4章 少女情怀(5)
- 第29节：第4章 少女情怀(6)
- 第30节：第5章 假相真相(1)

- 第31节： 第5章 假相真相(2)
- 第32节： 第5章 假相真相(3)
- 第33节： 第5章 假相真相(4)
- 第34节： 第5章 假相真相(5)
- 第35节： 第5章 假相真相(6)
- 第36节： 第6章 欢喜冤家(1)
- 第37节： 第6章 欢喜冤家(2)
- 第38节： 第6章 欢喜冤家(3)
- 第39节： 第6章 欢喜冤家(4)
- 第40节： 第6章 欢喜冤家(5)
- 第41节： 第6章 欢喜冤家(6)
- 第42节： 第6章 欢喜冤家(7)
- 第43节： 第7章 情愫初萌(1)
- 第44节： 第7章 情愫初萌(2)
- 第45节： 第7章 情愫初萌(3)
- 第46节： 第7章 情愫初萌(4)
- 第47节： 第7章 情愫初萌(5)
- 第48节： 第7章 情愫初萌(6)
- 第49节： 第7章 情愫初萌(7)
- 第50节： 第7章 情愫初萌(8)
- 第51节： 第7章 情愫初萌(9)
- 第52节： 第7章 情愫初萌(10)
- 第53节： 第8章 患难生情(1)
- 第54节： 第8章 患难生情(2)
- 第55节： 第8章 患难生情(3)
- 第56节： 第8章 患难生情(4)
- 第57节： 第8章 患难生情(5)
- 第58节： 第9章 以心换心(1)
- 第59节： 第9章 以心换心(2)
- 第60节： 第9章 以心换心(3)
- 第61节： 第9章 以心换心(4)
- 第62节： 第9章 以心换心(5)
- 第63节： 第9章 以心换心(6)
- 第64节： 第10章 暗潮涌动(1)
- 第65节： 第10章 暗潮涌动(2)
- 第66节： 第10章 暗潮涌动(3)

- 第67节： 第10章 暗潮涌动(4)
- 第68节： 第10章 暗潮涌动(5)
- 第69节： 第10章 暗潮涌动(6)
- 第70节： 第11章 一生的承诺(1)
- 第71节： 第11章 一生的承诺(2)
- 第72节： 第11章 一生的承诺(3)
- 第73节： 第11章 一生的承诺(4)
- 第74节： 第11章 一生的承诺(5)
- 第75节： 第11章 一生的承诺(6)
- 第76节： 第11章 一生的承诺(7)
- 第77节： 第11章 一生的承诺(8)
- 第78节： 第11章 一生的承诺(9)
- 第79节： 第11章 一生的承诺(10)
- 第80节： 第11章 一生的承诺(11)
- 第81节： 第13章 波澜突起(1)
- 第82节： 第13章 波澜突起(2)
- 第83节： 第13章 波澜突起(3)
- 第84节： 第13章 波澜突起(4)
- 第85节： 第13章 波澜突起(5)
- 第86节： 第13章 波澜突起(6)
- 第87节： 第14章 因果循环(1)
- 第88节： 第14章 因果循环(2)
- 第89节： 第14章 因果循环(3)
- 第90节： 第14章 因果循环(4)
- 第91节： 第14章 因果循环(5)
- 第92节： 第14章 因果循环(6)
- 第93节： 第14章 因果循环(7)

第1节：若解多情

若解多情

楔子

飞机在长长的跑道上滑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慢慢停稳。耿绍昀缓步走下飞机，在空中飞行了十几个小时，再次有了脚踏实地的感觉。举目四顾，惨白的灯光打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让冬天的雨夜平添了几分寒意与萧索。

机场大厅里，前来接机的耿绍谦已经等候多时，一见绍昀走出安检口，他立即迎上前，一脸爽朗的笑容："欢迎你回来，大哥！"绍昀微笑着，习惯性地伸手拍在弟弟伟岸的肩上，才意识到昔日那个毛毛躁躁的愣头青已然褪尽青涩，变成一个成熟稳重的伟男子。

城市的街道车水马龙，街道两边灯火辉煌，灯光不时流淌到车厢内，光与影的斑驳落在绍昀英挺的眉宇间，忽明忽暗。绍谦一边开车，一边讲述着亲朋好友们的诸多变迁和趣闻，心情甚是愉悦："听说你准备回来长住，大伙都很高兴，商议着要聚一聚。商业上那些空有形式的宴会虽然没啥意思，却也免不了。私底下，我们几个死党来场聚会，好好大醉一场……"

绍昀心不在焉地听着，CD里正在播放电影《魂断蓝桥》的主题曲《友谊地久天长》，轻缓的音乐流淌着淡淡的忧伤。绍昀觉得有些疲倦，仰首靠在坐椅的头枕上，微微合眼，沉浸在黑暗中，依稀间似乎听见一个微弱的声音：总裁，别怕，我在这里。她温软的小手轻轻放在他的掌心，让他焦躁的心慢慢安定下来。绍昀陡然一惊，睁开眼："小小！"

绍谦握着方向盘的手一震，车头侧偏，他急忙调整方向盘，以避开邻近驶过的一辆车。

"她……"绍昀犹豫了一下，到底还是问了，"怎么样了？"

“她，哦——她很好，沈家的大少奶奶怎么可能过得不好？”绍谦盯着车子的前方，潇洒地打过方向盘，车子转了个弯。绍谦的笑语中带着刻意的轻松，“儿子都已经两岁了，小名叫笑笑。”

绍昀沉默，低头取出一支烟衔在口中，银质打火机在掌心中握到发烫，他才想起要按下开关，幽蓝的火焰轻轻跳跃，一缕轻烟在他的指间袅袅升起。

绍谦把车靠边停下：“我要买点东西，你等我一会儿。”他解开安全带，匆匆地下了车。

绍昀喷出一口浓浓的烟雾，指尖按住电动车窗的按钮，车窗玻璃徐徐下降，冷风挟着雨丝“呼啦”一下，冲进暖气十足的车厢，寒意沁骨。远处，鼎沸的欢声笑语传来，子夜12点，正是夜生活最酣热的时候，冬夜的寒意阻止不了寻欢作乐的人们。3年的岁月，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足已让许多事情发生改变，唯一不变的是这座城市繁华依旧。

刺耳的音乐突然响起，惊醒了绍昀游离的思绪，他向着声音的来源处望了一眼，是绍谦的手机落在驾驶座上。不经意地拿起手机，屏幕上闪烁着两个字：小小。绍昀的呼吸凝滞，半晌，他机械地按下了接听键，手机另一端传来哭泣过后的哽咽声音：“绍谦，笑笑受重伤了，大量失血，你知道你们家族的血型很特殊……”

绍昀沉重地喘了口气，手机那头的声音停顿了一下，有些疑虑：“绍谦，笑笑需要输血，帮帮我……”

“你在哪里？”绍昀终于开口。

“你——”对方讶然，半天没有声响。

“说话！”绍昀眉峰拧在了一起。

“绍谦的医院……”

绍昀“啪”地摔下手机，坐到驾驶座上启动了车子。

绍谦提着一瓶纯净水小跑过来：“大哥，你——”

“上车！”

绍谦刚上车还没坐稳，车子已经冲了出去。绍谦不解地看了一眼绍昀阴沉的脸，不敢再多问。车厢内安静得骇人。前方红灯亮起，绍谦见他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不由惊叫："大哥——"

绍昀一脚踩下刹车，车轮摩擦着地面，发出尖锐的声音，他狠狠地一拍方向盘，罕有地骂了一句粗话："他妈的——"

绍谦诧异地看着他。

红灯上的数字一秒一秒减少，绍昀逐渐平静，绿灯亮起，他一踩油门，车子疾冲出去："那个孩子的事，为什么要隐瞒我？！"

第2节：第1章 相逢是缘(1)

第1章 相逢是缘

一般来说，女性的好奇心都比较重，于是就有了八卦精神，即使是懒散的小小也不缺乏这种精神。在胜天集团举办的酒会上，小小窝在大厅一角的沙发里，娇小的身躯隐藏在大型盆栽棕榈后面，她一边用小叉子快乐地戳着盘中美食，一边兴致勃勃地听旁边一群太太小姐们谈论风流总裁与台上那位美女明星林薇珊的八卦绯闻。

总裁首席秘书江雅秋来到她身后："苏小小，你又偷懒！"

小小条件反射般从柔软的沙发中一跃而起，很流畅的理由脱口而出："秋姐，我在养精蓄锐，随时待命。"

雅秋没有心情计较她话中含了多少水分，问："你会弹钢琴吗？"

小小恋恋不舍地看看手中一盘还没来得及享用的美食："不……"

江雅秋两眼一瞪："嗯——"

"哦哦，会那么一点。"小小立即改口，像她这种刚从大学毕业，在秘书处打杂的"小虾米"还是识时务点比较好。

"那就好。"江雅秋夺过她手中的盘子随手一放，拉着她向琴台走去，"原先的钢琴师临时出了点事，新安排的钢琴师一会儿就到，你先顶上弹几支曲子，别出现冷场。"

走过摆满琳琅美食的长桌，小小频频回首，深情款款。雅秋无可奈何："小小，专心点，完成了这项任务，就算你今晚的工作全部完成，到时你就可以自由行动，OK？"

"OK！"小小顿时心情大好，欢欢喜喜地在钢琴前坐下。美女司仪话音落下的同时，她的手指落在了琴键上，意大利名琴Fazioli，音色性感撩人，具有很强的杀伤力和穿透力。小小精神为之一振，欢乐的圆舞曲在她指下流畅如大海的波浪。

耿绍昀对林薇珊优雅地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一对璧人率先飘入舞池中央翩翩起舞，四周的人纷纷随之成对起舞。小小的十指在琴键

上娴熟地翻飞，目光不时瞄向舞池，俊男美女呀，而且不止一对，养眼，太养眼了！

江雅秋暗暗松了一口气，顺便狠狠鄙视了小小一把，这叫“会那么一点”？以前怎么不知道她大小姐还有谦虚这种美德？

一支舞结束后，耿绍昀牵着林薇珊的手，把她送回原位，十足的绅士风度。他双手轻扶林薇珊的双肩，俯身在她耳畔低语：“玩得开心点，我等一会儿来找你。”林薇珊知道他有正事要办，温柔地微笑点头。

看见耿绍昀从女伴身边离开，江雅秋快速走上前：“总裁，沈先生在二楼贵宾休息室。”

走上二楼，耿绍昀见沈嘉恒站在圆弧形的长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一楼宴会厅的某处。绍昀顺着他的视线望去，居高临下，一眼就看见了正在弹钢琴的小小。只见小小眉梢含笑，双眸顾盼生辉，她的人与她指下的音乐完全融为了一体，每一根发梢似乎都弹跳着欢快的音符。虽然绍昀实在是想不通有什么事值得一个人这么快乐，却也不得不承认她的快乐极具感染力，仅仅是看着她，就能让人心情大好。

贵宾休息室的门无声地打开，耿绍谦带有几分醉意斜倚在门框上，盯着小小吹了一声口哨：“哥，没想到你的手下居然还有这样的绝色。”

绍昀回头不悦地瞟了绍谦一眼：“你在外面怎么胡闹我不管，公司内部的女职员你最好别去招惹。”

“知道，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嘛。”绍谦笑嘻嘻地回应，三步并作两步跃向一楼宴会厅，“其实那是错误的，好兔专吃窝边草。”

沈嘉恒轻笑出声，向着小小一扬下颌：“她叫什么名字？”

绍昀又看了小小一眼，的确是一个美人不假，但是在这种衣香鬓影、美女云集的场合，还没有美到艳压群芳、鹤立鸡群的程度，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他摇了摇头：“不知道。”转身走入室内，“先谈正事，如果感兴趣，稍后可以去问问江小姐。”

嘉恒尾随绍昀走进议事厅，顺手把门掩上：“果然不出你所料，永通那帮老家伙今天来找过我。”

“哦，”绍昀慢条斯理地往高脚水晶杯中倒入红酒，“你没有让他们失望吧？”

第3节：第1章 相逢是缘(2)

“当然没有，我最敬重老人家了。”嘉恒笑，“怎么样，要赶尽杀绝吗？”

“为什么不？”绍昀递一杯酒给嘉恒，笑容里流露出狩猎者的冷酷，“当年永通对胜天玩的不也是赶尽杀绝这一套吗？如果不是杜老爷子鼎力相助，胜天早就被他们踩在脚底下了！”当年父亲意外身亡，永通集团趁机携同数家财团用卑劣的手段打压胜天，导致胜天股票狂跌。在国外求学的绍昀被迫中断学业回国挑起这副担子，却因年少缺乏经验，面对永通的恶意收购险些陷入永无翻身的境地。商场上，雪中送炭的事少见，落井下石的事常有。当时即使与他们耿家有着姻亲关系的世交沈家，也只是袖手旁观。耿绍昀没有理由怨恨任何人与事，毕竟弱肉强食是商界的生存法则；同样，成王败寇也是商界的生存法则。当年他成功了，所以现在他要把当年永通对胜天用过的手段，回敬给永通。

“啧啧，真狠！不过……”嘉恒扬眉微笑，“咱们亲兄弟明算账，我帮你演这一出戏，我们华丰能得到什么好处？”

“胜利的果实一家一半，如何？”绍昀举起手中的酒杯。

“成交！”两杯相碰，柔和的橘黄色灯光下，殷红的液体微微晃动。

门外传来江雅秋的声音：“总裁，您的电话。”

凡经江雅秋过滤后传递到耿绍昀手中的电话，一般都是重要电话，耿绍昀开门接过电话，“喂”了一声，神情即刻变得凝重：“杜世伯！”他向江雅秋打了一手势，让她在原地等候，自己则走到一边去聊电话。

趁着耿绍昀接电话的空当，沈嘉恒靠近门前，向楼下瞄了一眼，弹琴的人已经换了一个，他问：“刚才弹琴的那位小姐是谁？”

江雅秋回答：“是秘书室新来的文员。”

“名字？”

“苏小小。”

沈嘉恒失声笑：“苏小小？”好一个令人遐想无限的名字。

没等他再问什么，耿绍昀已经聊完电话走了过来：“江小姐，为我订下月初去拉斯维加斯的机票。”

沈嘉恒问：“杜修宇的电话？”

“嗯，他要见我，让我去一趟拉斯维加斯。”

“哼，”沈嘉恒不以为然，“杜老爷子的架子可真大。”

绍昀面色沉了一下，淡淡地说：“他是我们耿家的恩人。”真正的枭雄远比伪君子高尚得多，令人发自肺腑的敬畏。纵横欧亚的大财阀杜修宇无疑是一个真正的大枭雄。曾经一度，绍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耿家上两代人苦心打造的基业在他手中一点一点终结，直到机缘巧合之下遇见杜修宇。他耐心听完绍昀的请求后，重重一掌拍在他的肩上：“胜天是个好名字，去缔造一个人定胜天的传奇给我看看吧！”在杜氏庞大资金的支持下，绍昀得以扭转乾坤，再造胜天。尽管杜修宇坦诚地告诉过他，“我不过是在投资，你不必对我说感谢，只要记住你欠我一份人情即可，在我需要的时候还给我。”但是绍昀依然由衷地感激与敬重杜修宇。

嘉恒向来善于察言观色，他看了一眼绍昀的神色，便立即转移了话题：“听说杜家独女是一个美人，你有没有见过这位传说中的杜家大小姐？”

“见是见过一次，可惜妆化得太浓，没看清。”想起那时的情形，绍昀有点忍俊不禁，其实那唯一的一次也不能算是见面，他站在大厅里，远远地看见杜家大小姐在花园里冲着老爷子发脾气，五颜六色的头发如同一个调色盘，满面油彩涂得惨不忍睹，所谓的新潮衣服，像是一堆破布挂在身上。一向威严的杜老爷子被气得晕头转向，语无伦次。

看一眼若有所思的沈嘉恒，绍昀说：“如果你因为对杜氏王国有兴趣而去招惹杜小姐，是很不明智的行为。”每一条龙都有逆鳞，杜老爷子的逆鳞就是他唯一的宝贝女儿杜惜若。他在最辉煌的时候退出江湖，花重金洗底漂白，用毕生心血打造杜氏王国，一切都是为了给他最心爱的女儿一个能一生幸福的保障。

嘉恒点上一支烟，慢慢吐出一长串烟圈，俊美的脸庞上泛出浅浅笑意：“女儿长大了，总要嫁人，对吗？难道，你对杜氏王国就没有一点兴趣吗？”

第4节：第1章 相逢是缘(3)

绍昀没有搭话，望着半空中缭绕着的烟雾，微微地笑。那一次，杜惜若最后也没有按照杜老子爷的要求进屋来与他相见。他看着她拂袖而去，一会儿杜府的管家递给他一部手提电话，是杜惜若来电，她的声音在电话里出奇的好听，完全不似她的装扮与行为那般乖张与桀骜，她说："你是那个、那个……"电话里传来她懊恼的自语，"忘记是谁了，唉，不管是谁了。"她接着说，"我知道老爷子一直想让我嫁给你，可我是不会同意的，有劳你拒绝老爷子联姻的提议。"

"我还没有见过你，杜小姐。"他提醒她。

她沉默了一下："见与不见又有什么区别？你们这些男人，一个个想娶的并不是我，而是杜氏王国。我也是人，凭什么就不能得到一份真心与真情，凭什么我的婚姻必须是一场交易，被你们算计着投入与收益？"

"我答应你，我会向你父亲拒婚。"

也许是他答应得太爽快，使得对方反而疑惑不解："为什么？"她问。

"我承认，我是对杜氏王国很感兴趣，但是我并不喜欢勉强别人。"

"谢谢。"她挂了电话。电话里传来挂线后的"嘟嘟"声，握着听筒，他有一些惋惜，也许杜家小姐并不难相处。如果她愿意嫁，他会善待与尊重她，虽然婚姻与爱无关。

最后，他依照与她的约定，拒绝了杜老爷子联姻的提议。

小小绕着"M"形的餐台悠闲地转悠，选择的机会太多也未必是好事，虽然美食满桌，胃的容量却有限，真不知该如何下手。

"你偏好什么口味？"有人在她身旁说话，"我可以给你参谋一下。"

小小抬头，确定对方是和自己说话，出于礼貌，敷衍地笑了笑：“谢谢，我没什么特别的偏好。”低下头，继续绕着餐台搜索美食，没有再看对方一眼。

绍谦有些气馁，凭他的魅力，居然不及这些食物？他不甘心地跟上前，决定亮出他的金字招牌：“我是耿绍谦，很高兴能认识你。”耿绍谦，飙车一流、打球一流、歌舞一流，而且是未来医学界的泰斗！当然，最后一项是他自己这么认为，作为胜天集团的员工，她没有理由不知道他吧？

“哦——我，鹅肝！”小小欣喜地把一片法式鹅肝装入盘中，完全忘记了绍谦的存在。

“你难道就不能看我一眼吗？”切，太伤自尊了，绍谦极力忍耐。

小小终于抬头，绍谦用深邃的目光凝视着她，带着淡淡的忧郁，据说这个样子最能迷倒少女的芳心。果然，小小水汪汪的大眼睛对着他的双眼看了又看，绍谦窃喜，保持住忧郁而深沉的样子。

“那个……嗯……”小小怯怯地说，“你的眼睛不舒服吗？”

“靠！”绍谦差点晕倒，忍无可忍，“你也太白了吧？”

“是的，”小小点头，认真地说，“大家都说我的皮肤很白，其实也就一般般了，湘湘美人的皮肤才是真正的白。”

“不是白色的白，是白痴的白。”这下该听懂了吧，绍谦满怀恶意地盯着她。

果不出他所料，小小两颊绯红，眼中迅速噙起泪花：“你骂人，我不理你了。”

看着她踉跄离去的身影，绍谦有一种内疚感，向旁边那一群等着看热闹的死党无奈地耸了耸肩，瞧，碰到了一个傻瓜，本少爷也没办法。

身后传来了沈嘉恒的笑声。绍谦回头，看见兄长与沈嘉恒正并肩走来，绍昀似笑非笑地瞥了弟弟一眼，一言不发地越过他，径直向林

薇珊走去。沈嘉恒伸手勾在绍谦的肩上，笑：“老弟，你的道行比别人差太远了。”

小小满意地捧着一盘美食，来到早就选好的僻静露台。顾湘湘已经等得不耐烦，一见到她就说：“大小姐，我还以为你要把整个餐台搬过来呢。”

“我想呀，”小小点点头，“可是别人不让。”狠狠挖一勺水果沙拉放入口中，甘甜生津，说有多惬意就有多惬意。

顾湘湘捧着一杯果汁慢慢吸，羡慕地看着她，天生吃不胖的人就是有口福。顾湘湘停下吸果汁，问小小：“哎，你知不知道刚才和你搭讪的人是谁？”

第5节：第1章 相逢是缘(4)

“声色犬马的耿二公子嘛，我再怎么无知，也知道公司的八卦新闻吧！”小小窃笑，“这种花花公子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噢，小小……”顾湘湘刚说出口的话咽回去，半天没有吱声。

小小发觉她出奇地安静，美丽的小脑袋仰成了四十五度角。于是，小小把脑袋也仰成同样的角度，看见了耿绍谦发绿的脸。

“原来你耍我！”太丢人了，绍谦咬牙切齿。

“唉，唉……”小小诚惶诚恐，“二少爷，你饶了我吧，你是总裁的弟弟，我得罪不起，你的游戏我更玩不起，你们这种豪门贵公子已经是魅力无敌，没必要再在我们这种小老百姓身上证实自己的魅力了吧！”

绍谦在小小对面坐下，掏出支票本：“有人对我说过，这世上任何东西都有价格，只不过区别在于价格的高低，你开个价吧！”

“啊？”小小一时反应不过来。

“买你一夜，要多少钱？”绍谦开始签支票，沈嘉恒说过，男人签支票的时候是最有魅力的，他就不相信面前这个女人能抵抗得了。

小小面色一沉，随即笑了起来，面向坐在身旁发愣的古典美人，问：“湘湘，有没有一块钱？”

“有。”顾湘湘从包里掏出一块钱硬币递给小小。

小小把硬币放在绍谦面前：“我买你一夜，一块钱。”看着绍谦僵硬的表情，小小又笑，“我知道一块钱是便宜了一点，可是一分钱一分货嘛，你就值这么多。”

“小小，小小……”看见绍谦比青菜还要绿油油的脸色，湘湘暗暗拉扯着小小的衣角，小声提醒，“别闹了……”

绍谦瞪她半晌后，轻佻地笑：“好，我现在就开始为你提供服务。”他突然凑到小小身前，暧昧地低声问：“我们是去开房呢，还是就在这里？”

靠得太近，温热的气息吹向小小的脸庞。她向坐椅后背缩去，窘迫地干笑："开个玩笑，开个玩笑而已，二少爷何必认真呢？"

绍谦抛了抛手中的硬币，再逼近一点，一本正经地说："钱已经收了，就不能当玩笑了，做生意要讲信用。"

小小也一本正经地说："货色太差，我不要了，一块钱赏你。"

"你没试过，怎么知道货色好不好，总要试试才能退货吧？"

"我，我……"小小张口结舌。

"行了，绍谦。"沈嘉恒走了过来，把绍谦从小小面前拉开，"别吓着人家小女孩儿。"

小小松了一口气，从坐椅上站起来，感激地对沈嘉恒笑笑。沈嘉恒冲她礼貌颔首，又向着旁边的顾湘湘招呼："顾小姐，你好。"

"沈先生好，"顾湘湘随后向小小介绍，"这位是华丰集团的总裁沈嘉恒先生。"又指着小小对沈嘉恒说，"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兼同事苏小小。"

绍谦"哧"一声笑："苏小小，名妓呀——"小小用"凶恶"的眼神狠狠瞪过去，用眼神谋杀他，显然对他没有任何威慑力，绍谦一脸可恶的笑越发得意。

"若解多情寻小小，绿杨深处是苏家。"沈嘉恒醇厚的声音似乎带有磁力，"那是一个超凡脱俗、至情至性的奇女子。"

绍谦"切"一声，准备再说点什么，沈嘉恒已先开口："绍昀让你去见他，你还是先想想怎么应对他吧。"

绍谦终于闭上嘴，苦着脸，慢吞吞地走开了。顾湘湘看着他的背影，有些担忧地问："沈先生，我们惹恼了二少爷，他会不会……"

"不会，"沈嘉恒摇头，"绍谦不过是年轻，爱胡闹了一点，人品并不下作。至于你们的总裁，你们就更不必多虑了，绍昀向来公私分明。"

小小说："沈先生，刚才谢……"

顾湘湘的手机突然响了，接听了一会儿电话，她的脸色剧变：“我马上去医院！”

“怎么了，湘湘？”小小问，“是不是阿姨的病情……”

“我妈妈病情突然恶化，”湘湘几乎要哭出来，“小小，帮我向江小姐请个假。”

“嗯，放心吧，我替你顶班就是。”小小一边说话，一边手忙脚乱地翻着皮包，“你要多备点钱在身边，以防万一。”湘湘每月的收入仅用在母亲的巨额医药费上就已经入不敷出了，小小知道她身上必定没有多余的钱。遗憾的是，翻来翻去，小小在自己的包中也没有找到多少钱。

第6节：第1章 相逢是缘(5)

一张卡递到了她们面前，沈嘉恒说：“先用着吧，以后再还我。让我的司机送顾小姐去医院，这样会快一点。”合宜得体的语音与笑容让人感觉十分温暖，湘湘没有拒绝，接过卡来不及说一声“谢谢”就匆匆离去。

沈嘉恒拨通了电话，让司机把车开到酒店门口接顾湘湘。放下电话后，他对一脸感激的小小优雅地伸出手，笑道：“如果想对我说谢谢的话，不如赏脸陪我跳个舞。”小小也笑了起来，大大的眼睛眯成两弯新月，唇边露出一个浅浅的酒窝，十分甜美动人，沈嘉恒仿佛炫目般眯了一下眼。

已经到了嘴边的“谢”字没有说出口，小小把手交到沈嘉恒手中，认认真真地陪他跳起了华尔兹。沈嘉恒的舞技极高，带着小小在舞池中轻轻松松地旋转，与耿绍昀和林薇珊这一对璧人交错而过的瞬间，小小欣赏的目光停留在林薇珊身上。

“你绝不比她差。”沈嘉恒在小小耳畔低语，温热的气息拂过耳垂，小小有些不好意思，略略侧首。不远处，耿绍昀的视线不经意扫过，看着他们微微一笑。

宴会一直持续到午夜两点才结束，小小强打精神陪江雅秋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全身无力地窝进柔软的沙发里，脑袋枕着双臂伏在沙发的扶手上，茫茫然看着仍在忙碌中的江雅秋，心中无比敬仰，首席就是首席，她这个小文员不能比。不知不觉中，她打起瞌睡来。

“苏小姐，苏小姐……”听见有人叫自己，小小惊醒，猛然坐直上身。沈嘉恒恰好俯下身来看她，柔软的唇轻轻刷过他的脸庞。小小顿时吓得睡意全无，目瞪口呆地看着沈嘉恒，脸颊像火烧一般。

沈嘉恒显然也有些尴尬，站直身子，轻咳了一声，得体地微笑：“苏小姐，我送你回家吧。”

小小有些慌乱：“不，我……”

“沈先生，”江雅秋适时地走过来，“总裁在宴会厅外等您。”

“知道了。”沈嘉恒答应着，眼睛仍看着小小。

“小小，我们也回去吧。”江雅秋把小小从沙发上拉起来，对沈嘉恒不卑不亢地笑笑，“沈先生，再见。”

沈嘉恒礼貌地颔首：“再见。”

酒店外，冬夜的寒风冻得小小直哆嗦，一溜小跑钻进江雅秋的车里。车厢里暖气十足，她倒在后座上蒙头就睡。江雅秋在中环有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为减轻月供压力，租了一个单间给小小。顺带的，小小上下班就蹭她的车坐，美其名曰资源共享。见小小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江雅秋几经踌躇，终于还是开口：“小小，离那个沈嘉恒远一点。”

“哦。”小小不怎么在意地应了一声，双眼困倦得几乎睁不开。

江雅秋正色道：“他们这些豪门贵公子看中一个女人时，会千方百计花钱把她买下来，一段时间后，如果腻了，又会用钱把她打发走，谁也别奢望他们会有真感情。小小，这样的游戏不适合你。”

“秋姐，”小小打着哈欠，懒懒地说，“他不过是请我跳了两支舞，不用这么草木皆兵吧！”

“之前他向我打听过你，如果没猜错的话，明天就会有花送给你。”

“你怎么知道？”小小好奇地问。

“跟随在总裁身边这么多年，他们那一套做派见得多了。先找机会认识了，然后送花，接着请吃饭，送贵重礼物，最后……就这样了，整个过程不超过一个月。等到我退休，就写一本书，书名叫《我与富豪们不得不说的故事》，销量铁定好。”

江雅秋难得幽默一把，却没有把小小逗乐：“他们都这样吗，就没有一个例外？”

“这种风气在他们的圈子里已经约定俗成，不这样反倒是不正常了。”

“他们的妻子呢，他们又把自己的妻子当成什么？”

江雅秋看着她激愤的样子，禁不住笑了起来：“你呀，还真是傻得可爱。婚姻对于他们来说，更多的是利益的权衡，必要的时候，他们会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子放在家里供起来，除了作为摆设，或许还可以起到传宗接代的作用，自己则继续在外面风流快活。”

第7节：第1章 相逢是缘(6)

小小闷闷地说：“那做他们的妻子岂不是很可怜？”

“可不可怜就不是我们所能关心的事了。”江雅秋又慎而重之地提醒，“你只要记住离沈嘉恒远一点就行了。”

“知道了，”小小被她郑重的表情给逗笑了，“你怎么像我爸一样。”

“你爸怎么了？”

“只要有男性接近我，他就会凶神恶煞般把人赶跑，害得我从小到大，一个男性朋友都没有。”

江雅秋开着车，从后视镜中看小小一眼：“这么一个有趣的父亲，以前怎么从没听你提起过？”

小小慢慢敛起笑容，低声说：“我11岁的时候就没有了妈妈，是被风流成性的爸爸给气死的。这十年来，我很少见他。”她冷笑一声，“他大概也不想见我吧，一见面就吵架，他生气，我更生气。”

江雅秋不禁后悔说错了话：“对不起。”半天没听到任何回音，转过头一看，小小早已靠在后座上睡着了。

第二天，沈嘉恒没有如江雅秋所预料的那样送花给小小，反倒是耿绍谦来到了公司。小小奉江雅秋之命，正在总裁办公室里整理卷宗。耿绍谦推门探头张望了一下，问：“我哥呢？”

“不知道，”小小中规中矩地回答，“总裁可能外出去了。”

“那，江雅秋呢？”

“可能随总裁一起出去了。”

“哦。”耿绍谦点点头，退出总裁办公室，还不忘顺手把门带上。小小刚低头准备继续整理卷宗，他又推门走了进来，“那个……”绍谦不好意思地搔搔脑袋，“昨天我喝多了，被那群小兔崽子一激，就和他们打赌，所以，所以……我向你道歉。”

小小没有说话，狐疑地瞪着他。

“你这是什么表情？”

“你该不会是……嗯……”小小小心翼翼地说，“昨天被削了面子，今天变着法子想整我吧？”

“别把我想得这么坏，好不好？”绍谦受伤般地嚷，“我才不想泡你，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那你喜欢哪种类型的？”小小又开始发挥八卦精神。

“温柔漂亮的那种。”他从头到尾打量了一遍小小，“你长得还不错，可是太狡猾了，又不温柔，我不喜欢。”

“切，谁稀罕！”小小也不生气，笑眯眯地说，“温柔漂亮的，我知道了，像湘湘美人那一类型的。”

“你是说昨天在你身旁的那位？”绍谦轻轻一跃，坐上办公桌，连连摇头，“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看着心情就郁闷，不喜欢。”

小小不高兴地瞪他一眼：“你干吗不找只猴子，天天看猴戏，多开心。”

“我也不喜欢猴子，”绍谦倒是有几分认真地说，“我喜欢的人应该成熟稳重、秀外慧中。”

“有一个人绝对符合你的要求。”

“谁？”

“秋姐。”出乎意料的，绍谦的脸居然一下子变得通红，小小惊讶地盯着他，“你……该不会是被我说中心事了吧？你……”她指着他通红的脸哈哈大笑。

“笑什么笑！”绍谦恼怒，“不可以吗？小龙女还比杨过大五岁呢！”江雅秋恰好比耿绍谦大五岁。

小小止住笑，点一点头，颇有诚意：“兄弟，好眼光，我从没见过比秋姐更好的女人。”

绍谦激动地一把握住小小的手：“姐妹，我终于找到知音了。”一转眼，他又颓然地甩开小小的手，“眼光好又怎么样，雅秋心里只有大哥，而我在她眼里不过是一个小弟弟。”

“你是说秋姐喜欢总裁？”小小说，“怎么可能，总裁不是有玉女明星的女朋友吗？秋姐还帮他订过花呢。”

“唉，苏小小，你还小，不会明白的。”绍谦说得老气横秋，其实他自己也不过是年长小小几个月而已，“大哥这些年来什么都换过了，连女朋友都换了好几个，唯一没有换过的就是雅秋这个女秘书。这些年也有不少人想以更高的薪水挖走雅秋，但是都没有成功，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什么吗？”

小小不关心绍谦的问题，反而饶有兴趣地问：“总裁有过很多女朋友？一共多少个？”

“记不清了，反正是没有一个超过半年的，这个林薇珊肯定也长不了。”

第8节：第1章 相逢是缘(7)

“都是些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会分手呢？”

“总裁喜欢什么样的女人？”

“你觉得他最有可能娶一个怎样的妻子？”

一连串的问题，终于引起绍谦的疑心：“你这么关心大哥的事，难道……莫非……”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小小，暧昧地笑。

小小幽幽怨怨地叹了一口气：“你看我的眼睛。”她指了指自己的眼睛，“我的眼神是不是很忧郁？”

绍谦点头：“很忧郁！”

“是不是很哀怨？”

“很哀怨！”

“其实我……”小小的手撑在额前，做沉思状，“已经苦苦暗恋总裁许多年……”

“不对噢，你好像进公司才半年。”

“别打岔。”小小瞥了绍谦一眼，继续保持沉思的姿势，用悲伤而缓慢的语调说，“我千方百计进入胜天集团总公司，只为守候在他身边……”

绍谦又一次打断小小的话：“大哥是一座冰山，你不怕被冻伤？”

“我要用我火一样的热情，融化那千年的寒冰！”

“太感人了。”绍谦感叹，“像咏叹调！”

小小做了一个呕吐的表情，两人捧腹大笑。手机的铃音打断了笑声，小小与绍谦对视一眼，确定都不是对方手机的铃音后，同时望向办公室里间休息室的门，屋里传出耿绍昀的声音，两人面面相觑。一会儿，耿绍昀打开门走出来，手里拎着一件外套。他正在接电话，漫不经心地扫了小小与绍谦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径自走出了办公室。

“你说，”小小老半天才回过神来，期期艾艾地问，“他有没有听到什么？”

“我想，该听的都听到了吧。”绍谦慢吞吞地说。

“天哪——”小小窘迫地抱住脑袋呻吟，“我不想活了。”

“其实，也未必是坏事，你终于可以明恋，再也不必苦苦地暗恋了。”绍谦可恶地笑，“鉴于我们以后有可能会成为叔嫂关系，现在就交个朋友吧。”

“耿绍谦，”小小几乎抓狂，“你怎么不去死！”

经历了一场尴尬后，小小一整天蔫蔫地提不起精神。临近下班时，江雅秋把她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说：“小小，你很聪明，如果你能勤奋点，将来一定大有前途。”

“秋姐，”小小无精打采，问，“我要什么前途好呢？”

江雅秋噎了一下：“难道你就没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有呀，有呀。”小小快乐地点头，“我的人生目标就是吃好、睡好、心情好！”

江雅秋无语气结，办公室虚掩的门被推开，绍谦倚在门侧“哧哧”地笑。

“你先回办公室。”江雅秋对小小说，“我今晚要陪总裁应酬，你下班后不用等我。”

小小说：“嗯，我要去看望湘湘的妈妈。”

“我送你去？”绍谦笑嘻嘻地凑上前。

小小扫了他一眼，毫不领情地说：“不要！”转身走出了江雅秋的办公室。

江雅秋无可奈何地看着耿绍谦：“绍谦，你想玩去找别人，小小是一个好女孩儿，玩不起你们的游戏。”

绍谦一声不吭，转身走到门前，又忍不住回头，说：“我没有玩，我是真心想与她做纯粹的朋友。”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他只在心中说：对你，我也是认真的。

顾湘湘的母亲在城北郊区的明山疗养院，下班高峰期，不但公车难挤，连的士也很难拦得到。最后在江雅秋的安排下，小小还是坐进了耿绍谦那辆volvo。事先打过电话给湘湘，他们到达疗养院时，湘湘在门口接他们。小小问：“阿姨的病情怎么样了？”

“已经控制住了。”湘湘声音里透着疲惫，“老毛病了，不能根治，只能用药物控制。”

医院的长廊空旷宁静，小小听得见自己的脚步声，想起了一句话：天底下，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明山疗养院收费很高，湘湘是一个孝顺的女儿，宁可自己受苦受累，也不愿让母亲受一点委屈。病房里，湘湘的母亲已经睡着了，长年病痛的折磨，令她形容枯槁，四十多出头的年纪，已苍老如七十岁的老妪。小小放下水果与鲜花，回头看见湘湘专注地看着母亲，她憔悴的脸庞苍白得近乎透明，眼帘下布满浓浓的阴影。

第9节：第1章 相逢是缘(8)

“湘湘，”小小轻声说，“好好陪阿姨几天，公司那边秋姐已经准你假了。”

湘湘感激地点头，小小知道她很累，便不再打扰她：“我们先走了。”不想再累她出门相送，小小向站在门口的绍谦打了个招呼，快步离去。

没走多远，湘湘从后面追了上来：“小小，”她手中举着一张信用卡，“帮我把这个还给沈先生，我已经从里面预支了5万块钱，请你替我转告他，一有钱我就会还上。”

一直闷不作声的绍谦抢先接过了卡：“我常与嘉恒哥见面，我替你还给他。”

“要你多事？”小小一把夺回信用卡，对湘湘说，“钱的事你别担心，还记得上次我们凑钱买的彩票吗？刚好中了6万元的奖，老规矩，你得5万，我替你打入沈先生的信用卡里就是。”

“你买的是什么彩票？”湘湘诧异，“怎么会有6万元的奖？”

“哦——”小小眼睛一转，瞟见了身旁的绍谦，一把拉过来指着他，“是他，他今天带我去赌马了，在他的指点下，我们发了一点小财。”她亲昵地挽起绍谦的手臂，甜甜地笑，“是不是呀，二少爷？”

手臂被掐得生痛，绍谦把唇弯成了一个优美的弧度，露出标准的上下8颗牙：“是的，顾小姐，以后有机会，我也可以带你去赌马。”

小小松了一口气，推着将信将疑的湘湘往回走：“我们要走了，你快回房去陪阿姨吧！”

绍谦突然说：“顾小姐很面熟，我们以前是不是在沈家见过面？”

湘湘没想到他会突然发问，愣了一下，说：“也许，我念大学的时候，曾经在沈先生家中做他弟弟的家庭教师。”

他想再问，被小小给打断：“行了！”扯起他的衣袖向前冲，“你以为每个人都和你一样闲得无聊？”

送小小回家的路上，绍谦问：“你有没有5万元替她还债？”

“卖身呀，”小小没好气地回答，“你不知道买我一夜很贵的吗？”

绍谦哈哈笑：“卖身为友还债，你当你是圣母玛利亚？”

“阿门，”小小虔诚地画了一个十字，“我是主最忠诚的仆人。”

绍谦单手打方向盘，冲小小伸出另一只手，笑眯眯地说道：“交个朋友吧，很铁的那种，我帮你把五万元补上。”

“切，”小小鄙视地斜睨他，“你当我不知道啊，你与我套近乎的根本原因是我和秋姐住在一起，虚伪！5万元就想让我出卖好姐妹？想都别想！”

不管绍谦怎么游说，小小始终保持坚定的立场，义正词严地拒绝。第二天她就替湘湘还上了5万元债款，并托江雅秋把卡还给沈嘉恒。此后，绍谦每日9点准时到胜天总公司报到。小小横眉冷对，他不屈不挠，越挫越勇。僵局一直持续到某日午间休息的时候，绍谦看见小小趴在桌上画一幅素描，问：“你在画什么？”

小小爱理不理：“别打扰我临摹凡高的向日葵。”

绍谦左看右看，没看出她的素描哪点与向日葵相似，于是小心翼翼地问：“你用的是抽象派手法吧？”

小小顿时两眼放光：“你看出来了？”

“嗯，你很有艺术气质。”

“你太有品位了！”小小第一次热情相待，飞快地在自己的素描纸上签了个名，递给绍谦，“送给你，是你慧眼识明珠的回报。不久的将来，这幅画会是最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

“哦，哦！”绍谦忙不迭地点头，郑重地双手接过，“是不是会变得很值钱？”

小小一脸痛心疾首：“这是艺术，艺术，你懂不懂？！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对，对，我错了。”绍谦一脸诚挚，“那，我们现在是不是朋友？”

看他认错态度良好，小小的心情大好：“当然是，从量变到质变，总有一个过程。”

绍谦长长吁了一口气，看来，他们的友谊终于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久而久之，两人倒也真的很合得来。于是，耿二少爷与秘书室小文员的绯闻在胜天集团内部传得沸沸扬扬。以至于顾湘湘回来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向小小追问事情的真相与过程。

周末，绍谦请小小去泡吧。坐在绝色酒吧的高脚凳上，小小晃着手中碧绿色的Melonliqueur，感慨万千：“以前总是八卦别人的绯闻，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也会成为绯闻女主角，这都是拜你所赐呀，二少爷。”

绍谦喝多了，笑嘻嘻地勾着小小的肩：“嘿，我说哥们儿，常言道，不是冤家不聚头，你说咱俩有没有可能发展成为一对欢喜冤家？”

“那是不可能的，兄弟。”小小伸出一根食指晃呀晃，晃得她自己眼花，“第一次见面，你就在我幼小而纯洁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两人嘻嘻哈哈地笑，被他们一起拉来酒吧的湘湘苦着脸：“你们别喝醉了，我一个人照顾不了两个醉鬼。”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绍谦声情并茂地吟诗。

小小被挑起了八卦兴致：“来来来，讲一讲你的暗恋史。”

绍谦倒也诚实：“我是真心喜欢她，五年前就喜欢她，那时胜天风雨飘摇，大哥四处求助。妈妈因为爸爸的突然去世，伤心病倒。我正逢高考，再也没有心思参加考试，是她一直陪着我，照顾我，让我安心考试。”

湘湘看着他，莫名奇妙：“谁，你在说谁？”

“唉，湘湘。”小小深沉地说，“一言难尽呀。”

一口饮尽烈性的JoseCuervoGold，一股辛辣回旋在胸中，绍谦明朗的笑容微涩：“她不过当我是小弟弟，而我连向她表白的勇气都没

有……”

“绍谦！”有人在喊，回过头，耿绍昀、沈嘉恒与一帮朋友站在他们后面，绝色酒吧是会员制的，在这里看见他们并不意外。除了沈嘉恒，每一个人都携有一个女伴，衣香鬓影，百媚千娇，什么关系都有可能，唯独不可能是这帮人的老婆或未来的老婆。

小小有那么一点气愤，他们出来寻欢作乐时，可曾想过家中寂寞孤独的妻子?

第10节：第2章 谦谦君子(1)

第2章 谦谦君子

“哟，小老弟，”其中一个人说，“陪女朋友呢？”

绍谦呵呵地笑：“是啊，是啊！”

“哪一位是你的女朋友？”

绍谦说：“两个都是。”

一帮人哄笑：“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更比一代浪。”小小接一句，一群人笑得更厉害，她却不笑，一脸的酷。

最先说话的那个人蹿到小小面前：“咦，绍谦，你这个小女朋友有点意思，不如今晚做我的女伴。”小小嫌恶地退了一步。

“得了吧，陈少。”沈嘉恒为小小解围，“你已经有美女陪伴了，倒是我孤家寡人一个，需要向绍谦借一个女伴。”

绍昀笑着发话：“绍谦，带你的朋友来和我们一起玩吧。”虽然是在征询意见，语气倒更像是命令，绍谦从来就没有反抗他大哥的勇气。湘湘生性腼腆，垂首静立，一声不吭；小小本想说一个“不”字，绍昀看她一眼，吓得她立即很没出息地缩回绍谦身后。自从上次的尴尬事件后，她只要一见到绍昀，能躲多远就躲多远，现在没处可躲，就让他无视她的存在吧。

事情就这么定了，虽然小小对不讲民主的独裁者表示鄙视，却也只敢在心里腹诽一下。沈嘉恒来到她面前举起手臂，很绅士地邀请她时，小小除了乖乖地把手搭进他的臂弯里，别无选择。

绍谦嚷嚷着：“嘉恒哥，我暂时把小小交给你了，你可要帮我照顾好她。”

大家又哄笑：“好小子，真心疼女朋友呀。嘉恒听到没？头发也不能少一根。”

嘉恒笑：“知道了，我以人格担保。”

一大群人吃喝玩乐，斗酒唱歌掷色子，虽然玩得疯，倒也没什么出格的行为。至于耿绍昀，显然不把那天的事放在心上。小小渐渐安心，言行也就自在起来。

不知道谁打开了电视，里面正在播报大财阀杜修宇的新闻，讲他又买下了一艘豪华赌船，专用于公海之行。其中一人感叹："杜修宇这一生是什么都不缺了，就缺个儿子。"

另一人接上话："说也怪了，据说杜修宇年轻时风流成性，怎么就得了一个女儿？谁要是娶到杜家大小姐，那可真是，啧啧——绍昀，听说杜老爷子很赏识你，该不会内定你作为女婿人选吧？"

第11节：第2章 谦谦君子(2)

绍昀微笑，弹一弹烟灰："别胡扯了，想娶杜家小姐的人简直可以从东半球排到西半球，我要是去插队，还不引起公愤！"一群人嘻嘻哈哈地笑，沈嘉恒没有笑，只静静地听着，不时关照一下身旁的小小，他很会照顾人，细心周到，又不愠不火，恰到好处，世家子弟的风度，无懈可击。做他的女伴，应该算是一件很不错的差事。

又有人笑："杜老爷子把他的宝贝女儿保护得密不透风，外界连她长啥样都不清楚。要是不小心娶了个又丑又凶的'母老虎'回家，这辈子岂不是没有活路了？"绍昀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眉，却什么也没有说。

小小突然"啪"的一下拍在桌上："你们这些人，算计着别人的财产，还损别人，缺不缺德！"绍昀惊讶地看向她，小小怒道，"看什么看，枉他那么赏识你！"说得激动，她随手拿起桌上一杯酒就喝，沈嘉恒从她手下抢下时，酒杯已见底。

"哎，小小，人家说杜惜若，你生什么气？"绍谦喝了不少，走路都有几分飘忽，跌跌撞撞地来到小小身边，一看空空的酒杯，"怎么都喝光了？"

小小又捧起另一杯酒，对绍谦笑："甜的。"这杯酒叫做"七色彩虹"，顾名思义，这杯酒被调出七层颜色，看着漂亮，其实并不甜，每一层都有一种不同的味道，酒性极烈，后劲儿很强。小小的酒量一般，之前已经喝过一些，这一杯下肚，两颊立即绯红。天然曲卷的长发，衬托着她小巧秀气的脸庞和水汪汪的大眼睛，整个人精致得如玻璃窗里的洋娃娃。

耿绍昀也喝了不少酒，但眼神依然锐利，毫不避忌地直视着她。小小带了几分醉意，胆子倒大了起来，斜睨着他，说："你真让我失望。"她的眼睛很漂亮，斜眼看人时，眼角微微上翘，别有一种风情。耿绍昀有瞬间的错神，一种说不清的熟悉感模模糊糊一闪而逝。

绍谦情不自禁地摸了摸她的脸，喃喃说：“我现在才发觉，你其实挺好看的。”

“好看以后慢慢看吧，”沈嘉恒把绍谦拉开，“时候不早，该送两位小姐回家了。”

绍谦口齿不清地说：“我送，我这就去送。”

“不用，有湘湘送我就行。”小小拉着身旁顾湘湘的手，“湘湘，湘湘，你可要送我回家呀——”话音没落，人已经醉倒在沙发上不省人事。顾湘湘没有注意到她，两眼直直地盯着电视，脸色苍白。

绍谦也醉得很厉害，根本不可能开车送人。沈嘉恒自觉揽下了这个光荣的任务，向绍昀打了个招呼：“我送她们回去。”不等绍昀回答，他就扶起小小，对顾湘湘说，“顾小姐，我们走吧。”

顾湘湘似乎一下子回不过神来，转过头怔怔地看着沈嘉恒，直到他扶着小小走出房间，才匆匆追了出去。

早晨醒来，小小头痛欲裂，丝绒被轻柔暖和，她缩在里面，动都不想动。昨晚她好像喝醉了，醉倒在绝色酒吧的贵宾房里，后来……小小猛然坐起来，糟了，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她第一反应是检查自己，没什么不妥，除了鞋子，什么也没被脱下，嗯，没被劫色；手袋完好无损地放在床头柜上，也没被劫财，她放下心。第二反应是想到自己一夜未归，肯定会被江雅秋骂个狗血淋头，急忙从手袋里翻出手机，已经没电自动关机了。她托着脑袋，呆坐了好一会儿，什么也想不起来。赤脚走在木质地板上，脚底透着丝丝凉意，来到窗前，“刷”地拉开浅紫色窗帘，一缕阳光射了进来，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居高临下望去，绿树成荫，青草茵茵，南国的气候，四季一向不够分明，自己应该是在一个高档住宅区里。

小小开始整理自己的“仪表”，睡得发皱的衣服怎么都拉不平，还带有酒气，很不舒服。她皱着眉打开卧室的门，先探头四处张望了一下，静悄悄的，好像没有人。她贼兮兮地走过客厅，还来不及庆幸，就看见了宽大的落地玻璃门后的沈嘉恒。他侧身而坐，穿一身休闲

服，怀中抱着一把吉他，垂首随意拨弄，阳光跳跃在他的发梢眉宇间，此刻的他不再是小小印象中的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沈嘉恒，但洒脱随性，令人感觉亲切。小小尴尬地呆立着，悄悄溜走？似乎不太礼貌；上前打个招呼？又不知该说什么。

第12节：第2章 谦谦君子(3)

在她发呆的时候，沈嘉恒已经推开了玻璃门，双手抱臂斜靠门框，阳光从后面照在他挺拔颀长的身上，显得更加气宇轩昂，小小不禁在心里暗暗赞了一声：帅啊！

“这是我的个人公寓，”不等小小开口问，他主动解释，“昨晚我送你与顾小姐回家，半路上顾小姐接到医院的电话，就先打车走了，我不知道你住哪里，只好——”和煦的笑容让人很舒服，“希望你别介意。”

小小尴尬的感觉减轻了不少，其实不用他解释，她也猜到了七八分：“是我打扰了你，我该回去了。”

沈嘉恒说：“我已经叫了早餐，你昨晚喝多了，要吃点早餐才不会伤胃。”

一身的酒气，头又痛得厉害，小小怎么也不可能有胃口，她急于告辞：“我——”

沈嘉恒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指指沙发上的几个袋子：“这是早上我让成衣店配送过来的，不知道你穿什么码，我就让他们多配了几套。”

衣服一共是5套，每一套都是不同的款式、不同的码数。小小挑出其中一套，袋上标示的尺码适合自己。打开一看，从里到外，整套搭配齐全，小小很是意外，现在成衣店的工作居然细致到了这种地步，连内衣也配送?

沈嘉恒走进来：“怎么了，没有合适的？”

小小一惊，袋子掉在地上，一件贴身内衣从袋子里露了出来。她窘得要命，慌慌张张地把内衣塞回去：“有、有合适的。”

沈嘉恒似乎什么也没看见，神情自若地退开两步，顺手拿起茶几上的报纸随意翻看，说：“浴室在客厅右边，你请自便。”

小小有点洁癖，不把自己收拾干净，就坐立不安、无所适从。她美滋滋地洗了个热水澡，全身清清爽爽，头痛症也不那么严重了。赤足走出浴室，门口摆放着一双崭新的绒布拖鞋，男式的，穿在她脚上大得像船。

早餐送到已有一会儿，沈嘉恒坐在餐桌前看报，指间夹着一支烟，却没点燃。听到拖拖拉拉的脚步声，他抬头，看她一步一拖地慢慢挪过来，像个木偶娃娃，沈嘉恒不由失笑，站起身为她拉开餐桌坐椅："不好意思，公寓里没有女式的鞋，我忘记叫成衣店送了。"

"哦，好的。"小小牛头不对马嘴地答应着，脑子里尽是些不纯洁的想法，秋姐说他们这些阔公子风流成性，那他带女人回家过夜时穿什么鞋?

沈嘉恒盛了一碗小米粥放在她面前，说："酒醉之后，吃清淡点的比较好。"

小小突然良心发现，别人如此待她，她却在腹诽恩人，觉得很不好意思，为掩饰窘态，她端过粥就喝，热乎乎的粥一下子滑入咽喉，烫得她泪眼汪汪，却还要面对沈嘉恒疑惑的目光强颜欢笑："很——好喝，我太喜欢——"难道这就是报应？小小终于相信因果循环。

沈嘉恒微微一笑，也不问什么，倒了一杯凉开水递给她："不要急，慢慢吃。"

小小喝了一大口冷水解决了困境，食欲立即被充分调动起来。早餐是中式的清粥小菜和小笼汤包，熬化了的小米粥醇香清淡，一口喝下去，胃暖烘烘地透出舒坦；精酱小菜香脆爽口；刚刚出笼的小笼汤包晶莹剔透。她吃得心满意足，才注意到沈嘉恒连筷子也没有动一下。小小脸一红，轻轻放下筷子，小声问："你不吃吗？"

沈嘉恒笑："看着你吃，心情都会变好。你很容易满足，连一顿早餐都能吃得这般快乐，真好！"

小小也笑："那是因为我头脑比较简单，用秋姐的话说，没心没肺。"一提到江雅秋，她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一拍脑袋，"糟了！"

“怎么了？”沈嘉恒关心地问。

“沈先生，能不能借你的电话一用？”

沈嘉恒的手机也关了，刚一开机，铃音就急促地响起。如他意料中的那样，屏幕上闪烁着耿绍谦的名字。他瞟了小小一眼，按下接听键，绍谦焦躁的声音传入耳中：“嘉恒哥，小小呢？”听得出来，他很着急，他真的很关心她，也许还很喜欢她吧！“嘉恒哥——”绍谦又在电话里催促。

“她在我这里，你等一下。”沈嘉恒把手机递到小小面前。

第13节：第2章 谦谦君子(4)

接过手机，小小“喂”了一声，绍谦立即在电话里凄切地大喊：“小小——你快点回来吧，不然雅秋会把我给掐死……”话没说完，手机就被抢走了，电话里传来江雅秋怒不可遏的声音：“苏小小，你给我半个小时内滚回来，否则，就永远不要回来了！”

小小诚惶诚恐：“马上，我马上就回来。”

放下电话，沈嘉恒已经拿着车钥匙在等她：“我送你回去。”似乎不管什么事，不需要她开口，他都会先一步准备好，让她连拒绝的机会也没有。

小小在玄关处换回自己的鞋子，沈嘉恒站在门前等，看一眼她手中提的衣袋，里面装着她换下的衣服。他又快步走进房里，连鞋也没脱，把剩下的四袋衣服一起提出了门。在电梯里，他说：“这些衣物我也用不着，你带走吧，合适就自己穿，不合适就送人。”

小小知道这个牌子的衣服，价格非常昂贵，说：“一共多少钱？我还你。”

他似乎没听见，专注地盯着电梯上变化的数字，一言不发。坐进车里，他除了向她问地址，没再多说一句话，车厢里的气氛凝重。小小不安，想不通自己到底什么地方得罪他大少爷了，就因为她要还衣服的钱吗？可无功不受禄，她没理由让他花钱的呀，虽然他很有钱。

车子拐了个弯，远远就看见绍谦候在小区门前伸着脖子东张西望，像只呆头鹅。小小忍不住笑了。沈嘉恒急速刹车，太过突然，小小向前一个趔趄，幸好安全带及时把她给拉住了。望向数百米之外的绍谦，他说：“我就送到这儿吧。”

“谢谢。”小小低头解安全带。

“小小。”沈嘉恒喊，从认识以来，他只彬彬有礼地喊她“苏小姐”，这是第一次直呼她的名字。小小一怔，抬起头，他黝黑的眼眸深邃不见底，与绍谦那次故作深沉的眼神不同。他仿佛一直看到她心底

里去，小小不知所措。他笑一下，又恢复了世家子弟惯有的礼貌与风度：“以后不要在外面喝醉酒，一个女孩子家，不安全。绍谦是个好孩子，就是不太懂得照顾人，所以，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他帮她解开安全带，又打开了车门，温和地说，“去吧，绍谦已经过来接你了。”

小小一下车，他立即打方向盘掉头。她站在路边，看着绝尘而去的车子，茫茫然，说不清是什么感觉。

绍谦大步跑到跟前：“小小，谢天谢地，你终于回来了。雅秋差点把我给‘咔嚓’了。”他做出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打量一下出奇沉默的小小，猛然惨叫，“连衣服都换了，你该不会是和嘉恒哥……完了，完了，这回雅秋绝饶不了我，天哪，我要失恋啦！”

小小这才记起衣服落在了沈嘉恒的车上：“电话拿来用用。”她毫不客气地从绍谦手中夺过手机，翻看着电话簿，一条条记录从屏幕上滚过，仿佛众里寻他千百度。终于找到了沈嘉恒的名字，她却犹豫了，怔怔地盯着那个号码许久，然后慢慢合上手机，塞回绍谦手中。

绍谦还在絮絮叨叨：“一会儿你一定要帮我向雅秋解释清楚，你和嘉恒哥的事与我无关，不然她就再也不理我了……”

“喂——”小小狠狠戳他脑门，“你思想纯洁点，好不好？”她懒得再理他，自顾自径直往前走。

看见小小回到家里，雅秋如释重负，并没有如绍谦所担心的那样兴师问罪，只是关切地问：“会不会头痛？”她知道小小有轻微的偏头痛，喝多了酒，最容易诱发病症。

小小苦着脸扶在脑门上，博同情：“嗯，头很痛。”

“你坐下休息一会儿，我给你买止痛片去。”

“我去，我去。”谦绍急于在江雅秋面前表现，“我专攻医学，知道买什么药好。”

“不用，”雅秋说，“你不知道哪一种止痛片对小小没副作用。”

目送江雅秋走出门，绍谦回过头，怪异地盯着小小：“她对你真好。”

“那是。”小小陷入沙发里，闭上眼懒懒地说：“秋姐人好，又漂亮能干，所以说，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有一双慧眼。”

第14节：第2章 谦谦君子(5)

“她对你特别好，比任何人都好。”

小小察觉不对劲儿，睁开眼，见他正用一种面对情敌般的眼神看她，好气又好笑：“喂，你再敢这样看我，我就把你从窗户扔出去。”

江雅秋的房子在12楼，绍谦不敢冒这个险，苦恼地揪着头发：“我宁可情敌是我哥，也不希望是个女人，我该怎么办？”

“嘿嘿……”小小一脸奸笑，“话不是这么说的——”娇滴滴的尾音拖得老长，绍谦打了一个寒战，哆哆嗦嗦地问：“那该怎么说？”

“根据言情小说中男追女必杀技之一，你应该这样——”小小一甩头，换一副忧伤的表情，双眼专注凝视绍谦，用煽情的嗓音说，“雅秋，我该拿你怎么办？”

绍谦目瞪口呆，半天，终于憋不住，开始“哧哧”地笑，最后变成狂笑：“你，你这个样子……”他指着小小，“我的妈呀——太肉麻了，鬼都会被你吓跑。”

“喂，”小小恼怒，“你还想不想我帮你？”

“想，想。”绍谦连忙点头。

小小兴致勃勃地打开电脑：“根据本人研究言情小说八年的成果，总结出言情男追女十大必杀技，你过来。”她向身后招手，“你只要学会了，再灵活运用于实际，保证你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身后的绍谦没有反应，小小不耐烦：“你在磨蹭什么？”一转头，绍谦老老实实地坐在原位，江雅秋站在她身后，阴森森地盯着她。小小立即扶住脑袋：“哎哟，我头痛。”急冲冲就往自己卧室逃窜。

江雅秋咬牙：“苏小小，你给我站住。”小小乖乖在原地罚站。江雅秋倒了一杯温水走到她面前，把水和药递给她，“把药吃了，回房好好休息，等吃饭时，我再叫你。”

在江雅秋的监督下，小小听话地吃完药，回房睡觉去了。绍谦看得大跌眼镜，这世上，果然是一物降一物。

虽然周末不必上班，江雅秋还是习惯性地在电脑前坐下，开始查收电子邮件。

绍谦坐在她旁边，有一句没一句地找话搭讪："快开学了，还有4天，我就要回学校了。"他正在耶鲁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江雅秋盯着电脑屏幕，说："嗯，回校后学习要认真点，别再这么贪玩。"简简单单一句敷衍的话，远不如刚才对小小的那种关心程度。

绍谦气馁，忍不住问："雅秋，你为什么对小小那么好？"

江雅秋看他一眼，想起一件事："绍谦，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你说。"

"你去告诉沈先生，就说小小是你的女朋友，别让他接近小小。"

"为什么？"绍谦心中的疑虑又一次涌现，"嘉恒哥还没结婚，就算他要追求小小也很正常。"

江雅秋叹气："他太完美了，家世、相貌、才能就不用说了，为人处世让人无可厚非，品性言行堪称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完美得几乎没有瑕疵。"

"这还不好吗？"绍谦赌气，"难道你对他有意思？"

"绍谦！"江雅秋正视他，"人无完人，只要是人，就必定有缺点，比如小小的懒、总裁的狠、你的骄，还有我的精。太过完美的人，只能说明一点，他隐藏得太深，这样的人，以小小那点小聪明，差得太远了，我不能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为什么？"绍谦固执地问，"为什么你要对她这么好？"

江雅秋轻轻推开卧室的门，往里看了一眼，小小已经睡着了，治偏头痛的药具有安神的作用。合上门，她看着绍谦，一字一字地说："这是我对曾经得到过的投资的一种回报。"

第二天是周日，小小趁着闲暇去了趟明山疗养院。一天没见，顾湘湘又憔悴了许多，整个人苍白单薄得如原野中的烟尘，仿佛风一吹就会灰飞烟灭。看见小小，她垂首沉默，神情里透着倦怠。小小不知

道自己能为她做点什么，只好轻轻扶着她不断颤抖的肩，笨拙地安慰：“湘湘，别难过……”

顾湘湘突然狠狠地推开她：“走开，是你，都是你……”

小小愕然，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顾湘湘怨恨地瞪了她一会儿，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猛地转身背向她，消瘦的肩无声抖动。小小黯然走出病房，宁静的走廊里，她听着自己的脚步声，走过一间间病房，偶尔有一两声悲泣传出门外，生老病死，在这种地方是最常见的事。她不怪湘湘，贫病交加的环境下，任谁都不可能有好心情。

第15节：第2章 谦谦君子(6)

一名医生匆匆走来，与她擦肩而过的瞬间，小小“哎”了一声，医生止住脚步，回过身看她。小小认得他，是湘湘母亲的主治医生。她问：“医生，六号病房的病人情况好怎么样？”

“还好，病情基本上已被控制住。”

“那，医院是不是在催交医疗费，多少钱？你们不必催病人家属了，我现在就去交齐医疗费。”

医生惊奇地问：“六号病人的医疗费已经交了，你不知道？”

“哦——”小小长长应了一声，回头，空荡荡的长廊尽头，六号病房寂静无声，筹集这一大笔医疗费，想必湘湘很辛苦吧。

明山疗养院不远处，有一座陵园，名叫离园。小小徒步走到离园，站在山脚下，仰首向上望去，古朴的青石阶梯两旁，一块块墓碑依次排列，宁静茕立。这里是喧嚣都市中的一片净土，众生平等，与世无争，无论生前是怎样的身份，死后皆归于尘土。离园的大门口有一个鲜花铺，生意冷冷清清，店主却怡然自得。小小想买的百合已过了花季，只好挑一束白色的万寿菊，朵朵鲜花怒放如拳头大小。在苏步昌的墓前，小小俯身放下鲜花，对着嵌在墓碑上的照片说：“舅舅，我又来看你了。”照片里的人一身警服，英姿勃发，他在韶华之年离去，留在小小记忆中的是永远年轻英俊的容颜。她掏出手帕擦拭蒙尘的墓碑，口中念叨着：“妈妈说这座城市是你们生长的地方，所以我就来这里了。妈妈说你是天下最好的哥哥，外公外婆去世得早，是你一手把她抚养成人的。唉，我也想要一个哥哥，像你一样的好哥哥……”

有一个人来到旁边的墓地。小小没有在意，在这里，除了守陵园的人，就是与她一样，前来拜祭亲人的人。那人却讶然叫道：“苏……小小！”

小小抬头，意外看见沈嘉恒，一身黑衣，黑色墨镜遮住了他的双眼，手中拿着一束白色康乃馨。小小看不清他的神情，只觉得此时的

他阴郁肃穆，与平日里的温文尔雅大相径庭。他站在一个女子的墓前。从照片上看，那女子明目皓齿，罕见的美丽，眉目间与沈嘉恒有几分相似。小小暗暗揣测他们的关系。

“这是我母亲的墓。”沈嘉恒放下康乃馨，点燃一炷香拜了拜，说，“今天是她的忌日。”

小小惊讶，沈嘉恒的父亲是沈氏家族的家长，已故夫人的忌日竟如此冷清，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世态炎凉?

沈嘉恒看见她的表情，冷冷一笑：“今时今日，大概除了我这个亲生儿子，沈家再也没有人会记得她了吧。”轻描淡写的话里，多少流露出一丝痛心。

小小抽出两枝万寿菊摆放在他母亲的墓碑前：“沈夫人的墓与我舅舅的相邻，也算是一种缘分。我每个月都会来看舅舅，以后我会记得每次也为沈夫人献上一束鲜花。”

沈嘉恒摘下墨镜，清俊的眉目温和了许多，学着她的样子，他也抽出了两枝康乃馨放在相邻的墓碑前。抬眼，他看见墓碑正中刻有一排字：苏步昌之墓。旁边还有一排小字：妹苏云若泣立。沈嘉恒疑惑不解：“你舅舅？”

“嗯，是我舅舅。”小小说，“舅舅生前唯一的亲人只有我母亲，所以母亲交代我要经常来看看，别让舅舅的墓成为无主的孤坟。”

“那令堂……”

“已经去世了，那年我11岁，这是她唯一的遗愿。”小小说得很平静，眼眶中却有些温热，侧首望向天空浓艳的夕阳，“我该回去了。”

小小沿阶梯向下走，沈嘉恒落后她一两个台阶，一路无语。山风呼啸而过，石阶两旁的长青松摇曳，发出“哗哗”声，松针如雨纷纷跌落。

山脚下，沈嘉恒问：“可以请你去一个地方吗？”他的声音仿佛有蛊惑人心的作用，小小忘记了自己是怎么回答的，最后的结果是她坐

在了他的车上。这让她很羞愧，自以为经过八年言情小说的浸泡，已经到了百毒不侵的境界，结果还是抵不过美色的诱惑。

车子左转右转，不知道绕了多少个弯才停下。下了车，仿佛一下子被拉回到遥远的年代，弯弯曲曲的一道河，桨声灯影，笙歌曼舞，秦淮余韵，即使是河畔的商铺也透着古雅。趁沈嘉恒去租画舫的空隙，小小饶有兴趣地跑进附近一间旗袍店，抱着好奇的心态试穿传说中的国服。刚换好装，沈嘉恒就回来了，看见小小，眼前陡然一亮。小小在黑色丝绒旗袍轻裹下，曼妙身姿袅袅娜娜，略微曲卷的长发慵懒披散，褪尽稚气，妖娆如雨后杏花，竟是风情万种。小小见到他，羞怯地一笑，立即缩回了更衣间，再出来时，已经换回了自己的衣服。

第16节：第2章 谦谦君子(7)

画舫凌波，烛影摇红，古雅的仕女倚靠船头拉着二胡。小小坐在画舫里，如置身梦境，惊叹："怎么我从来就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好地方，下次一定带秋姐和湘湘来玩。"

"我母亲出生在这一带，小时候常随她来这里。"嘉恒慢慢喝着杯中的酒，18年的陈年女儿红，甘醇绵长，"母亲去世后，我就再也没有来过，以为早就不在了。"

小小想起今日是他母亲的忌日，她不擅长安慰人，只有感慨："沈夫人真美。"

"的确，"嘉恒为自己又斟满一杯酒，递给小小的却只是一杯香茶，"30年前，寒门女子嫁入豪门，演绎了一场现代版灰姑娘童话。那场婚礼曾轰动全城，她被称为美丽传奇。可是，灰姑娘嫁给王子真的会幸福吗？"

小小没有出声，有些时候，安静地听就足够了。

他嘲讽地笑着："沈家三子一女，除了我母亲，另外两个儿媳皆出身豪门。童话里没有讲灰姑娘嫁给王子后会怎样，我却真真实实地看见过灰姑娘嫁入豪门后是怎样的生活：公婆嫌恶，妯娌排挤，丈夫初时还有一点怜惜之心，时间长了，也就倦了，自己在外面花天酒地，把妻子扔在家中，任她自生自灭。整个沈家，除了小姑姑，也就是绍昀与绍谦的母亲，没有人会善待她。如果不是因为生下了我这个沈家长孙，她早就在沈家没有立足之地。也许是压抑得太久了，需要发泄，有一次她喝醉了酒，开车狂飙，出了车祸。她是在医院的手术台上去世的，最后一刻在她身边的人，只有我和小姑姑。"沈嘉恒声音里隐隐透着恨，"一个月后，她的尸骨未寒，父亲就迎娶了一个门当户对的女子。"

"如果是我，我就把那个负心的丈夫一脚踢得远远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去。"小小愤愤不平，"别人不善待你，难道自己就不能善待

自己吗？”

沈嘉恒看着她，失声笑道：“小小，你知不知道，当你生气的时候，眼睛会发亮？”

“啊——”小小一愣，想象不出自己眼睛发亮的样子，问，“是发出绿幽幽的光吗？”

他大笑，从对面探过身，眼神朦朦胧胧，温热的指尖轻轻划过她的眼帘：“我喜欢你的眼睛，明亮如天上的星星。”小小的脑袋像灌了糨糊一样，迷迷糊糊，竟不知该作什么反应。她抬起头，望见夜幕里璀璨的星星，这样的夜晚，真是醉人哪。

沈嘉恒很快恢复清明的眼神：“对不起，我失态了。”

小小眨了眨眼，浮光掠影间，近在咫尺，却看不清彼此的容颜。

他说：“飞鸟爱上游鱼，注定了是一场悲剧，因为它无法把对方带入自己的世界，也无法让自己融入对方的世界，无论怎样的选择，结局都是以死亡来成全彼此。”

小小也有聪明的时候，听懂了他的话，隐隐的，心底有些灼痛，习惯了简单的坦率，她不喜欢复杂地兜圈子：“人不是飞鸟，也不是游鱼。”

“小小，你很好，真的很好。”他点燃一支烟，冉冉升起的烟雾后面，他的眉目模糊缥缈，“可是，我不能把你带入我的世界，整个沈家，除了小姑姑，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我也一样。我不想看见母亲的悲剧在另一个女人身上重演一次。”

隔着烟雾，小小静静地看了他好一会儿：“你知道我母亲是怎么去世的吗？”她心平气和地说，“是自杀！我想她大概是太伤心了，一枪射穿了自己的心脏。我站在门口，看着她的鲜血流了满地，父亲抱着她还没有冷却的身体，像受伤的野兽一般哀号。此后许多年，我只要一闭上眼，就会看见满地的鲜血。”她的眼眸中氤氲起水雾，“但是死者已矣，生者还要继续活。所以，我只选择让我自己最轻松最快乐的

那种方式生活，为自己，也为在天堂里看着我的亲人。”她挥手示意画舫靠岸。

走上河堤，小小回头望向坐在画舫里的沈嘉恒：“你活得太累了，沈先生。”说完最后一句，她转身离去。他一直看着她离去的背影，她始终不曾回首。她要的是一份纯净的感情，没有任何杂质与功利，如果做不到，她宁可不要。

第17节：第3章 雾里看花(1)

第3章 雾里看花

小小又开始做起那已经多年都不曾做过的噩梦，梦里的血腥味让她窒息得无法喘气。十年前那个早晨，她被枪声惊醒，惊慌中赤足跑进父母的卧室，妈妈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美丽的脸庞安详宁静，仿佛终于得到了解脱，一朵血色牡丹绮丽绽放在她胸前。父亲紧紧抱着妻子正在冷却的身体，悲痛欲绝："云若，云若……"他的眼神如濒临死亡的困兽般悲恸绝望，握住妻子的手，把她用于自杀的手枪机械地移到了自己胸口……他的心腹亲信赵晓峰和傅传玉冲了进来齐声喊道："宇哥，冷静，冷静……"赵晓峰抢下他手中的枪，"你还有小小，还有小小啊……"父亲暗淡得没有一丝生机的目光慢慢移到女儿身上，惊骇中的小小终于恢复了意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

小小猛然从床上坐起，手捂在胸前急促地大口喘气，在黑暗里静坐了很久，气息才逐渐平复，头痛得如同要裂开一般。母亲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只要一合上眼就会看见血淋淋的一片，于是彻夜不敢入眠，以致神经衰弱。为了给她治病，父亲派人满世界寻访名医，整整两年。她看了西医看中医，看了脑科看心理医生，最后虽然治愈了，却落下了个偏头痛的病根。

摸出几片止痛药，走到客厅里的饮水机前倒了一杯冷水服下。午夜两点，江雅秋还没有回家，大概又陪耿绍昀应酬去了。小小独自一人站在客厅中央四顾，只觉空旷寂静。手机响了起来，在安静的夜里分外刺耳，是父亲左右手之一的傅传玉来电，小小盯着闪烁的屏幕犹豫不决。手机铃音不停地响，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意思。小小叹了一口气，傅传玉的耐心天下无敌，而且专挑夜深人静的时候打电话，她不得不认输，按下接听键，有气无力地"喂"了一声。

"惜若，"傅传玉说话一向干脆利落，"下月初九是宇哥五十大寿，你记得要回来。"

小小沉默，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另一个名字杜惜若，是杜修宇亲自为她取的名字，惜若——珍惜云若，既然珍惜她，为什么要狠心地逼死她？

半天等不到小小的反应，傅传玉疑惑："惜若？"

小小回过神，答应："傅姑姑，我在听。"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回来？我安排人去接你。"

"傅姑姑，到时候再说吧。"

"什么叫到时候再说，有你这样做女儿的吗？"傅传玉一生气就会提高声音，听起来有些尖锐，"你听着，如果到了初六还不见你回来，我就亲自带人去把你押回来。"

小小苦笑："傅姑姑，我头痛。"这是她的撒手锏，平日里，只要她一说头痛，所有人立即三缄其口。果然，傅传玉的声音马上变得低柔："那你好好休息吧，记得下月初六之前回来，你爸爸天天惦记着你呢。"不给小小任何拒绝的机会，她迅速挂断了电话。

小小又叹了一口气，扔下手机，窝进柔软的沙发里。头脑一片空白，静静躺了好一会儿，意识逐渐模糊。

江雅秋打开门，一眼就看见了躺在沙发里的小小，赶紧推醒她："怎么睡这儿，当心着凉。"

小小睁开蒙■的睡眼，茫茫然看着她，喃喃喊："妈妈——"

江雅秋哭笑不得："苏小小，我有这么老吗？"

小小完全清醒了过来，打着哈欠坐直身躯："这么晚才回来？耿绍昀也太没人性了，简直是敲骨吸髓。"

"你呀，"江雅秋笑，轻敲一下她的脑门，"拿了人家的钱，就该替人干活，怎么可以在背后说老板的坏话。"

"那也不用这么卖命呀，"小小揉揉脑门，想起了耿绍谦的话，一拍脑袋，说，"你该不会是暗恋耿绍昀吧？完了，完了，兄弟相争，同根相煎。"她越说越起劲儿，两眼发亮，连连感叹，"又一曲爱恨情仇的悲歌，情义两难，兄弟美人，孰轻孰重，何去何从……"

江雅秋笑骂：“滚一边去，你是不是中言情小说的毒太深了，什么荒唐的情节都能联想出来，怎么工作就没见你这么用心过？”

第18节：第3章 雾里看花(2)

“嘿嘿……”小小心虚地干笑，慢慢向自己卧室走去，“习惯性条件反射，条件反射而已，睡觉，明天还要上班呢。”

“从明天起我休年假，一共7天，车钥匙留给你，你想用就自己开车上班，不想用就搭公交车去。”

小小立即转身奔回江雅秋身旁，兴奋地问：“你会去哪儿玩？带上我一起去，行不？”

“不行，”江雅秋板着脸正儿八经地说，“你给我好好上班去，要做的工作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里，等我休假回来，如果你还没完成工作，以后就别想休息。”

小小很郁闷，斜托脑袋，可怜兮兮地看着江雅秋，一副受虐小媳妇样。江雅秋紧绷的脸终于坚持不住，“哧”一声笑起来：“行啦，别装可怜了，我是回乡下老家看望母亲和妹妹，回来给你带好吃的。”

小小也笑，伸手对着江雅秋做拥抱状，煽情地说：“啊，世上只有秋姐好。”

消受不了她的热情，江雅秋一边闪避，一边笑着说：“先把你的工作完成了再说，如果做得好，等我回来后就批你7天年假，让你回家去看看你口中那个凶神恶煞的爸爸，来公司半年还没见你回过家呢。”

小小的笑容淡去许多，显得有点漠然：“那倒不必，我不想回去。”

江雅秋愣了愣，小心翼翼地问：“你父亲对你不好吗？”

“好，非常的好，如珠如宝，可是……”小小轻轻摇了摇头，没有再说话，她永远忘不了十年前的那个下午，母亲与她外出归来，推开卧室的门，看见两具赤裸的躯体在床上交缠。苟合的男女没有任何羞愧之色，女人倚在杜修宇的怀中，冲着母亲得意地笑，杜修宇对母亲冷冷地说：“出去，下次进来之前记得敲门。”看着母亲满脸泪痕踉跄离去，那一刻，她恨透了父亲。当天夜里，母亲轻抚着她的脸，低声

饮泣："对不起，小小，妈妈太累了，原谅妈妈。"第二天，她永远地失去了母亲。从此，再也没叫过杜修宇一声"爸爸"。成年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母亲的故乡，远离了杜修宇。

江雅秋插上精致的小电壶开始煮咖啡："我定了早上六点的飞机票，现在是凌晨三点，睡不着了，你呢，睡觉还是喝咖啡？"

"我也睡不着了。"小小双手抱膝，下颌顶在膝盖上，呆呆地盯着咖啡壶上冒起的白色水雾出神。

"小小，你知道我以前是做什么的吗？"江雅秋问得突然，小小不解地望着她，她继续说，"在夜总会里做舞女，就是俗称的'鸡'，我的亲生父亲把我送到了那种地方。"

小小震惊，结结巴巴："怎么会、会有这、这种父亲……"

"并不是每一个父亲都会珍爱女儿如珠如宝，那个人，我从来不认为他是我的父亲，虽然是他给了我生命。"江雅秋笑笑，仿佛不甚在意，"他是我们家中的噩梦，吃喝嫖赌无恶不作，每一次回家都是为了向妈妈要钱，没钱给，就打我妈，打我和妹妹。他用我和妹妹作为要挟，不准妈妈离婚，以便于他源源不断地榨取钱财。在那样的环境下，妈妈一个女人咬牙硬撑了下来，独自抚养我和妹妹，并坚持让我读书。17岁那年，我正在读高三，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妹妹得了重病，家里能卖的都卖掉了，最后，妈妈把我们安身的两间老房也卖掉，钱还没有送到医院，就被那个禽兽不如的人给抢走了。因为没钱治病，妹妹在病痛中煎熬，妈妈痛不欲生。不得已之下，我去求他，求他看在骨肉亲情的分上，救救妹妹。结果，他把我骗到了夜总会，为他欠下的高利贷抵债。"

"无耻，太无耻了，连牲畜都不如！"小小咬牙切齿，随即又担忧地问，"后来呢，后来你怎么办？"

江雅秋看着小小因愤怒而变得通红的脸庞，不由得笑起来，这样一个女孩子，还真是爱憎分明，一点也藏不住心思。倒了一杯咖啡给她，安抚地拍拍她的手背："小小，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严重，我很幸

运，在被迫接客的第一天遇到了我的恩人。当时，一大群人众星捧月般围着他，为讨好他，他们把我送到了他的面前，因为我还没有接过客，用他们的话说，干净。一半是不甘愿，一半是害怕，我表现得不怎么好，他没有为难我，甚至连我的指头也没有碰一下。他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才去那种地方。自从被亲生父亲骗到那种地方，第一次有人这样和颜悦色地关心我，我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不顾一切地哭诉。他耐心地听，不时递给我一张面巾纸擦眼泪，听完我的哭诉后，他问我有没有兴趣做一笔投资。人到绝路的时候，还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我问都没有问是什么投资就一口答应了，他立刻把我带出夜总会，并让人送我回家，三天之内，他派人为我们一家安顿好了一切，妹妹被送进当地最好的医院，虽然因为延误治疗而失聪，但毕竟保住了性命，从此我们一家人衣食无忧。那个禽兽不如的人再也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是生是死，我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我的恩人供我继续读书，直到我考取硕士学位后到胜天工作。”

第19节：第3章 雾里看花(3)

小小隐隐觉得不安，问：“那他要你做什么来作为回报？”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他对我说：我不是慈善家，之所以投资，是因为你值得投资，至于做什么我现在还没有想到，等想到的那一天，无论是什么事，你必须无条件服从。”

“秋姐，你一定要服从吗？如果他要你做的事非常苛刻与为难，你也要无条件服从吗？”

“为什么不？”江雅秋笑，“如果当时他不投资，我的一生已完了！他的投资，不但挽救了我们一家人，也改变了我的命运。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给予我的何止是滴水之恩。所以无论什么事，我都会心甘情愿地绝对服从。”

“他是谁？”小小急切追问，“他到底是谁？”

“你不会认识的，他不是什么名人。”江雅秋温和地摸了摸她的头，像哄孩子般，“小小，你很幸运，有一个视你如珠如宝的父亲，凭这一点，你就不该与父亲怄气。”

江雅秋很早就去机场了。小小送走她后，又躺回到床上，这一次没有做噩梦，一觉竟睡过了头。因为不敢开快车，只好坐出租车去上班。车子刚到达目的地，小小递给司机一张大钞，等不及找回余额，就冲进了胜天大厦一楼大堂，几步之外，一架电梯恰好合上门冉冉上升，她急得连连跺脚。

“喂，你是属兔子的，一大早就在这儿蹦■。”耿绍谦双手抱肩站在她身后，幸灾乐祸地笑。

若是在平时，小小肯定要狠狠回敬他几句，不过眼下有更紧急的情况要处理，她指一指大堂上方挂的壁钟，说：“还有五分钟，我要迟到了，如果你不帮我，我就告诉秋姐，说你欺负我。”

耿绍谦悲愤地仰天长叹：“小人当道，天理何在。”话虽这么说，他还是乖乖地把小小带进了总裁专用电梯，看见她挂着两个大黑眼

圈，心情马上又变好了，涎着笑脸："你知道熊猫生平两大愿望是什么吗？"

小小没有心情理他，只焦急地盯着电梯上变化的楼层数字。

耿绍谦不怀好意地笑："第一个愿望是照一张彩色照片，第二个愿望就是把黑眼圈去掉。"

小小斜睨他一眼，皮笑肉不笑："我昨夜失眠了，唉，没办法，暗恋的日子不好过呀。"

"那倒是，"耿绍谦好像没有听出她话中带刺，"求我呀，我帮助你把暗恋修成正果。"

小小"哧"一声："俊男美女，我顶多是当做好山好水般欣赏一下而已，不像某人，心存非分之想。"

绍谦凑近小小，把她上上下下审视一遍，摇头："你有这么纯洁？看不出来。"

"因为我比较内敛，一般人看不出来。"小小突发奇想，笑嘻嘻地说，"干脆我嫁给你吧，这样就成为总裁的弟媳，啧，近在咫尺，却是天涯海角般的距离，多么浪漫，多么悲情！"

绍谦骇然后退一大步，双手交叉挡在胸前，防备着可能遭受的袭击："虽然你对我一往情深，可你也太彪悍了，我怎么敢要。"

"那是你对我的误解，"小小一本正经地说，"其实，在我坚强的外表下，有一颗温柔而脆弱的心。"

"唉，唉。"绍谦叹气，"要知道一个人的抵抗力是有限的，你怎能如此诱惑我这个纯情少男！"

"嘿，纯情，你纯情？"小小笑得比春天的阳光还灿烂，趁其不备，一把揪住绍谦的耳朵，"你纯情在什么地方，让我看看。"

"哎哟，哎哟——"绍谦惨叫，"救命啊，有人谋杀亲夫——"

电梯的门突然打开，耿绍昀与沈嘉恒并肩站在外面，看见小小与绍谦的姿势，两个人眼都直了。小小赶紧放开绍谦的耳朵，老老实实

地缩在了电梯的角落里。绍谦揉着耳朵尴尬地笑，口中招呼：“嘉恒哥，大哥。”

“早，绍谦。”沈嘉恒回应，又礼貌地冲小小点头微笑，耿绍昀则是面无表情，举步走进了电梯。电梯又开始上升，宽敞的空间里虽然只有4个人，却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小小专注地盯着屏幕，默数解脱的时间。沈嘉恒几次侧首看她，眼底不经意流露出几分关切：“苏小姐，你脸色很不好，是不是身体不适？”

第20节：第3章 雾里看花(4)

“哪里是身体不适，”绍谦抢着说，“她是心情不好，刚刚向我求婚，遭到拒绝，哎哟——”他龇牙咧嘴抱脚大声痛呼。小小还是老老实实地站在角落里，眼观鼻，鼻观心，表情无辜得不能再无辜。沈嘉恒看她一眼，又看看绍谦，不再说话，低垂眼眸，看不出半分情绪。

耿绍昀微微皱眉，伸手把电梯按停在46层：“绍谦，我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落在一楼大堂前台处忘了拿，你去帮我拿上来。”

“大哥，打电话让他们送上来不……”一对上耿绍昀严厉的目光，绍谦立即底气不足，“好吧，我这就去。”一边走出电梯，一边频频回头担忧地看小小，徐徐合拢的电梯门阻隔了他的视线。

“苏小姐，”耿绍昀冷淡而不失礼貌，所谓世家子弟的风度，“关于你和绍谦的事，我听说过不少，如果你真有心要嫁他，只要他愿意，我也不反对。但是，如果你只是逗他玩玩而已，我劝你还是离他远一点，万一他当真了，对大家都不好。另外，希望你能劝他上进，不要每天只顾着玩，连学业也不重视。”

小小心里暗暗骂：切，你以为你弟弟真是什么纯情少男啊！走到电梯门边按了一下，深深吸了一口气，回过头，绽开一个国际级标准笑容，用优美的声音说：“总裁，实际上我想嫁的人是你，因为求之不得，只好退而求其次，来，温柔笑一个，我们以后就是一家人了。”电梯“叮”的一声，适时停住，小小迅速退出电梯，看着两张惊愕的脸，大笑着转身离去，心里快乐得直歌唱：我得意地笑，我得意地笑……

虽然尽力赶时间，小小还是迟到了，踮起脚尖，想不引人注意地迅速溜到自己的办公室，一个声音打破了她的计划：“小小，你总算来了，我正担心你，想打电话给你呢。”所有人的目光立即集中了过来。小小握紧手，连续做了几个深呼吸，然后露出淑女式的微笑，对着面前一脸关切的美人说：“湘湘，你对我太好了，这么关心我。”眼底闪

烁着感动的泪光，胜天集团管理极其严格，鲜有员工迟到早退，一次处罚是免不了啦。

在同事们的注目礼中，小小迈着袅袅婷婷的步伐走到自己办公桌前坐下，桌面上放着一个大纸箱，她诧意地问邻近的顾湘湘："这是什么，谁送来的？"

"快递公司送来的，我帮你签收了，打开看看不就知道是什么了。"

纸箱里有六个包装袋，其中四个不必打开，小小一眼就看出来是上周六早晨沈嘉恒让成衣店为她配的衣服，包装袋上标示的尺码全部换成了她合穿的那一款；还有一袋是她自己的衣服，那天早上落在沈嘉恒的车里忘了拿，已经被洗净熨平，整整齐齐地叠放在袋子里；最后一个小袋子里装的是一件黑色丝绒旗袍，她昨天晚上试穿过，指尖划过柔软轻滑的布料，昨晚仿佛是一场梦，小小突然觉得有些酸涩。纸箱里还有一张卡片，龙飞凤舞写着几个字：不必还钱。

取出自己那一袋衣服，小小又把纸箱封好，打电话让快递公司按原地址送回。顾湘湘不解："怎么了，这些衣服很漂亮，你不喜欢？"

"不属于我的东西，即使再美好，我也不会贪图！"

自从在电梯里分开，小小一整天没有看见耿绍谦，大概耿绍昀视她为洪水猛兽，把绍谦给"禁足"了吧。也许，她很快就会收到胜天的辞退信。小小觉得好笑，耿绍昀与她曾经通过两次电话，第一次是她打电话给他，要求他拒婚，他爽快地答应并做到了，她认为这样一个人值得尊重；第二次是他打电话给她，对她说：如果你愿意嫁，我自然愿意娶，我不能说比任何人都爱你，毕竟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想我比任何人都适合你。男人的自信与骄傲也是一种魅力，尤其对于像他那样的天之骄子而言。可什么是适合、门当户对、男才女貌呢？如果爱情与婚姻有固定的公式可以套用，世间的许多事岂不简单许多？其实，他们是见过面的，就在他们第一次通话之后，那次她被杜修宇派人强行带回家，目的是要让她去见他选定的女婿。她心里有

气，有意打扮得“奇形怪状”，说粗口“你选的人有什么好鸟”，把老爷子气得晕头转向。老头子怕她的粗鲁吓坏耿绍昀，打消了逼她相亲的念头。事后，她无意中与他相逢，在拉斯维加斯赌场外，没有杜小姐的身份。他想娶的与其说是杜小姐，不如说是杜修宇一手打下的江山。当苏小小不是杜小姐的时候，他连眼角也不愿多扫一下。杜修宇居然想把她的终生交给这样一个人，甚至不惜告诫她：如果你嫁的人不是耿绍昀，我会取消你的财产继承权。

第21节：第3章 雾里看花(5)

谁稀罕，小小愤愤地在电脑键盘上一拍，不知道按到了哪个键，电脑突然黑屏。“天哪！”小小惨叫，急忙抢救，等她抢救过来，努力一整天才完成的文件已经消失了一半。

小小郁闷地托着脑袋，人一倒霉，喝凉水都会噎着。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她心情不好，抓起电话恶声恶气“喂”了一声。电话那头的人似乎被吓到了，半天不吭声。

小小以为是耿绍谦，说：“喂，我还以为你被你哥抽筋剥皮，永垂不朽了呢。”

“为什么把衣服退还？”沈嘉恒醇厚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

小小很意外，沉静了一下，说：“那不属于我，请给我一个账号，还有一套衣服的钱，我要还给你。”

“作为一个普通朋友送的礼物，也不能收下吗？”

“君子之交淡如水，你的礼物太贵重了。”

沈嘉恒“啪”的一下挂断了电话。小小感叹，豪门贵公子的脾气果然大。她轻轻放下话筒，这样也好，在她的世界里从来黑白分明，不存在灰色的暧昧地带。他日相逢，彼此点头礼貌一笑，便是世上大多数人最好的相处方式。

下班后，小小与顾湘湘一边向地铁站逛去，一边讨论到什么地方解决晚餐。一辆黑色奔驰开过来，缓缓停在她们身旁，沈嘉恒走下车：“上车吧，我送你们一程。”彬彬有礼，但不容拒绝。

小小正要开口，顾湘湘已笑着说：“谢谢沈先生。”拉起小小就往敞开的车门走去。小小扯了她一把，想阻止。顾湘湘附耳小声说：“现在地铁很挤的，有顺风车搭何乐而不为。”说完她人已经上车，小小只好随同她上车。

沈嘉恒坐进副驾驶座，回头问湘湘：“你要去哪儿？”

小小抢先回答：“我们就到前面不远处的‘海记’吃饭，你在那里放下我们就行。”

“不、不……”顾湘湘抢着说，“我已经约了人去做美容，沈先生请先送我到附近的拂云馆，再送小小回家，她住得远一点。”

沈嘉恒吩咐司机把车向拂云馆开去。小小狠狠瞪着顾湘湘，有一股想掐死她的冲动，居然连好姐妹也出卖，一点原则性也没有。顾湘湘装着没看见，对沈嘉恒说：“沈先生，请允许我们在您的车上说点闺房密语。”

沈嘉恒微笑点头，隔音板缓缓升起，车后座成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小小，”不等小小质问，顾湘湘先开口，“我不知道你与沈先生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不管有什么事，说清楚总比这样不尴不尬好，对不对？”

小小有点恼：“你乱猜些什么，我和他什么事也没有。”

“呵呵，”顾湘湘轻轻拍了拍小小的手背，“你没事，沈嘉恒绝对有事要对你说。小小，我曾经在沈家做过两年的家庭教师，很早就认识沈嘉恒，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人。”

听她连续用了三个“非常”作形容，小小不由莞尔：“可他对我说，整个沈家没有一个是干净的，包括他。”

“他对你这么说？”顾湘湘低声问，神情古怪，抬眼见小小正好奇地盯着她，侧首避开小小的目光，“沈家的情况非常复杂，沈嘉恒是沈氏当家人的第一位夫人所生，下面两个弟弟是他继母所生，因为母亲娘家那边无势可依靠，从小就不为父亲所喜欢，又受继母和弟弟排斥，他能有今天，全靠自己一人孤军奋战，很不容易。”

“哦。”小小应了一声，不再说话，转头向车窗外望去。这几日寒流袭来，街道两旁光秃秃的树丫在风中萧瑟，小小看着，也觉寒意袭人，不由拢紧了外套。

拂云馆很快就到了，沈嘉恒亲自为顾湘湘打开车门。下车时，顾湘湘回头看了小小一眼，眼神复杂得难以言喻。小小正想细看，她已

转头离去。沈嘉恒坐进车后座，随手关上车门，隔断了小小的视线。

车辆继续平稳前行，车内寂静得令人尴尬。终于，沈嘉恒说：“我一直在胜天大厦外等你下班。”

小小从手袋里拿出一张卡，向他递过去：“我没带多少现金，这张卡里钱不多，不过够还那套衣服的钱了，密码是……”

第22节：第3章 雾里看花(6)

沈嘉恒静静地看着她，没有去接那张卡。小小慢慢收回手：“算了，我还是等明天取了现金再还给你。”

沈嘉恒转头注视着窗外：“不如请我吃晚饭吧，”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算是还钱。”

小小没吭声。

“就算是看在你醉酒时，我曾照顾过你的分上。”

很合理的要求，小小实在找不出拒绝的理由。

晚餐的地点由沈嘉恒选定，在一家会员制餐厅，环境舒适幽雅，而不是奢华得吓人，但价格绝对有可能贵到吓人。小小随意翻看面前那份没有标价的餐牌，暗暗揣测自己一个月辛辛苦苦挣的那点银子够不够支付这一餐饭。

沈嘉恒没有询问小小的意见，很快点好了菜，对她说：“听说你认为中国菜是美食中的经典，这里的家常菜很地道，希望你会喜欢。”说话间，餐厅侍应生端上来一瓶红酒，小小看看酒标，倒抽一口凉气，1973年的CH．Petrus。她牙齿都快咬碎了，“沈先生，我与你近日无冤，远日无仇，你不用下这么狠的手吧？”

沈嘉恒微微笑笑，做了一个手势，示意侍应生开启酒瓶：“按理说，吃中国传统家常菜，应该喝18年女儿红或陈酿花雕酒，可那酒性对你来说恐怕太烈，你喝了会头痛，还是喝红酒好，女人喝下去变得漂亮的唯一一种酒。”他俏皮地借用了法王路易十五的女友庞巴度夫人的名言。

小小笑不出来：“我的事，你似乎知道不少，但我清楚地记得自己从未对你说过那些话。”

“你是没有说过，”沈嘉恒坦然承认，“我向顾小姐打听的。”

“哦，”小小想到了耿绍谦，也常向她打听雅秋的事，一样的方法，不同的心境，绍谦是真心喜欢雅秋。她抓起高脚水晶杯，牛饮一

口，都是钱哪，喝到心痛，说话也带刺，“下次想知道些什么，可以直接来问我，不必打擦边球。”

“那么，”他深邃的眼看着她，认真地说，“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菜还没有送上来，轻缓的背景音乐回旋在耳畔，是《魂断蓝桥》的主题曲。“我喜欢这首曲子，”小小斜托着脑袋，“念大学的时候第一次看《魂断蓝桥》，哭得一塌糊涂，一连几天缓不过劲儿。从那以后，我只看喜剧片，比如《东成西就》、《大话西游》，看得连眼泪都笑出来，同样是掉眼泪，却是另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所以我喜欢喜剧片，百看不厌。”小小看沈嘉恒一眼，他在认真地听，她对他笑笑，“很俗，是不是？我本来就是一个世俗的人，只喜欢轻松愉快的生活。比如《廊桥遗梦》这样的经典影片，于我而言太过沉重了，我不会也不敢看。”第一道菜终于端了上来，名叫朝霞映玉鹅，漂亮得像是艺术品。小小拿起筷子，爽朗地笑：“来来，吃菜，能这样狠宰我一顿的人，你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仅此一次。”

沈嘉恒没有动筷子，一个精巧的首饰盒轻轻推到小小面前：“我不太懂珠宝，只觉得这条项链很适合你。”黑色丝绒缎面上，铂金链子散发出柔和的光泽，紫罗兰色链坠形如一滴泪，精莹剔透。

小小懂珠宝，Tiffany的设计，价格自然不菲。眼神微微冷凝，却笑：“沈先生真大方。”伸手合上首饰盒的盖子，柔软的丝缎仿佛带着灼热，从掌心一直灼痛到心底，“还有更值钱的东西吗？”

一张卡和一把钥匙放在了她面前，沈嘉恒缓缓靠向坐椅后背，从烟盒中抽出一支烟，旁边的侍应生立即上前按燃了打火机，升腾的烟雾在彼此之间弥漫：“你喜欢什么，可以自己去挑选。我在中环的碧海云天有一套公寓，你可以去看看，如果喜欢，就搬进去吧。”

珠宝、房子、金卡，富豪买下一个女人的三大必胜法宝，小小一点也不陌生，她的父亲就常常做这种事。第一次出手，就把这三样都用上了，看来自己还真值钱哪。菜一道道上来，小小再也没有胃口。

沈嘉恒沉静地抽烟，若有所思。幽静的餐厅里，流淌的音乐似乎变得有点悲怆。透过餐厅的落地观景玻璃，小小望见城市中的万家灯火。她当然喜欢钱，可惜，她并不缺钱。她缺的，不过是万家灯火中，温暖的那一盏灯火。

第23节：第3章 雾里看花(7)

“看过《简·爱》吗？”她问。

“难道就因为我一贫如洗、默默无闻、长相平庸、个子瘦小，就没有灵魂，没有心肠了？——你不是想错了吗？——我的心灵跟你一样丰富，我的心胸跟你一样充实……”沈嘉恒逐字逐句背出了那段经典对白，按灭手中的烟，“这是我母亲生前最喜欢的一本书。”

“沈先生，对于你，我或许说不上一往情深、刻骨铭心，但毕竟有过好感。不喜欢我，就请别招惹我，更不要侮辱我。他日相逢，或许还可以彼此尊重，以礼相待。”小小把面前的东西推还给他，“对于情妇这份职业，我一点兴趣也没有。不好意思，饭钱麻烦你自己付。”她从坐椅上站起来，转身准备离开。

“小小。”沈嘉恒仓促站起，一把拉住她的手臂，两人挨得极近，他可以闻到她身上淡淡的馨香，不是任何一种香水的气味，清新自然。

小小回头，目光冷凝得刺人：“沈先生，请松开你的手。”

他的手却握紧了几分，捏得她手腕生痛：“我喜欢你，小小，真的很喜欢。”他凝视着她，黝黑的眼眸仿佛是波涛汹涌的旋涡，紧紧攫住了小小的目光，“第一次看见你，你在弹钢琴，我站在楼上一直看着你。从来没有见过那么纯净的笑容，就像明媚的春光下，融雪的山泉，清澈明净。有时候，爱上一个人其实很简单，在一瞬间，感觉对了，就爱上了。真正难得的，是那个人可遇而不可求，或者遇上了，却又不小心错过。”

小小记起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句话：透过眼睛，可以看见人心，敢看着你眼睛说出的话，才是真心话。他坦然正视她的眼：“是，我承认，与我们那个圈子里的许多人一样，我也曾有过情人，也送过珠宝和金卡，甚至是房子。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让你做我的情妇，我是在

认真地追求你，以让你成为我未来的妻子为目的。小小，请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

她盯着他的眼睛，仔细看，却怎么也看不透，在一片幽暗中，只觉得晕眩，不由闭了闭眼，许久，她说：“还记得飞鸟与游鱼的故事吗？你讲给我听的。我什么也没有，既不能给你带来财富，也没强大的家族势力可依靠，我们不属于同一个世界！”

“所以，”沈嘉恒终于松开了手，慢慢坐回到椅子上，似乎很疲惫的样子，“我犹豫过，也挣扎过。可你说得对，人要继续活下去，就该选择让自己最轻松最快乐的那种方式生活。小小，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

低沉的声音仿佛是飞驰的车轮，轰鸣着碾过她的大脑，混混沌沌中，她似乎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项链是我母亲的遗物，它很配你，送给你，才不至于辱没了它。至于那间公寓，我没有住过，一直空置着，离你上班的地方很近。我以为你租住江小姐的房子有许多不便，才想把那间公寓给你居住。我想让你过得好一些，却除了给你首饰与房子外，不知道还能用什么方式。显然，我用错了方法，我道歉。”他垂下眼眸，出神地望着餐桌上的装饰盆景，声音有点喑哑，“该说的，我都已说了，如果你愿意给我机会，就请留下；如果，你不愿意给我机会，也请留下，我会尊重你的选择，吃完这餐饭，永远，不再打扰你。”

她怔怔地看着他，许多个沈嘉恒在眼前轮番闪过，初见时温文尔雅的沈嘉恒，酒醒后洒脱亲切的沈嘉恒，墓园里忧郁肃穆的沈嘉恒，画舫上模糊缥缈的沈嘉恒……曾经，有那么一刻，小小的内心深处悸动过，却被拒于他的世界之外。当她终于能以平常心相待时，他却告诉她，没有什么比她更重要。一切来得太突然，如同一场梦，似真似幻……

第24节：第4章 少女情怀(1)

第4章 少女情怀

手机铃音突然大作，小小一惊，如梦初醒，匆忙接听，立即听见绍谦扯着嗓子叫嚷：“小小，亲爱的小小，快帮帮我，不然我的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小小皱眉，把手机从耳边移开一些：“出什么事了，该不会是被逼婚吧？”

绍谦压低声音：“现在没有时间讲，明晚我家有个宴会，你想办法来，到时候面谈，记住了，八点钟，一定要来……”话还没说，电话就被挂断了。

“喂，喂，绍谦……”小小捧着电话，哭笑不得，让她贸贸然跑到耿家，不当场被轰出来才怪。“该死的耿绍谦！”骂归骂，毕竟是铁哥们儿，他真有困难，她不可能坐视不管。江雅秋不在，该找谁帮忙？小小抬起头，沈嘉恒英挺的侧影映入眼帘，他站在弧形落地观景玻璃前，望向远处璀璨的灯火，指间随意夹着一支烟，窗外的夜幕成了陪衬的巨幅布景。

小小有片刻的错神，依稀间，仿佛看见另一个人。母亲去世后的许多个黄昏，父亲常常站在窗前，望着西天凄艳的残阳，雪茄烟一支接一支，在他指间化作灰烬。夕阳的余晖透窗而过，他挺拔的身影投射在大理石地面上，拉成一个长长的影子，眉宇间浓郁的倦怠与落寂，让她以为他余生剩下的只有无穷无尽的绝望。每当这个时候，小小就会潸然泪下，毕竟是骨肉亲情，血浓于水，也曾想忘记过去，承欢膝下。然而，每当华灯燃起时，她的父亲又变成了那个呼风唤雨的杜修宇，纸醉金迷中穷奢极欲，灯红酒绿中纵情享乐。杜修宇，功成名就，风流倜傥，这样的男人，从来就不缺美女相伴。而她的母亲，红颜化作枯骨，永远湮没于尘土下，无声无息。所以，所有人都知道

她是杜修宇最珍爱的宝贝，唯独她，毫不领情，远远离开他的势力范围，不接受他的任何保护。

沈嘉恒侧头看见小小微微发红的眼睛，讶然："怎么了？是不是绍谦……"

小小有点狼狈，仓促转过头："明晚总裁家中是不是有个宴会？"

"你想去？"他原本关切的眼神暗淡了几分，"见绍谦吗？"

"我与绍谦只是好朋友。"话一出口，她又觉得懊恼，其实根本没有必要解释。

沈嘉恒的心情似乎愉快了许多："那是家宴，去的人都是耿家的亲朋好友，如果带你去，我该怎么介绍你的身份？"

小小不假思索，一句话冲口而出："就说我是你女朋友好了。"

"好！"沈嘉恒爽快地答应，唇畔隐隐含笑。

小小窘迫，口中讷讷："是假的，不是真的……"

他温和地看着她，带有纵容的宠溺，柔声说："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假的变成真的。"

听见如此煽情的话，小小若无其事地回到餐桌前坐下，拿起筷子，说："吃饭，我饿了。"

他愉悦地笑，俊朗的眉宇畅快舒展。

菜很可口，酒也很醇正，沈嘉恒照顾得面面俱到，小小却愁眉不展，这一餐饭大概把她半年的薪水都吃掉了。她不喜欢用杜修宇的钱，大学毕业后，除了上次为帮湘湘还债不得已动用杜修宇放在她账户上的钱，她一直是自己养活自己。结果，一餐饭到底吃了多少钱，小小无从得知，她没有埋单的机会，沈嘉恒早就签了单。趁着为她披上大衣的机会，他在她耳畔轻声说："给个面子，在这里的客人都是熟人，如果他们知道我让女士付账，会鄙视我的。"明明是为她着想，却说出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个人的风度啊，真是好到无可挑剔！

回去的路上，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冷雨夜里的城市繁华中透着阴寒。小小斜靠在车厢扶手上，向车窗外望去，车道两旁，路灯在雨

幕里闪烁着凄迷的光。不知道为什么，她想起了两年前拉斯维加斯的那个雨夜，她第一次见到耿绍昀。当时，她在逃跑，后面一群大男人在追，当时的情形，像极了电影里恶霸当街强抢民女的镜头，但是没有哪个不怕死的人敢站出来谱写一曲英雄救美的佳话。杜氏赌场外，会被追捕的人只有一种情况——在赌场里犯规。走投无路，恰好有一辆车在身旁停下，小小一把拉开车门钻了进去，又当即愣住，车内的人是耿绍昀，她认得他，杜修宇拿过照片给她看，这般出色的人，只需一眼，足以让人牢记不忘。他显然不认识她，不悦地看着她，淡漠疏离得让人只能敬而远之。

小小向后望了望，追赶的人正在靠近，不管了，死马当做活马医："救救我，求您了。"她用华语说，雨水洗去了她脸上的浓妆，天然曲卷的长发湿漉漉地贴在她白皙的脸庞上，大眼睛里布满水雾，楚楚可怜。

第25节：第4章 少女情怀(2)

他微微蹙眉，一言不发。

她眨了眨眼，泪水沿着脸庞滚落，其实是雨水："先生，他们说要把我抓回去，先奸后杀，再奸再杀，看在大家都是华人的分上，求您救救我，家里还有重病的爸爸和年幼的弟妹需要我照顾。"

他笑了起来："小姐，你说的是电影台词。"

小小急："那你到底救不救我？！"

车子终于启动，追赶的人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小小大笑，得意地抛给他们一个飞吻："Byebye！"回转过身，她斜托脑袋肆无忌惮地打量身旁的人。他在认真开车，双眼平视前方，线条分明的唇微抿，侧影如刻，俊朗挺拔。可她无法喜欢，只因他是杜修宇为她选定的丈夫。一直以来，杜修宇对她百依百顺，唯独这件事，竟不惜采用强制手段逼她订婚。她在逃婚，他助她逃跑，人生竟有这般的巧合。

车子转过几个弯，在闹市区停下："你可以下车了，这里很安全。"耿绍昀对她说话，却不看她一眼。

小小看看自己身上的奇装异服，他大概把她当成了红灯区里的夜莺，不由玩心大起，凑近他，嗲声嗲气地说："先生，你救了我，我没什么可报答的，今晚免费陪你，好不好嘛？"

他冷冷瞟她一眼："下车！"

她学电影里的风尘女子，手指挑逗地在他手背上轻轻画圈，眼眸轻佻斜睨，媚笑着："我很好的，你不试试？"他抓住了她的手。"伪君子，"小小心里暗骂，杜修宇为她挑选的是什么东西。出乎意料的，他随手拿起放在车门侧边的一本书，卷成长筒狠狠抽打她手心数下。

小小急急收回手，揉着手心，怒问："你干什么？！"

"小小年纪就四处胡闹，你的父母没有管教过你吗？"

这句话触及了她的痛处："对，我就是有爹生没娘教，关你什么事！"一低头，眼泪突然掉下来，落在发痛的手心里。

他倒愣住了，沉默片刻，从钱包里抽出几张美钞塞进她手中："去坐计程车回家吧，赌场的事我会帮你摆平，以后别再胡闹了。"

最后，小小握着几张美钞站在街边，看着耿绍昀开车离去，啼笑皆非。几辆黑色高级轿车慢慢驶来，前呼后拥，杜修宇惯有的作风。他叼着雪茄走下车，对她笑眯眯："这样的男人，你还有什么可挑剔的……"

是啊，的确没什么可挑剔的，可是，他不爱她，她也不爱他。

杜修宇说："那是因为你们没有机会相处。"

所以，她来，给他机会，也给自己机会。

雨越下越大，大滴大滴的雨点敲打在车窗玻璃上，发出"砰砰"的声音，小小这才惊觉车子已经停止行驶了好一会儿，沈嘉恒坐在驾驶座上，沉默地望着窗外。茫茫雨幕，夜色浓重，什么也看不见。她问："这是到哪儿了？"

"在你住处的楼下。"

"啊？到了，怎么……"小小话语一顿，似乎，他提醒过她，她在开小差，恍恍惚惚没注意。她不好意思地笑笑，没话找话说："好大的雨……"

他回头看她，不说话，车厢里没开灯，小小却能看清他的眼眸，明亮若夜空里的星辰，深邃宁静。她突然觉得心慌，匆忙伸手去开车门："不早了，我要回去……"

"等一下。"沈嘉恒轻轻按住她的手，温热的暖意从他的掌心传递到她冰冷的指尖。小小怔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说话，他已移开手，拿起一把伞先下了车，走到车的另一侧，为她打开车门。寒风挟着冰冷的雨丝扑面而来，小小打了个寒战。沈嘉恒高大的身形已移近，为她遮挡风雨的同时，礼貌地保持适宜的距离。小小再次为他的风度赞叹，不似某个人，一点风度也没有，第一次见面就打她手心。脚步猛然一滞，怎么会这样？不自觉又想到耿绍昀。小小茫然地望着沿伞角滴落的水线，竟忘了该举步前行。

沈嘉恒拉起她的手，快步把她带入楼道电梯前：“小小……”若有若无的一声叹息，带有些许无奈。

小小仰起头，问：“你说，常常不自觉地想到一个只有一次交集的人，意味着什么？”话说出口，才发觉自己傻，他才向她表白过，她却问他这个问题。

第26节：第4章 少女情怀(3)

他盯着她，眼眸里云墨一层接一层涌上，显得越发深邃幽暗。寂静的楼道，只听到两人的呼吸声，“我……”小小张了张口，想说句歉意的话。他已转头望向楼道外铺天盖地的大雨，声音平静淡定：“你自己都不明白，我又怎么可能会明白。”

“对不……”

他摆了一下手，打断了小小道歉的话，为她按住电梯：“快回去吧，外面冷。”

小小走入电梯，来不及说一句“再见”，门就合上了。一个人在封闭的空间里苦苦思索，怎么会这样？耿绍昀，冷漠、自大、花心、粗鲁……从杜修宇逼她与他订婚开始，她就讨厌他。最后，小小觉得自己终于想明白了，因为他和杜修宇完全是同一类人，太让她反感，所以不知不觉中把他当做了仇人，仇人与爱人，同样让人刻骨铭心。

想通了，心里也就释然了，小小兴冲冲地走出电梯，往她与江雅秋居住的公寓跑去。离家门几步之遥，她的脚步不由缓下来，门前放着一个水蓝色花瓶，一枝火色玫瑰在花瓶里怒放，花瓣上点点水珠，莹光流转。小小拿起挂在瓶颈上的卡片，几行隽秀的字跃然入目：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下面没有落款，她已知道是谁。

手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小小接通电话，沈嘉恒焦急的声音传入耳中：“你还没有到家吗？”

打开房门，小小走到窗边向下望去，隔着雨幕，他的身影依稀可见，正仰首望向她所在的窗口。小小挥了挥手：“我看见你啦，谢谢你送的花。”一朵玫瑰，她知道是什么意思，却故意说，“才一朵花呀，这么少。”

电话那端，传来沈嘉恒的笑声：“那你要多少朵？”

望着楼下，夜浓雨重，相隔遥远，小小仿佛看见了他的笑容，清俊如春风拂过绿水泛起的浅浅涟漪，她也笑：“当然是越多越好。”

“好，我现在摘玫瑰去，明早送给你。”

目送他开车离去，车前大灯照出两道细密的雨帘。在这冷雨夜里，小小觉得温暖，枕着一室花香，酣然入眠。

第二天，沈嘉恒果然让人送来一大捧花到办公室，但不是红玫瑰，而是红色郁金香，娇艳得如同燃烧的火焰，让寒冷的冬天也变得热情。秘书室的同事赞叹之余，又一次发挥了八卦精神，把郁金香认认真真数了一遍，不多不少，正好99朵，天长地久。顾湘湘神秘兮兮地靠近小小：“怎么样，思春了没有？”

“去死。”小小笑骂。

顾湘湘不无羡慕地说：“这样的家世，这样的人品，最重要的是对你一片真心，大小姐，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满意，小小想不出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所有的一切，完全符合她小女生的浪漫情怀。而且，太过完美了，完美得让她以为是在梦中，没有真实感。

下班后，小小走出胜天大厦，就看见了那辆熟悉的奔驰。同行的顾湘湘拍了拍她的肩：“不打扰你们了。”话音没落，转身就走。

“喂，湘湘。”小小正想叫住她，车子已开到她面前，沈嘉恒打开车门：“上车吧，时间不多了。”

坐进车里，小小看看手表：“宴会8点开始，现在才6点多，是不是太早了点？”

沈嘉恒笑而不语，打过方向盘，车子走上主道。虽然没有去过耿家，小小大致清楚耿家的方向，见车子往耿家相反的方向驶去，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我答应过绍谦的，不能食言。”

他看她一眼，很文雅地笑：“小姐，你准备就这样去参加晚宴？”

小小低头打量自己，中规中矩的工作套装，没什么不妥，但不适合参加晚宴。想到那些露胳膊露背的晚礼服，她闷闷地说：“哦，还要

牺牲色相。”

沈嘉恒“哧哧”地笑：“是呀，多牺牲几次就习惯了。”

车子在一家女装店前停住，刚下车，一个漂亮女人就迎上前来，熟稔地与沈嘉恒打招呼：“沈先生，这位就是您说过的苏小姐吧，真漂亮。”

沈嘉恒亲昵地扶住小小的双肩，把她推到那个女人面前：“梁小姐，我们要参加晚宴，麻烦你。”

第27节：第4章 少女情怀(4)

梁小姐态度很热情："苏小姐，请随我来。"小小被带入一个雅致的梳妆间，发型师与化妆师已经等在那里，见到她，也不多说话，立即开始动手为她打扮。梁小姐捧出一件黑色的晚礼服，笑着说："苏小姐，这是沈先生为您选的晚礼服，从来没见他这么细心地对待过哪个女朋友呢。"

"他有很多女朋友，常陪她们来这里买衣服？"小小问，只是出于一时好奇，并没有多少吃醋的意味。

"苏小姐是唯一一个让沈先生亲自陪着过来的人。"梁小姐显然误解了她的意思，抿唇一笑，很快转换了话题，"苏小姐，我们'风华'的衣服全部是由米兰设计师所设计，每个款式只有一套，您不必有出现撞衫的顾虑，我们为您设计的造型绝对能让您在宴会上艳压群芳。"

小小对于名牌没有什么概念，"哦"一声，任由她们摆布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梁小姐推着被当做成果的小小到沈嘉恒面前："沈先生，请看！"

沈嘉恒正在看一份文件，听见梁小姐的话，漫不经心地抬起头，心不受控制般，剧烈跳动了一下。她果然很适合黑色，黑色裸肩长裙在她曼妙的身姿上，仿佛有了生命般，鲜活灵动，妖娆又带着高贵，逼人的艳光让人屏息，乌黑长发高高盘起，露出颈部柔美的曲线，肌肤莹白如冰雪雕成，沈嘉恒第一次理解了"冰肌玉肤"这个词。他慢慢地从沙发上站起身，在她耳畔低语："很美，非常美，不过，还少了一样东西。"他拿出母亲留下的那条项链，轻柔地绕过她莹白的颈，亲手为她戴上，温热的指无意间划过她柔滑的肌肤，指尖似有微小的电流蹿过，酥酥麻麻。小小的脸庞慢慢泛起红晕，望向镜中的自己，只看见紫罗兰色链坠在胸前盈盈颤动，与绾在她发鬓间的紫钻簪针相映成趣。

梁小姐满意地上下打量小小，这是她从事造型设计生涯以来，最成功的杰作："沈先生眼光真好。"

沈嘉恒点头，为小小披上一件披肩，微笑："认识她，是我的幸运。"

到达耿家正好八点整，小小按照社交礼仪，把手搭在沈嘉恒臂弯中，随他走进宴会厅。里面已有不少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闲聊。小小一眼就看见了耿绍昀。出色的人即使在人群中，依然引人注目，何况他身边还有一位星光闪闪的大美人林薇珊，能一同出席耿家的家宴，显然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小小窃笑，这下老爷子再也没有理由逼她嫁给耿绍昀了，耿绍谦关于林薇珊不能长久的预言正式宣告失败。想到绍谦，小小立刻记起自己今晚的目的，目光四处张望，搜寻绍谦的身影。

耿绍昀侧过头与林薇珊说话，无意间，与小小的目光碰在一起，他微微一怔，有些意外。小小冲他眨眨眼，做了一个鬼脸，在他脸色改变之前，迅速掉转视线，心里快乐得直笑，偶尔调戏一下冰山的感觉真不错。这种世家子弟，她最清楚，就算恼怒到内伤，也不可能不顾风度，当场把她赶走。

沈嘉恒轻拍一下她的手："给个面子，专心点。"温和的声音里带有纵容的宠溺和无奈，如同对待一个顽皮的孩子般无可奈何。

他拖着她向大厅中央的一位美女走去。美女已不再年轻，但还是美女，有着年轻女孩儿所不具备的成熟与高贵。美女看见沈嘉恒，微笑着迎上前："嘉恒，好久不见，还以为你把我这个姑姑给忘了呢。"

沈嘉恒伸手拥抱了她一下："姑姑，生日快乐。"原来是耿绍昀与耿绍谦的母亲沈韵心，而且这是为庆祝她生日而举办的宴会。耿绍谦和沈嘉恒居然不事先告诉她。小小什么礼物也没有准备，说有多尴尬就有多尴尬。一抬眼看见罪魁祸首耿绍谦从旋转楼梯跑下来，向她冲过来。小小恶狠狠地瞪他一眼，吓得他胆怯地倒退了一步。

耳边响起沈嘉恒郑重其事的介绍：“姑姑，这是我的女朋友苏小小。”沈韵心的注意力立即转移过来，小小两眼一黑，正考虑要不要晕倒，又听见沈嘉恒说，“这是小小为姑姑准备的生日礼物，希望您会喜欢。”一个精美的礼品递到了沈韵心面前。小小感动得几乎热泪盈眶，望着他，怎么看怎么顺眼，简直是天使的化身。看在沈韵心眼里，理解成了热恋中含情脉脉的凝视，她热情地拉起小小的手：“小小，”亲切直呼她的名字，“我是嘉恒的姑姑，不介意的话，你就叫我一声姑姑，以后常来玩。”

第28节：第4章 少女情怀(5)

小小乖巧地甜笑："那怎么行呢？耿夫人漂亮又年轻，如果嘉恒不说，我还以为您是他的姐姐呢。"

沈韵心笑得更加舒畅："这孩子，嘴真甜。"

耿绍谦终于壮起胆走到小小面前，上下打量她，吹了声口哨："果然是三分长相，七分打扮，收拾一下，你居然也像模像样。"小小做淑女状，娴静垂首而立，粉腮泛红。

沈韵心嗔怪："绍谦，你看你，口无遮拦，别吓着小小。"

绍谦瞪大眼睛指着小小，"她会被我吓着？"使劲儿拍了拍脑袋，喃喃着，"难道是神魂错位？小姐，你贵姓？"

"绍谦，别胡闹。"耿绍昀不知什么时候也走了过来，站在沈韵心身旁，对沈嘉恒微笑，"嘉恒，你来得正好，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眼角随意瞄了小小一眼，点一点头，算是招呼。被他锐利的眼神一扫，小小有种错觉，仿佛自己整个人在他面前变得通透，任何心思都无所遁形，不禁感到局促。幸好，他很快把目光移向了她身后，越过她向一对中年男女走去，口中叫："大舅，大舅母。"沈韵心也迎上去叫："大哥，大嫂。"

那名中年贵夫人目光落在小小身上，挑剔地审视："嘉恒，这位小姐是……"

沈嘉恒把小小带到他们面前："爸爸，阿姨，她是苏小小。"

小小顿时觉得头大，她与沈嘉恒的关系并不明确，现在的情形颇有见家长的架势，而且是三堂会审，这一次，她为耿绍谦牺牲得够彻底。转过头，向绍谦投去求援的眼神，罪魁祸首却在一旁悠悠闲闲地看热闹。小小满腔郁闷化为悲愤，几乎想仰天长叹，好人真不是人做的！

看出了她的紧张，沈天豪和蔼地笑道："苏小姐，很高兴认识你。"

“沈先生好。”小小闷闷地回应一句。

沈嘉恒的继母陈美琪嘀咕：“本城的名流里面好像没有姓苏的人家，这位苏小姐……”

一直低头关切地注视小小的沈嘉恒抬起头，冷冷看了她一眼，冷峻的目光把她后半句话生生给逼了回去。这时，舞曲响起，绍谦总算反应过来，走到小小面前，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小小，请你跳支舞。”不等小小回答，他已经牵起她，几个旋转，飘入舞池，远离了那一群人。

“小小，”绍谦的舞技远比沈嘉恒高超得多，带着小小花样百出地跳舞，“我明天就要回美国上学去了……”

“关我什么事！”小小一肚子气，“早知道这样，我真不该来……”

“怎么不关你事！”绍谦低声嚷，“好好的，你跑去调戏我大哥做什么？他一怒之下，就不许我再去公司，立刻让人为我订好机票，明天要亲自押我上飞机！”

想起昨天在电梯里耿绍昀的脸色，小小忍不住“哧哧”笑出来：“他该不是怕我诱拐你这个纯情少男才把你隔离的吧？”

“你还笑得出来。”绍谦愁眉苦脸，声音低沉了许多，“我本来想等雅秋回来后，见一面再走，可现在……”

看他苦恼的样子，小小心软了下来：“放心，我会帮你看好秋姐，有任何风吹草动立刻向你报告。”

一支舞跳完，绍谦把小小带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你坐一下，我去帮你拿点吃的，弥补你刚才受到的心灵创伤。”他边走边回头不放心地交代，“你别乱走，一定要等我回来呀。”

“去吧，去吧。”小小冲他挥挥手，笑着，“海枯石烂，天荒地老，只要你不来，我坚决不走。”

绍谦刚离去，就有一个人在她旁边的位置坐下：“苏小姐真是好手段，做嘉恒女朋友的同时，还能和绍谦卿卿我我。”

小小斜睨一眼，是沈嘉恒的继母陈美琪，便不多理睬。

受到冷落的陈美琪恼怒：“苏小姐，家教良好的女孩儿应该懂得什么是礼貌，你这样子像个大家闺秀吗？”

小小也不生气，幽幽地叹口气：“沈夫人，我们以后也许会在同一屋檐下生活，我实在无法欺骗你，我的确不是什么大家闺秀。”

陈美琪得意地笑，说出来的话很刻薄：“看得出来，凭嘉恒的亲娘那种低贱出身，她儿子也配不上什么大家闺秀。”

第29节：第4章 少女情怀(6)

“其实，我出身黑道，是黑白两道闻风丧胆、杀人如麻的女杀手，人称狂魔霸王花。”小小说得煞有其事，陈美琪的脸渐渐发白，“你别怕，为了嘉恒，我已经退出江湖，只要不激发我内心潜在的魔性，我一般是不会伤人的。现在你已经知道我的秘密了，要记住替我保密哦，不然——哼哼！”她阴森森一笑，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我只好杀人灭口了。”

绍谦拿着两大盘食物回来，差点与仓皇离去的陈琪美撞上，见她神情慌张，目光呆滞，绍谦奇怪地问：“大舅母怎么了？”

“没什么，”小小一本正经地说，“她被我的美貌所折服，自惭形秽，觉得上对不起沈家列祖列宗，下不对起沈家子孙后代，决定去整容……”

“行了，行了。”绍谦啼笑皆非，“没一句正经的。”

小小看在有东西吃的分上，不再与他计较，拿起银勺，问：“你十万火急地把我叫来，就为交代我帮你看好秋姐？”

“不是，”绍谦说，“是有一份礼物要给你。”

“给我？”小小惊讶地指着自己的鼻子。

“想得美，”绍谦嗤之以鼻，“是托你带给雅秋，过几天她生日，你再等一会儿，我这就回房去拿。”

只等了一会儿，人就回到了她面前。小小在专心吃东西，太饿了，头也没抬，问：“回来了，礼物呢？”

“苏小姐，能请你跳个舞吗？”耿绍昀的声音。

太意外了，小小吓得手一抖，银勺“叮”一声落在了地上。抬起头，耿绍昀站在她面前，灯光透过花架的间隙斑驳地落在他周围，如同陪衬辉月的星辰。他略微欠身，把手伸到她面前，俊挺的剑眉轻扬：“肯赏个脸吗？”

小小犹豫了一下，缓缓把手递过去。他牵着她步入舞池，手指微凉，如同他凉薄的性情，不似沈嘉恒那般，总能给人温暖。舞池中央，沈嘉恒在与沈韵心跳舞，小小与他交错而过的瞬间，两人相视一笑。

“嘉恒真是你的男朋友？”耿绍昀问。小小仰起脸望向他，他没有看她，目光平视前方，线条分明的唇微抿。她想起两年前初次相遇的那个雨夜，他也是这样淡漠的神情。

等不到她的回答，他以为她是默认，又接一句：“那绍谦呢？”他锐利的目光正视她，“我安排绍谦去本城一流的大医院实习，他却要天天留在胜天大厦耗时间。耶鲁医学院校规严格，他明知会受处罚，却一拖再拖，不肯回校。苏小姐不会告诉我，这一切与你无关吧？”

舞步渐渐缓慢下来，不知不觉退出了喧嚣繁华的舞池中心，在大厅的一隅，小小收回手，退开两步，平静地回视他的眼，在对方深不见底的眼眸里，她看见了隐隐浮现的讽意。冷冷的风从心底掠过，曾经朦胧的少女情怀，如烟尘般，无声消失。她懒得解释什么，一如既往地调侃：“没办法，红颜祸水呀！”

他不以为然：“祸水是不假，红颜倒未必。”似笑非笑，小小明知道他是讥讽自己，却无从挑剔。

小小最恨这样的神情，气得咬牙切齿，转身正要离去，却看见林薇珊往这边走来。恶从胆边生，她猝然靠近耿绍昀，依偎在他胸前，娇滴滴加凄凄切切，声音不大，但足以让林薇珊听见：“绍昀，我已经有了你的骨肉，该怎么办呢？”

耿绍昀僵立，顺着他的视线，小小用眼角的余光瞄见林薇珊花容失色。诡计得逞，她满意地笑，准备逃离这个是非之地。耿绍昀的手突然挽在了她肩上，看似轻柔，却紧紧搂住她不能动弹，声音温柔似冰雪初融的春水：“既然有了孩子，我们就结婚吧。”

小小大惊失色：“你、你……我、我……”还没有从震惊中清醒，闪光灯已此起彼伏，“耿先生，请问您确定将奉子成婚？”“耿先生，您

将如何处理与林薇珊小姐的关系？”

在这种家宴里，居然潜伏着狗仔队！小小看见林薇珊梨花带雨，掩面而去，意识到问题严重，慌乱间，她下意识地向沈嘉恒望去，他站在人群外，远远地看着她，炫目的灯光中，她看不清他的神情。在他身旁，沈韵心几乎要晕倒，颤声向一脸莫名其妙的绍谦追问：“这、这是怎么一回事，她不是嘉恒的女朋友吗？”

耿绍昀的助手们上前拦住了狗仔队，他拉起浑浑噩噩的小小，快速躲进一间休息室。站在门边，听见门外的喧哗，小小苦笑：“总裁，我错了，可你也不必用这种方式来惩罚我吧，现在该怎么办？”

他不急不躁，从吧台里拿出一瓶红酒倒上两杯，递给她一杯，慢慢饮下自己手中那杯酒，才悠闲开口：“你喜欢玩，我当然要陪你玩，玩够了，就该回家了，杜小姐！”

第30节：第5章 假相真相(1)

第5章 假相真相

小小殷红的唇微微张成一个“o”形，大眼睛睁得滚圆，怔怔地看着耿绍昀，半天回不过神，傻傻的样子娇憨动人。耿绍昀不由得笑，仔细打量她一下，说：“我真是糊涂，早该看出来了，你和杜世伯有些相像。”

小小恍然大悟，愤愤说：“老头子居然出卖我！”

“哦，你这样认为？”耿绍昀轻轻扬起好看的剑眉，笑着摇摇头，又为自己倒上一杯红酒，对小小举了举杯，不紧不慢地说，“杜小姐，希望我的话对你将来会有所帮助，请你记住，永远不要低估别人的智商，尤其是我们这种每天生活在算计与被算计之中的人。”

听他的意思，老头子没有出卖她，小小心里舒坦了一点，捧着酒杯，浅啜一口，问：“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在绝色酒吧那天，你已经做得很明显。对此没有丝毫疑问的人，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绍谦那样懵懵懂懂，对杜氏王国没有什么概念的人；还有一种人是我这样，明明已知道，却不戳穿你。”他轻晃手中的酒杯，含笑看着她，却不见得热情，也不见得亲切，“杜小姐，很多事，当你以为应该如此时，在它们背后，往往是另一种真相，所以不要总是相信你所看到的那一面。”

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小小隐隐感觉到有些地方不对劲，犹疑片刻，她低声问：“嘉恒，他，知道我的身份吗？”

耿绍昀微微一笑：“你为什么不自己问他呢？”

小小仔细看着他的神情，看不出什么端倪，觉得烦躁，走到窗前，“哗”一下推开巨幅玻璃窗，寒风吹入充满暖气的房间。园子里花团锦簇，虽然是冬天，这些温室里培植出来的名贵植物依然娇艳妩媚。“我们以前见过面的。”她说，“在拉斯维加斯赌场外，你还记得吗？”

耿绍昀点头："在绝色酒吧那天我已经记起。"

小小一口喝下杯中的红酒，白瓷般的脸庞泛起淡淡红晕："那一次，老爷子得知我给你打过电话，要你拒绝联姻后，暴跳如雷，让他的手下把我强行带回家，准备逼我与你订婚。我逃了出来，无处藏身，就躲在老爷子的赌场里，狂赌了几天。输的是老爷子的钱，赢的也是老爷子的钱，反正赌场里好吃好住，还有人侍候，那样的日子呀，快活似神仙。"说起那几日的荒唐，她的唇角止不住上扬，眼睛弯成两弯新月，波光潋滟。他静静地看着她，唇畔不知不觉也有了笑意。"老爷子终于还是发现了，我只好再次逃跑，还好，他的那群保镖只是奉命把我带回去，并不敢伤我分毫，我还是有机会跑出赌场。后来，就碰上了你……"

他的笑容里总算有了几份真诚的意味，舒展的眉宇英气逼人："一生中，我难得有那么糊涂的一次，居然以为你……难怪当我为你这个所谓的可怜女子向杜世伯求情时，他笑得很古怪。"

"经历了那件事，我总算有点理解为什么老爷子会如此赏识你，赏识到非要把我嫁给你不可。他说，如果给彼此机会，你会是我最好的姻缘，他一生中从来没有看错过人。所以，我与他约定，一年为限，我以苏小小的身份接近你，如果你没有钟情于一无所有的苏小小，也就不可能钟情于杜惜若，而他从此再也不得干涉我的婚姻。"她倚靠在窗边，望着风中摇曳的剑兰，"可是，总裁，我在你身边已经半年多，你从来没有注意过我。现在，既然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为什么不……"她顿一下，恬静地笑，"你不是很想娶我吗？不，应该说是很想娶杜惜若，为什么还要把一切说穿？"

"如果我明知道你的身份，却装作什么也不知道，明明是为了你的家族势力，却装作喜欢你而追求你，你知道了真相后，会怎么做？"

第31节：第5章 假相真相(2)

小小想都没想，凭着直觉回答："我会一脚把你踢到火星上去。"

"这就是啦！"耿绍昀双手一摊，"我还没有学会适应火星的生活。"

小小忍俊不禁："总裁，你很好，可惜，我们没有缘分。"

"缘分这种东西是可以人为制造的。"他走到她身前，两人相距极近，她甚至可以闻到他身上淡淡的烟草气息伴随着酒香。他认真地说："如果你与绍谦真的只是好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愿意嫁，我就一定愿意娶！决定权在你手中，我不会强迫你，更不会欺骗你。的确，我愿意娶你，是与杜氏王国有关，但我可以保证，只要你愿意嫁给我，我会一生忠诚于我们的婚姻，永远善待你。杜世伯老了，与其说他是在为你选丈夫，不如说他是在为自己选接班人，找一个能够接替他照顾你、呵护你一生的人，而我，就是最好的人选。"

小小看着耿绍昀，明亮的灯光淹没不了他的光华，丰神如玉，气势如虹，的确是最好的人选。她何尝不知道父亲的苦心，因为他是男人，知道男人的爱情是最靠不住的东西。他更清楚自己的女儿不是一个好舵手，在他百年之后，她绝对无力更无心去撑起杜氏王国的天下。所以，他要选择一个优秀的舵手，一个合适的接班人，用杜氏王国去换取女儿无忧无虑的一生，保证她子孙后代的荣华富贵。耿绍昀恰好每一样都符合父亲的要求，一个骄傲到连欺骗她都不屑于去做的男人，一定会信守呵护她一生的承诺。他的才能，会让杜氏王国在他手中更加强盛。她与他的儿女，因为杜耿两家的财富合二为一，注定一生荣华富贵，一切看起来是多么的完美！可是，她不甘心，人生就这么一遭，她不甘心自己的一生只是一场交易。

"总裁，"她说，"你不爱我，却要娶我，如是有一天，你遇上了你真正爱的人，该怎么办呢？"

耿绍昀诧异，仿佛她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随即展现出礼貌得体的笑容，却没有多少真实的温情："为什么女人总是相信爱情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呢？"

"我信，"小小说得认真而固执，"即使你笑我傻，即使我从来没有亲眼看过，可我还是相信，我相信这世上总有这么一个人，全心全意爱着我这个人，也值得我全心全意去爱。我与他会相守一生，同甘共苦，不离不弃，而这一切与我身后所代表的强大势力与财富毫无关系。"

她仰起脸，灯光笼罩在她秀美的脸庞上，散发出一层薄薄的光辉，明亮的眼眸如同两枚晶莹的黑珍珠，璀璨夺目。他忽然觉得心中一动，有点不自然地转开了视线，问："那么，你找到这么一个人了吗？"

小小低头，看见胸前盈盈闪动的泪滴形紫色链坠，脑海里浮现出沈嘉恒的脸庞。那句话突如其来盘旋在心头：很多事，当你以为应该如此时，在它们背后，往往是另一种真相，所以不要总是相信你所看到的那一面。沈嘉恒的面容逐渐又变得模糊，她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他不再说话，坐回沙发上，点燃一支烟。她坐在他对面，望着半空的浮烟出神，房内寂静无声。过了好一会儿，外面的喧哗消失，小小向耿绍昀看去，他也正看着她，"你——"两个人同时出声，又同时停住。终于，小小忍不住先"哧"一声笑，耿绍昀也笑了起来。

"我是不是可以走了？"她问。

耿绍昀拨通电话询问了几句，对小小说："外面的记者已经遣散了，要不要我派车送你回去？"

"不用，"小小走到门前，又回过头去，"总裁，我想我已经不适合再留在胜天，明天我会把辞呈交上去。"

"等江小姐回来再递交辞呈吧，你的工作由她管理。"他上前，为她打开门，看着她走出门，他说，"杜小姐！"她回头，他迟疑了一

下，说，“如果你的想法改变了，还可以找我。或者，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也可以找我，我会尽力而为，毕竟，你父亲有恩于我。”

小小微笑着点点头，转过身，长长的裙摆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他看着她头也不回地离去，知道她永远不会再来找他，很好的一个女孩儿，可惜，借用她的话，他们没有缘分，或多或少有些遗憾！

第32节：第5章 假相真相(3)

小小一直向前走，她与耿绍昀的一切，从此画上句号。也许，她该感激他，不管结果如何，他始终没有任何欺骗，即使不爱，他依然值得她尊重。

宴会还在继续，刚才的插曲除了让在场的人多了一项茶余饭后的谈资，别无影响。在一大群风度翩翩的绅士与风姿绰约的淑女中间，沈嘉恒英挺的身影出类拔萃。看见小小，他向她走来："我在等你，"平静从容，仿佛刚才的插曲从来不曾发生过，"是我把你带来这里，就该把你平平安安送回去。"

在他身后，各种好奇或暧昧的眼光向这边望过来，小小有点不自在，往旁边移开几步，置身于花架屏障内，避开那些眼光，问："现在可以走吗？"

沈嘉恒还没来得及回答，绍谦不知道从哪里蹿了出来，双手激动地抓住小小的肩，却不说话，盯着她，温柔的眼眸简直滴得出水。"喂，你干什么？"小小被他看得毛骨悚然，赶紧捂住自己的脸颊，"你不会是垂涎我的美色吧？"

"大嫂，"绍谦终于开口，深情款款，"原来我们早就是一家人了。"

"咳咳……"小小一口气缓不过来，剧烈咳嗽，"你、你……"

绍谦关切地轻拍她的后心："大嫂，别急，别急，有话慢慢说。"

"滚一边去。"小小又急又怒，"谁是你大嫂！"

"咦？"绍谦一脸的纯真，如同言情剧中的无敌"小白"男主，多么天真、多么纯洁，"你都已经亲口承认有我哥的孩子了，我哥也向你求婚了，怎么不是我大嫂？"他拍了拍脑门，恍然大悟，"噢，我明白了，原来你怪大哥花心。这个你不必担心，大哥虽然现在有点花心，却是很有责任感的人，结婚后自然会收心，至于外面那些狐狸精蜘蛛

精之类，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两个，我杀一双，绝不让她们影响到你与大哥的幸福。哟，我就要升级当叔叔了，真高兴！”

小小想仰天大叫，却只能看见天花板上精美的兰花浮雕，耿绍谦，你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我怎么不小心就把你给得罪了？欲哭无泪，什么是自作孽不可活，这就是了。

沈嘉恒有些不耐烦，也不多话，拎起绍谦的衣领直接扔到一边。“走吧，”他牵起小小的手，温热的掌心一如既往地温暖着她冰凉的指尖，“我们去向姑姑告别。”无视各色窥探的目光，他护着小小径直向沈韵心走去。

沈韵心的态度显然冷淡了许多，“对不起，耿夫人。”扰乱了她的生日宴会，小小的道歉倒是诚心诚意，“我与总裁没有任何特别关系，刚才只是想开个玩笑，把总裁给惹恼了，所以就、就……”

“这种玩笑能随便开吗？何况你还是一个未出嫁的女孩子。”沈韵心声音不大，语气颇为严厉，瞟一眼陪在小小身旁的沈嘉恒，“绍昀也真是胡闹，就不怕伤了兄弟感情。”

“姑姑，是我不好，是我让小小这么做的。”小小愕然转首，沈嘉恒坦坦荡荡，面不改色，“我知道姑姑不喜欢林薇珊，偏偏林薇珊又缠着绍昀不放，我就让小小帮个忙，把她气走。”

很蹩脚的理由，小小不知道沈韵心有没有相信，不过她的神情缓和了许多：“你们年轻人真是——唉，明天的报纸怎么应付，小小以后该怎么面对别人的指指点点？”

“不会刊登出来的，”耿绍昀悠闲逛来，手里随意端着一杯酒，散漫但优雅，“妈，你放心好了，我和嘉恒不让新闻刊登出来就是了。”他在沈嘉身旁站定，两人并肩而立，华灯下，他们周身笼罩在一层淡淡的光晕中，譬如芝兰玉树、辉月琼花，同样的出色，不同的风采。小小想起不久前，她与一群女同事周末聚餐，不知道是谁先起的头，大家就耿绍昀与沈嘉恒哪个长得更帅的问题热烈讨论起来，最后投票决定，耿绍昀以一票胜出。而当时她的那一票是投给耿绍昀的，

其实未必觉得耿绍昀更出色，只不过他是给她发薪水的老板，不投一票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耿绍昀突然目光一转，迎着小小的视线，正视她的眼睛，微笑着："除非苏小姐真的愿意嫁给我。再考虑考虑，怎么样？"小小愣了一下，不明白他为什么在他母亲和沈嘉恒面前又提起这件事，尴尬地避开他锋锐的眼神，垂眸沉默不语。

第33节：第5章 假相真相(4)

“绍昀——”沈韵心不悦，正色说，“我没有什么门第观念，但耿家的媳妇必须是身家清白的好女孩儿，而且决不允许兄弟相争。”

“怎么可能会兄弟相争，天下女人多的是，两兄弟何必争一个。”耿绍昀对着沈嘉恒举杯致意，“是吧，嘉恒？”

沈嘉恒顺手从旁边侍应生的托盘里拿过一杯酒，也冲着耿绍昀举了举杯，一口饮尽：“是，不会有那种情况出现。”合宜得体的笑容，仿佛用尺子度量过，没有一丝不妥。

离开耿家后，车辆一路缓行，城市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如一幅华丽的长画卷，慢慢延展。谁也没有说话，车内的气氛沉闷得让人窒息。小小靠着车座头枕仰望夜空，透过天窗玻璃，望见寒星点点。传说离开世间的人会化作天上的星星，守护着地上的亲人。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童话，她却愿意相信，所以她快乐地活着，为自己也为母亲。江雅秋曾对她说：谁也别奢望他们会有真感情，小小，这样的游戏不适合你。确实，她爱笑爱玩爱闹，但只限于无伤大雅、没有恶意的小事情；她用很认真的态度去对待生活，珍惜每一种感情；她怕累怕痛，不喜欢玩感情游戏，没有兴趣去患得患失地揣摩真情与假意，只愿意把一切说个明了通透，无论结局怎样，至少无怨无悔。“你没有什么事要问我吗？”她问。

“问什么？”沈嘉恒平静地说，“你和绍昀的关系吗？”小小侧过头，他没有看她，握着方向盘注视着前方，似乎在专心开车，“你刚才向姑姑解释时，我已经听到了，你说你们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就肯定没有。”他还是没有看她，却笑一下，“小小，你没有理由撒谎，而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你。”

小小回转过头，继续望向夜空，遥远的天幕上，一颗明亮的星星似乎随着车辆的移动在行走，她对着它微笑，轻轻说：“我从母姓苏，

小名叫小小，我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也就是所谓的大名，你不问我是谁吗？”

车辆缓缓靠边停下，他拿出一支烟，沉默片刻，又放下：“我知道你是谁，”他声音很低，如同梦呓，“我知道，第一次看见你，我就已经知道了。”

长久的沉寂后，小小笑：“我是一个傻瓜，早已人尽皆知的事，却自以为是秘密，好大一个笑话，像个小丑……”咽喉似乎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刺痛哽咽。

“杜修宇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的事迹，即使年代久远，依然让人津津乐道。”他带有磁性的声音还是那么好听，不急不缓，像是在讲一个故事。“说到杜修宇，自然就会说到苏步昌，20年多前，一个是黑道枭雄，一个是警界精英，天敌加死对头。苏步昌的妹妹苏云若嫁给了杜修宇，不但没有化解他们的夙怨，反而使矛盾更加尖锐，你争我斗不少年，最后一切以苏步昌的死亡而告终。不久，杜修宇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而那时他的势力正处于鼎盛时期，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

“第一次看见你，是在离园，你靠着苏步昌的墓碑，满面泪痕，看起来，嗯，应该是很伤心的样子。在你面前站着两名高大的男子，我以为你遇到了麻烦，突发善心，想帮你一把。走近你们，却听见他们叫你杜小姐，求你让他们留下来保护你，否则没办法向杜先生交代。你很凶，像一只被惹恼的野猫，你说你的事不用杜修宇管，叫他们滚远点。当即，我就明白我遇到了什么人，那时并不认为你我会有什么交集，谁都知道，没有杜修宇的首肯，他的女儿，任何人都不能碰，沈家纵使财大势大，又怎么可能与杜家抗衡？

“第二次看见你，是在胜天的酒会上，江小姐说你是秘书室的小文员，我以为我看错了，苏小小与杜惜若只是长得相似的两个人而已，你的确不像是杜修宇的女儿，他那样的人，无与伦比的心机与手段，怎么可能生出这么明媚纯净的女儿。直到再次在离园碰见你，我才敢

肯定苏小小就是杜惜若。不知者不怪，如果我不知道苏小小是杜惜若，就算追求你，杜修宇又怎么可能怪罪，枭雄自然有枭雄的气度。”

第34节：第5章 假相真相(5)

前方，璀璨的灯火连成一片，繁华的城市沉浮在灯海里，小小觉得刺眼，一低头，大滴的泪珠出其不意地掉落在手背上，冰冷的水滴慢慢漾开："一切都是假的？你母亲的故事是假的，飞鸟与游鱼的故事也是假的？"

他缓缓伸出手，在即将碰触到她的瞬间停滞，慢慢握紧手掌，又无声垂落："母亲的事是真的，至于飞鸟与游鱼的故事——"他顿一下，笑了笑，"杜修宇把你保护得太好了，简直不食人间烟火，那一切，不过是欲擒故纵的手段，你却一点也不明白。"

似乎有什么东西轰然倒塌，余音震动得耳膜生痛，她虚弱地笑："为什么呢，成功在望，为什么又选择了坦诚？"

他侧过头，望向窗外，城市的大马路，车水马龙，川流不息，那样的热闹繁华，却只属于旁的人："不想再骗下去了，"声音里透着浓浓的倦意，"一个谎言，需要一千个谎言来掩饰，太累了，而且绍昀不会允许这样的谎言存在，他提醒我，不要兄弟相争！"

小小慢慢解下胸前的坠链，递到他面前，晶莹的紫色泪滴盈盈晃动，流光溢彩，美得如同一场虚幻的梦，小小说："你的演技好到可以拿奥斯卡金奖，下一次，如果还有机会演戏，不要再拿先人的遗物做道具，亵渎了你的母亲。"

他没有伸出手。她雪白的脸庞上，乌黑的眼眸恰似寒星两点。他问："你恨我？"

她松开手，项链无声坠落，美丽的流光湮没在黑暗中："我不恨你。不爱我，不是什么错，每一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所爱。毕竟在最后一刻你选择了坦诚，让我能在泥足深陷之前，及时抽身。"小小打开车门走下去，站在车外面，"但是，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感情上的欺骗与背叛，我无法原谅你的欺骗，我们虽然不会是敌人，却永远也不会成为朋友。"

目送她远去，看着她上了一辆计程车，绝尘而去。他突然有一种想落泪的冲动，母亲去世这么多年，他早已忘却了这种感觉。在黑暗中坐了很久，没有想什么，只是麻木地不想动，直到电话铃响起。接通电话，一个女人悦耳的声音传来："沈先生，杜小姐已经平安回家，杜先生很满意，他向您承诺的一切，今晚就可以兑现。您现在是否方便？"

沈嘉恒闭了闭眼，再睁开时，已理清所有的思绪，电话那端的人耐心地等待他的答复。"江小姐，"他问，"你在什么地方？"

"我与律师正在前往贵府的途中，有两件事，一是杜先生刚才已通过视频与沈老先生详谈过，沈老先生认为您是沈家子孙中最出众的一个，愿意把整个家业交付到您手中；二是杜先生会把前段时期所收购的所有华丰企业的散股转让给您。"江雅秋轻笑一声，话语里隐隐带起一点讽意，"您看，刚才所做的一切很值得，不是吗？"

他没有回答，紧紧握住手机，握到掌心发痛，突然一挥手，手机被狠狠掷落，摔在厚实的地毯上，没有激起一丝声息。

江雅秋口中的沈府是指沈家在城西的祖宅。沈嘉恒刚下车，一个人影猛然扑了过来，手向他的脸抓去，口中骂："沈嘉恒，你不是人，你这个贱女人生的杂种……"他猝然用手一挡，把来人推倒在地上后，才看清是他的继母陈美琪。他的两名弟弟连同几个下人随后跑来，想把她扶起，口中不停地说着劝解的话。她反倒是坐在地上不肯起来了，一边哭一边骂，"你这个狗东西，居然勾结耿绍昀那个浑蛋欺诈我父兄，还恶意收购永通，连条活路也不给他们，六亲不认，你还是不是人？！"

沈嘉恒厌倦地看着她，骄纵愚蠢的千金大小姐，总是自以为高人一等，霸占了原本属于他母亲的地位，却常常辱骂那个早已辞世的可怜女子。能毁去她所倚仗的家族势力，正是他乐于做的事。他站在她面前，居高临下："沈夫人，什么叫六亲不认，你是我的亲人吗，你娘家的人与我有什么关系？"抬手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现在是23点50

分，还有10分钟，陈氏的永通集团就正式瓦解，沈夫人，与其在这里无济于事地哭闹，不如去安慰一下你的父兄，让他们想想如何偿还巨额负债。”不再多作理睬，他向庭院中央的主楼走去，二楼书房灯火通明，他知道什么人在等他，知道什么事在等他，忍耐了那么多年，经历了那么多事，有些东西他永远不能放弃，有些人他不得不放弃。

第35节：第5章 假相真相(6)

沈天豪站在门口，沈嘉恒没有停下脚步，甚至没有看他，径直从他面前越过："为什么？"沈天豪问儿子，"陈家虽然和你没有任何关系，毕竟是沈家的姻亲，何必非得要逼得他们破产？"

沈嘉恒脚步一顿："即使我什么也不做，绍昀也不会放过他们。"他转过身，正视父亲，"耿家也是沈家的姻亲，当年胜天危难时，我求你们看在小姑姑的分上帮助耿家，记得爷爷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在商言商，虽然是姻亲，毕竟不姓沈。爸爸，陈家的小姐嫁到沈家，是沈夫人，永通集团的财富属于陈家，不属于沈家，现在我把它变成沈家的财富，有什么不对？"冷笑一下，他又说："或者说，你不过是因为空担了一个沈家家长的名，却没有得到绝对家族控股权，怕失去永通这个大靠山，无法与二位叔叔竞争家族控股权？"

"你，你——"沈天豪气得浑身发抖，"我怎么会有你样的儿子。"

"妈妈去世后这么多年，你什么时候把我当过儿子？"他一脚踏上楼梯，没有回头，"如果不是爷爷坚持长孙最重，不是小姑姑全力保护，谁知道今天还有没有沈嘉恒这个人的存在！"

走进书房，沈嘉恒看见4个人，他的祖父，沈家真正的灵魂人物沈漓，江雅秋，还有两名男子，江雅秋介绍得很含糊："这两位是律师，负责今日的股权转让事宜。"沈嘉恒认得他们，都是本城有名的大律师。

两份股权转让书摆在桌面上，一份的内容是沈漓所执掌的华丰集团A股百分之四十八，B股百分之三十五全部转入沈嘉恒名下。沈家的规矩，为了不分薄家业，历代只选择最优秀的子孙掌握绝对控股权，管理家业。其他子孙持小股，享受家族带来的尊荣与富贵。

另一份是杜修宇所掌控的华丰集团A股百分之十七，B股百分之十五，以一美元的价格全部转让给沈嘉恒。很令人意外，沈嘉恒看了半晌，说："短短数日，他居然收购了这么多。"

“是啊，”江雅秋解释，“用高价收购来的散股，花费了巨额资金。”

巨额收购，却以一美元转让，他似乎得了大便宜。

手续很快办理完毕，沈漓与两位律师先离开，江雅秋隔着书桌向沈嘉恒伸出手：“沈总裁，恭喜您，从这一刻起，您就是沈氏家族真正的掌权人。”

沈嘉恒坐在书桌后，一动不动，冷冷地看了她片刻，问：“江小姐，我很好奇，你到底为耿绍昀效力，还是为杜修宇效力？”

江雅秋收回手，神情自若，不见有一丝尴尬：“耿总裁给我的是高薪，我当然要为他卖力；杜先生给我的是性命，我便要为他卖命。”看看沈嘉恒阴郁的神情，她又说，“沈先生看起来很不开心，终于得到了您想要的一切，不满意吗？”

凡事总有代价，他问：“还要我做什么？”

江雅秋笑：“杜先生希望杜小姐能安心与耿先生在一起，不想让她再为任何事任何人分心，沈先生知道该怎么做吧？”

“就为了这个，他不惜付出巨额资金？”

江雅秋点头，认真地说：“对于杜先生来说，杜小姐才是无价之宝。对于沈先生而言，一开始追求杜小姐，就是为了求取利益，现在是有得无失。”

他指着门口：“滚。”

“这就走，”江雅秋爽快地答应，站在门口，又说，“沈先生，杜先生还让我转告您一句话，您想要什么，他就给得起什么，当然，前提是要让他认为值得。但是，没有他的许可，请您永远不要再靠近杜小姐。他可以成就一个人，也可以毁灭一个人。”转身走出书房，门合上的瞬间，她听见“哗啦”一声巨响。

桌面上的一切，包括那两份股权转让书，全部被扫落在地上。得到的很多，失去了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桨声灯影里，她一身黑色

丝绒旗袍，娉娉婷婷，妖娆如雨后的春杏，一切恍若隔世，那般遥不可及。

不知过了多久，有人进入书房，一只手轻轻按在他的肩上。他没有抬头，听见沈漓沧桑的声音："我之所以跳过你的父辈，直接把家业传到你手中，固然是因为在我的后辈子孙中，你优秀杰出，远胜于其他人。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曾欠杜修宇一份恩情，当时许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提出，我必须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为他做一件事作为偿还，等了20年，没想到他提出的要求仅仅是让你执掌沈氏家业这么简单，我也乐见其成。杜修宇一生中的投资有多大，谁也说不清楚，但他最大的投资，不是他名下的任何一个企业，而是人。他在世界各地选择贫苦人家的优秀子弟，资助他们的生活与学业，为他们的事业提供资金，这些人成功后，遍布各行各业，有政客、企业家、金融家、律师，甚至帮派领袖等。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人在危难之时，深受过他的大恩，绍昀就是其中之一，我也算是一个吧。杜修宇选人的眼光很独到，凡被他选中的人，未必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出色的可取之处。而且，每一个人敬他若神明，只要他一句话，愿意为他赴汤蹈火的人数之不尽。所以，有人的地方，就必定有杜修宇的势力存在。嘉恒，记住我的话，只要杜修宇在世一日，你就不能碰触杜家的锋芒。"

第36节：第6章 欢喜冤家(1)

第6章 欢喜冤家

房间里黑糊糊的，悄然无声，没有预料中的眼泪滂沱。江雅秋吁了一口气，刚把房门关好，就听见小小的卧室里传出男人的声音，放下的心立刻又悬到半空。小小没有睡觉锁门的习惯，江雅秋按住门柄，悄悄打开一条缝。小小背向门而坐，电脑屏幕散发的微光里，她的身影稍显单薄。音箱中传出耿绍谦的声音："苏小小，你没义气，我托你带的礼物也不拿走，说是好哥们儿，这点忙都不帮。"

小小直着眼瞪他半晌，突兀地问："绍谦，你知道我是谁吗？"

"废话，"耿绍谦没好气地说，"你除了是苏小小还能是谁，难道会变成江雅秋！"

"当初你说要与我做好朋友，是只因为苏小小这个人，还是别有所图？"她问得有些急切。

"你有财，还是有色，我能图什么？"绍谦奇怪，摸了摸脑门，"是你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题，怎么今晚你怪怪的？"

小小的眼泪突然簌簌往下掉，绍谦吓了一跳，相处这么久，每天只见她嘻嘻哈哈、没心没肺，从来没有想过她居然也会哭。呆了好一会儿，他才反应过来，急道："小小，我说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你温柔美丽、德才兼备……"把所能想到的赞美挨个说了一遍，最后总结性地说，"总之，看见你就觉得开心，所以想做你的好朋友，这句话绝对是真的。"

"真的？"小小噙着泪问，"那你会不会娶我？"

"不行、不行！"绍谦拼命摇头，"这辈子除了雅秋，我谁也不娶。"

"如果，我有很多钱，能带给你权力和势力呢？"

"神经病，我又不卖身，"绍谦愤愤道，"我可是有节操的人。"

不知怎的，小小悲从心中来，哽哽咽咽地抽泣出声。“喂，喂——”绍谦叫，“你别哭，好不好？”她却哭得越发伤心。绍谦苦恼地搔了搔脑袋，“你就这么想嫁我？”他一咬牙，一副取义成仁的样子，“好吧，我娶你就是了！可我事先说明，我对你只有哥们儿的感情，没有男女那种情。”

小小反倒“哧哧”地笑了起来：“谁要嫁你了，自作多情！”

能哭能笑，看来是没事了，江雅秋安下心，无声地合上门。已经是凌晨三点，又是一个不眠之夜。她开始煮咖啡，浓郁的香气随着升腾的水雾飘散，让人的精神为之一振。小小打开了卧室的门，倚着门框怔怔地看着她，脸上泪痕还没有干透，宽大的白色睡袍在她娇小的身体上，显得空荡荡的，整个人却生出一种楚楚可怜的动人韵味。

江雅秋微笑着问：“喝咖啡吗？”

小小甩一甩头，让自己更清醒一点，略略曲卷的长发，如微风中的海浪般，轻轻起伏。走到江雅秋身旁坐下，她揉一揉有点红肿的眼：“我闻到咖啡的香味，以为是错觉，没想到真的是你回来了。”

“总裁打电话给我，”江雅秋低垂眼帘，为小小倒上一杯咖啡，“说绍谦明天要走了，让我回来送送他。”对着这么一双纯净的眼眸说谎，真是一种罪过。

双手捧住江雅秋递来的小杯盏，咖啡的温度传出来，冰冷的指尖逐渐变暖，小小说：“秋姐，绍谦喜欢你。”

江雅秋抬头瞟她一眼，看见她一脸的认真，不由笑笑，低头继续往自己的杯中注入咖啡：“他还年轻，等到他足够成熟，就会明白他所执著的喜欢，只不过是对少年时代美好回忆的留恋与依赖，小小，人总会长大。”

小小沉默，在杯中放入一片糖，用小巧的银勺慢慢搅动，踌躇片刻，问：“秋姐，你的恩人，就是你走之前对我说过的那个恩人，他要你做什么事作为回报？”

江雅秋喝一口咖啡，轻言细语：“小小，你14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见过你，在旧金山。”事隔多年，她依然记得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杜修宇站在二楼的巨幅落地玻璃前，专注地望着楼下花圃中，一个学种花的小女孩儿跟在花匠后面蹦来蹦去。他那样一个人，平日里即使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仅是简简单单地站着，就足以令人心生敬畏。然而，那一刻，他眼中的温情足以让灿烂骄阳失色，看着女儿，仿佛看着他珍爱的全部世界。“她是我最珍贵的宝贝，当我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希望你能为她做些什么。”江雅秋说，“这就是我的恩人所要求的回报。”

第37节：第6章 欢喜冤家(2)

小小双手抱膝，小巧的下颌抵在膝盖上，出神了许多，才轻声说：“上次听你说起你的恩人时，我就觉得他的行事作风与一个人很相似，却不愿意深究。真希望别人对我的好，只是因为我这个人，而不是因为他，可是——”她顿一下，无奈一笑，“显然，我永远也脱离不了他的庇护。”

“对不起，小小。”除了道歉，江雅秋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毕竟一切都是事实，没有杜修宇，她根本就没有机会认识苏小小。

“秋姐，不必说对不起，”小小摇头，“你只是善意隐瞒而已，就如我向你隐瞒身份一样，没有恶意的欺骗——”她哽咽一下，眼眶泛起红晕，那一切不过是欲擒故纵的手段，她这个傻瓜，却在这种手段的操控下心情跌宕！

“怎么了？”江雅秋扶住她的肩，柔声问，“发生什么事了？”

“长这么大，我第一次喜欢一个人，”她说着，眼泪又开始不受控制地落下，“他却是为了利益而接近我，不喜欢就不该招惹我；不招惹我，我根本就不会认识他；即使认识他，也不过是点头之交……”眼泪越落越急。江雅秋静静陪在她身边，能哭出来总是好事，宣泄过后，才能彻底放开。终于哭够了，小小举起手，狠狠拭去眼泪，发誓般：“我决定，永远不喜欢他了。”

江雅秋忍不住笑，年轻真好，哭一阵笑一阵，什么事都能过去。轻抚一下她的脑袋：“想开了？”

小小点一点头：“想开了，我要离开这儿，明天就走。”

“不行。”江雅秋一口拒绝，“杜先生说你们的约定是一年，没满一年之前，你不能离开。否则，就算你输，要无条件接受杜先生为你安排的婚姻。小小，我虽然喜爱你如同自己的妹妹，但也不能违抗杜先生的意愿，到时候，你别怪罪我，我不得不把你押上礼堂。”

“哦！”小小觉得头痛，捂着脑袋，“老爷子手下的人都很能打，他有没有派人训练过你？”

江雅秋点了点头：“我空手道黑带四段。”

“啧，”小小咂舌，“真狠，自己的女儿不舍得拿来训练，就训练别人的女儿，没人性！”

江雅秋啼笑皆非：“小小，杜先生的女儿只有一个，就是你。”

“唉——”小小长叹一声，又抱住脑袋，“我知道，如果你押我上礼堂，我肯定打不赢你。”

“我也不想这样。”江雅秋笑着摊一摊手，“杜先生的为人你最清楚，一诺千金，只要坚持过完一年，你就自由了，他再也不会干涉你的生活。”

“可是，可是……”小小期期艾艾地说，“耿绍昀已经知道我是谁。”

“那么，他有没有欺骗过你或者逼迫过你？”

“没有。”小小老老实实地回答，“他很骄傲，根本不屑于欺骗我，如果不喜欢，他绝不会说喜欢，如果说喜欢，就肯定是真的喜欢。”

“那你怕什么？”江雅秋循循善诱，“既然已经过了大半年，还有五个月，为什么不坚持下去？难道想让杜先生为你安排另一场联姻吗？总裁不会骗你，在他身边总比面对那些花言巧语的花花公子安全。”

小小沉思不语，江雅秋看着她，暗暗叹息，到底是父女，当小小认真沉思时，在她脸上便可看见与杜修宇相似的冷峻，拍了拍她的肩：“好好想一想，坐着想不通，就躺着想，想好了，明早和我一起去为绍谦送行。”

机场广播已经播报过一遍登机通知，耿绍谦还恋恋不舍地拉着江雅秋话别。不远处，在他看不见的角度，小小看清了江雅秋眼底的忍耐。喜欢一个人不是错，不喜欢一个人也不是错，她谁也帮不了。眼角的余光瞄见耿绍昀举步向他们走去，小小急忙叫：“总裁。”虽然什

么也不能做，至少要帮绍谦多争取几分钟，耿绍昀止步回头，“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商量。”

耿绍昀走回到她身旁：“什么事？”

被他锋锐的眼眸一扫，小小生出几分心虚，大脑暂时短路，一时想不出合理的借口。广播开始播报第二遍登机通知，耿绍昀微微蹙眉，又准备举步。小小情急之下，一句话脱口而出：“我能不能在胜天多留五个月？”他扬了扬眉，看着她，却不说话。小小冷静下来，点一点头，“对，就这样，我还需要在胜天工作五个月才满一年，期满后，请你告诉老爷子，说我们不合适，以后我就自由了。”

第38节：第6章 欢喜冤家(3)

“自由？”耿绍昀觉得好笑，“杜修宇的女儿，不应该这么的……”他斟酌词句，“不应该这么的单纯。”

在某些场合，单纯就是白痴的代名词，小小神情微冷：“单不单纯，是我个人的事，好像和你没有关系吧。”

“当然有关系。”他用平淡的口气说，“杜世伯昨晚给我电话，要我教会你一些东西。我只给你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内，如果你的学习成果达不到要求，说明你只适合做温室里的花朵。到时候，麻烦你乖乖回家做你的千金大小姐，以后杜世伯会为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嫁过去做少奶奶。安安分分让别人供养着，不要再不切实际地幻想什么自由。想要飞，首先要学好觅食的本领，至于现在——”他摇了摇头，“你连独立生存的能力都不具备。”

小小深深吸了一口气，努力保持冷静：“我不需要你教会我什么东西，这大半年来，我一直靠自己生存，并没有让老爷子养活我，以后也一样。”

“是吗？”他笑，“没有江雅秋的庇护，你确信你能够通过胜天的试用期？”

小小哑然，再一次发觉自己傻，以胜天对员工的严格要求，她的顺利过关怎么可能仅仅是因为侥幸。

看看她因为难堪而变得通红的脸庞，他缓和了一下语气：“我答应过杜世伯，无论你是否会成为我的妻子，在他百年之后，我都必须接替他，帮助你、保护你，直至我们其中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希望你在以后的学习中能多用一点心思，我不想一辈子都在照顾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你也不愿意这样，对吗？”

“他总自以为是地安排我的生活，却从来不问问我是否需要。而你——”小小愤恨，“这么荒谬的要求居然也会答应，你敢说没有任何利益的驱使？”

“虽然有点傻，还没有傻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他笑容满面的样子依然风度翩翩，说出的话却不留一点情面，“我没办法拒绝，第一，杜世伯向我承诺，我将会拥有杜氏企业百分之二十的股权，也就是说，我将会是杜氏集团中仅次于你的第二大股东；第二，没有杜世伯，就不会有今天的耿绍昀与胜天集团。照顾你一辈子，是他对我投资后，所要求的回报。”

小小冷笑，略带嘲讽：“好大的一笔投资！”

他不以为意地笑：“一切投资不都是为了你吗。怕你吃苦，帮你找个可以依靠一辈子的丈夫，你不领情；想让你学会执掌家业，自己又不舍得教，只好让别人教。这样的父亲，你还有什么可挑剔的？”

小小恼怒：“你只不过是一个旁观者，根本就不能明白别人曾经所经历过的痛，有什么资格乱发言！”

“是，我是不明白。”耿绍昀冷酷地说，“我只知道，一个合格的母亲不应该不负责地扔下孩子不管，更不应该让孩子在怨恨中成长。”

“你知道个屁！”小小突然暴出一句粗话，转身冲出了机场。耀眼的阳光猛然刺得双眼发痛，泪水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匆忙低头，几滴水珠跌碎在大理石地面上。暖洋洋的阳光里，她却觉得冷，抱紧双肩，慢慢在机场外的石凳前坐下。

她的母亲，一个多么美好的女子，小小至今清晰记得她温暖的怀抱。母亲常抱起年幼的女儿轻轻拍打：“宝贝，宝贝……”悦耳的声音如春天里最轻柔的风。父亲的生死兄弟赵晓峰笑嘻嘻地说：“嫂子是我心中永远的女神，这辈子没机会了，下辈子做我老婆，好不好？”

“哎，想都别想！”另一边，父亲在叫，“云若这辈子是我老婆，下辈子也是我老婆，下下辈子，还是我老婆。”母亲看着他，温柔地笑，即使是百炼钢，也会熔化在她温柔的笑靥里。那时，父母的感情真好！

什么时候开始不再幸福？舅舅去世时，母亲哭得很伤心，从此再也不会对父亲温柔地笑。终于有一天，母亲离开了父亲，也离开了

她。时隔半年，母亲被强行带回家，被父亲的手下架住，不能动弹。她不哭不闹，静静地看着他。父亲拿起一个针筒，当他亲手把透明的液体注入她纤细的手腕时，大滴的泪沿着母亲美丽的脸庞无声滑落。那时候，小小看不懂母亲的眼神，只是觉得很悲伤，许多年后才明白，那种眼神，是万念俱灰的绝望。父亲把针筒狠狠砸在了地上，玻璃碎屑飞溅，在母亲的脸上划出一道淡淡的血痕。她吓得“哇”一声大哭起来，父亲抱住她：“小小，小小……”一滴水珠落在她头顶，冰冷沁入发间。她问：“妈妈为什么要打针，生病了吗？”

第39节：第6章 欢喜冤家(4)

父亲沉默了很久，说：“是。”

她看见母亲流泪，以为是打针太痛，轻抚母亲的手腕：“妈妈，病快点好，好了就不用打针了。”

母亲合上眼，泪水成串沿颊滚落：“把小小带走，再也不要让她看见。”

父亲拉她走出母亲的卧室，迎面跑来的赵晓峰扑上前，冲着他的胸口狠狠一拳：“浑蛋，你竟然给嫂子注射毒品！”

她瞪大了眼，八岁的孩子，已经懂得不少事，也知道毒品不是好东西，她以为这是一个误会，赵叔叔对父亲的误会。

父亲没有还手，望着远方的虚空，疲惫而虚弱：“晓峰，我没办法，苏步昌死了，云若永远也不会原谅我，只有这样，她才不会离开我。”

赵晓峰咬牙：“你会害死她，你知不知道，你会害死她的！”

父亲怆然笑：“就算是死，她也只能死在我身边。”宁可让母亲死，也不放手，这就是杜修宇，叫她如何不恨?

一道阴影挡住了温暖的阳光，小小抬头，耿绍昀站在她面前。阳光的照射下，他的面容有点模糊，反倒衬托出一种出尘的俊逸。“对不起，”他说，“我道歉。”

“道歉有个屁用。”小小恶狠狠地说。

“有个性！”他感叹，“可是，你能不能——呃，能不能文雅一点？”

“不能！”她说完，却忍不住“哧”一声笑了起来，偶尔说说粗话，感觉也挺爽。

小小的眼睛很大，笑起来的时候则显得狭长妩媚，真正是媚眼如丝。看见她笑，耿绍昀也笑，这个女孩儿性情豁达，意识到这一点，

耿绍昀觉得愉快。对于哄女人，他没有什么耐心，显然，小小不需要别人哄，让他感到轻松自在。

左顾右盼一阵，小小问："秋姐呢？"

"她一夜末眠，我让司机先送她回去休息。"

小小"哎"一声，从石凳上跳起，"我跟她一起回去。"

"你随我回公司。"耿绍昀转身，"有一些事情需要安排。"

"总裁，"小小站在原地不动，可怜兮兮地小声说，"我也一夜未眠。"

他回过头，笑了笑："我该怎么称呼你，苏小姐，还是杜小姐？"

"我是苏小小。"

"好吧，苏小小，"他说，"杜先生已经答应我，从今天开始直至你离开胜天，他将断绝对你的一切经济支援，也就是说，你在胜天工作的收入将会是你近期唯一的生活来源。江雅秋还在休假期间，她今天不上班没关系。而你，作为胜天的员工，如果无故旷工，你的直属上司将会按公司规定给予处罚，你说，到时我该怎么做呢？"

小小不再说什么，乖乖尾随他上车。耿绍昀又一次满意地笑，乖巧的女孩儿比起骄纵的千金大小姐，自然要可爱许多。

司机不在，耿绍昀自己开车。晚冬的晴天里，似乎已经有了春天的气息，阳光透过车顶天窗玻璃，暖暖地照在身上，天窗打开一指大小，微风徐徐吹拂过脸庞，小小开始昏昏欲睡。

耿绍昀的声音断断续续传入耳中，缥缥缈缈，一时模糊，一时清晰："我让人为你安置了一张桌子……以后你就在我的办公室里工作，有些事，我可以教你，更多的事，需要你自己去领悟，不明白再来问我……"

"哦。"她含含糊糊地答应。

"下班后我陪你过去收拾一下，今天就搬到我那里去住。"

"什么？！"小小立刻清醒过来，"为什么要搬到你家去住？"

“不是我家，是我个人的公寓。”耿绍昀详细地解释，“不和我家人住在一起，只和我住在一起。”

小小的脸一下子变得绯红，太直接了吧，她低声咕哝：“我可不是随便的人。”

耿绍昀笑：“我也不是随便的人！”

“哦，哦……”小小更加困窘，“那个，那个……”

耿绍昀瞟她一眼，一缕阳光恰好射下来，映照着她莹白的肌肤，仿佛透明般，绯红的脸庞却浓艳欲滴。古人形容女子美好肌肤的那个词——吹弹可破，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让人产生忍不住想摸一把的冲动。他急忙转开视线，克制住自己不再看她，说：“你父亲不但要求我教你做事，还要我教你处世，让你学会在不同的环境下与不同的人打交道。除了时时刻刻把你带在身边，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你我必须在同一屋檐下住三个月，但不会同房，更不会同床。”

第40节：第6章 欢喜冤家(5)

“我不同意！”

“不同意？”耿绍昀又笑，“那么，你是要和我同房，还是同床？”

“你这个——”小小连续做了几次深呼吸，才把一句骂人的话给咽回去，“我在秋姐那儿住得很好，不想搬。”

“这件事已经有了决定，我只是知会你一声，你不需要发表意见。”

“可是，可是……”小小犹不死心，“我不会做家务，会把你的房子弄得又脏又乱。”

“我请了钟点工。”

小小想了想，又说：“如果我住进去，就会打扰到你和你的女朋友。”

“放心，我从来不带女人回家。”他语气淡薄，但已经没有了商量的余地。

最后，小小怯怯地说：“万一，万一你兽性大发，向我扑过来怎么办？”

耿绍昀猛然一脚踩下刹车，小小睁着湿漉漉的大眼睛，一脸惊恐地看着他，眼神纯洁柔弱。不知是该生气，还是该笑，有一瞬间，他几乎产生错觉，仿佛她是一只等待被屠宰的小羊羔，而他就是那只兽性大发的大灰狼。“算了，”他说，“你不想搬就不……”关键时刻，想起面前的人是谁，他相信遗传基因的作用，杜修宇最擅长迂回战术，他的女儿再差也不可能差到这么白痴的地步。冷静下来，耿绍昀重新启动车子，优雅地微笑：“你放心，真到了那种地步，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小小气馁，这个人居然比她家老爷子还强悍，沮丧地扭头望向窗外，前段时间突袭而来的寒流冻死了许多花草树木，车道两旁除了枯黄的干草，别无景致，看了一会儿，渐渐地，她眼皮又开始发沉。

突然发觉她出奇的安静，耿绍昀不由转头看了看，她靠在坐椅上睡得正香。前一刻说怕他兽性大发，下一刻就在他的车上放心睡起觉来了，耿绍昀笑着摇摇头，的确不像是杜修宇的女儿，没有继承到父亲的一点心机与手段。显赫的家世、不俗的容貌，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父亲的保护，只怕她早就被人连皮带骨给吞了。人真是矛盾的动物，比如杜修宇，一方面把女儿保护得密不透风，一方面又因为她缺乏生活阅历、不谙世事苦恼不已。

手机响起来，耿绍昀怕吵醒小小，匆忙腾出一只手接电话："总裁，"江雅秋在电话里说，"小小在您身边吗？"

"她在，睡着了。"

"啊？"江雅秋讶然，却没有追问什么，杜修宇把她训练得很好，从不多事。"总裁，"她又说，"请问，您……您有没有看今天的报纸？"

"看了，"他淡漠地说，"那又怎样？"

"对不起，总裁，我必须向杜先生报告这件事。"

"随你！"耿绍昀挂断电话，车子在路边停下，他站在车外点燃一支香烟，看着微风把烟雾吹得飘零四散。他并非是忘恩负义的人，但感恩是一回事，派一个人时时刻刻在他身边盯着，而且隐瞒了这么多年，他却未必愿意接受。

转过身，隔着车窗玻璃，他看见小小的睡颜安详恬静，不知道正在做什么好梦，唇畔绽开一丝笑意。她的睫毛很长，眼睛闭合的时候，像一把弧形的小扇子，弯弯地向上微翘，尖端闪烁着阳光的碎金。他突然觉得，她这样的单纯也未必是坏事，教给她的东西越少，是否就意味着他将来掌握杜氏王国的机会越多？耿绍昀被自己的想法狠狠地吓了一跳。

小小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被耿绍昀叫醒时，车子已经停在胜天广场了。她神思困倦地跟随在他后面，一路上迎面碰见不少人，每个人恭恭敬敬招呼一声"总裁，您好"后，无一例外地会向她客气招呼一

声“苏小姐好！”小小想到一个词，狐假虎威，如果耿绍昀变成老虎，会是什么样子？她充分发挥想象力，不知不觉笑出声来。

听见笑声，耿绍昀问：“怎么了？”

“哎，”小小凑前一步，“你说，我像不像狐狸？”

耿绍昀回头，她半侧着头，眼角微微上扬成一个妩媚的弧度，他赞同地点头：“像，非常像。”

她却喜滋滋：“那也挺漂亮！”

第41节：第6章 欢喜冤家(6)

耿绍昀又看她一眼，是挺漂亮。他没见过杜夫人，从容貌上看，小小应该像父亲多一点，杜修宇是罕见的美男子，相似的五官，长在她脸上或许比不上她父亲那般俊朗逼人，但精致秀丽得多，令人赏心悦目。

总裁室很大，小小的办公桌靠近巨幅玻璃落地窗，视野开阔，光线充沛，受够了干燥的空调风荼毒后，偶尔还能享受一下自然空气。宽大的办公桌上除了电脑、文件盒等办公用具，还摆了一盆长满尖刺的仙人球，据说这东西能吸走电脑辐射，为她布置办公桌的人显然花了一番心思，小小满意："你手下的人办事效率真高！"

"该开始工作了。"耿绍昀惜时如金，简短提醒完，立即按下桌面的对讲键，"进来吧。"办公室门被轻轻推开，耿绍昀的私人秘书陈倩一手端着香醇的热咖啡，一手抱着文件，把东西放在他面前，问："总裁，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拿一份今天的晨报给苏小小。"耿绍昀吩咐。

"不用、不用。"小小慌忙摇手，平日与陈倩关系不错，实在不好意思让她做事。

"苏小姐，"陈倩说，"您要喝点什么吗？请稍等片刻，我会把饮料与报纸一起送进来。"小小变成了苏小姐，礼貌了许多，也疏离了许多。

小小很郁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过没有郁闷多久，她的注意力就被报纸吸引了，晨报娱乐版的头条"耿绍昀神秘女友现身"，触目惊心的标题下，是她与耿绍昀的亲密合影，他的手挽在她肩上，低头温柔地看着她，她则靠在他怀中，做小鸟依人状。再看内容，大致意思是耿绍昀的真命天女终于出现，该女已怀有耿家骨肉，两人婚期将近云云。小小看得脑袋发麻："这、这是怎么一回事？"

耿绍昀在批阅文件，头也没抬："怎么，不满意吗？照片拍得不错，你看起来很漂亮呢。"

"不是，不是……"小小急，"你不是说不让登出来的吗？"

"我改变主意了。"他说得轻描淡写，"在你父亲给我电话后。"

小小眼神变冷："他让你这么做？"

"不，"耿绍昀放下手中的笔，抬头对小小微笑，"他叫我暂时代替他看管你，你有手有脚，我怎么看管，凭什么身份看管？如果哪天你不高兴，一走了之，我能把你强行留住吗？万一你大叫非礼，那我岂不是百口莫辩？现在好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作为我未来孩子的妈，我看管你合情合理，你吵也好，闹也好，在别人眼中不过是情侣间闹别扭而已，没有人会多管闲事。"

"你——"小小气极，恨不得一拳打掉他可恶的笑容，难怪，难怪一路走过来，大家都知道她姓苏，刚才还在纳闷，自己名不见经传，怎么突然有这么多人认识她，难怪一向交好的陈倩会对她恭敬疏离，敢情是把她当成未来老板娘了。手握紧又松开，松开又握紧，反复几次，才克制住自己的怒火，小小展开一个甜甜的笑靥，娇滴滴地喊："耿世兄——"

耿绍昀打了一个寒战。

小小眨着漂亮的大眼睛，楚楚可怜："你有办法澄清的，对不对？帮帮忙，澄清这件事，不然我以后怎么嫁人呀？我保证乖乖听你的话，好不好嘛，耿世兄。"话没说完，小小心里先呕了好几遍，装痴卖娇，下足了血本，事后一定要连本带利讨回。

耿绍昀却不为所动，气定神闲："只要你还在胜天一日，我就是你的老板，你应该叫我总裁。至于世兄，等你离开胜天后，可以这么叫我。"

"那你到底帮不帮我澄清这件事？"

"没那个必要，我们自己知道不就行了，何必在乎别人怎么想。"看见小小握紧的拳头，他笑着摇头，"别冲动，虽然我从不打女

人，可真要动起手来，肯定是你吃亏。”

小小牙都快咬碎了，想找一句最恶毒的话狠狠打击他，绞尽脑汁还是没有找到。办公室里的电话响起，耿绍昀按下接听键，陈倩动听的声音传出：“总裁，美国长途。”

耿绍昀看着小小，笑得意味深长：“接进来。”

第42节：第6章 欢喜冤家(7)

电话刚接通，赵晓峰洪亮的声音立刻响起：“绍昀，你够猛，居然不经过宇哥同意，就把生米煮成了熟饭。”

“赵叔叔——”小小扑到电话机前。

“小小？”赵晓峰大笑，“恭喜你，要当妈了，呀，小丫头终于长大了。”

“赵叔叔，没这回事，”小小急得语无伦次，“你别胡说，我没有……”

“别急，别急，你说没有就没有。”赵晓峰急忙安抚她，“不用害羞，年轻人嘛，一时冲动也没啥大不了的。”

“叔叔，叔叔……”小小欲哭无泪，愤恨地指责耿绍昀，“都是你，我冤死了！”

耿绍昀无辜地摊一摊手：“关我什么事，是你自己说怀了我的骨肉，让那些娱记给听到，我可什么也没说。”

“绍昀哪——”赵晓峰说，“宇哥现在气得不想和你说话，让我替他转告你几句话。”他咳两声，清清嗓子，“下面是宇哥的原话：耿绍昀，老子让你照顾女儿，没叫你把她照顾到床上去，是个男人你就负起责任，一个月之内和我女儿结婚，别让我外孙做私生子，不然，哼哼，老子阉了你。”

小小听着听着，笑逐颜开：“赵叔叔，老爷子真的这么说？”

“嗯，嗯，差不多吧，我只不过稍加修饰了一下而已。”

“我知道了，赵叔叔再见。”不让耿绍昀有任何辩解的机会，小小迅速挂断了电话，盯着他直笑。

明媚的阳光透过玻璃屏壁，暖洋洋地照耀着办公室，耿绍昀却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笑什么？”

“你知不知道……”小小笑得更加诡异，“知不知道太监最怕听到的是什么歌，最想唱的是什么歌？”

他不懂她的意思："什么？"

小小哈哈大笑："太监最怕听的歌是《一剪梅》，最想唱的歌是《把根留住》，"亲切地拍了拍他的肩，"好好学着唱，很快就用得着了。"

总算明白她的意思，他笑了笑，不紧不慢地说："下月初九是杜世伯五十大寿，我已经订好去拉斯维加斯的机票，顺便帮你也订了一张机票，见到你，杜世伯自然会明白一切。"

"不去，不去，"小小猛摇脑袋，把他先前说过的话copy了一次，"没那个必要，我们自己知道不就行了，何必在乎别人怎么想。"

"别人怎么想，的确可以不在乎，但那个人是你父亲，你不在乎，我却不能不向他证明清白。"

"清白，嘿嘿，清白，"小小斜睨着他，刻薄地挖苦，"久经沙场，历尽沧桑，居然还保持清白之身，可真不容易啊！"

他也不生气，平静地看她片刻，笑："如果你想坐实了那个名，我也不介意生米煮成熟饭。"

"切，想都别想。"小小不屑，"我才不要劈腿的男人，脏死了。"她转身向门口走去。

"现在是上班时间，你去哪里？"

"去医院，买也好，骗也好，总之要弄张堕胎证明书来给老爷子看，就说是你逼我的。"她打开门，站在门口对他幸灾乐祸地眨了眨眼，"学好唱《一剪梅》哦！"

耿绍昀啼笑皆非，好歹一个大家闺秀，也不知道她从什么地方学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任由她离去，不作任何阻拦。

小小站在电梯里寻思，先回江雅秋那美美地睡一觉，再收拾行李一走了之，管他什么掌管家业，管他什么学习为人处世，让老爷子和耿绍昀去烦吧。她不过是一个小女子，没什么雄心壮志。电梯很快到达一楼，站在电梯口，远远就听见大堂里传来的喧哗声，小小好奇地凑过去看热闹。

一个眼尖的人看见她：“苏小姐！”镁光灯立刻闪烁成一片白光，记者把她团团围住：“苏小姐，你能接受我们报社的专访吗？”“苏小姐，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和耿先生交往的呢？”“苏小姐……”小小低头避开镜头，用尽全力，也无法突围出去。终于，胜天大厦的一队警卫跑过来把她带出包围圈，护着她避入总裁室专用电梯。

耿绍昀还在批阅文件，看见惊魂未定的小小跑回来，毫不意外地笑：“这么快，我还没有学会唱那两首歌呢。”

脑袋里似乎有灵光一闪，小小瞪着他：“你故意的，明知道下面有狗仔队，却不告诉我。”

他既不承认也不否认，从坐椅上站起走到她面前，递过一份卷宗：“你已经浪费了不少时间，现在开始认真看这份文件，看完后告诉我这家子公司的营运状况。”

小小正考虑要不要接过卷宗狠狠砸在他脑袋上，陈倩端了一杯咖啡走进来：“苏小姐，喝杯咖啡压压惊。”

小小冲她感激地笑笑，还没来得及接过，耿绍昀就说：“陈小姐，去换一杯白开水来，孕妇不适合喝咖啡。”

“是，总裁。”陈倩端着咖啡忙不迭走了。

“我终于明白老爷子为什么这么欣赏你，”小小咬牙切齿，“你和他是一样的人，一样的恶毒！”

他面不改色：“谢谢夸奖。”

“我永远也不会爱上你这种人，就算老爷子逼我嫁给你，我也永远不会爱你。”

他可恶地笑：“真巧，我也永远不会爱上你，就算娶了你，也不会有所改变，扯平了！”

第43节：第7章 情愫初萌(1)

第7章 情愫初萌

小小一向奉行“好女不跟恶男斗”的原则，确认耿绍昀远比她强势后，暂时放弃强硬的抗争，按照他的要求开始认真审阅卷宗。耿绍昀是个工作狂，显然，他准备把小小也改造成一个工作狂。一天忙碌下来，小小已经吃不消了，好不容易挨到下班时间，眼巴巴地向他频频凝视，他却连眼皮也没有抬一下，样子严肃得骇人。

“总裁，总裁——”小小虚弱地叫。

他抬眼看她。

小小提醒：“下班了。”

“哦。”他应了一声，低下头，继续工作。

小小咬牙，再咬牙，真想咬他一口。

外面传来“笃笃”的敲门声，耿绍昀扬声道：“进来！”江雅秋推开办公室的门，小小从座位上一跃而起：“秋姐。”激动得热泪盈眶，组织啊，亲人啊，终于看见你了！

江雅秋冲着小小温和地笑了笑，走到耿绍昀办公桌前，递上一把钥匙：“总裁，已按您的吩咐，把小小的日常用品全部搬入您的寓所。”

耿绍昀面无表情地点一下头，示意她把钥匙给小小。“秋姐，唉，秋姐……”小小哀叹，“我每个月有付房租的，也减轻了你的月供压力……”

“小小，”江雅秋显得有点为难，“其实，其实我那套房子是一次性付清全款的，为了找个理由让你安心住进去，我才不得不向银行按揭贷款，每个月要付不少利息呢。”她面带喜色，“以后好了，不用再白白付利息了。”

小小用手遮住眼睛，天哪，这是什么跟什么呀，大姐，虽然我不喜欢别人骗我，可你也不用说得这么坦白吧，人都是要面子的嘛。

还好，耿绍昀对这件事不怎么关注，他问江雅秋：“我要你准备的东西都带来了吗？”

“都带来了，我还带了造型师来。”

什么？小小放下手，向耿绍昀看去，他也正看向她：“今晚有一个华丰集团主办的酒会，宣布沈氏家族正式易主，由嘉恒执掌家业。无论是作为合作伙伴，还是作为姻亲，我都应该出席，你随我一起去。”

小小垂眸，盯着自己的手：“我不想去。”

耿绍昀似乎没有听见，对江雅秋吩咐：“请造型师进来吧。”

“我说了不想去！”小小提高声音。

“今晚的宴会有各界名流，你可以看看这个圈子里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怎么打交道，是你学习的好机会。”耿绍昀了然地瞟了她一眼，“不管什么事，首先要学会的是面对，而不是逃避。”

江雅秋带造型师走进办公室，手中捧着一件晚礼服。小小坐在原位没动，耿绍昀冷冷地盯着她，她毫不示弱地回瞪。耿绍昀抬手，看了看腕上的手表：“现在是6点一刻，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进休息室换衣服，如果过了半个小时你还没有换好礼服，我来帮你换。”

小小扭过头不看他，还是不动，也不说话，用沉默来反抗。

耿绍昀从座位上站起身，脱下西服外套，又解开衬衣的袖扣，慢慢往上卷，“你们先出去，把礼服留下！”

第44节：第7章 情愫初萌(2)

小小惊愕，他居然来真的？眼看着他向她靠近，江雅秋与造型师也即将走出门，她霍然起身，愤愤走进休息室，休息室的门和着她的怒气“砰”一声，被重重甩上。江雅秋抿唇轻笑：“总裁，还是您有办法。”

“她虽然有点任性，倒也不刁蛮，杜世伯教不了，是不舍得；别人教不了，是不敢。”耿绍昀笑一下，话锋突然一转，“江小姐，你是一个人才，很可惜，等杜小姐这件事了结后，我不方便再留你。”

“我明白，总裁。”江雅秋平静颔首，“我知道该怎么做。”

小小发觉人生真是富有戏剧性，前一天，她以沈嘉恒女朋友的身份参加耿家宴会，事隔一日，她又以耿绍昀未婚妻的身份参加沈家宴会。人群中，沈嘉恒依然俊朗夺目，他是宴会的主角，众星捧月，意气风发。在他身旁，绝色佳人小鸟依人，美丽的眼睛，真如书中所描绘的剪水秋瞳，脉脉含情。而他，每当转眸看向身边的佳人时，犀利的眼神顿时化作刻骨柔情。原来如此，难怪成功再望，他却不愿再继续敷衍，这样的女子，只要是男人都会为之心荡神移，有谁舍得让她受委屈。小小又喝下一杯鸡尾酒，这种酒，色泽艳丽，入口甘醇，明明知道会喝醉，她却喝上了瘾。

“那个女人是薛家的三小姐，你跟她怎么比？被沈嘉恒玩腻了，又被耿绍昀接手，你的运气算是不错啦！”陈美琪刻薄的声音传来，小小皱了皱眉，懒得看她一眼，从沙发上站起，准备离开。酒劲涌上头，觉得晕眩，她趔趄一下，单手扶住沙发靠背站定。陈美琪的声音又从她身后传来：“像你这样出身的女人，除了让那些丧尽天良的花花公子玩弄，还能有什么办法！”

“阿姨，苏小姐的真名叫杜惜若，按照您的逻辑，以你们陈家现在的境况，连替她提鞋都不配。”醇厚的声音再熟悉不过，小小缓缓转身，突然觉得此时的情形像极了八点档言情剧情，而且是慢镜头。一

双璧人相互依偎，站在她身后，沈嘉恒靠近陈美琪，笑容可掬，在陈美琪耳畔说了一句话：“如果以后还想在沈家过得舒坦，就安分一些。”他的声音很轻，小小听不见他说了什么，却清楚地看见了他笑容里的恶毒，以及陈美琪因惊惧而苍白的脸色，感觉很滑稽，她“哧哧”地笑起来。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其实，她从来就没有真正了解过他。

“杜小姐，你好。”美丽女子向她招呼，落落大方，“我姓薛，你叫我灵烟就行了。”

薛灵烟，人长得漂亮，名字也好听，小小笑，举了举酒杯：“要喝一杯吗？味道很不错。”

旁边伸过一只手，夺走她手中的酒杯：“你已经喝了不少，再喝又头痛。”小小睁大眼，是耿绍昀，从宴会开始，就看见他与一名大美女在一起，现在终于舍得回来了。她伸出一个指头，狠狠戳他胸口，表现得像个十足的醋坛子：“你舍下我这个未婚妻，去勾搭别的女人，除了借酒消愁，我还能做什么？”

“是，是，我不对，下次再也不敢了。”耿绍昀配合得很好，握住她的手，唯唯诺诺答应，适当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宠溺。

薛灵烟掩唇轻笑：“耿总裁与杜小姐的感情真好。”

“婚期将近，能感情不好吗？”沈嘉恒微笑着拿起一杯酒，“来，我先恭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多好的祝福，小小笑得春花灿烂，璀璨的灯光太过刺眼，她的视野里一片模糊，乏力地倚靠着耿绍昀：“谢谢，谢谢，我们应该喝一杯庆祝庆祝。”她四处张望，寻找送酒的侍应生。

“杜小姐，你还是喝果汁吧。”薛灵烟温温柔柔，娇美的脸庞浮起红晕，“喝酒对胎儿不好。”

“胡说，”小小笑嘻嘻，“胎教，胎教是最重要的，我要从现在开始培养孩子的酒量。”

有人哈哈大笑走过来，耿绍昀叫了声：“外公。”沈嘉恒叫了声：“爷爷。”小小跟着耿绍昀，叫：“外公好！”

“好，好。”沈漓走过来，对着小小点头，“惜若，我叫你一声惜若，不介意吧。”

第45节：第7章 情愫初萌(3)

“怎么会，”小小甜甜地笑，“绍昀的外公，不就是我的外公嘛！”

“对，对。”沈漓大笑，手掌重重地拍在耿绍昀肩上，“绍昀，好福气，你们很般配。”

所有人都在笑，沈漓畅快地笑，薛灵烟斯文地笑，沈嘉恒轻松地笑，小小也在笑，笑着笑着，突然觉得反胃，猛然推开耿绍昀的扶持，掩口冲进洗手间，扶着台盆剧烈呕吐，吐到最后，再没有什么东西可吐，口中发苦。她打开水龙头，看着“哗哗”的水流把一切污垢冲走，许久，捧起一把冷冰的水覆上滚烫的脸庞，抬眼，她看见镜中狼狈的自己，一缕湿发粘在绯红的脸庞上，眼底的水雾，不知是泪还是水。

耿绍昀的身影出现在镜子里，小小骇然转身：“你、你……这是女洗手间。”

“我知道。”他自然而然地牵起她的手，拉着她走出洗手间，薛灵烟站在门口，看见他们，笑了笑，有些同情地对小小说：“妊娠反应很不好受吧，我大嫂以前怀孕的时候也这样，过两个月就好。”

多好的女孩儿，小小对着她笑，耿绍昀解释：“你进去太久了，我怕你有事，只好进去找你，让薛小姐帮忙守在门外。”他为她披上大衣，“我们回去吧。”

“好，”小小柔弱地笑，“回去！”

宴厅的中心，沈嘉恒心不在焉地与周围的人交谈，眼角的余光瞄见耿绍昀拥着小小离去，浑然不觉水晶杯已从手中滑落，“砰”一声，清脆的撞击声引得众人纷纷注目。耿绍昀没有回头，她也没有回头。沈嘉恒低下头，无数玻璃碎片在华灯的照射下，泛出冷冷的光，如同她的眼眸，看着他再也不会有温度，仿佛有一根细长的针深深刺入心口，只觉得痛，却看不见一丝伤痕。长年活在阴暗中的生物，居然奢

望拥有明媚的阳光，多么荒唐的错误，他会永远记住杜修宇的话：“你这样的人，怎么配得上我的小小！”

耿绍昀走出浴室，意外地看见小小蜷缩在客厅的沙发上，身上裹一件松松的棉睡袍，把小巧的脸庞衬托得更加精致，神情惘然像一个迷路的孩子般孤独无助。看见他，小小怅惘的神情瞬间隐去，仿佛风过无痕，她长长地吹一声响亮的口哨：“正点啊，身材真不错！”

耿绍昀一口气差点喘不过来，习惯了长久独居的生活，忘记了从今天开始屋子里多出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妙龄少女。他刚刚洗过澡，身上除了内裤和搭在肩上的浴巾，别无他物。小小毫不避忌直勾勾地盯着他几乎赤裸的身躯，点点头：“原来男人的身材也挺有看头。”

他不是情窦初开的青涩少年，却也不由有点窘迫，苦笑：“你好好一个女孩子，难道就不懂得什么叫含蓄吗？”

“含蓄，哦，你喜欢含蓄，这个容易。”小小双手捂住脸，发出一声尖叫，尖着嗓子嚷嚷，“哎哎，你怎么不穿衣服，吓死人家啦，人家以后怎么好意思见人嘛！”

耿绍昀无语，匆忙走进卧室穿戴整齐才回到客厅，问：“时间不早了，你怎么还不睡？”

小小指一指脑袋，蹙眉说：“头痛，没洗澡，睡不着。”一个简单的句子，包含了三个内容，他不擅长照顾别人，听起来比较麻烦。事情总要一样样解决，他叹了口气：“江小姐说为你准备了止痛药，你知道放在哪里了吗？”

她想了想：“好像在床头柜里，又好像在梳妆台上，不对，应该在包里，也不对……”

知道多问无益，耿绍昀无可奈何，拨通江雅秋的手机，一个动听的女中音从电话里传出：“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他只好又问小小：“你知道江小姐家中的座机号码吗？”

小小眨了眨蒙■的醉眼，有点困惑：“有了手机还要座机干什么，秋姐才不是浪费的人。”

两指按在太阳穴上，他也觉得头开始隐隐作痛。最后，只得出门去社康中心买了一盒止痛片，把水和药送到她手上，看着她吞下药片，他问：“好点了吗？”问完，才发觉自己也是头脑发蒙了，又不是仙丹，怎么可能立刻起效。

她却煞有其事地点头：“好很多，你人真好，我要洗澡了！”

第46节：第7章 情愫初萌(4)

差不多习惯了她的跳跃式思维，耿绍昀大概明白“你人真好”与“她要洗澡”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唇角略微下沉，是真的好，连自己的妈都没有这样伺候过。虽然不甘愿，他却不得不做，放好洗澡水，见她摇摇晃晃走向浴室，他又忍不住：“你行不行？”

“你想帮我洗澡？”她回头眯着眼睛笑，像极了狐狸的媚眼。他的心猛烈一跳，幽深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几秒钟，然后不着痕迹地移开，淡淡说：“你喝多了，小心别滑倒。”其实他并不担心，浴室里铺的是防滑地板，她还没有醉到不能站立的地步。女人酒醉，是男人的机会，他终究还是放过了这个机会，更多的是不屑于这样做。

小小进浴室已经有一阵子，里面不时传出“哗哗”的水流声。耿绍昀倚靠在沙发里闭目养神，一阵阵倦意袭来，尔虞我诈的拼杀中不会感觉到累，亦步亦趋地照顾一个人却很容易疲倦。他不喜欢亏欠别人的感觉，杜修宇的托付，虽然令他为难，但无法拒绝。“哗啦”一声巨响从浴室里传出，耿绍昀霍然站起：“怎么了？！”浴室里寂然无声，他又提高声音，“苏小小？”还是什么声音也没有。几步冲到浴室门前，他急切拍打浴室的门：“苏小小，你答应我一声。”等了一分钟，没有听见任何回音。情急之下，他狠狠一脚踹开门，闯进了浴室。

小小安静地坐在浴池里，双手交叠扶住浴池边缘，仰起头怔怔看着突然闯入的绍昀。柔和的橘黄灯光下，她的脸色出奇的惨白，脸上几滴水珠闪烁着迷离的光泽。乌黑长发湿漉漉地披散着，遮掩住赤裸肩背的映雪肌肤。水底下，白玉胴体若隐若现，十分诱人。

耿绍昀却生不出丝毫绮念，只觉得恼怒，转身背对着她：“你搞什么，怎么叫都不答应一声！”

“我想出浴池，不小心扭伤了脚，很痛，”小小轻声说，“刚缓过劲儿，正想答应你，你就进来了。”

他气消了，回过头，尽量管住自己的眼睛不看她脸部以下："扶着墙壁能站起来吗？"小小点头。他展开一块大浴巾，挡住自己的视线。小小扶着墙，从浴池里站起来，身子刚挨着浴巾，立刻被浴巾严严实实地包住。抱她到卧室的床上后，耿绍昀又从衣柜里随手拿出几件衣物扔给她："快点把衣服穿上，我过一会儿就回来。"他迅速转身走出她的卧室，还不忘替她关上门。

过了好一会儿，耿绍昀拿着一瓶药酒再次进入小小的卧室，她已经穿好了衣服，他问："伤到哪里了？"

小小伸过一只脚，脚踝处高高隆起，红肿里透着乌青。耿绍昀把药酒倒入掌心，覆在她的淤伤处轻轻揉揉，手掌的力度轻重适宜，一股药味向四周弥漫开来："我刚才去买药酒的时候问过医生，他说如果有淤血就要揉散，才能好得快。"

小小感觉伤处的剧烈痛楚逐渐轻缓。"你人真好！"她再次肯定，"不如，我就嫁你吧！"

他抬头看她一眼，不动声色："对不起！"

"什么？"

"我不该逼你去，太操之过急，忽略了你的感受。"

她定定地看着他，眼圈慢慢发红。耿绍昀伸手把她额前几缕散乱的碎发理向脑后："一切顺其自然吧，不要再强作欢颜。"

她的双手突然揪住他的衣襟，伏在他胸前"呜呜"哭起来，温热的泪水渗过他的衣服沁入胸口，柔软的发丝轻轻拂过他的颈部，酥酥麻麻，一种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他觉得呼吸有点困难，仓促间想推开她，她却如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紧紧揪住他不肯松手。耿绍昀挫败地抚额，这个女人，在他怀里，却为另外一个男人流眼泪。他仰头望着天花板上的白云浮雕，苍天哪，上帝啊，万一他娶了她，难道下半辈子都要过这种日子吗？

耿绍昀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睡着的，醒来时，竟不知身在何处，窗帘低垂，稀薄的阳光透过厚重的布幔，照得卧室昏昏黄黄，给人一种

日薄西山的错觉。他躺着没动，仔细回想这是哪一个女友的香闺。卧室的门半掩着，歌声断断续续穿过门隙飘入，唱的是一首经典老歌《雪绒花》，低缓柔和，听着十分悦耳。他听出了是小小的声音，这才想起自己是在她的卧室里，孤男寡女同床共枕一夜，居然什么事也没发生，仅仅是睡觉而已，柳下惠也不过如此，耿绍昀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定力。

第47节：第7章 情愫初萌(5)

客厅的落地窗前，小小席地而坐，正在摆弄面前两株盆栽，口中哼着歌。无意抬头，她看见耿绍昀不声不响地站在卧室门口，身上还穿着睡得发皱的衣服，头发也有点凌乱，远比不上平日仪表堂堂时来得完美。她却觉得顺眼，至少多了几分人情味，冲他笑了笑："醒了？等你梳洗完毕后，就可以吃早餐了。"

他靠上前去，俯身看她把盆栽植物的大段枯枝剪去："在干什么？"两盆植物似乎是绍谦送过来的，一直放在阳台上没有理会过。

"这两盆文竹好好打理一下，可能还有得救。"她晃了晃脑袋，把落在胸前的一缕长发甩向脑后，笑着说，"横竖都这样半死不活了，不如让我做做试验。"他与她挨得极近，清晨的微风吹起她的发丝，飘飘扬扬拂过他的脸庞，发间的清香扑鼻而来。万丈青丝仿佛缠绕在了心口，莫明的心悸，他退开几步，站在较远的距离外看她。清晨的阳光里，她一身浅碧色休闲衣，微湿的长发披散着，衬着素净的脸，清新如早春里的一枝新芽。他突然觉得庆幸，幸好她长得不错，也不刁蛮，虽然照顾起来有点麻烦，但偶尔也可以拿来养眼。

耿绍昀从盥洗间里出来，小小已经摆好早餐，是纯西式的，牛奶、土司、果酱加熏肉。不怎么合他的口味，可是盛情难却，他端起牛奶喝了一口，问："你出去买的？"

小小"嗯"了一声："冰箱里什么都没有，我又不知道订餐电话，就去社区会所里买了。"

他意外："脚好了？"

"只要不跑不跳不穿高跟鞋，走路基本没问题，我还在小区里面溜达了一圈呢。你这个小区高档是高档，可一点也不好玩，早晨冷冷清清没几个人，好不容易见到一个人吧，又摆出一副酷得不能再酷的样子，好像我欠了他十万银子似的，哪比得上秋姐那有人情味，同一个

小区里的人见面有说有笑。唉——”她叹一口气，“是不是你们有钱人都比较冷血？”

“你也是有钱人，而且比我更有钱。”他提醒。

“那不是我的钱。”小小低声嘀咕，端着牛奶慢慢喝，显然，她也不怎么喜欢西式早餐，除了牛奶，她没动过其他东西。

他笑一笑，不再和她争论，问：“你有什么事吗？”无事献殷勤，她特意去为他买早餐，当然不可能是因为对他芳心暗许。

“哦——”她略显窘态，掩饰地低头喝牛奶，“昨晚，那个，给你添麻烦了，谢谢你！”

他笑：“就这样？”

“昨晚的事，别告诉老爷子。”

他看着她，不说话。

“如果老爷子知道了，肯定会找沈……沈先生的麻烦。”她抬头回视他的眼睛，轻轻说，“都过去的事了，我不想再横生枝节。”

“好，”耿绍昀点头，端起杯子又喝一口牛奶，不由皱眉，牛奶里加多了糖，甜得发腻，放下杯子，他说，“以后别再喝酒了，一个女孩子，喝醉了不安全。”

“嗯！”她乖巧地答应。

“还有——”他顿一下，“做柳下惠不是那么轻松的事。”

小小“噗”一声笑了起来，晨光映照着她的侧影，唇红齿白，眼眸顾盼生辉，所谓明眸皓齿，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

自从这个友好的早晨后，他们的关系改善了许多，耿绍昀并不难相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对她和颜悦色，也肯耐心细致地教她。小小清楚这一切不过是看在她父亲的面子上，但还是很承他的情，即使万般不愿，也不好意思再辜负他的好意，终于肯认真学习。相处久了，他的魄力让她不得不服气，尤其欣赏他的处世态度，常在谈笑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当对手弃械投降后，他总是会给对方一条活路。“有些人，给他一条活路，就等于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而对于仇

敌，就一定要让他灰飞烟灭，永远不得翻身。”他是这样教她的，又告诉她，“一切都是你父亲教给我的，他才是最好的老师。”

“哦，哦，”小小忙不迭点头，又疑惑地说，“他怎么从不告诉我这些，就对我说，只要我快乐，做什么都可以。”

第48节：第7章 情愫初萌(6)

耿绍昀看着她笑，杜修宇会教别人，却不懂得教自己女儿，难怪女儿要给别人教。其实小小很聪明，学东西基本上一点即通，还能举一反三。他感慨："如果你肯全心全意认认真真学上两年，再用三年时间独自去历练，五年之后足以独当一面，杜世伯完全可以放心地把家业交到你手上。"

"我并不想要呀，背这么重的担子，一点也不自由，活得多累。"小小闷闷不乐，"老爷子说在他有生之年，要么让我嫁人，找一个能给我一世安乐的丈夫；要么让我学会执掌家业，总之他决不会让我有第三条路可走，我连放弃的权利都没有。"

"愚蠢！"耿绍昀第一次严厉地斥责她，"如果你真的放弃一切，变得一无所有，就会发觉更加没有自由，活得更累，你和你的后代，或许会因为你的不负责任，不得不在困窘中求生存，一生碌碌无为。"

小小不服气地反驳："不是都说逆境出人才吗？"

"骗人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顺境出人才，每十个成功的人里面，真正从逆境中成就事业的人至多只有一个，为了励志，世人就会不断地大肆宣传，让人产生逆境出人才的错觉。实际上，出身不同，很大程度上注定了命运的不同。你想想看，当一个人必须为一日三餐奔波时，他有多少资本与时间去开展事业？贫苦人家的子弟即使资质出众，能有多少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例外的人也有，但很少，而且付出的代价与艰辛是别人的十倍甚至百倍。"他看小小还是很不服气的样子，接着说，"举个例子吧，你钢琴弹得很好，很多女孩儿却不知道该怎么按琴键，是因为她们比你笨吗？当然不是，当你学钢琴时，寒门子弟连摸钢琴的机会都没有。再有，江雅秋、陈倩，她们现在哪一个能力不如你？付出再多的努力，却永远难以与你所拥有的相匹敌，这一切，不过是因为你命好，有一个好父亲！"

他说话很直接，不留一点情面，小小想了半天，找不出反驳的话，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这种话，隐隐觉得有道理，一时间却又难以接受，许久，她问："你想让我明白什么呢？"

"你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孩子了，既然不愿意选择你父亲安排的第一条路，嫁一个能让你继续活在玻璃城里的丈夫，就要学会自己面对一切，不要轻言放弃，别辜负你父亲为你打下的大好江山，不为自己想，也为子孙后代想想。"

小小托着脑袋思索，他太强悍了，几句话，让她多年来根深蒂固的观念开始动摇。

"初九那天，随我一起去为你父亲贺寿。"

"哦——"小小恍然大悟，"说一大堆话，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目的，阴险，太阴险了！"

耿绍昀笑："教了你这么多，让你答应一件事作为回报，不算过分吧。"

她挖苦："杜氏企业百分之二十的股权还不够啊？"

他不以为意："你父亲说，除非能说服你和我订婚，才会立刻把百分之二十的股权转让给我，否则，只能等到你执掌家业后。到那时，掌权的人是你，天知道有没有。"

"不给，坚决不给，"小小狠狠地说，"让你白忙乎一场，什么也得不到。"

"那可不一定，说不定到时候，你哭着喊着要嫁给我，我得现在就考虑一下要不要，免得事到临头，不小心伤了你脆弱的自尊心。"

没见过这么恬不知耻的人，小小正在咬牙切齿，他的双手忽然扶在了她的肩上，让她不得不正视他，"小小，"他认真地说，"我不清楚你们家的恩怨，或许杜世伯不是一个好男人，也不是一个好丈夫，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对你有过任何亏欠吗？"

小小沉默，年幼时，母亲远走，她在病中哭着要妈妈，是他彻夜不眠抱着她在寂静的长廊中来回走动，哄她入眠；噩梦纠缠的日子

里，每每从恐惧中惊醒，是他守候在床畔为她驱逐梦魇；21年的岁月，他为她遮风挡雨，是她生命中最强的依靠……最后，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没有，没有任何亏欠，作为一个父亲，他无可挑剔！”

第49节：第7章 情愫初萌(7)

耿绍昀最终把小小给说服了，下班后，陪她去买礼物，在商业街上漫无目的地逛了一大圈，一无所获。他叹息："做女儿做到你这种程度，真够可耻的，居然不知道自己父亲喜欢什么。"

"别光说我，你又好到哪里去？"小小反驳，"口口声声说敬老爷子如师如父，怎么就不见你准备礼物？"

"你怎么知道我没准备？"他懒洋洋地扫她两眼，"我早就为杜世伯准备了最好的礼物。"

小小一下子就来了兴趣："什么礼物，拿来看看？"

"饿了，先吃饭。"耿绍昀顾他而言，"吃完饭，陪你去定做一套晚装。"

"我跟你说礼物，你扯什么晚装。"

他上上下下仿佛把她看了个通透，才慢慢说："这份礼物不包装一下，还真送不出手。"

"哦——，哦——"小小指着他，恍然大悟，原来她就是那个"最好的礼物"，难怪费尽心机要说服她去贺寿，她愤愤不平："奸商，奸商……"两道熟悉的人影相互依偎着不经意闯入视野，她"咦"了一声，瞪大眼睛仔细张望，却无影无踪。

耿绍昀回过头，繁华的商业城里，灯火辉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怎么了？"

"我好像看见……"她困惑地摇摇头，"不对，肯定是我眼花了，她怎么可能和沈嘉恒在一起？"

"喂，"耿绍昀在她脑门上弹了一下，"我第一次陪女人逛街，你能不能给个面子，别老想着旧情人，我好歹是你的挂名未婚夫。"

"去、去、去，是哪个人啊，历任的、现任的情人一大堆。"小小狠狠推开他的手，无意中碰到了他腕上的手表，"哎呀，我想到

了。”她一把抓过他的手，仔细看腕上的手表，连连点头，“这个好，这个好，就你这个款式的，多少钱？”

她的手很软，纤细的指尖划过他掌心，如同有电流般，酥酥麻麻的感觉一直蔓延到了心底。他不太喜欢这种失控的感觉，抽回了手：“就要这个款式的？”

他手腕上的表是一款限量的PatekPhilippe手表，已经停产，在市面上根本就没有得卖。小小想了一下，说：“就要这个品牌的，款式不一定要完全一样。”结果耿绍昀陪她到PatekPhilippe手表专卖店选购了另一个款式，付账时，他很自然地拿出信用卡递给店员，她笑嘻嘻：“是不是你陪每届女朋友购物时，都习惯了主动付账？”

他敲她脑门一下：“帮你付钱，还说风凉话。”

“别敲脑袋，人都被你敲傻了。”小小揉着脑袋，“这钱算我向你借用的，以后还你。”

他斜睨她一眼，笑：“让你父亲帮你还？用你父亲的钱为你父亲买礼物，啧，比我这个奸商还会算计。”

“呃——”小小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她没有存款，凭她的工资一年不吃不喝也还不起这笔钱。看她说不出话，他笑得越发开心，小小不服气，“从我每月工资里扣还，分期还款，大不了生活艰苦一点。”

“利息怎么算？”

“利息？”小小气愤，“你这奸商，我都被你拿去当礼物了，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利息！”

他哈哈大笑：“请我吃饭吧，算做利息，便宜你了。”

说到吃饭，她也觉得饿了，说：“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吃饭，保证你没有去过，作为感谢，这顿饭你请。”

本就没打算让她掏钱请吃饭，耿绍昀顺水推舟答应了，小小带他左拐右拐，来到一个小胡同外，车子没法开进去，只好下来走。转一个弯，有一间独立的小瓦房，矮小的木门半掩着，里面静悄悄的，听

不到任何声音传出，门头只挂了一盏昏黄的小灯，连个招牌都没有。他不禁怀疑：“这种地方有什么好东西可吃的？”

小小推开门，回头对他招呼：“进来看看呀，又不会把你卖掉。”

进门是一个小厅堂，布置很简单，只摆了四五张桌子，收拾得还算干净。其中两张桌上已经有人在吃饭，看见他们进来，冲小小点头微笑一下，又继续安静地吃饭。一个中年女人走过来招呼他们，却没有给他们菜谱点菜，只问了几句口味上的偏好就走开了，耿绍昀更觉奇怪。“哎，我跟你说，”小小解释，“这里不需要自己点菜，老板会根据客人的口味及人数把菜色安排好。”

第50节：第7章 情愫初萌(8)

“这样也行？”

“当然行，大饭店吃的是品味和气派，真正的民间美食，却在这种小胡同里，保证你会满意。”

菜很快送上来，一共三个菜，松鼠鲑鱼、虾仁肉蓉酿胜瓜、肉骨茶浸鸡，看不出别致之处，吃入口中，才感觉味道鲜得让人通体舒坦，胃口大开。两个人都饿了，吃了不少，又尝了尝店主自酿的糯米酒，甘甜清香，酒精度数不高。小小很喜欢这个味道，就多喝了一些：“怎么样？”她托着腮，笑意盈盈，“比起那些贵得要命的地方，这里的小菜一点也不逊色吧？”

“那倒是，”他点头赞同，“别有风味，亏你连这种地方也找得到。”

“那有什么，这地方我们许多同事都知道，大家常一起来吃。”小小说，“我们平民百姓消费不起那些高档场所，自然会找到更实惠的地方，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他笑一笑，也不纠正她话里的语病，结账后走出小店，他说：“下次还有什么好地方，再带我一起去，我可以少收你一点利息。”

她嬉笑，有点耍赖的样子：“哎——别谈钱，谈钱伤感情！”昏的黄灯光照在她嫣红的脸庞上，水汪汪的大眼睛泛起粼粼波光，他看着她，微微出神。

“哎——看什么？”小小把手伸到他眼前晃了晃，靠近他神秘兮兮地低声问，“是不是我的美貌让你震惊？难道，你一直暗恋我？”

“是啊！”他打开车门让她先坐进去，自己绕过车头，坐进驾驶座启动车子，用一种玩笑的语气，“我对你一见钟情，再见倾心，不知不觉爱得死去活来，无法自拔。”

“真的？”她盯着他的脸，仔细察看他的神色，明亮的眼眸里仿佛闪烁着星芒。

察觉到她的不安，他眉头略微一拧，随即又笑：“假的！”一手熟练地打过方向盘，“我不是十七八岁的小男生，烈焰焚情这种东西早就不适合我了。”

“哦——”小小长长吁了一口气，忽尔悲愤地指责，“你这死奸商，欺骗我纯真的感情，让我纯洁无瑕的心灵蒙上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嘴上这么说，眼里却分明噙着如释重负的笑意。

耿绍昀冷冷地瞟她一眼：“你对我有过感情吗？虚伪！”

“喂，喂！”小小突然叫，“停车，停车——”

“别闹，”他不耐烦，“我开车的时候别胡闹。”

“我看见湘湘了，这回真的是湘湘！”路边的树荫里，一个长发少女伏在树干上，凄冷的灯光透过不甚茂密的枝叶斑驳地洒落在她单薄的身躯上，更显得孤苦无依，从她剧烈耸动的肩来看，她显然正在哭泣。

耿绍昀看见小小跑到那个少女身边，似乎在劝慰她。这个地方不能停车，他把车子开到她们身前，按下车窗玻璃：“有什么事上车再说吧。”

小小拉着顾湘湘上车，对前排的耿绍昀说了一句：“去明山疗养院。”又转过头安慰顾湘湘：“湘湘，既然医生说动手术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不动手术肯定没救，那你就让医生安排手术，医药费的事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

顾湘湘摇了摇头，大颗的泪珠滚落：“妈妈坚决不肯再接受治疗，她说不想拖累我。”

小小把纸巾递给她，轻握住她一只手：“湘湘，别急，总会有办法的。”

一路上，谁也没有再开口说话，耿绍昀从后视镜里看了顾湘湘一眼，很漂亮的一个女孩儿，柔柔弱弱，我见犹怜。

刚走进明山疗养院，一名护士迎面走来对顾湘湘说：“顾小姐，我正想打电话给你，你母亲……”没等她把话说完，顾湘湘已向母亲的病

房冲去。

小小站在原地，回过头看看身后的耿绍昀，有点难为情：“总裁，能不能借……”

他已经拿出一张金卡递到她手中：“需要多少钱你自己划账。”

小小笑逐颜开，一迭声说：“谢谢，谢谢！”

“不用谢，要还的。”

“行、行，我一定连本带利一起还给你。”话音未落，她已追着顾湘湘的身影跑去。

望着她飞快离去的背影，他忍不住交代一句：“快去快回，我在车上等你！”

第51节：第7章 情愫初萌(9)

“知道了。”她清脆地答应，回过头灿然一笑，很纯净的笑容，冲淡了医院里的惨白森冷。

小小跑进病房的时候，顾湘湘的母亲正在床上痛苦地抽搐，一个护士压制住她翻滚的身躯，另一个护士举着针筒进行静脉注射，干瘦的手臂青筋暴起，密密麻麻布满了针孔。“湘湘，湘湘，”她撕心裂肺地喊，如同濒死的野兽的哀嚎，“让我死，让我解脱呀！”顾湘湘伏在床沿，已经泣不成声，镇定剂注射过后好一阵子，她仍在痛苦地翻腾，冷汗和着泪水湿透了枕畔。

“怎么会这样？”顾湘湘慌乱地大声叫，“医生，医生，你快看看____”

大概见多了这种场合，医生显得很冷静：“顾小姐，多次注射镇定剂，你母亲的身体对药物已经产生抗体，止痛的效果不是很理想，但是，不能加大药剂量了，否则……”

顾湘湘再也说不出话，伸手紧紧抱住母亲，大滴的泪无声滚落。小小不忍再看下去，缓缓退出门外倚墙而立，痛楚的呻吟声一阵阵传入耳中，脸上痒痒的，有什么东西悄悄流下，她抬手抹过脸庞，手背上一片泪湿。折腾了半个多小时，里面的呻吟声渐渐低弱，直至平息，大概药物开始发挥作用了。小小听见医生说：“顾小姐，你母亲的情况不能再拖下去了，必须尽快动手术。”没有听见顾湘湘回答，长久的沉寂后，医生又说，“顾小姐，我先回办公室，你好好考虑一下。”

医生出来后，小小跟随他走进办公室：“医生，请问最快什么时候可以给六号房的病人动手术？”

“后天。”

“我现在就去交费，请您尽快安排手术。”

在医院的收款处等了十几分钟，长长一条医疗费用单据终于打印完毕，小小随意看了一眼，把金卡递过去，没等交到收费员手中，半

途伸出一只手截过金卡，小小侧过头去：“湘湘？”

白炽灯光下，顾湘湘冰冷的眼眸犹如刀锋，两指捏住卡举到小小眼前，因为太过用力，指尖泛白：“早就对你说过，我不需要你的怜悯！”她把卡狠狠扔向小小，转身就走。

“湘湘。”小小急忙拉住她的手臂，“我没有怜悯你，我只是不想看见阿姨这么痛苦。”

“够了，我们家的事，不需要你管！”顾湘湘几近失控地大吼，猛然一甩手，小小一个趔趄，向后摔去，没有摔倒在地上，后面有人及时扶住了她。顾湘湘看向她身后，冷静下来，叫：“总裁！”

耿绍昀淡漠的眼光扫过顾湘湘，俯身捡起金卡，对小小说：“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他看起来温和平静，却霸道地不容小小抗拒，抓起她的手腕，强行把她带出医院。

临上车之际，小小用力挣脱他的手：“不行，我不能不管湘湘和阿姨。”

耿绍昀面露愠色，两手紧握住她的双肩：“你听着，你不是圣母，不需表现得这么伟大和博爱，受恩的人已经高姿态拒绝了你的恩惠，施恩的人更没有必要这样低姿态地求着别人接受，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管她的事！”

“不，我做不到。”小小倔犟地仰起头，“湘湘自尊心太强，宁可独自受苦，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是我用错了方法。我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不让她感觉到被施舍的屈辱。总裁，我知道你很聪明，请你想个办法，在不伤害湘湘自尊的前提下，帮帮她。”

耿绍昀松开手退后几步，点燃起一支烟，漠然说：“先给个理由，我为什么要帮助她？”

“湘湘是胜天的员工。”

“她出卖劳动力，胜天给钱，很公平的交易，我不欠她什么。”

“湘湘很可怜。”

“这世上可怜的人多得是，我只一个生意人，也就是你口中所说的奸商，不是慈善家。”

小小沉默片刻，说：“我与湘湘是大学同学，你不知道她在学校里有多出色，不像我，懒得要命，天天就会混日子。有一次，我去她家蹭饭吃，见到当时还没有生病的顾阿姨，我以为看见了妈妈，真难以相信，非亲非故的两个人，居然会相像到这种地步。”她从钱包里抽出两张照片递给耿绍昀，一张是小小与顾湘湘母女的合影，另一张照片是年幼的小小与她母亲的合影。小小的母亲与顾湘湘的母亲竟如孪生姐妹般，惊人地相似，唯一的不同之处只有眼睛，小小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显然遗传自母亲。她轻轻叹了一口气，“从那以后，我常常去湘湘家中，顾阿姨对我很好，就像妈妈一样温柔可亲。后来，她病成这个样，我想见她，又怕见她，见她在痛苦中煎熬，我就很难过。我帮助湘湘，不是因为我伟大博爱，更不是在施恩，而是为了让自己好受一点。”

第52节：第7章 情愫初萌(10)

耿绍昀掐灭烟蒂，抬手轻柔地把她被夜风吹得散乱的发丝拂向脑后，“这事交给我，不要再烦恼了。”

她惊喜地看他：“你答应帮我了吗？”

“在这里等我。”他向医院大门走去，又不放心地回过头，像哄孩子般，“乖乖地听话。”

病房里死一般的寂静，顾湘湘坐在床畔，出神地望着昏睡中的母亲，相依为命这么多年，以后的路难道真的只能她一个人独自走下去？门口传来“笃笃”的敲门声，回过头，暗淡的光线里，耿绍昀挺拔的身影如刀刻般，凌厉得让人惊慑。她站起身招呼：“总裁。”

他走近她，递过一张支票。顾湘湘没有伸手接：“是小小让您送过来的？”

“顾小姐，为成全你所谓的自尊心，宁可让你母亲在非人的折磨中凄惨地等待死亡，你不觉得太过自私与可悲了吗？无论怎样，生存总是第一位的，先活下去，才能谈及其他。”他放下支票，转身向外走去，“30万，买小小一个安心，怎么处理，你自己决定。”

小小倚靠着车身，仰望天际朦胧的弯月，心底隐隐觉得不安。耿绍昀的身影出现在医院门口，她向前冲过去，又停下，望着逐渐走近的耿绍昀，担忧地问：“怎么样，湘湘怎么说？”

耿绍昀拍拍她的肩：“30万，刚好够给顾小姐的母亲做手术，她已经收下了。”

小小半信半疑：“就这样，她肯收下？”

“是呀，”他拉着小小上车，“我告诉她，以后从她的薪水里扣回，她就收下了。”

小小笑逐颜开：“还是你有办法。”

他看她一眼，正色道：“有句话或许你不愿意听，可我还是希望你记住，以后离顾湘湘远一点。”

“啊？”

“这个女孩儿怨气太重，不会是你的益友。”

小小垂眸，半晌，抬头笑一笑：“我活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中，有时尚且难免有怨气，何况湘湘，生活这么的艰难……”

耿绍昀又看了她一眼，摇了摇头，却什么也没有说，一踩油门，车子绝尘而去。

顾湘湘两指夹起面前的支票轻轻扬一扬，薄薄一张纸，却重若千斤，压得她喘不过气。思索了许久，她拿着支票向医院大门冲去，只看见车辆飞驰远去后的烟尘。支票在手心中被捏成了一团，她抱紧双肩，慢慢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单薄的身躯如秋风中萧瑟的枯叶，不停颤抖。她把皱成一团的支票又展开，一点一点抚平，眼泪终于落了下来，本是同根生，凭什么一个是掌心中的明珠，高高捧在云端上；一个是路边的泥石，低贱任人践踏，不甘心，真的不甘心！

一双锃亮的皮鞋无声地出现在眼前，她慢慢仰起头，泪眼蒙■里，他清俊的眉目模糊如远山的素描。“我答应你，”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帮你做！”

他俯身扶起她，温热的手拭去她脸上纵横交错的泪痕，醇厚的声音依然温柔悦耳：“我们才是同类，不是吗？”

第53节：第8章 患难生情(1)

第8章 患难生情

距离杜修宇五十大寿的日子还有三天，耿绍昀就带着小小出发了，他们乘坐的是一架GlobalExpressXRS私人长程喷射机，机师、厨师及机舱服务员一应俱全，乘客只有他们二人。小小坐上飞机四处张望了一下，笑："老爷子也有一架这样的私人飞机，在某些方面，你们还真相似，难怪他这么喜欢你。"

"你应该叫他爸爸，"耿绍昀打开笔记本电脑准备处理公务，口中随意说，"送他再贵重的礼物，也抵不过你诚心诚意地叫一声爸爸。"没有听见小小的回答，他也没怎么在意，一旦全神贯注投入工作，难免会忽略身边的人。时间不知不觉过去，直到晚餐时间，他处理完手上的公务，才察觉到整整一个下午，小小居然没有再说一句话，不由转头看了她一眼，她坐在机舱尾端望着窗外出神，神情黯然。相处已有一些时日，她大多数时间开朗明净，鲜有这种神情。

"怎么了？"他走到她身旁坐下，"是不是觉得很闷？"

"我已经近一年多没见过他，"她回过头，轻轻叹一口气，"一见面就吵架，他烦，我也烦。"

耿绍昀笑而无语，虽然是父女，却天生相克，也只有她，才能让杜修宇这么的容忍和无奈！

"妈妈去世这么多年，我也知道他很寂寞，如果安安稳稳找个伴，我没有什么意见，偏偏他三天两头换女人，有些女人年龄和我差不多，当他女儿都行，真恶心。"

他不以为然："只要那些女人愿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嗯，我倒忘了，你们是同类。"小小瞟他一眼，不知为什么，就想气他一气，刻薄地挖苦，"欠下这么多风流债，小心哪天牡丹花下死。"

他却不生气，神情自若：“任何关系都是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的，没有丝毫欺骗和强迫。任何东西都有价，我给出了合理的价格，对方可以不接受，自愿接受了，就不存在谁欠谁的问题。”

“怎么一切到了你口中，就成了交易，做你的妻子真可怜。”小小不赞同地摇摇头，“幸好我不爱你，也不会嫁给你！”

耿绍昀沉默地望向窗外，轻盈的云朵飘过，洁白柔软，让人忍不住想去触摸，近在眼前，却可望而不可即。

用过晚餐，天色已完全暗下去，小小靠着坐椅，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耿绍昀闲聊，渐渐困倦地打盹，蒙蒙■■间知道自己脑袋枕在了耿绍昀的肩上，却懒洋洋地不想动，半睡半醒间，听见他说：“小小，小小，如果……”

“别吵，别吵，”她含糊咕哝，“睡觉……”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帮她把坐椅调整成舒适的睡床后，起身离开。

半夜，小小在飞机剧烈的颠簸中惊醒，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耿绍昀凝重的神色，她问：“出什么事了？”

“飞机遇上雷雨云了，”他迅速调正坐椅，帮她穿好防撞救生衣，系紧安全带，“可能要紧急迫降，你听我的指挥，要保持清醒。”

窗外浓重的夜色仿佛狰狞的猛兽，随时会破窗而入吞噬一切，小小似乎听见夜风凄厉的呼啸声，手心不住地冒出冷汗。耿绍昀握住她颤抖的手：“别怕，我会在你身边。”

他沉稳的声音有一种安定人心的作用，她的恐惧平复了些许，惶然问：“我们、我们会失散吗？”

他解下领带，一端绑在她的手腕上，另一端绑住自己的手腕：“无论生死，我们都会在一起。”她望着他，眼泪止不住地落下来。他用力拥抱她一下，故意用轻松的语气嬉笑，“如果我们大难不死，就是姻缘天注定，你一定得嫁给我。”此时此刻他居然还有心思惦记这件事，她

噙着眼泪“哧哧”地笑，突然觉得只要在他身边，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事了。

他拉着她弯下腰，两脚前伸紧贴地板，保持最稳定的安全姿势。飞机开始下坠，轰响撞地的一瞬间，他飞速解开安全带系扣，拉着她猛然冲向机舱尾部朝着外界的裂口，赶在油箱爆炸之前逃出飞机残骸。没跑多远，轰鸣的爆炸声响起，一股热浪向他们冲击过来，两人的身躯如飘零的落叶，被掀起飞向半空。耿绍昀下意识地把小小紧紧抱在怀中，向后飞过一段距离，他重重摔落在地上，剧烈的痛楚排山倒海般袭来，顿时失去了知觉。小小大半个身躯落在他的身上，自始至终，他都没有松开过紧抱着她的那双手。

不知过了多久，耿绍昀从昏迷中醒来，周身依然痛楚难忍，仿佛动一下，全身的骨头就会散架。他努力睁大眼，除了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四周一片静谧，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感受不到任何生的气息：“小小！”他仓皇坐起大声喊，喉底发出的声音却粗哑低沉。

“总裁，别担心，我在这里。”她温软的小手放入他的掌心。

他握住她的手，焦躁的心慢慢安定下来：“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我？”她顿一下，“没事，我们安全了，对不对？”

“对，安全了！”他叹息，果然是大难不死，也不知道有没有后福，“其他人呢？”

“我没看见他们，应该也没事，可能只是暂时和我们失散了，哎呀——”她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他焦急地问：“什么事，是不是你受伤了？”

第54节：第8章 患难生情(2)

“你的右腿在流血。”她从他的掌中抽出自己的手，小心地卷起他的裤脚，“还好是外伤，没有伤到筋骨，算得上是不幸中的万幸。”她解下系在颈项间的纱巾，“我先用纱巾帮你包扎止血。”

确定她没有受伤，他松了一口气，隐隐地，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儿，问：“天还没有亮，你怎么看得见？”

小小惊愕，半晌，缓缓伸出一只手到他眼前晃了晃，他没有任何反应。不同寻常的沉默，让他不安：“怎么了？”她没有回答，仔细看了看他的眼睛，虽然不再锋锐慑人，但明亮如昔，没有什么异常，手轻轻抚过他的眼睛朝着后脑摸去，指尖碰到了一个大肿包。一股钻心的痛令他忍不住叫出了声，不安的感觉愈加强烈：“我的眼睛，是不是……”

“总裁，”她握紧他的手，竭力让自己保持冷静，“你冷静一点，听我说完，你的后脑勺有一个大肿包，我以前听绍谦说过，后脑受伤淤血，血块压迫视神经，会造成暂时性失明，等血块消散后，视力就会恢复……”后面的话，她说了些什么，他没有听进去，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紧紧攫住胸口，他闭眼重新躺下，也许是一场梦而已，一觉醒来，一切都会好！

相处这么久，一直是他照顾她，现在换过来，该由她好好照顾他一次。小小细心地为耿绍昀包扎好腿部的伤口，又脱下松软的救生衣让他枕在上面。飞机紧急迫降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她站起身四处张望了好一阵子，四周只有一丛丛灌木和参差的树林，不见一点人烟的迹象。“我去飞机残骸那边看看能不能找到水和吃的东西，你等我一会儿。”走了几步，她又不放心地回头，“我很快就会回来，你等我呀！”他一言不发，听着细碎的脚步远去，四周又陷入一片寂静中，静得叫人发慌。活过27年，第一次体会到恐惧的感觉，即使在六年前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也只是绝望但并不感到害怕。

只过了一会儿，小小果然又匆匆跑回来，气喘吁吁：“什么都没有了，附近有一个水潭，找不到盛水的东西，我就用树叶托了一点水回来，你先润润喉，不够我再去盛。”树叶的边缘凑近他干裂的唇，他固执地把这一切当做是一场梦，一动不动，凉凉的水滴沿着唇畔洒落。“总裁——”她喊，一滴温热的水珠打在他脸上，似乎是泪。

他终于再次睁开眼，眼前仍然一片黑暗：“小小？”

“水全部洒光了。”她哽咽一下，“我再去盛。”

“我和你一起去。”他手撑在地面上坐起，曲膝准备站起来，右腿刚一使力，剧烈的疼痛令他几乎昏厥，无力地委顿在地上。

“总裁，你别动，别动——”小小惊慌地叫。

手沿着膝盖摸下去，右小腿疼痛处有黏稠的液体大量涌出，他闻到了刺鼻的血腥味，似乎瞬间跌入暗无天日的冰窖里，森森寒意席卷而来，又残又瞎，他宁可自己已经死去。“你走吧，”他颓然躺下，“去找其他人，寻一条出路，没有我这个拖累，你们生存的机会多出许多。”大半天，他没有听见任何回音，“走吧，我不是在对你说客套话，这种情况下，活一个就赚一个，记住了，生存才是第一的，其他的不用顾及太多。”

一只手轻柔地绕住他的颈项，她俯身把头靠在他的肩上：“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你叫我别怕，我就听你的话，不害怕，可是，现在你却撑不下去了，我一个人该怎么办……”声音凝滞在喉底，她再也说不出话。

他听见微弱的抽泣声，抬手摸索着抚上她的脸庞，触手一片湿润：“你哭了？”

“没有。”她倔犟地摇头，柔软的头发轻轻刷过他的脸庞，清香沁入鼻端。轻抚她的长发，温情一点一点从冰冷的心底浮起，酸涩而温柔。“别哭，”他说，“我会撑下去！”

耿绍昀无法走动，小小陪在他身旁，从早到晚，整整一天，两人只喝了一点水解渴。夜幕降临后，冷风四起，又冷又饿的两个人偎依

在一起取暖。“你说，”小小打一个哈欠，很不确定地问，“会有人找到我们吗？”她的手机落在飞机上，他的手机虽然还在，在这个地方却一点信号也没有，他们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

第55节：第8章 患难生情(3)

“会，”他感觉到怀中的小小打了一个寒战，把她搂得更紧一点，“我的手机装有全球定位追踪器，很快会有人找到我们。”

“可是，你确定外面的人已经知道我们遇上空难？”

“傻瓜，机师在紧急迫降前，会先与地面取得联系，这是常识。”

“哦！”她的神思渐渐模糊，“睡吧，说不定醒了，就得救了。”

“小小，小小——”他轻拍她的脸，“快醒来，现在不能睡。”

“好，好，不睡。”她有气无力地敷衍。

一旦睡着了，也许就再也不能醒来，他努力寻找话题让她保持清醒：“你的小名为什么叫小小？”

“我出生的时候很小，小得像只饿猫，妈妈就为我取了一个小名，叫小小。她说姓名是父母送给儿女一生的礼物，她送个小名给我，大名让爸爸送给我，爸爸就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惜若，就是珍惜云若的意思……”说起父母，小小清醒了一些，“哎——再怎么珍惜，也不过如此！”

“也许，他有他的苦衷，小小，杜世伯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你不该再怨他。”

小小叹一口气：“算了，说说你吧，老爷子到底做了什么，值得你忠心耿耿、不遗余力地为他做事？”

“杜世伯是个值得尊敬的人，他对我有恩。”

小小等了半天，没听见他继续说下去，问：“完了？”

“嗯，完了。”

她“嗤”一声，毛茸茸的脑袋在他怀里蹭了蹭，找到个舒适的位置：“没意思，睡觉！”

“别睡，别睡。”他无可奈何，“你想听什么，我说给你听就是了。”

“我怎么好像有一种逼良为娼的感觉？”

他失声笑："你还真会形容。"他对她讲起六年前那段艰难的日子，那时他的年龄与现在的她差不多，正在美国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因为耿家大少爷的身份，之前一直过着顺风顺水的日子，他以为生活理当如此。父亲意外去世，胜天集团风雨飘摇，许多所谓的亲朋世交纷纷趁机落井下石，想分一杯胜天集团的残羹，他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世态炎凉，名利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走投无路之际，母亲带着他们两兄弟回娘家沈氏家族求援。沈家当时的当家人沈漓有三子一女，母亲是他唯一的女儿，她以为自小对她疼爱有加的父亲一定会施以援手。不料沈漓一口拒绝："沈家不可能为了耿家而受到拖累，实在撑不过，就放弃胜天，你们是我的女儿外孙，耿家垮了，沈家无论如何总会给你们母子三人一个安身立命之所。"听完这样一番话，他当即带着母亲和弟弟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沈家。

"沈家毕竟是耿夫人的娘家，这么多亲人，难道就没有一个人为你们说句话吗？"

"有，只有嘉恒，他求外公和大舅看在我母亲的分上帮助耿家，却被外公叱责为妇人之仁。"

"哦！"她显然不愿意再提起沈嘉恒，又把话题转回去，"后来呢，老爷子帮了你吗？"

"是啊，"他说，"眼睁睁看着家业被仇人吞噬，却束手无策、求助无门，那种感觉，你不知道有多难受，当时我连杀人的心都有。最绝望无助的时候，亲人、世交、朋友，或是落井下石，或是袖手旁观，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却施以援手。杜世伯不仅提供了庞大的资金支援，并教会我如何谋略与处世。"

自己的父亲，自己当然最清楚不过，她笑："你不用这么感激老爷子，他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帮助一个人，尤其是没有利用价值的人。"

"我知道，杜世伯坦诚地告诉过我，一切只是为了投资。所以，他随时有权索取投资后的回报，我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小小沉默片刻，问：“如果，我没有杜惜若这个身份，仅仅只是苏小小，你大概看都不会多看我一眼吧？”

耿绍昀没有说话，人不是神，很多事情决定得了开始，却控制不了结果，他需要思索一下，才能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她突然抓起他的手狠狠咬一口：“我恨死你了！”

第56节：第8章 患难生情(4)

熬到下半夜，再也坚持不住，两个人相继昏睡过去。浑浑然不清楚到底过了多长时间，耿绍昀听见有人在低声交谈。“小小——”他喃喃喊，交谈的声音戛然而止，“小小——”他提高声音，马上清醒过来，睁眼看见两张熟悉的脸庞，他霍然坐起：“小小，小小怎么样？”

耿绍谦惊喜地盯着兄长，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过了一会儿，反而向门外跑去：“医生，医生——”

耿绍昀把目光转向一旁同样惊喜交加的江雅秋：“江小姐，小小呢？”

江雅秋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总裁，小小说您的眼睛……”她又指了指自己，“您能看见我？”

耿绍昀环顾四周，自已在一间病房内，阳光从窗外射入房中，照着洁白的墙面，是久违了的光明，失而复得的喜悦从胸口满满溢出，心里惦记着小小，他又问：“小小还好吗？”

耿绍谦正带着医生走进来，听见兄长的话，咧着嘴笑：“怎么你们两个都一样，醒过来第一句话就问对方好不好，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心有灵犀？”

从绍谦的话中，耿绍昀听出小小也安然无恙，心情愉悦，就不计较他话中的戏谑：“我去看看她。”

“总裁，”江雅秋阻止，“小小只比您早半个小时醒来，刚做完检查，现在可能正在和杜先生说话。您还是先让医生做个全面检查，等一会儿再去看她吧。”

“就是，就是。”耿绍谦急忙附和，“你们都昏迷了两天两夜，总得收拾收拾，吃点东西再见面。”

“两天两夜？”耿绍昀看着江雅秋，“杜世伯也来了？”

“女儿出了这么大的事，做父亲的能不来吗？”绍谦抢着说，“嘿，没想到小小有这么大的来头，平日里抠得要命，经常‘恶毒地’敲诈

我。”

耿绍昀瞥他一眼，绍谦立刻乖乖地闭上嘴。没有他多嘴，房间清静了许多，耿绍昀一边让医生做检查，一边听江雅秋条理清晰地汇报情况：“杜先生得知你们空难的消息后，立即带人乘专机飞来，我怕耿夫人知道您遇上空难的事又犯病，就只通知了绍谦。凭着追踪器的信号找到你们的时间是飞机失事的第二天凌晨四点，当时您和小小已经昏迷，伤口发炎加上受了风寒，你们都在高烧中。”

“伤口发炎？”耿绍昀疑惑，“小小也受伤了吗？”

“您不知道？”江雅秋很诧异，“小小左手腕骨折，虽然不是很严重，恢复好也不会影响日后的行动，但依当时的情况来说，应该非常的痛。”

左手腕骨折，耿绍昀闭上眼，仿佛听见她轻柔的声音：我，没事！那样的痛楚中，她却对他说得如此轻松，拖着一只骨折的手，为他包扎伤口，为他盛水解渴……他当时居然没有察觉出她行动的迟缓与艰难，这个女人，该怎么说才好？他只觉得眼眶在微微地发热。

医生检查完毕，宣布一切情况都好，绍谦和江雅秋才放下心。“大哥，你饿不饿，想吃点什么？”绍谦问。

耿绍昀摇摇头，准备下床：“我想去看看小小。”

“绍昀，你还是先吃东西吧，小小也饿了，正在吃东西。”一个挺拔的身形出现在门口，沉稳的声音如同微风掠过，从容安宁，有一种让人折服的气度，“那孩子，不让她吃饱，根本就不会有心情跟你说话。”碎金般的阳光从后面洒下，他周身散发出淡淡的光华，虽然不再年轻，岁月却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脸庞上的每一道线条仿佛是用刀锋精心雕刻，凌厉却相当的漂亮。小小有一张与他相似的脸庞，但是，一个至柔，一个至刚。

江雅秋与绍谦同时向他招呼：“杜先生。”

“嗯。”杜修宇点头，缓步走进房中，“雅秋，他们两天没吃东西，应该吃清淡些，让人再准备一份刚才为小小准备的食物。”

“是！”江雅秋点头迅速离去。

“绍谦，你去休息吧，”他对绍谦和煦地笑，“守了两天，也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好的，我这就去。”绍谦回头向耿绍昀招呼一声，“大哥，我先去休息一下。”很快也走出病房，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听话。

第57节：第8章 患难生情(5)

杜修宇走到床前："小小都对我说了，你肯用生命去保护她，很好，我总算没有看错人。"

"杜世伯，我很抱歉，小小的手……"

"那不是你的错。"杜修宇摆了摆手，"或许不用多久，你该对我换一种称呼了。"

耿绍昀知道他的意思，笑一笑，有点无奈："小小有自己的思想，我们不能逼她。"

"是她亲口答应的！"

"什么？！"耿绍昀意外，仿佛隐隐窥见幸福的光芒，却又不敢进一步碰触，唯恐一碰就破灭。

"小小亲口告诉我，愿意和你订婚，就在刚才，你隔壁的病房里。"杜修宇微笑，"我很高兴，五十大寿的庆典举办不了，却可以为你们举行一个隆重的订婚仪式。"

似乎有什么在心中"砰"的一下炸开，喜不自禁到失却了平日的沉稳，急于寻找分享的人，他三下两下把江雅秋送来的食物咽下："杜世伯，我去看看小小。"

"去吧！"杜修宇明朗地笑，"她也该吃饱了。"目送耿绍昀急切离去的背影，他习惯性地摸了摸鼻梁，自言自语，"这个臭小子！"

"怎么了，宇哥？"赵晓峰从窗外探出头，笑嘻嘻地问道，"这可是你千挑万选，选出来的女婿，又不满意？"

杜修宇感慨："自己辛辛苦苦养这么大的女儿，一转眼就被别人给带走了，真不甘心哪！"

"那也没办法，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愁。"赵晓峰哈哈笑，"人家都说婆婆和儿媳是天生的情敌，没想到老丈人和女婿也会是情敌。"

“别光说我。”杜修宇瞟他一眼，“你家也有一个不中留的，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便宜了哪个臭小子。”

想起家中宝贝女儿赵彤，赵晓峰有所感触地点头，“嗯，还真是臭小子！”

小小坐在窗台上晒太阳，让暖暖的阳光把几天的霉气全部驱走。她仔细研究面前的绿色盆景，从小喜欢摆弄花花草草，向家中园丁学过不少关于植物的知识，却叫不出这盆植物的名字。听到有人走进房间，她回过头，看见腿上打着绷带、手里拄着拐杖的耿绍昀，再也没有平日玉树临风的潇洒，愣愣地瞪他半晌，终于“哧”一声笑起来。“真丑！”她举了举自己打着石膏的左手，“我也一样。”

他看着她微微地笑，却不说话，劫后余生，再见面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两人都觉得喜悦，反倒不知道说些什么了。她略略转过脸向着窗外，阳光照在她的侧面，雪白的脸泛起淡淡红晕：“你坐下，腿不方便，别老站着。”

他到她身旁坐下，看她莹白的手轻抚过盆景宽大的绿叶，手指纤长光洁，上面没有一点装饰：“你喜欢哪一种风格的戒指？”他牵起她的右手，略有些粗糙的指腹轻轻摩挲着她食指的指背，“等离开这里，我就找设计师来专门设计一款订婚戒指。”

小小沉默，半晌，慢慢抽回手：“订婚的事，你别太认真，敷衍一下老爷子就好。”

耿绍昀抬眼看着她。

“老爷子说，必须等我们订婚后，才能把杜氏百分之二十的股权送给你，你以前说过你想要那百分之二十的股权。为了救我，你都伤成这样了，我实在没有什么可感谢你的，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一件了……”

他不记得自己是否说过那样的话，杜氏百分之二十的股权意味着什么，他很清楚，曾经迫切希望得到的东西，现在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却感觉不到半分喜悦。窗外春光灿烂，枝头已初绽绿芽，鸟儿的

啼叫声让他心烦："你答应订婚，只是为了让我得到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嗯，就这样。"她望着窗外一座精致假山上的淙淙流水，"除了这个，还能有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他问，"我是真心实意地想娶你？"

"你想娶的是杜惜若。"她背对着他，他无法看见她的表情，"我问过你的。"

如果，我没有杜惜若这个身份，仅仅只是苏小小，你大概看都不会多看我一眼吧？她是问过他。生死关头，他什么也没说，现在再作解释，似乎成了一种矫情！

她回过头，轻松地笑，明亮的眼眸依然清澈："做个约定吧，我们先订婚，以后任何一方找到真心相爱的人，就无条件解除婚约。"

真心相爱的人，他记起她说过，她永远不会爱上他这种人，即使嫁给他，也永远不会爱他！明媚的阳光下，假山在地面投射出一个浓重的阴影，那块石头仿佛压在了胸口，沉甸甸地透不过气，十分难受，他却微笑着说："好！"

第58节：第9章 以心换心(1)

第9章 以心换心

依照杜修宇的安排，耿绍昀和小小被接到旧金山养伤，等他们康复后，将举行一个隆重的订婚仪式。杜修宇、赵晓峰、傅传玉三个人是相交二十多年共同打天下的兄妹，曾经在江湖上被称为“铁三角”。让傅传玉亲自去接耿家夫人沈韵心来参加订婚仪式，足以说明杜修宇对两家联姻的重视。坐在杜氏私家飞机里，沈韵心望着窗外飘浮的白云，思绪如这茫茫云朵，风吹过，飘飘忽忽远去千里。多少年了？28年前，年少的沈韵心娇艳如春花，年少的苏云若清新如朝露，年少的王雪蓉优雅如诗，她们是最好的姐妹，并约定要做一生的姐妹。如今，曾经是她大嫂的王雪蓉早已香消玉殒，苏云若自杀身亡，唯有她还活着，也守寡多年。

“耿夫人，”傅传玉坐在她对面，“惜若虽然出身显赫，却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会是个好儿媳。”

沈韵心勉强笑笑：“我见过杜小姐的。”难怪初次见面时，总觉得那个女孩儿眼熟，她有着与杜修宇相似的容貌，与苏云若一模一样的眼睛，她是杜修宇和苏云若的女儿。

傅传玉看她脸色不太好：“耿夫人，您是不是累了？休息一下吧，我就不打扰您了。”

沈韵心点点头，把坐椅调整成床位躺下，的确感到疲倦，儿子遇到空难，她最晚一个知道；儿子要订婚，不必征求她的意见，直接通知即可。抬手遮挡住眼前的光线，28年，她已经老了，却还清晰地记得初次见到杜修宇的情形，他骑着一辆黑色摩托车从太阳的金光里闯入她的视野，在爱做梦的年龄里，她曾不止一次想象，她的王子骑着白马在金色阳光里翩然而至。他丝毫没有王子的翩翩风度，只有强盗般的野蛮，凶狠地拉住苏云若的手：“跟我走！”云若不停地掉眼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情急之下，她扑上前用力捶打他的手：“你怎么可

以当街抢人，放开云若！”他哈哈大笑，好看的剑眉飞扬，“这个小妹妹真有趣。”后来，她常常见到他，他大大咧咧地叫她小妹妹，亲昵地叫云若傻丫头。

云若爱他，他也爱云若，她却迷上了他。那时她已经有门当户对的未婚夫，同所有的世家子弟一样，耿家少爷风度翩翩，气宇轩昂，虽然是家族联姻，她不觉得有什么不好。一切在一次绑架事件后发生了改变，她是富家千金，被人绑架勒索没什么奇怪，当时和她在一起的云若受到牵连，惊恐中没等到前来营救的家人，却在晨曦最初的一缕光芒里等来浑身浴血的杜修宇，他紧紧抱住云若：“傻丫头，没事了，我在这里！”她怔怔地看着他们，他对着她灿然一笑：“小妹妹，没被吓坏吧？”担惊受怕一整夜，就因为一个温暖的笑容，她着了魔一样，无可救药地迷恋上这个张狂霸道、桀骜不驯的混混。她甚至忘了他是云若的爱人，忘了云若是她最好的姐妹。她有不亚于云若的容颜，有远胜于云若的家世，结果，自以为是飞蛾扑火的悲壮情怀，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

飞机抵达旧金山，耿绍昀兄弟没有来接机，傅传玉解释：“宇哥想给耿家二位少爷和惜若一个惊喜，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希望耿夫人别介意。”

沈韵心回头正视傅传玉：“是不是在见到晚辈们之前，杜先生有话要交代？”

傅传玉文雅地微笑：“耿夫人，如果您不嫌弃，就请在我的别墅里居住几天，可以吗？那里环境很好，希望您会喜欢。”虽然是询问，实际上是已经决定了的事，如此霸道，的确是杜修宇的作风。

沈韵心在傅传玉的别墅安顿好，刚略作休整，傅传玉就来找她：“耿夫人，宇哥邀请您喝下午茶。”

第59节：第9章 以心换心(2)

下午茶的地点在别墅后花园的露天草坪上，满园的郁金香开得正盛，云若是花农的女儿，她最喜欢的花就是郁金香。杜修宇正在和赵晓峰闲聊，看见沈韵心，他从座位上站起身："耿夫人，辛苦了！"礼貌地邀请她坐下，并亲手为她倒上一杯红茶，"这些茶点都是现做的，请随意尝尝。"一言一行优雅高贵，风度好得无可挑剔。

沈韵心恍然，什么时候开始，昔日张狂桀骜的少年变成了优雅的绅士？以前的他从来不是一个优雅的人，更不会讲究绅士风度。他不喝茶，只喝啤酒，一罐接一罐地喝，却从不会醉；他带云若去吃消夜，她和雪蓉也跟着去，他会在吃虾的时候，小心地为云若剥虾壳；会在吃云吞面的时候，把云若爱吃的云吞挑给她，自己吃面；却从来不会关注她们，偶尔想起，就懒洋洋招呼一声："小妹妹多吃点哦。"他不同于她平日里所接触的那些世家子弟，无论在什么场合，永远不会冷落女士；他的眼里，能看见的只有他心爱的女人。

"耿夫人，耿夫人——"沈韵心回过神，听见杜修宇客气地说，"小小是我唯一的女儿，以后做了耿家的儿媳，还请耿夫人多多包容。"

"为什么是绍昀？"沈韵心问，"你不知道他是我儿子吗？"

杜修宇讶然扬眉："最初帮助绍昀的时候，是因为我欣赏他，后来发觉他是做女婿的最佳人选，仅此而已，这和他是谁的儿子有什么关系？而且，绍昀很愿意娶小小，不是吗？"

沈韵心鼓起勇气："耿家已经足够富有，不需要一场联姻来拓展家业。"

杜修宇意外地怔了一下，旋即微笑："耿夫人，这话我可不爱听呢！"含笑的眼眸里闪烁着冷峻的锋芒，温暖的阳光下，她觉得寒意袭人。许多年前，他也曾这样微笑，她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笑得如此好看的时候，能说出伤人伤到刻骨铭心的话："你怎么就这么的下贱！"是呵，她下贱，因为她喜欢他，当她鼓起勇气对他表白后，只换

来无情的一句话。从此，他对她视若无睹，也许云若也知道了，虽然从来没有对她说过什么，但渐渐开始疏远她。

“小小要嫁的人是绍昀，不是耿夫人，如果耿夫人觉得无法容忍小小，那么，请你先去说服你的儿子。”杜修宇站起来略一欠身，优雅从容地笑，“我有事先走一步，传玉，你陪耿夫人四处游玩参观一下。”

看着他远去的挺拔背影，她紧握的手刺得掌心生痛，28年前，他给予她的羞辱，她只能无声承受；28年后，他的女儿要嫁给她的儿子，她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她永远只是一个可怜的输家！

“宇哥，”赵晓峰跟在杜修宇身后，“她不怎么喜欢小小，你不怕小小嫁入耿家后受委屈？”

杜修宇停下脚步，转身遥遥望一眼那个静坐不动的身影：“我认为，做一个孝子和做一个好丈夫并没有矛盾，如果耿绍昀是一个连老婆都保护不了的废物，我当初就不会选中他。何况——”他笑一笑，神情柔和了许多，“小小这孩子像她母亲，善良但并不软弱。”

尽管小小一再强调只需要把杜修宇敷衍过去即可，耿绍昀依然找来Tiffany名设计师专门设计了一枚订婚戒指。在众人瞩目的庆典上，他把订婚戒指戴在她的中指上，仿佛从此真的约定了一生。看他郑重其事的样子，小小不由抿唇轻笑，她化着极其精致的容妆，一笑之下，容光潋滟。他低下头，温润的吻如羽毛般轻柔划过她的脸庞，在她失神的刹那间，他已经牵起她的手滑入舞池，带着她在舞池中央娴熟地回旋。小小脸颊微微发烫，仰起脸，正对上他专注的眼神，眼眸黝黑深邃，如有漩涡，牢牢攫住她的视线，再也无法转移。被他引领着旋过几个高亢的乐章，她还没从晕眩中恢复过来，他的唇就落在了她的唇上，小小茫然地眨了眨眼，大厅上方的水晶吊灯太过耀眼，她闭上眼睛，却没有想过要推开他。似乎受到鼓励，他的手臂猛然收紧，把她牢牢嵌入怀中，缠绵的吻由浅入深，热烈燃烧。四面掌声如雷动，小小猝然推开耿绍昀，窘迫得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他看着她的窘态，却笑了起来。她气急败坏，附在他耳边，学着电视里小痞

子的语气：“妈的，逢场作戏而已，有必要这么投入吗？”他也不说话，只是不住地笑。

第60节：第9章 以心换心(3)

大厅相对安静的一隅，杜修宇望着人群中满脸窘迫的女儿，不禁笑出声。赵彤在他身旁眉飞色舞地比画："根据我阅人无数的经验，小小绝对是初吻，还好，初吻给了一个大帅哥，也不算吃亏。"

杜修宇笑着敲她的脑袋："黄毛丫头一个，哪来阅人无数的经验。"

赵彤不服气："我才不是黄毛丫头，被我征服的帅哥海了去了。"

"是、是，小彤不是黄毛丫头。"杜修宇好脾气地笑，"来，告诉一下伯伯，你征服了多少个帅哥。"

"太多了，数都数不清。"赵彤喝下一杯色泽鲜艳的鸡尾酒，开始口无遮拦，"可惜，帅哥虽然见得多了，却没有见过哪个能比得上杜伯伯，杜伯母真是好福气。"

杜修宇还在笑，笑容却已有些僵化。赵晓峰一把揪起女儿："去去，小毛孩子一边玩去。"回过头，歉意地说，"宇哥……"

杜修宇做个手势打住他的话头："晓峰，她还是小孩子，不用太在意。"他神情倦怠，紧抿着唇，显然已不想再说话。赵晓峰几不可闻地叹息一声，悄悄走开，多年的兄弟，他明白杜修宇此刻只需要安静地独处。杜修宇闭着眼倚着沙发靠背，四周似乎一下子变得宁静，冥冥中，云若美丽的眼眸在凝视他，他能感觉到她的温柔，哀伤的气息缓缓流淌，"云若，"他低声喃喃，孤独太久了，人就会变得软弱，"云若——"只有保证小小一生幸福，他才不至于九泉之下愧对云若。许久，杜修宇睁开眼，四周依然欢声笑语，歌舞升平，这才是现实。他伸手招来私人秘书："替我约赵延律师，告诉他，我要立一份遗嘱。"

一连几天，耿杜两大豪门联姻的新闻占据着各大报纸的头条，更有人把小小和耿绍昀的相交过程编成了杜家大小姐以灰姑娘的身份接近耿绍昀，日久见真情，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浪漫爱情故事。

顾湘湘翻开报纸，耿绍昀与小小的合影满满占据了大半的版面。“他们订婚了。”她看向宽大办公桌后的人影，房间里没有开灯，昏黄的微光透窗而入，他俊挺的轮廓依稀可见，“你还有多少胜算？”

他冷冷嗤笑：“订婚而已，结了婚都还可以离婚呢。”

“你以为，你斗得过杜修宇和耿绍昀？”

“他们任何一个我都斗不过，但是，我们可以借力，自然会有人帮我们。”

黄昏的最后一缕阳光褪去，浓浓的阴影淹没了他整个人，她看不见他的神情。“你是不是爱上她了？”她悲伤地问，“所以执著地想要得到她？”

长久的沉寂后，他说：“不，我不爱她！”

因为养伤耗费了许多时日，订婚庆典后的第二天，耿绍昀就急于回去处理积压的公务，小小磨磨蹭蹭不想离开。他只好让江雅秋先陪沈韵心回去，自己则陪小小再逗留几天。旧金山是购物者的天堂，小小在这里居住了许多年，对周围的环境十分熟悉。连续两天，她拉着耿绍昀早出晚归地东游西逛，美其名曰为他做导游，却又心不在焉，既没心思购物，也不安心游玩，甚至好几次带错了路。第三天，在外面吃午饭的时候，耿绍昀终于说：“毕竟是父女，既然关心杜世伯，主动去和他说说体己话，有这么难吗？”

小小正在切一片牛排，刀一滑，划过盘子，发出尖锐的声音。

“我没有时间再陪你耗下去，已经让人订好明天的机票，无论你舍不舍得离开，都必须和我一起走，如果你想和你父亲话别一下，就只有今天下午的机会了。”

小小停下手中的动作，抬眼瞪他：“你知不知道你最讨人厌的地方在哪里？总是自以为聪明，自作主张。”

耿绍昀平静回视她，一言不发，锐利的眼神让她觉得自己的一切心思无所遁形。对峙片刻，她挫败地放下刀叉：“好吧，我现在就回家去找老爷子话别。”

回到家中，耿绍昀拉着她直奔二楼书房，在门口松开手：“进去吧。”

小小好奇：“你怎么知道老爷子一定在书房里？”

“在这里住过一些时日，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知道这个时候杜世伯一般都在书房里，你呀——”他无可奈何地叹气，往她手中塞了一个精美的小礼盒，“把这个给你父亲，就说是你补送的生日礼物，还有，记得要叫他一声爸爸。”

第61节：第9章 以心换心(4)

小小打开礼盒看一眼，是一块PatekPhilippe手表，她先前为父亲买的那块手表在飞机失事时遗失，不知道耿绍昀什么时候又为她另外准备了一块。在生活上，他并不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难得做到这样周到，她的心情如同屋外灿烂的阳光般明快，想说一声谢谢，话到嘴边，却变成嬉皮笑脸的调侃："哎，你这么关心我和我的家人，是不是对我暗恋已久，情根深种？"

耿绍昀直接打开书房的门，揪住她扔了进去："快滚。"

"喂，"小小不甘心地探出脑袋，"敢对我这么凶，小心我把你这个未婚夫就地革职，永不续用。"

他懒得理她，伸手把她脑袋往里一推，"砰"一下带上门。

房间深处的书桌后，杜修宇看着女儿温和地笑，只要能永远维护住她这份快乐，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小小讪讪转身，却站在门边不动。杜修宇点起一支雪茄，稀薄的烟雾缭绕在他周身："要走了吗？"

小小皱了皱眉，慢慢走到书桌前："我问过家庭医生，他说这几年你的身体都快被烟酒色给掏空了，还是戒掉吧。"

杜修宇嗤笑一声："那些医生的话能听吗？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爸爸！"小小嗔怪地喊。

杜修宇轻微震动了一下，竟有热泪盈眶的冲动，终究还是克制住了，默默摁灭雪茄。

"给你！"小小把礼盒放在他面前，"生日的时候没给你礼物，现在补上。"

杜修宇把手按在礼盒上，欢欣伴着酸楚，他唯一的女儿，在她母亲去世后，对他疏离了十年，终于肯再次亲近他。

小小说："明天我就要走了，还有许多东西要向耿绍昀学习，学成了我就回来。"

"多学点东西也好，爸爸照顾不了你一辈子。"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册子递给女儿，"这个也是时候给你了，你手上一本，另外还有一本备份和一些重要文件，锁在亚特兰大太阳信托银行的保险柜里，只有你或者我亲自去，才能取得出来。"

小小随手翻看一下册子，是一本名册，被记录在册的人来自不同的国度，拥有不同的身份，名册罗列了每一个人的详细资料，并附有照片。杜修宇说："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了，这些人可以帮助你。"

他说话的语气很平常，小小听着，却有几分交代后事的意味，心里突然觉得悲怆，就岔开话题，指着第一页那个人的照片说："我认得他，纽约最有名的华人大律师赵延，其他人，我一个也不认识。"

"没关系，他们都认得你，只要你开口，任何人都不会拒绝你的要求。至于他——"杜修宇瞟了一眼赵延的照片，"他会用生命来保护你。"

"他和耿绍昀一样，是你的投资吗？"

"不是，"杜修宇摇头，"他原本是纽约贫民窟的一个小乞丐，十岁那年，被人打得奄奄一息，眼睛也被打瞎了一只。你母亲救了他，出钱为他移植了眼球，供他读书，那时你还没有出生，他一直叫你母亲姐姐。为了你母亲，他什么都肯做，曾经在你母亲的墓前发誓，要用生命来保护你。"

小小合上名册，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你为我做的，已经足够多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最应该为我做的是什么？"

杜修宇习惯性地拿起一支雪茄，看了小小一眼，又放下："是什么？"

"医生说你一直在作践自己的身体，难道你就没有想过，为了我，要好好保重自己，我已经失去了母亲，不想再失去父亲！"

"傻孩子。"他叹息。

“这些年来，我一直不肯留在你身边，并不是因为恨，我知道你已经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心里也不好过。我只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你，每一次看见你，我就会想起妈妈，除了远远地走开，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小小走上前，扶住座椅的边缘半跪半蹲在父亲面前，仰起脸，“爸爸，就算是千错万错，你始终是生我养我的父亲，是这世上唯一和我血脉相连的亲人，如果连你也不在了，我该怎么办？”

第62节：第9章 以心换心(5)

颤抖的手轻轻落在了她的头顶，她钢铁一般的父亲居然落下了眼泪。曾经不止一次听人说起，她的父亲闯过枪林弹雨、■过刀山火海，顶天立地铁骨铮铮一个硬汉，只流血不流泪。她三次看见他落泪，现在是一次，亲手为母亲注射毒品是一次，还有母亲去世的那一次。小小吸了吸鼻子，头斜靠在父亲的膝盖上："我很快就会回来，回来的时候，我希望能看见一个健康的父亲。"

"好。"

"还有，不要再找一些乱七八糟的女人了，妈妈已经走了十多年，你应该正正经经找个伴。傅姑姑陪伴你这么多年，终生未嫁，她对你的情分，我都看出来了，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吗？"

"真是个傻孩子，"杜修宇无奈地笑，"你以为是在买衣服吗？一件衣服没了，再换一件新的？你的母亲无可替代，我的妻子永远只有一个。"

书房的门似乎被风吹开了一条细小的缝，又无声地合拢，微风里若有若无地飘过一声叹息。小小浑然未觉，杜修宇向门的方向看了一眼，又若无其事地低头，看见小小正抓着他的衣袖抹眼泪，终于畅快地笑出声："你这孩子，怎么越活越回去了！"

小小张开手臂拥抱一下父亲，柔柔地喊："爸爸！"她已长大，过了在父亲怀中撒娇的年龄，只是这个拥抱，距离上一次拥抱，已经十多年，让人无法不眷恋。午后的斜阳穿窗而入，照着满室温馨。

他轻抚一下女儿的脑袋，微笑里有洞悉一切的世故："绍昀很好，如果喜欢，就不要再拒人于千里，等到将来后悔就晚了。"

"我知道他很好，"小小轻声说，"可是，他的女人太多了，我不想妈妈的悲剧在我身上重演一遍！"

耿绍昀来到杜修宇的书房外，房门没有关，他看见杜修宇夹着一支雪茄站在窗前，房间里只开了一盏小灯，暗淡的灯光下，寂寞的身

影显现出历尽岁月沧桑的疲惫老态，不再如白天那般刚健挺拔。

耿绍昀敲了敲门，杜修宇转身："还没有睡？"

耿绍昀颔首微笑："明天就要走了，来向您告别一声。"

"进来坐，"杜修宇招呼着，走到书桌前按下一个控制键，一幅地图投影在雪白的墙面上，地图中用三角形标注出他在世界各地的投资与产业，"这是我为小小创建的王国，她不是一个出色的领导人，绍昀，以后请你为她掌好舵。"

耿绍昀仔细地看面前的地图，不同颜色的三角形代表不同的投资与产业，各色三角形大范围铺开，连贯成一张独立的王国地图。让无数人包括他在内，向往不已的杜氏王国近在眼前，心情却没有了想象中的激动。"小小很聪明，"他说，"给她一些时间，她会是一个出色的舵手，足以撑起杜氏这条大船。"

"我的女儿，我当然最清楚。"杜修宇说，"小小是很聪明，领悟力很强，只要认真和努力，大多数事情难不倒她，可是，有些东西不是光靠认真和努力就可以学到、做好，她缺少一个优秀领导人最重要的潜质——魄力，她像她母亲，热情、开朗、善良，不够狠决、果断。"

"这些都可以磨炼出来，"耿绍昀微拧一下眉峰，有点不忍心，"只是，整个过程对于小小非常艰难，而且，她不会再拥有现在的开朗快乐，这个结果，是您想要的吗？"

"不，这不是我的本意。"杜修宇摇头，"我千挑万选，把你选出来，不是为了让你磨炼她，而是要你接替我，永远守护住她的快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小小并不愿意嫁我，"耿绍昀尽量说得轻描淡写，掩不住眉宇间的一丝怅然，"我能怎么做？强迫她，还是欺骗她？"他笑一笑，"即使您允许，我也做不出来。"

"我对不起小小的母亲，她是自杀身亡，这件事对小小影响很大。"杜修宇重重叹了一口气，事隔多年，再提起依然很艰难，雪茄在手指间化作了灰烬，他低头又点上另一支。最初用于麻醉自己的东西

现在已经成瘾，习惯不可能一朝一夕就改变，他能做到的只有在小小面前尽量不碰她要他戒除的那些东西。“她渴望一份纯粹的感情，却又患得患失，不敢轻易相信别人，尤其是面对所谓的风流男士，她更是心怀戒备。”

第63节：第9章 以心换心(6)

耿绍昀也点上一支烟，转头望向窗外，豪宅盖在半山，从窗口望去，可以看见远方浩翰的灯海。她说："幸好，我不爱你，也不会嫁你！"她不爱他，而且永远也不会爱上他，他也说过同样的话。曾经以为，只要她愿意嫁他就行，爱与不爱并不重要。烟草的气息有麻醉的作用，有些事情想起来，似乎不再那么令人难受。

"小小虽然诚实，可毕竟是一个女孩子，偶尔使使小性子，说点口是心非的话，也很正常。"杜修宇拍了拍他的肩，"你是男人，应该主动一些，如果喜欢，就去告诉她，你不说，她怎么会知道？"耿绍昀回过头，看见杜修宇眼中的了然，原来他们自以为是隐秘的事，从来就没有瞒过这双睿智的眼睛。

柔和的月色静静流淌，小小坐在草地上，出神地看着夜风中摇曳的郁金香。她最喜欢做的事一向都是吃和睡，难得会有闲情逸致欣赏夜景，今夜第一次发觉月光下的郁金香别有一种美丽。

耿绍昀不知什么时候坐在了她的身旁："干什么，在思索人生哲理？"

月光、群星、夜风，花香袭人，这样的意境，的确很适合谈论一些风雅的诗歌哲理，小小偏说出一句很煞风景的话："思春行不行？"

"行——"他难得也会开玩笑，"反正春天已经到了，我在这里陪着你，需要帮助对我说一声。"

小小给他一记白眼，回转过头，脸庞微微发红，抬手把被夜风吹乱的碎发拂向脑后，月光落在她指间的订婚钻戒上，菱形钻石泛起晶莹的光泽，璀璨如夜幕里的星辰，他说："这个戒指很适合你，戴在你的手指上，特别漂亮。"

小小低头看看自己的手，当然漂亮，专门为她而设计，想不漂亮都难。"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她满不在乎，"很快又会摘下来，真是浪费。"

“我没有想过让你摘下来。”他牵住她的手，指腹抚过她中指上的钻戒，“从开始为你戴上这枚订婚戒指，我就想让你一直戴着，直到我为你戴上另一枚结婚戒指。”

她诧异地抬头，他坦然正视她的眼睛，认真地说：“我诚心诚意地想娶你，如果说，我以前想娶的是代表强大财势的杜惜若，那么，我现在想娶的，是和我同生死共患难的苏小小，即使你一无所有，我依然想娶你。”

小小茫然地眨了眨眼，又眨了眨眼，太过突然，一下子她竟分不清状况，只觉得脑袋晕乎乎的。他专注地看着她，深邃的眼眸仿佛不见底的幽潭，温柔的神气诱惑着她几乎要不顾一切地沉溺下去。突然记起，曾经有另一个人也用这样深邃温柔的眼光看着她，对她说着类似的话，到头来，所有一切不过是一场骗局。她承受得起那一场骗局，却承受不起这一场骗局，冰冷的恐惧慢慢从心底升起，她匆忙抽回手，从草地上跳起：“耿——总裁，请你别忘了我们的约定，这个婚约不过是、不过是……”

“小小，”他不给她继续说下去的机会，“你别忘了，你最初和杜世伯约定以一年为限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你在我身边大半年，我没有注意你，是我的失误，但一年还没有过完！小小，你始终是要嫁人的，既然可以给别人机会，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她半天说不出话，给他机会？如果，她爱上他，他那么多女人……猛地打一个寒噤：“不……”

“我们的婚约，我一直用很认真的态度去对待，请你也认真对待，不要当做只是逢场作戏。或许，你现在还不能相信我，不过，请给我时间证明给你看。如果期满之日，我依然无法让你接受，我会遵守我们的约定，你可以随时要求解除婚约，我无条件接受。我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做到，至少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你，是不是？”

的确，他从来没有欺骗过她，即使别有意图，也会明明白白地告诉她。她心烦意乱，不知所措。

“小小！”他低声喊。

她慌乱应答：“你让我想一想！”

“好！”话音刚落，他猝然把她揽入怀中，灼热的吻接踵而至，他独有的气息牢牢包围住她，狂热缠绵，仿佛要把她融化般。她手忙脚乱地想要推开他，越是推搡，他把她箍得越紧，恨不得揉进骨血中，再也分离不开。她几乎不能呼吸，周身似在燃烧，残存的理智逐渐迷离，只剩下那一句话反反复复在脑海里回荡：无论生死，我们都会在一起！生死关头，他解下领带，一端绑在她的手腕上，另一端绑住自己的手腕，对她说：“无论生死，我们都会在一起。”原来一切早已开始，等她想到防御，已经晚了。抵制的手不知不觉垂落，终于，手臂柔柔绕上了他的颈项。

第64节：第10章 暗潮涌动(1)

杜修宇站在窗前，望着楼下的花园微笑，口中喃喃：“这个臭小子。”

第10章 暗潮涌动

飞机上十多个小时的旅程，小小大半时间处于睡眠状态，靠在耿绍昀身上睡得很安心，以至于下飞机后还神思困倦。牵着耿绍昀的手迷迷糊糊走出机场，迎面一片白光，快门的声音此伏彼起，睡意一下子被吓跑了，她清醒过来，发觉他们在娱记的重重包围中。形形色色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耿先生，你是为了和杜小姐订婚，才与林薇珊小姐分手的吗？”“杜小姐，你和耿先生的婚约，是纯粹的家族联姻，还是因为爱情呢？”……

来接机的江雅秋带着司机急忙上前解围，配合着耿绍昀把小小从人群中解脱出来，护着她向停车场跑去，刚靠近候在那里的车子，有一名记者冲到了小小面前：“杜小姐，我只问一个问题，据我所知，你以苏小小的身份在胜天集团工作时，耿先生和林小姐正处于热恋中，你当时怎么看待他们的关系？”

小小脚步一滞，一直刻意忽略的事实，在下飞机后第一时间就扑面而来，避也避不掉，胸口闷闷地堵得发慌。江雅秋立刻挡开想继续追问的记者，耿绍昀从后面赶了上来，拉起小小匆匆上车。

上车后，耿绍昀向江雅秋问起几件紧要公务的情况，小小沉默地坐在他身旁，低头看着自己手指上的订婚钻戒发愣。车厢内不知什么时候安静了下来，他的手覆在她的手上，轻柔地握住她微凉的手指：“那都是过去的事，我很抱歉让你受到干扰，以后不会了。”

小小抬头：“你们以前热恋？”

“不，那只是一场交易，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

听到“交易”两个字，小小心里很不是滋味，转过头望向窗外，正处于车流密集地段，车辆行驶缓慢，因为隔音效果很好，密封的车厢

里面听不见任何噪声，静静望着移动的车潮，有种看无声电影的感觉。

“小小？”他迟疑地喊。

她问：“那我呢？”

“你是我想共度一生的人！”

很有那么一点文艺的腔调在里面，倒把小小给逗乐了，抿着唇尽量不让自己笑出声，嘴角却止不住地上扬。一抬眼，看见江雅秋从后视镜里瞅着她直笑，才记起车上除她和耿绍昀外还有另外两个人：“秋姐！”她尴尬地叫了一声，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小小，我想起一件事，”江雅秋体贴地为她解困，“顾湘湘母亲的手术很成功，听说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她让我向你和总裁道谢。”

小小喜不自禁：“正好，到时候和她一起去接顾阿姨出院。”

耿绍昀本想先回公司处理一些紧要公务，握着小小的手，改变了主意，吩咐司机直接把车开回公寓，又对江雅秋说：“把我刚才提到的那几个文件发到邮箱里，我先看一下。”

回到公寓里，小小立刻扑向沙发，软绵绵地陷在里面，搂住一只抱枕狠狠亲一下：“家里真舒服！”

她把他们共同居住的公寓称之为家，耿绍昀很喜欢这个叫法，俯身轻啄一下她的脸庞：“累不累？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那你呢？”

他把她搂在怀里：“一起洗？”

“去死。”她红着脸用力推开他。

小小从浴室里出来，耿绍昀正在打电话。她在飞机上已经睡足，洗一个澡后，更觉得神清气爽，一点睡意也没有，就开始收拾行李。两个人的行李都不多，收拾起来也快。她一样样收拾好，最后把他的几件衣服拿到卧室里的衣橱去挂上。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住了不少时日，她还是第一次进他的卧室，比她的卧室大了将近一倍，布置得简洁明了，完全男性化的气息。

耿绍昀打完电话，也进了卧室，从后面搂住正在为他整理衣橱的小小。她刚洗过澡，身上有一股自然的淡淡馨香，十分好闻。他用力吸一口气，亲亲她的耳垂：“我喜欢你这个样子，像个贤惠的小妻子。”

温热的气息喷在她的后颈上，痒痒的，她一边躲避，一边笑：“你还好意思说，你的卧室比我的卧室大许多，采光通风都比我那边好，我贤惠，你就这样对我呀！”

第65节：第10章 暗潮涌动(2)

他半真半假地问："要不，搬过来住？"

她手肘撞一下他的胸口："想得美。"晕红的脸庞上，一双明眸斜睨着他，含嗔带笑。他觉得心跳急剧加快，捧住她的脸，热烈的吻纠缠在她的唇齿间，她温柔地回应他。她身上只穿了睡袍，一条衣带宽松地束在腰上。隔着薄薄的衣料，他能感觉到她玲珑有致的曲线，全身燥热得火烧一样，狠狠地搂紧她的腰。她的腰柔软纤细。他吻得贪婪迫切，总觉得不够，滚烫的手滑入她的衣襟。小小突然清醒，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她仓促推开他，束在腰间的衣带已经被解开。

半天，两人谁也不说话，最后，小小整理着身上的衣服，低声嗔怪："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他暧昧地笑："怎么样？"

"滚，"她把他轰出房间，"快去洗澡。"

他的确需要洗个澡冷静一下，走到门口，记起一件事："我妈刚才打电话过来，让我今晚回去吃饭，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小小笑容僵一下，口中还是答应了一声"好"。凭直觉，她感觉到绍昀的母亲很不喜欢她，除了大众场合的礼貌客套，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只客气地称呼她为杜小姐。

吃晚饭时，沈韵心对小小一如既往的客气，客气里带有淡漠的疏离，晚餐很丰盛，耿绍昀对她悉心呵护，小小却食之无味。用过晚餐后，耿绍昀被沈韵心叫到偏厅里去谈话，小小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在客厅里看电视。等了很久，还不见耿绍昀出来，她起身向偏厅走去，刚到门口，就听见沈韵心恼怒的声音："我早就说过，你们是兄弟，不能为了一个女人相争，你偏不听，天下女人多得是，为什么非要抢嘉恒的女朋友？"

"小小不是嘉恒的女朋友，"耿绍昀说，"嘉恒是追求过她，但早已经放弃了。"

“是吗？”沈韵心冷笑，“没有杜修宇强逼，他会放弃？你明知道他在沈家处境艰难，在杜修宇那样嚣张的气焰下，他能不放弃？杜修宇也就算了，可你呢，你就忘了当年耿家走投无路时，他为了帮你筹资，把他作为沈家长孙所拥有的百分之五的华丰股权转让给他的继母？尽管那笔钱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但倾尽了他的所有，仅这份情义就已经很难得！”

“妈，我没有忘，我曾经说过，他给予我的帮助，我会十倍还他。所以我出巨资收购华丰集团的散股，再通过杜世伯的手以一美元转让给他，我求杜世伯出面帮他成为沈家的掌权人，让他拥有沈家的一切。就为他当年那份情义，能为他做到的，我都做了，但要让我放弃小小不可能，她是一个人，不是可以转让的物品。”

“绍昀，做人不能太贪心，耿家足够富有，而且你已经拥有杜氏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娶那个女孩儿，就算让你再拥有整个杜氏，人所需要的也不过三餐一宿……”

小小木然地从门口退开，心中茫茫然，竟分不清是什么感觉。

绍昀沉着脸走出偏厅，看见小小坐在客厅里发呆，拉起她就走，甚至没向他母亲招呼一声。一路上，车子开得飞快，两边的路灯从窗外一晃而过，浮光偶尔掠过，映照出他冷峻的神情。

“绍昀。”小小喊他。

他终于放缓车速，母亲的话犹在耳畔：如果她知道了真相会怎样？如果她知道了沈嘉恒当初放弃她的真相，会怎样？他竟然觉得心慌，车子慢慢靠边停下。

她张了张口，几经踌躇，最终只是问：“你母亲是不是很讨厌我？”

他抬手拂过她耳畔的一缕碎发，手停驻在她的脸庞上：“我喜欢你，很喜欢！”低下头，吻轻轻落下，温柔缠绵，她放任自己沉溺在他的柔情中。一切都已经过去，真相不再重要，她没必要知道，也不想知道！

虽然在旧金山已经举行过订婚庆典，回到本城后，出于商业社交的需要，耿绍昀又专门举办了一场庆祝晚宴。小小以前也参加过类似的宴会，但作为宴会女主人还是第一次，在众多宾客间周旋了一圈，不禁感到疲倦。幸好，舞曲及时响起，她和耿绍昀领跳第一支舞。一曲华尔兹后，她乏力地倚靠在他的肩上："绍昀，我又累又饿，真痛苦。"

第66节：第10章 暗潮涌动(3)

耿绍昀四处看一下，舞池中的人在翩翩起舞，舞池外没有跳舞的人三五成群地各自说笑，暂时不需要应酬。他带着小小几个回旋，滑出了舞池，把她安置在偏厅的一间休息室里："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去给你拿吃的。"

"嗯，"小小点点头，拽住他的衣袖，"快去快回，不许勾搭别的女人。"

他敲一下她的脑袋，笑："小气包。"

"我就这样呀，"她揉着脑袋嘀咕，"牙刷与男人不得与人共用，这是铁一般的原则！"

耿绍昀忍俊不禁，又敲一下她的脑袋："乖乖地等我回来。"

目送他离去后，小小枕着沙发扶手闭目养神，休息室的门虚掩着，音乐声从大厅那边飘来，隔着两道门，听起来低柔缓和，几乎有催眠作用，她渐渐睡意蒙■。一阵嬉笑声突然把她惊醒，两个女人不知什么时候来到休息室外的小厅里，唧唧喳喳地聊着八卦："我刚才看见林薇珊了，厉害，耿大少爷的正牌未婚妻在场，她也敢出席。"

"有什么好奇怪的，这些公子哥，哪一个不是这样，家里娶一个门当户对的供起来，外面养一群，尽情逍遥快乐。"

小小缓缓从沙发里坐起，一只手撑在沙发绒面上，掌心泛着虚汗。

嬉笑声时轻时重，隐隐透着暧昧："不是说他们已经断了吗？"

"说说而已呢，那样一个娇滴滴的大美人跟了他近一年，没有感情也有激情，怎么可能说断就断？！"

"也是，就说耿大少爷那个未婚妻吧，漂亮是漂亮，可一团孩子气，哪比得上风情万种的林薇珊！"

"补好妆了吗？走吧！"

声音随着离去的脚步声渐行渐远，直至消失。小小静静地坐在沙发里，飘飘忽忽的音乐从大厅那边传来，回旋在空寂的房间里，悲凉得让人心痛！有人轻轻推开了休息室的门，她高兴地回过头，笑容却凝固在了唇边，明眸中的光彩慢慢敛去，最后只余一抹牵强的笑："湘湘，是你？"

顾湘湘捧着一大盘美食，笑吟吟地走近她："怎么，没看见总裁，失望了吧？他临时有事走不开，又怕把你给饿坏了，就让我先送些吃的给你。"把盘子放在她面前，递过一把小叉子，"来，尝尝看，我选的可都是你爱吃的东西。"

小小接过小叉子，漫不经心地戳着盘中的食物，美食当前，却没有了胃口，似乎毫不在意地信口问："临时会有什么事呢？"

"碰到了一个熟人。"顾湘湘目光闪烁，"嗯，我不认识那个人。"

银色小叉子从小小手中滑落，与瓷盘的边缘相碰，发出清脆的"叮"的一声，半晌，她站起身："既然是熟人，我也该去打个招呼。"大概坐得太久了，站起来时，脚步虚浮得踉跄一下。

顾湘湘一把扶住她，抓紧她的手臂试图阻止："小小……"

小小反手握住她的手："湘湘，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她祈求般望着她，眼底渐渐凝聚起水雾，映照着灯光，眼眸出奇的明亮。

顾湘湘侧头避开小小的目光："我看见他们走出宴厅，应该在花园里。"

小小迈着虚浮的脚步走出休息室，花园里的月色非常好，清辉洒落在花园中央的大喷泉池上，几乎可以看见喷泉飞溅的水花。池畔，风情万种的林薇珊攀附在耿绍昀的臂弯里，微昂着脸专注地看他，柔和的月色下，无瑕的脸庞凄美哀婉。耿绍昀双手扶在她肩上，背向而立，看不清他的神情，从姿势上看，两人极其亲密。

仿佛瞬间被抽走了全身的力气，小小虚脱地倚靠着绿萝藤的花架，娇小的身躯隐没在碧叶的阴影里，本以为自己有足够的勇气面对，真正看见了，才发觉尖锐的痛楚早已让所有的勇气消失殆尽。千

帆过尽皆不是，她是多么的天真，以为自己才是他最终寻觅的那一叶白帆。他愿意娶她，并不代表他爱她，即使他爱她，又能怎样，百媚千娇，他不见得就独爱她那一种。前面，是自己未婚夫与别人的风花雪月，身后，大厅辉煌的灯火里歌舞升平。那样的繁华，不过是一场梦，她父亲用强大的财势为她构筑的浮华梦。她抬手掩住双眼，泪水濡湿了手心。许久，她平静下来，再次举步走出花架的阴影，喷泉池畔已经不见人影。手掌放在水池边缘的大理石上，冰冷的感觉寒心彻骨，她看着水中模糊的倒影，眼泪又不知不觉夺眶而出，一滴一滴，落入水中，在水面上泛起小小涟漪。

第67节：第10章 暗潮涌动(4)

突然看见水中多出了一个模糊的倒影，小小惶然抬头，隔着两步之遥，沈嘉恒正关切地看着她。夜风吹散细碎的水花，形成薄薄的水雾从彼此眼前飘过，如雾里看花，朦朦胧胧。谁也没有开口说话，远处欢声笑语，乐声如潮，却是旁人的快乐，旁人的热闹。知道了事情的另一面，她对他总是心怀愧疚，但，只有愧疚，他们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

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小小！”耿绍昀匆匆走来，双手扶在她肩上，“你怎么在这里，我到处找你。”

这双手，不久之前扶在另一个女人的肩上，情深款款，现在扶在她的肩上，殷勤关切。小小冷笑，抬手用力把他的手从肩上拂开。耿绍昀怔一下，看清了她腮畔犹存的泪痕，回头，看一眼注视着小小的沈嘉恒，若有所悟，脸色顿时变得非常难看，不过是片刻间，又恢复如常，对着沈嘉恒优雅微笑：“嘉恒，怎么一个人冷冷清清躲在外面，是不是我这个主人招呼得不好？”

沈嘉恒笑：“不打扰你们，我先走一步。”礼貌地向小小颔首一笑，他转身大步离去。

耿绍昀回过头，微凉的手抚上小小的脸庞，不理会她的抗拒，用力拭去她脸上的泪痕，不留一丝痕迹。“我早就教过你，不要轻易把自己真实的情绪暴露在别人面前。”他语气平淡，冷静一如往昔，“这个晚宴如果你认定是一场戏，那么，麻烦你，哪怕是强作欢颜，也要把它唱完。”他放开她，摊开手掌平举在她面前，等着她把手放入他的手中，继续演完这场戏。

小小缓缓退后几步，退到了喷泉池的边缘。她说逢场作戏的时候，他说不；当她不再逢场作戏时，他又说是一场戏。转首望着喷泉的飞花碎玉，偶尔几滴水花溅落在脸庞上，冰凉沁骨，眼角冷涩痛楚，她却笑起来：“耿绍昀，我不是你，我的生活不需要套用你的模

式，你爱演戏，你就一个人演个够吧！”她低头摘下套在手指上的订婚钻戒。

看见她的举动，耿绍昀微蹙起眉：“小小？”

她出奇地平静，仰起脸对着他微笑：“以前看过一部电视剧，不记得名字，只记得女主角有这样一句话：爱情没有多项选择，不是onlyone，就sayno。我现在对你sayno！”她甩手，把戒指向他扔过去，戒指砸在了他的肩上，又滚落于地。

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她转身急匆匆地走开，及地的裙摆几次绊住她的脚步，她发狠地踢掉碍脚的高跟鞋，提起裙摆快步跑了。

江雅秋追逐着小小的背影跑去，从耿绍昀身旁越过时，仓促留下一句话：“您放心，我会看好小小。”一前一后，两道身影消失在花园尽头。

贮立良久，他慢慢俯身捡起落在地上的钻戒，月光下，璀璨的钻石泛出冷冷的光泽，刺得他两眼生痛。她曾经在他怀里哭泣，温热的眼泪湿透了他的胸襟，却是为另一个男人；过去了这么久，在他以为她终于接纳他时，又看见她的眼泪，还是为那一个人。原来，她从来就没有放下过，只是他一直在自欺欺人，心里像有一团火猛烈燃烧，灼痛得想要发狂。她在他身边大半年，他没有发现，等到发现时，她心里已经有了别人。错过一时，就错过了一切！

坐在江雅秋的车子里，小小闷闷地啃了半天手指甲，没头没脑地问：“秋姐，怎么是你？”

江雅秋正开车，用眼角的余光瞄一下她：“你希望是谁，总裁？”

“根据言情剧定律，剧情的发展应该是这样的：我在前面跑，他从后面追上来向我解释，我捂着耳朵跺着脚不肯听他解解；他一定要向我解释，我坚定不移地拒绝；最后，他恳求我听他解释，我伤心欲绝，不相信他的话；他痛不欲生、泪流满面、仰天狂啸：老天哪——为什么，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为什么……”

江雅秋手一抖，匆忙踩下刹车，伏在方向盘上双肩剧烈耸动，幸好这个路段在晚间没有什么车辆行驶，不至于发生交通事故。小小无辜地瞅着她，说：“秋姐，虽然我描述得很生动，可你也没必要感动到这种程度吧？我还没有哭呢。”

第68节：第10章 暗潮涌动(5)

江雅秋笑得直抹眼泪，连连摆手：“小小，你让我缓缓气，不然实在没法开车了。”

小小哈哈大笑，笑到最后，唇角弯成了一个艰涩的弧度。“说真的，我是想逗自己笑，真奇怪，怎么就笑得这么辛苦呢？”顿了顿，她叹一口气，“秋姐，我心里很难过，你请我吃饭吧。”

“我请你吃饭，你就不难过了吗？”

“还是难过，可不吃饱，我哪有力气继续难过？要知道，难过是一件很耗体力的事。”

江雅秋敛去了笑容，掉转车头朝着耿家大宅驶回去：“小小，我不知道你和总裁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你已经不再是孩子，要懂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宴会还没有结束，你是女主人！”

车子很快回到耿家大宅的门外，江雅秋打开车窗对前来泊车的小弟吩咐：“麻烦你通知一下里面的管家，让他派人给杜小姐送一双鞋子过来。”回过头，她看着沉默中的小小，用颇为严厉的语气对她说：“婚约不是儿戏，随随便便就扔订婚戒指的行为太过任性了，有什么事是不能说清楚的？不管是聚还是散，当面把话说明白，总好过将来后悔，是不是？何况，你根本就放不下，何苦跟自己过不去！”

只过了一会儿，鞋子就送来了，小小顺从地穿上鞋子，向前走了几步，又回身握了一下江雅秋的手，明朗地笑：“谢谢你，秋姐。”她提起裙摆一路小跑进宴会厅。宴会仍在酣热地进行，众人围簇中，耿绍昀随意端着一杯酒，谈笑自如。小小在门口一眼就望见他，的确是出色，站在人群里，倒像是众星烘托的明月，光辉夺目。发觉自己很不争气，不久前还坚定地对他sayno，现在一看见他，眼眶却开始发热。

他的目光终于落在她身上，只是略作停顿，就不动声色地转开。刚刚被江雅秋调起的热情，一点点冷却，她低下头，原来有没有她，

于他并没有多少区别。避开前来搭讪的人，她沿着墙角向餐桌走去，取了一大盘食物慢慢吃，是聚是散，总要先吃饱才有力气去想。一道阴影挡住了她面前的光线，抬起头，耿绍昀站在她面前，定定地看了她许久，仿佛不确定般，抬手轻轻碰触一下她的脸庞，如释重负："我以为看错了，原来……"他点一点头，"回来就好。"

小小突然觉得酸涩，江雅秋没有说错，她根本就放不下："绍昀……"

有人在一旁起哄："我说绍昀刚才怎么老魂不守舍的呢，原来是没看见杜小姐。"

更有人向小小招手："Hi——杜小姐，我们见过面，在绝色酒吧。"

"我说绍昀够狡猾吧，酒吧那次，微服私访的公主在场，还坚决否认是杜家内定的女婿。"

小小不说话，对着那一群人只是不住地笑，他们都是耿绍昀的死党，当中不少人在绝色酒吧见过面。看见她笑，耿绍昀也不由得眉宇舒展。

一群人都懂察言观色，看见他们的神情，又哄笑："郎情妾意，我们还是别打扰人家小两口了。"

耿绍昀笑："知道打扰，还不快滚。"打发了一群聒噪的死党，他在她身旁坐下，柔声说："慢慢吃，需要什么，我再去帮你拿。"她侧过头，看他神情自若，仿佛之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小小不喜欢这种粉饰的太平："绍昀，刚才秋姐把我训了一通，她说得对，我太任性了，无论什么事，总该先问一问你，对吗？"

他为自己取了一杯酒，又拿了一杯果汁放在她面前，才问："什么事？"

"我在花园看见你和林小姐在一起，你们……"她停了一下，轻吁了口气，"我需要一个解释。"耿绍昀慢慢地喝酒，半天不说话。小小无端紧张，不知不觉握紧了手中的小叉子，叉柄的边缘刺得掌心生

痛，反倒激起了她的勇气，抬眼正视着他：“无论你说什么，我都相信，因为你不会骗我！”

他并不看她：“林小姐想见我最后一面，我去见她，她哭得很伤心，我安慰她，劝她放弃。”

小小垂下眼眸，继续吃东西。

“小小，”他说，“对不起。”

第69节：第10章 暗潮涌动(6)

“是我拆散了你们吗？”她的样子像是要哭起来，却还强撑着，“如果是的话，我应该……”

“不，和你没关系。”他仓促地打断她，竟害怕听到下面的话，“一开始，大家就说得很清楚，她跟着我，我给她想要的东西，但不可能给予爱情和婚姻，任何一方随时可以要求解除关系。”

她觉得口干舌燥，想去拿果汁喝，却恍恍惚惚地把手伸到了他面前的酒杯上。“小小，”他抓住她的手，有些焦躁，“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你，以后……”

她问：“你有过多少个这样的女人？”

耿绍昀语塞，小小抽回自己的手，沉默地吃东西，身体里仿佛有某个部位空荡荡，怎么填也填不满。他担忧地看着她：“小小——”

她抬起头，冲他笑一笑：“我没事，再多吃一点就饱了，你看，秋姐在那边，好像有急事找你。”

耿绍昀转过身，看见江雅秋在不远处打着手势，像是有急事。不放心地回头又看了小小一眼，他交代：“小小，我去去就来，你等我。”

“嗯。”她答应一声，头也不抬。在他转身离去的瞬间，很大一滴泪珠终于跌落，装满食物的瓷盘边缘慢慢漾开一个水印。她也明白，那都是在她之前的事，过去的事不该再计较。可是，她就是没法不在意，没法看见他把别的女人抱在怀里安慰时，故作大度地不计较。

几步走到江雅秋面前，耿绍昀问：“什么事？”

“耿夫人在二楼休息室等您。”

“就这事？”他烦躁，“我现在不想见她。”

“总裁，”江雅秋叫住正要举步离开的耿绍昀，“小小看起来很不开心，关于林小姐的事，您没有向她解释清楚吗？”

耿绍昀向小小看去，她还在吃东西，吃相很文雅，其实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看出，她的举止有着相当良好的教养。沉默了片刻，他说："怎么解释？告诉她，我的母亲骗我去和旧情人会面，小小还没有进门，就让她们婆媳关系恶化？"

江雅秋无语，看着耿绍昀重新回到小小身边，她转身向二楼走去。

沈韵心看见走进休息室的人只有江雅秋，冷笑："怎么，为了一个杜惜若，他和亲生母亲也可以翻脸？"

"耿夫人，"江雅秋语气平和，"您知不知道小小是一个早产儿，出生时特别瘦小，所以小名叫小小？"

"什么？"沈韵心不解。

"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杜先生曾经有一个情妇，因为长得像杜夫人，在杜先生和杜夫人关系不怎么和睦的时候，趁虚而入，成功怀上身孕，四个多月后，确诊出是一个男胎。不知道她从哪儿打听到杜夫人怀有八个多月的身孕，是一个女胎。她以为掌握了争夺杜家女主人位置的王牌，就私自去找杜夫人谈判。杜夫人以前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女人存在，当场受到刺激，小小因此提早出生。杜先生在妻女身边守候三天三夜，确定她们母女平安，才去找那个女人，一见面，连话都不多说一句，一脚接一脚踢在她的肚子上，直到那个女人流产。据说那个女人曾抱着他的脚苦苦哀求，求他看在亲骨肉的分上，放过她腹中的胎儿。杜先生的回答是，他不会让任何可能伤害到他妻子和女儿的潜在因素存在。"

沈韵心脸色发白："你什么意思？"

江雅秋微笑："某些时候，杜先生的确是一个很残忍的人，为了小小，他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下得了手，更何况其他人！这次的事情杜先生肯定不会知道，可是，耿夫人，请您就听我一句忠告，不要再有其他举动了。或许总裁有足够的能力保护您，但总有防不胜防的时候，

而且，您的行为会伤害您的儿子。”她礼貌地退到门口，“我不便再打扰您，耿夫人，再见！”

回到楼下大厅，江雅秋看见耿绍昀和小小相携周旋在宾客间，笑容得体合宜，一切如风过无痕，不留踪迹。只是，小小原本纯净的眼眸里，多出了一丝疲惫与沧桑。

第70节：第11章 一生的承诺(1)

第11章 一生的承诺

宴会结束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小小困倦得受不了，随耿绍昀回到他们居住的公寓，冲了个澡就去睡觉。真到了床上，反而睡不着，辗转反侧了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口渴，起床去客厅倒水喝。打开卧室的门，她看见露台上亮着一盏小灯，晕黄的灯光下，耿绍昀在玻璃门后徘徊，侧影如剪，一点猩红烟火在他指间明灭，露台外则是沉沉的夜。这样的场景，小小并不陌生，母亲去世的最初几年，她噩梦缠身，常常彻夜无眠。每当夜深人静时，她趴在窗台上，就可以看见楼下花园的草坪里，父亲来来回回走动，雪茄烟一支接一支，一直燃到天亮。照顾她的保姆总是轻声叹息："杜先生又在想念夫人！"

她的母亲去了天国，父亲才会在思念中煎熬；而她就在耿绍昀身边，他思念的人是谁？喉咙又干又涩，小小用力地咳，没咳几下，却咳出了眼泪。突然发觉她竟是爱他的，不是喜欢，是真真实实的爱。不记得谁曾对她说过，爱上一个人其实很简单。真的很简单，在他对她说"无论生死，我们都会在一起"的一瞬间就爱上了；在她千方百计阻止自己爱上他的时候，已经爱上了。在还没确定他是否爱她的时候，她竟这样地爱他！

"小小。"他也看见了她，推开露台的门，挟着冷冽的夜风向她走来，微凉的手指拭过她眼角的泪痕，"你怎么又哭了？"

她仰起脸，借着幽幽壁灯，看见他郁结的眉宇。抬手轻轻抚过他的额头，她听见心底微弱的声音：算了，给他自由吧，趁一切还来得及，给他自由吧！"绍昀，"她抿一抿干涩的唇，"还记得我们有一个约定吗？"

手僵冷地停驻在她的脸庞上，幽暗的光线里，他的神情晦涩不明。她闻到他指间淡淡的烟草芳香，吸一口气，如鲠在喉，说话非常费力："我说过，任何一方找到真心相爱的人，就……"

他的吻猛然密密落下，把她后面的话强行吞噬在唇齿间，凭着本能的欲望，他发狠般把她揉入怀中，霸道狂热的吻掠夺了她的呼吸。不能让她说出后面的话，当她把戒指扔还给他时，他已经一败涂地，再让她说出后面的话，就只剩下了绝望，永远没有机会挽回。他要留住她，不管用什么手段，哪怕她会怨他，她父亲会责怪他，他只要留住她。两个人纠缠着滚落进沙发，他拂开她的衣襟，火热的手游走在她滑腻的肌肤上，滚烫的吻沿着脸颊而下，流连颈间。她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双手抵在他胸口："别、别……"

"小小，小小……"他声音低哑，带有一丝恳求的意味，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深邃的眼眸因浸染了欲望而变得更加幽暗。她在他幽暗的眼底看见了恐慌，不明白他在害怕什么，却不忍心地闭上眼，仿佛被炽热的温度给焚化般，意识渐渐迷乱。他激烈的动作弄痛了她，痛得她沁出眼泪，十指紧紧扣入他的肩胛，却没有想过要推开他。粗重的喘息依稀夹杂着他含糊的呢喃："小小……我爱你……"

天色刚刚放亮的时候，下起了大雨，迷迷糊糊被雨声吵醒，耿绍昀下意识地向身旁摸去，却摸了个空，心一惊，完完全全清醒过来，举目四顾，不见小小的身影，耳畔只有淅淅沥沥的雨声，他赤脚跳下床，打开卧室的门，听到断断续续的钢琴声从书房里传出，才松了口气。

钢琴是订婚后他送给小小的礼物，闲暇时，她经常会弹一弹，琴技娴熟，从来不会像现在这样，弹来弹去，反反复复只有几个音符，音不成曲，似乎心情十分凌乱。他听了一会儿，又回到卧房，拿起昨晚她扔还给他的那枚戒指，向书房走去。

钢琴是依照小小的要求斜对书桌而放，摆放的时候，她开玩笑说，这样摆放，方便她看见他，弹琴没有感觉的时候，多看看帅哥，感觉就来了。耿绍昀从身后抱住她的肩："怎么不多睡一会儿，不累吗？"他本来是随口一问，她顿时两颊绯红，手指放在琴键上一动不动，也不说话。耿绍昀拿起她的一缕头发绕在指间玩。她显然已经洗

过澡，微湿的头发散发着洗发液的清香，随意披在肩头。她的头发有点天然曲卷，衬着她纤巧的脸庞，很好看。她偏最羡慕别人乌发如瀑，时常拿起头发拽两拽，好像这样就能拽直一般。

过了好一会儿，见她一言不发，绍昀笑："在生气？"

小小转过头，拍了拍身边的空位："你坐下，我有话要对你说。"第一次看见她这样认真严肃的样子，他心一沉，神情变得有点凝固，依言在她身旁坐下。等了片刻，她还是没有开口，他就先开口了："如果你是想和我谈解除婚约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会同意！"

小小说："我母亲很爱父亲，对于父亲的风流，原谅了一次又一次……"耿绍昀没想到她会说起这件事，诧异地看向她，她低头，手指漫无目的地敲击在琴键上，钢琴发出一个个短促的颤音，"原谅到最后，她开枪射穿了自己的心脏……"事隔十多年，再说起时，恨得不再那么强烈，痛得也不再那么深刻，只余舌尖延绵不绝的苦涩。

第71节：第11章 一生的承诺(2)

他伸手把她搂入怀中，轻吻一下她雪白的脸庞：“我不会这样！”

“我也不会让自己重蹈母亲的覆辙，更不会让我的孩子再承受一次我所承受过的噩梦。无论在什么样的理由下，我都不会原谅任何形式的背叛，一次也不行。凡事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绍昀，你想清楚了，对于我来说，彼此忠诚是两个人相守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会全心全意地对你，请你也全心全意地对我。如果你做不到，那么，现在就告诉我，我会远远地走开，就当从来没有认识过你这个人……”她想尽量表现得冷静淡定，微微颤抖的手却泄露了心情。

“小小……”他握紧她的手。

“你听我说完，”她急促地打断他，“一旦你向我许下了承诺，就必须信守诺言。如果有一天你背叛了我，我会把你加诸我身上的痛，加倍返还给你。”她一向柔和的眼眸变得凌厉，唇角微抿，显出与她父亲极为相似的冷峻，“我说过的话，就一定会兑现！你可以仔细考虑一下，再回答我。”

看她那样决然的神情，他却笑了起来，牵起她的手，把订婚戒指再次郑重地套上她的中指：“以后不许摘下来！”

她定定地看着他，半晌，喜悦慢慢涌入乌黑的眼眸，雪白的脸庞也染上了嫣红的烟霞色：“你的意思，是说你可以做到……”

“傻瓜，”他亲昵地说，“我一直在全心全意地对你，以后也是，一辈子都是！”

很普通的一句话，与她看过的言情小说中男女主角的山盟海誓相比，实在太过普通了，偏她觉得甜，心中像灌了蜜一样，柔情万千，双臂柔柔地绕上他的颈项，第一次主动亲了亲他的脸。他搂住她，低头温柔地吻下。四周一片宁静，只有雨点偶尔敲打在玻璃窗上，发出“砰砰”声。

许久，他在她耳畔轻声问：“你刚才在害怕什么？”

“呵，我刚才很害怕，怕你说做不到，那样的话，我会很伤心，可是再怎么伤心，我还是会远远地离开，从此永远不见你。”

他微笑，她依然这般坦诚，坦诚得掩藏不住任何情绪。想起她前一晚的话：爱情没有多项选择，不是onlyone，就sayno。他又笑：“这是爱情？”

她把脑袋枕在他胸前，听着他的心跳：“如果不是爱情，你有多少女人，关我什么事呢？”

小小坚持要把工作地点搬出总裁办公室，用她的话说，一天24小时，时时刻刻在一起容易产生审美疲劳，两人总要有一个各自单独的时间段。耿绍昀拗不过她，只得任由她搬回到原来工作的秘书室。总裁秘书处总共八个人，首席秘书江雅秋有独立的办公室，私人秘书陈倩的办公室在总裁办公室外间，余下两名秘书助理、四名文员，全部在大秘书室里办公，小小和顾湘湘作为才入职一年的新人，职位都是文员。虽然身份特殊，小小在公司并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优待，至少，表面上如此。

临近下班，小小向总裁办公室走去，几乎每天这个时候，她都会到耿绍昀的办公室等他下班，然后一起回家。两个人相处久了，如许多普通夫妻一般，生活不知不觉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平凡而幸福，是她所眷恋的家庭气息。偶尔她会自嘲：你看，我真不是做大事的人，胸无大志。耿绍昀拥着她安慰：没关系，一切有我呢，女人太能干了，还要男人做什么？事实上，自从他们同居后，他对她工作上的要求确实远不如以前来得严格，倒有点像杜修宇，只要不惹出乱子，在许多事情上都依着她的性子。

经过总裁办公室外的秘书间，小小向陈倩招呼一声，径直推开了办公室的门。耿绍昀和沈嘉恒坐在办公桌前，各自拿着一份文件在热烈讨论着什么。看见小小进来，沈嘉恒先站起身向她颔首微笑一下，风度一如既往，好到无可挑剔。小小心里再无芥蒂，也向他点头笑

笑，正要打招呼，耿绍昀已经来到她面前，温和地说：“我还有事，可能要晚一点。你是在休息室等我，还是让司机先送你回家？”

“我也有事，”小小笑嘻嘻，心情很好的样子，“我们秘书室几个人约好去吃湘菜，吃完晚饭，再去南城商业中心血拼，那里的新款秋装已经上市。你忙你的，我晚点回家。”她一向很有人缘，即使身份公开后，也只是最初几日秘书室的同事面对她有些拘谨客气，很快又没有了隔阂，一群年轻女孩儿和以前一样，常混在一起谈论八卦、逛街购物。

第72节：第11章 一生的承诺(3)

听她这样说，耿绍昀也习以为常，随意问一句："身上有没有钱？"

"有卡，没现金。"

耿绍昀拿出钱包看一看："真巧，我也缺这个。"抽出一张卡递给她，"自己去取一些现金在身上备用，有些地方可能刷不了卡，让司机送你们去。"

小小身上有金卡，沈嘉恒在场，不好驳他面子，就接过卡，轻声说："除了湘湘，我们秘书室其他五个人都去，大家约好坐地铁，不用司机送。"

"哦，"耿绍昀点一下头，"逛完街后给我电话，我去接你。"

"不用，我坐出租车回家就行了。"

他却不容她反对，挽着她的肩送到门外，"我等你电话，快去吧，别让人家等你。"知道伙伴们都在等她，小小不再纠缠这种小事情，答应了一声匆匆离开。

看她离去后，耿绍昀刚把门合上，还没有转过身，就听见沈嘉恒冷笑："我还以为她是个不开窍的傻丫头，没想到居然会对你死心塌地，果然好手段！"他的风度向来极好，鲜有这么尖锐的言辞。

耿绍昀不悦地回过头："说什么呢？"

沈嘉恒垂下眼眸，眉头微微一蹙，又神情自若地扬了扬手上的文件："谈正事要紧。"

耿绍昀也不多说什么，两人继续谈公事。用了一个多小时，才把大致的框架定下，工作算是初步完成，后续细节可以交由下面的人去完成。沈嘉恒说："我们一帮老朋友约好今晚去KTV，你去吗？"

以往工作之余，耿绍昀倒是常和那群死党结伴去寻欢作乐，订婚后，大多数时间陪着小小，和那群死党的来往也就少了。他想小小没有那么早回家，便答应："也好，一起去吧。"

一路沉默着走进总裁专属电梯，沈嘉恒望着徐徐合拢的门，突然说："绍昀，谢谢你！"

耿绍昀看他一眼："什么？"

"我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笨，"沈嘉恒微笑，"杜修宇是什么样的人，我虽然没见过，也听说过，宁可他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他。我骗他的女儿，他不找我麻烦已经算是很客气，怎么可能会帮助我？我能掌控整个沈家，真正起到帮助作用的那个人，想都想得到！"

耿绍昀笑一笑："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当年在我危难时，你倾尽所有相助的情义，就为那份情义，我一直把你当做真正的兄弟，嘉恒，无论你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我都会尽力而为，唯独小小，我不能为任何人而放弃她。"

封闭的小空间里一时安静得骇人，电梯快要落到底层时，沈嘉恒笑出声："她并不见得是什么倾城倾国，竟然让你动了真心？"

耿绍昀了然地笑："即使最初的动机不纯，难道，你从来没有过假戏真做的成分在里面？"

沈嘉恒嗤笑："一个女人而已，漂亮的女人多得是……"耿绍昀锐利的眼神在他脸上停驻片刻，他的声音逐渐低下去，终是怅然若失。电梯"叮"一声，门缓缓打开，他率先走出电梯，忽又转身，手重重拍在耿绍昀肩上："不管怎样，兄弟才是最重要的！"

耿绍昀的手也拍在了他肩上："永远都是兄弟！"

到达KTV，一群老朋友已经等在包厢里，看见耿绍昀不由得意外："咦，耿大少今天不用做二十四孝未婚夫？"

耿绍昀笑着点上一支烟，向着问话的那个人："怎么，今天出来玩，又找了一个什么借口来应付你家里那位严妻，开会还是陪客户？"

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个人心有戚戚："真不明白这些女人是怎么想的，男人在外面逢场作戏，玩够了自然会回家，何必较真。唉，女人女人，好的时候就是女人，不好的时候，就是累人！"一群人笑得更加厉害。

酒很快送来了，KTV小姐相继进了包厢。光影迷离的包厢里，脂粉香水气息和着烟酒气息弥漫开来，满屋莺声燕语，大型背投屏幕正播放着一曲缠绵的歌，颇有纸醉金迷的景象。耿绍昀是临时到达，事先没指定陪酒小姐，有人建议："耿少，听说这里新来了一个很有特色的小姐，叫什么云诗，跟画上的古典美人一样，不如叫她来陪酒？"

第73节：第11章 一生的承诺(4)

倚在沈嘉恒身旁的小姐嗲声嗲气地说："哎，人家可跟我们不一样，只陪客人喝酒唱歌，不肯出台的，先生到时不尽兴，可别见怪呀。"

那人不以为然："既然做这一行，还装什么三贞九烈，把名字叫成琴棋诗画，就不是KTV的小姐吗？真不识趣。"

耿绍昀呵呵一笑："就她吧！"

一群KTV小姐中，云诗不算最漂亮，她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置身风尘，全身上下却没有半分风尘气息，如古画中的仕女，典雅精致。尤其是在耿绍昀锐利的目光下怯怯的样子，更是楚楚动人，我见犹怜。沈嘉恒诧异地盯着她看了片刻，附在耿绍昀耳旁轻声说："要不，换一个人吧？"

耿绍昀把目光从云诗身上收回，神色淡漠，不置可否。

云诗镇定住心神，迈起袅娜的步子到耿绍昀身旁坐下，笑靥如花："先生，来，我敬您。"几杯酒喝下去，眉梢带起了熏醉的娇媚，眼眶却微微泛红。

沈嘉恒终于忍不住低声问："顾小姐，你怎么会……"

云诗向他端起酒杯，甜甜笑着："这位老板，赏脸喝一杯吗？"

沈嘉恒看看耿绍昀，他和坐在身旁另一侧的女人调笑，并没有注意他们。叹一口气，拿起酒杯象征性地和云诗碰了一下杯，漫不经心地喝着酒。

吃喝玩乐近11点，耿绍昀虽然喝了不少酒，头脑却还很清醒。接到小小的电话，他立刻起身离开："你们继续，我先走一步。"

有人带着醉意问："昀少，又要去当二十四孝未婚夫？"

旁边的人拍一下他的脑门："要是能娶到杜家大小姐，别说二十四孝，四十二孝我都当。"

耿绍昀知道他们喝多了，也懒得计较，笑一笑：“玩得开心点，所有费用记我账下就行。”

走出门外，泊车的小弟早已把车开过来，替他拉开车门。正准备上车，听见身后有人叫：“总裁——”耿绍昀回过头，看着云诗气喘吁吁地跑到面前，“总裁，您不会解雇我吧？我不可以没有工作的，我、我……”她语无伦次，眼泪簌簌直往下掉。

“顾小姐，”耿绍昀不动声色，“只要不影响工作，工作之外的时间，你做什么，是你的私事，我无权干涉。”

顾湘湘安下心来，眼泪弄花了容妆，她拿出纸巾一边擦拭泪水，一边恳求说：“总裁，您能不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不要告诉小小？”

耿绍昀皱一下眉：“放心，我并不喜欢多事，但是，顾小姐，你有没有想过，在这里见过你的人越多，你以后人生的路就越窄？”

顾湘湘笑得苦涩：“如果可以选择，谁愿意沦落到这种地步。母亲做手术，我已经欠下您30万，现在每天还要不断吃药，我的工作收入只勉强够我们母女的生活费用。”

“小小可以帮你，而且，她也愿意帮你。顾小姐，为什么不肯接受她的帮助，难道这比沦落风尘还要令你为难吗？”

“不，我不能再接受她的帮助。”顾湘湘摇头，脸色凄楚，“总裁，谢谢您不解雇我，也谢谢您肯替我保密。”她转身缓缓往回走，光怪陆离的灯火闪烁地落在她身上，单薄的身躯不堪重负般，在晚风中萧瑟异常，令人恻然。

耿绍昀在大商场门口接到小小，她买了许多东西，大包小包堆满汽车后座。一坐进车里，她就兴高采烈地说：“今天采购得真过瘾，那些新上市的男装很不错，我替你买了两条领带，两套休闲衣，还有一双休闲鞋……”

耿绍昀笑：“行了行了，让你去买衣服，怎么倒变成替我买衣服了。”

小小眨一眨水汪汪的大眼睛："我喜欢看你帅气的样子，以前看俊男美女，总不太好意思过于直接，现在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看，真养眼，不看白不看。"

"贫嘴！"他腾出一只手要去捏她的鼻子。

"哎，小心开车，我风华正茂，可不想红颜薄命。"她笑着躲避，带着一种孩子气的调皮，笑语嫣然，眼中波光流转。

他心一动，问："现在困不困？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好啊好啊，"小小喜滋滋地点头，"反正明天是周末，今晚熬通宵也没关系。"

第74节：第11章 一生的承诺(5)

车子转来转去绕过许多弯，小小是个路盲，但总觉得这条路很熟悉，却想不起是通往哪里。当弯弯的河流出现在面前，笑容凝固在了她的唇边。耿绍昀没有察觉，兴致勃勃地拉着她下车："小时候，大舅母带着嘉恒和我来过几次，和以前一样，没什么变化，古风古韵，很有特色吧？"

桨声灯影、笙歌曼舞，与最初看见的景致一模一样，是没什么变化。她暗暗瞟一眼耿绍昀，不忍心拂他的兴致，勉强笑道："是，是很有特色。"

"这里白天冷冷清清，看不到什么人，在夜间，倒是通宵达旦的热闹。"他带她坐进一艘画舫里，招手向船家要来一盏精巧的小灯，"放河灯吧，据说许下的愿都能实现。"

小小托着精美的河灯，轻柔地放入碧波中，仿佛一幅画般，耿绍昀看得心旷神怡。浮灯在河面上随波逐流，飘飘荡荡。前方一艘画舫迎面慢慢划来，浮灯飘到画舫的边沿时，一只修长的手从水中把它捞起。小小愕然看见画舫上熟悉的人影。两艘画舫交错而过，他也看见了她，隔着河面缥缈的薄雾向她微微一笑。流光灯影里，他清俊眉宇间有着淡淡的寂寥与忧郁。她不知道这样的寂寥与忧郁，与她或她父亲所做的一切，是否有关。烛影摇红，船头的歌女拉起了二胡，唱的是粤语版《帝女花》主题曲《帝女芳魂》，在如此古雅的环境里，唱这首歌倒也应景。小小听着，莫名感到悲伤，低头拿起香茶，一滴泪出其不意地落在古朴的桃木案几上。

耿绍昀的手臂越过案几，紧紧握住了她的手。小小抬头，他并不看她，望着那艘远去的画舫，若有所思。

"绍昀。"小小喊他，想解释一下，张了张口，却又无从说起，他没有问什么，贸贸然解释，似乎反而给人欲盖弥彰的感觉。

河畔有人在卖酒糟桂花汤圆，风一吹，香甜的气息一直飘到画舫上。耿绍昀回过头，对着她温和地笑："这里的酒糟汤圆味道很好，我请你吃。"他让船家帮忙吆喝了一声，很快就有人乘着小船把汤圆送上画舫。一粒粒的汤圆浸在糯米酒水中，晶莹如剔透的珍珠，一口咬下，桂花清香四散。小小慢慢地吃，耿绍昀坐在对面看她，眼底蕴着浅浅笑意。甘醇的糯米酒仿佛甜到心底，一生一世能够这样幸福，便足够了！

离开画舫，已近凌晨两点，河畔的旗袍店还开着门。耿绍昀突发奇想，决定为小小定做一套旗袍，用在婚礼上穿。店主还是那一对慈眉善目的老夫妻，老板娘热情地向小小推荐一件宝蓝色旗袍："闺女，这旗袍你试穿看看，肯定好看。"小小抵不住她的热情，拿起旗袍进更衣室去试穿。

绍昀闲着没事，就和老板聊起天来。老板是个热情的老头，告诉他这店里的旗袍全部是他们两夫妻亲手所做，夫妻二人已有二十多年做旗袍的经验，定做一套老式的纯手工婚礼旗袍，至少需要一年时间。

耿绍昀讶然："要这么久？"

"那当然，"老板说得颇为自豪，"做旗袍不比其他衣服，需要精湛的手艺。我们会因人而异，做出适合这个人的旗袍。如果一个人穿不出旗袍的神韵，就是对这种工艺的侮辱，给再多的钱，我们也不会为她制作。刚才那个女孩儿就很好，能把旗袍穿得韵味十足。"

耿绍昀觉得老板奉承得有点过了，就笑起来："她去试穿还没有出来呢，都没看见过她穿旗袍的样子，你能确定是韵味十足？"

"怎么没有看见过？"老板不服气，说话很直率，"她半年前就在我这里试穿过一件黑色的旗袍，这年头，很少有人能像她那样完全穿出旗袍的神韵，所以印象特别深刻。她试穿过的那件旗袍当晚就被人买走了，开始我还不肯卖的，可那小伙子太有诚意……"

耿绍昀手轻轻一颤，夹在指间的香烟几乎跌落，画舫上熟悉的孤独身影，小小的眼泪，恍恍惚惚，他仿佛明白了她莫名悲伤的缘由。小小从试衣间里出来，真如老板所说，宝蓝色的旗袍穿在她身上，韵味十足，如此风情，最初却并非因他而展现。

回去的路上，小小倦极而眠，在他身边，她总是睡得很安详。车子开到公寓楼下时，天际裂开了一道灰蒙蒙的光隙。他倾过身，轻拍她的脸颊："小小，小小，我们到家了。"

她闭着眼钻入他的怀中，像个赖床的孩子，迷糊地呢喃："让我再睡一会儿……"

耿绍昀不禁笑，看着她酣然的睡颜，吻轻轻落在她脸上。熬了一整夜，他生出些硬胡楂，刺在她的脸颊上，微微发痒。她缩了缩脑袋，还是固执地闭着眼睛。"小小，"他亲她的耳垂，"我们结婚吧。"

半天没有声响，似乎又睡熟了，耿绍昀怅然叹了一口气，她突然睁开眼："你刚才说什么？"

"我们结婚吧！"

她一下子清醒过来，怔怔地盯着他，沉默不语。热切的心一点一点冷却，他松开搂着她的手，语气尽量保持平淡："算了，你……"

她猛然在他胸前捶一下，薄嗔浅怒："你这家伙，怎么现在才向我求婚，害我等这么久。"

他倒愣住了，不可置信地看着她?她窘迫得两颊绯红，声细如蚊："哎，你说过的话，可不能反悔，男子汉大丈夫，一言……"声音越来越低，低到最后，几不可闻。

笑意在他唇边慢慢绽开，渐渐变成愉悦的哈哈大笑，他重新搂住她："不后悔，打死也不后悔！"心情如第一缕破云而出的阳光，所有阴霾一扫而空！

第75节：第11章 一生的承诺(6)

第12章 枝节横生

小小还来不及把决定结婚的消息告诉父亲，就先接到了傅传玉的电话：“惜若，你快点回来，宇哥情况很不好！”她向来沉稳持重，小小第一次听见她惊慌失措的语气，不由也慌了神。

耿绍昀不住宽慰她：“我已经让江小姐去订最近一趟航班的机票，我们很快就能到旧金山见杜世伯！”

一种不祥的感觉盘踞在心头久久不去，她反反复复地说：“爸爸身体一直很好，这次也不会有事的，对不对？”其实，并不怎么笃定，上次在旧金山时医生就已告诉过她，她父亲的身体已是外强中干，只不过，她不愿意相信罢了。

他握着她的手，每一次都耐心回答她：“放心，不会有事，杜世伯对我说过，还等着做外公呢，这次过去，我得抓紧时间提亲，免得时间长了，他老人家反悔不肯把宝贝女儿嫁给我。”她终于哧笑出声，依靠着他宽厚的肩，恐慌的心渐渐安定下来。

最近一趟去旧金山的航班于当天下午一点半起飞，江雅秋送他们去机场。刚办理完毕登机手续，耿绍昀接到了医院的电话：沈韵心从商场的电梯上摔下，正在医院急救。什么是祸不单行，这就是了，小小见他焦虑不安，又反过来安慰他：“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你快去医院看看阿姨，到了那边，我给你电话。”

耿绍昀看她一眼，熬夜加上忧心，她的脸色很憔悴。他始终是不放心，结果前来送他们登机的江雅秋，变成了坐飞机的人，耿绍昀临时改签机票，让她陪小小一起去旧金山。

匆匆驱车赶到医院，耿绍昀意外地看见顾湘湘坐在急诊部门前的长椅上：“顾小姐？”

“总裁。”顾湘湘站起身招呼。

“我母亲……怎么回事？”

“上午10点钟左右，我碰巧在新天地商场，看见一个人从商场电梯往下跑时，可能是不小心，把站在电梯中央的耿夫人给撞倒了，导致她从电梯上滚落下来。肇事者逃逸，当时情况紧急，我只好先送她到医院。商场应该有监控录像可查，我已经报警了……”

“谢谢你，顾小姐。”他暂时没有心思顾及其他，“我母亲现在情况怎么样？”

“不知道，还在里面急救……”正说话，急诊室的门就打开了，护士推着移动床出来，医生跟在后面。

耿绍昀急忙冲到床边，躺在床上的母亲虽然脸色苍白，但神志还算清醒，悬着的心略微放下一些，他看向主治医生。

“耿先生，”医生也认识他，“不用担心，您母亲的伤势都是一些擦伤碰伤，影响不大，唯一比较严重的是左小腿骨折，已经打好石膏，安心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康复。”

第76节：第11章 一生的承诺(7)

沈韵心需要在医院住上一些日子，顾湘湘忙前忙后办理完一切手续，天色已经不早。“顾小姐，”沈韵心感激，“辛苦了，这次真是多亏你救我。”

顾湘湘谦逊地笑：“耿夫人不必客气，我在总裁秘书室工作，这些本来就是我的分内工作。”

耿绍昀一夜未眠，又忙碌了一整天，已经十分疲倦。沈韵心看见儿子满面倦容，心痛地说：“绍昀，你回去休息吧，我这里有特别看护照顾着，没什么事了。”

耿绍昀点一点头，对母亲说：“我明天来看你。”

“顾小姐也忙了一天，还没有吃晚饭。”沈韵心交代，“绍昀，请顾小姐吃餐饭，再送她回家。”

没等顾湘湘婉拒，耿绍昀已经拿着车钥匙走出病房，她匆忙跟随在他身后，一路上谁也没有说话。到了医院门口，他才回过头招呼：“顾小姐。”

顾湘湘走上几步到他面前：“总裁，您不必……”

“顾小姐，谢谢你救了我母亲，”他打断她的话，递过一张支票，“今天辛苦你了！不过，真抱歉，我很累，不能请你吃饭，也不能送你回家。”

顾湘湘没有伸手接支票：“总裁，如果今天我不在这里，医院里的所有事项，您是不是会让私人秘书陈小姐来办理？”

他神色倦怠，但还是点了一下头。

“那么，我也是您的员工，这些事本来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您已付过工资，不需要再另外付钱。”她并不如像胜天里的其他女员工那样对他有所畏惧，仰起脸迎着他的目光，“至于送耿夫人到医院这件事，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所救的人是耿夫人，换作另外一个人，我也会这么做。您之前给我30万救了我母亲一命，以我现在的状况，明显不可

能有钱还您，请您就让我为您母亲做点事作为回报，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一点。”她说完，扬手招来一辆出租车，回头冲他颔首微笑，不卑不亢，“总裁，再见！”

耿绍昀看着她离开，真是一个矛盾的女人，为了成全自己所谓的骄傲与尊严，不愿意接受小小的帮助，也不愿意接受他的支票。却又为了钱，跑到娱乐场所去出卖骄傲与尊严。难道她认为这样的生活，会更好过一点？他算是开眼界了，很特别的一种类型。

第二天，去医院的路上，他接到小小的电话：“绍昀，我到家了。”她的声音听起来疲惫黯然，完全没有回家后的欣喜。

他问：“杜世伯情况怎么样？”

“不怎么好。”她叹气，“你说得对，做女儿做到我这种程度，真够可耻的，我居然从来不知道他的身体……”她顿一下，却问，“阿姨呢，怎么样？”

“左小腿骨折，现在在医院住着，过一段时间就能康复，其他没什么大碍。”

小小放下心：“替我问候阿姨，我可能要留在这边陪爸爸一段时间，没办法去看望她，你帮我向阿姨解释一下。”

“小小。”他喊她一声。

电话那端，她声音很低柔：“嗯——”

他突然觉得愧疚，一直以来，所有人都把她捧在掌心里，唯独面对他母亲，她不得不小心翼翼，甚至努力讨他母亲的欢心。如果不是因为他，她何必这么辛苦。

“等母亲出院，我就过去陪你，还有——”他停一下，“我想你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听见她低低的声音：“我也是。”他看不见她的样子，但可以想象到，她抿唇偷偷地笑，明亮的眼睛弯成了两弯新月。拿着电话，他无声地微笑，满腔柔情，心也变得柔软起来。他喜

欢新奇刺激的东西，也欣赏美好的事物，但是，他只爱小小，这一点，他从来就很清楚。

在医院里再次看见顾湘湘，耿绍昀并不觉得意外，意外的是沈韵心的态度。顾湘湘似乎与她很投缘，才一天时间，她就熟稔亲热地喊着“湘湘”，而对自己的准儿媳，她至今还生疏客气地称呼为“杜小姐”。母亲住院的日子，耿绍昀每天下班后去看望她，总是能看见顾湘湘在尽心尽力地照顾着她。一帮世交的亲朋好友去看望沈韵心，见到顾湘湘，大多数人稍稍意外一下，然后冲着他暧昧地笑：“行呀，正牌未婚妻刚离开没几天，替补的就来了。”沈韵心显然越来越喜欢她，人前人后，一提起顾湘湘就赞不绝口。对于这一切，他只是冷眼旁观，不置一词。

第77节：第11章 一生的承诺(8)

沈韵心提出出院后要让顾湘湘搬入沈家大宅与她做伴。耿绍昀终于与母亲面对面坐下，心平气和地问："先是林薇珊，再是顾湘湘，妈，你究竟想怎么样？"

究竟想怎么样？沈韵心避开儿子犀利的眼神，病房里四处摆放着鲜花，大把的百合、康乃馨、素心兰……全部是前来探望她的人所送。其实，她并不喜欢鲜花，喜欢花草的人是苏云若。沈韵心至今不明白杜修宇究竟为什么喜欢苏云若，论长相，她不如王雪蓉；论家世才能，她不如自己。苏云若唯一擅长的，就是能培育出各种不同季节的植物。

耿绍昀等了一会儿，没等到母亲的回答，也不再追问："我和小小已经决定结婚，您出院后，我就去旧金山向杜世伯提亲。"

"绍昀，"她向前倾身抓住儿子的手，有几分恳求的味道，"把她还给嘉恒吧，那孩子虽然什么也不说，可我看得出来，他心里不好受。天下好女孩儿多得是，比如湘湘，除了家世，哪一样不比她强？你何必为了她，伤了兄弟感情！"

耿绍昀苦笑："天下好女人是很多，可小小只有一个。妈，您做的那些事，难道我就好受？因为您是我所敬重的母亲，我才会容忍这么久。"

第一次听见儿子用强硬的语气对她说话，沈韵心愣了一下，眼中涌上悲伤的神情："雪蓉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不是我从中牵线，她也不会嫁入沈家，受那么多苦。她临终前，我答应过她，要替她照顾好唯一的儿子。嘉恒从小没有母亲，吃过不少苦，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喜欢的人，却又被自己的好兄弟抢走了。绍昀，你让我愧对雪蓉的在天之灵。"

"就为这个原因？"耿绍昀锐利的眼睛直视母亲，"不是为了年轻时，你与杜世伯、杜夫人之间的那段恩怨？"

沈韵心脸色发白，颤声问：“杜修宇跟你说了什么？”

“您不会无缘无故排斥一个人，小小很讨人喜欢，即使是为了嘉恒，也不可能会让您反感到这种程度。所以，我打过电话给杜世伯，他没有说得很清楚，只告诉我，你们三个年轻时就相识，并有过一段恩怨。妈，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如果您还在计较当年的事，只能说明您放不下，这样又有什么意思呢？”

沈韵心疲倦地闭上眼睛，满室鲜花芬芳里，她记起在苏家开满鲜花的院圃里，杜修宇鄙夷的目光：“你有什么资格和云若相比！”那样的羞辱，只要一看见他们的女儿，与杜修宇酷似的脸庞，与苏云若一模一样的眼睛，就时时刻刻提醒着她曾经遭受过的耻辱，她实在无法面对那个女孩儿，一想到她将成为她的儿媳，天长日久地相对，她就觉得要崩溃。

“算了，我老了，你们小辈的事，我干涉不了。”她乏力地说，“绍谦在国外读书，你一个月难得回家几次，整幢大房子除了我，就是些没法沟通的佣人。我虽然出院了，行动还不方便，湘湘是个贴心的好女孩儿，让她住进去陪伴我一阵子，总可以吧？”

“可以，”耿绍昀决定结束这场谈话，站起身，“您找谁陪伴是您的自由，为了避嫌，家里有其他女人住的时候，我不太方便回去，等她走了以后，我再回家看望您，今天就让司机送您回家。”他转身向外走去，顾湘湘无声地站在门口，他看也不看她一眼，毫无表情地从她身旁经过，径直走出房间。

顾湘湘在门口呆立片刻，才匆忙追出去。耿绍昀还走在长廊上，这里是特护高级病区，没有什么人经过。“总裁，”她跑到他身后，“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想报答您曾给予我的恩惠，小小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您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耿绍昀回过头，礼貌性地微笑一下，大多数时候，他的风度也非常好：“顾小姐，你能记得小小是你最好的朋友，这样很好，她这个人，对人好起来的时候，掏心掏肺，这种朋友，不见得人人都有幸遇

上。至于我母亲那种一相情愿的想法，我想，你应该是知道的，希望你别当回事，我和你之间，别说不可能有什么，就算有，我也不会娶你，我们需要的是门当户对的婚姻。”

第78节：第11章 一生的承诺(9)

他的背影渐渐远去，她缓缓松开紧握的手，手心留下四个深刻的指甲印。灰姑娘只存在童话里，这一点她比谁都清楚。她想做的，不过是童话里那个破坏公主幸福的巫婆，父债女还，杜修宇欠下她与她母亲的债，就让他心爱的女儿来还。

顾湘湘最终还是婉拒了沈韵心让她住进耿家大宅的提议。

把沈韵心接出医院的当天，耿绍昀回到家里陪母亲吃晚饭。饭后，母子又聊了一阵，他看时间不早了，就在大宅这边住下。刚洗完澡，就听见母亲敲门的声音，她拄着单拐端着一杯牛奶走进来："绍昀，睡前喝杯牛奶有助于睡眠。"

他笑着接过牛奶，这么大了，母亲还把他当做小孩子一样，到底是她的一片心意，而且是在行动不便的情况下，他不忍心拒绝，喝完牛奶后，扶起母亲："我送您回房休息。"

"绍昀，"沈韵心问，"你下定决心要和杜惜若结婚了？"

"是！"

"好吧，"沈韵心显得疲惫，"你们定好日子后通知我，我好为你们筹备婚事。"母亲的态度突然转变，让他疑惑了一下，毕竟是母亲，他宁愿选择相信她，何况这是好事。

耿绍昀带着好心情上床，房间里的空调虽然没有打开，但初秋的夜晚还是偏凉，他却辗转反侧，总觉得燥热。依稀间，房内似乎多出一种淡淡的幽香，他含糊地喊了一声："小小？"也许是在做梦，一双柔软的手轻轻抚上他滚烫的脸庞，立刻清凉了些许。他迷迷糊糊伸出手，一个温软的身躯伴随着一声女人的娇喘，滚入他怀中，饥渴的欲望席卷而来。

顾湘湘在一片哗哗声中醒来，轻手轻脚下床，掀开窗帘的一角。窗外有一棵高大的法国梧桐，风吹过，枝头茂密的树叶迎风招展。倚靠在窗边看了一会儿，她慢慢回过头，出其不意地对上耿绍昀冰冷的

眼神，她受惊般颤抖了一下。不知什么时候，他已经清醒地坐在床上，冷漠锐利的眼神仿佛把她看了个通透，所有的一切都无所遁形。她愣住，竟忘记了应该继续下去的戏码。

他指一指浴室的门："去洗个澡。"命令的语气，不容她拒绝，她顺从地进了浴室。

等她从浴室里出来，耿绍昀已经穿戴整齐，站在窗前望着外面出神，一支烟夹在指间，积起了长长一截烟灰。床上一切物什被清理得干干净净，窗子旁边的小圆桌上放着一杯水和一粒白色药丸，他的声音没有丝毫温度："把药吃了。"强硬得不留一点回旋的余地，她再次选择了顺从。看着她吞下避孕药，他扔给她一张支票："我不想再看见你，今天12点之前，把你所有私人物品清出胜天大厦，以后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总裁，"顾湘湘手扶在桌子的边缘上，支撑住自己微颤的身躯，"我承认，和公司里的许多女员工一样，我对您怀有倾慕之心，但是，我真的没有任何野心，没有想过要和小小争夺什么。您不喜欢我没关系，我不要您的钱，也不会再打扰您半分，更不敢奢求名分。我求您，求您让我留在您身边，经常能看见您，我就心满意足了！"晶莹的泪沿着雪白的脸庞慢慢滑落，她本就是一个美人，凄楚的神情，深情的告白，足以让任何男人为之动容。

他淡漠地瞟看了她一眼，眼中满是不屑，掸一掸烟灰，讥诮地笑："沈嘉恒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表演得这么不遗余力？"

她震惊地瞪大眼睛，试图说点什么，对上他洞悉一切的目光，便明白任何谎言与戏码都是多余的，她反倒镇定下来，安静地站着听他说话。

耿绍昀冷笑："我相信巧合，但巧合了太多次，就变成了蹊跷。许多事情，只要通过征信社，完全可以查出来，这次被你们算计成功，不是因为你或者沈嘉恒特别的高明，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母亲会参与到你们这种下三烂的剧情中——算计我！"

冰冷的眼眸中终于显出愤恨之色，他狠狠按灭烟蒂，走到她面前略微低头，森冷的气息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替我转告沈嘉恒，看在当年他倾尽所有相助的情分上，我还他三次人情，第一次，帮助他获取沈家的所有权益；第二次，他利用林薇珊制造小小和我的误会，我不再计较；第三次，就是这一次，弄伤我母亲，制造你和她相识的机会，设计把你送上我的床，我也放过他。事不过三，我和他的兄弟情分到此为止，如果再有第四次，我绝不会对他客气。”

第79节：第11章 一生的承诺(10)

沈韵心在大厅里的沙发上坐了很久，看见耿绍昀走下楼梯，她迎上前，满脸温情地笑：“绍昀，一切都是妈安排的，和湘湘没有关系，她一个女孩子……”

耿绍昀站在她面前，平静地看她片刻，说：“在牛奶里放兴奋剂，这种事情你也做得出，我到底是不是你的儿子？”

她心虚地低下头：“绍昀……”

“你以为她上了我的床，我就会负责？”他瞄一眼站在楼梯口的顾湘湘，“我就当是点了一名KTV小姐出台，一个玩物而已，想让我负责，未免太可笑了。”

他冷漠地从母亲面前走过：“明智的话，这件事，永远不要让小小知道。杜修宇不会放过任何伤害他女儿的人，真到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保护得了你！”走到门外，他回头看一眼宽敞大厅里孤独的身影，母亲一向保养得当，看起来高贵优雅，并没有丝毫老态，这一刻，佝偻着脊背，却是十分的苍老。

凉爽的秋风挟着细细的雨丝飘落在脸上，冰冷沁骨，胸口在隐隐作疼，酸涩夹杂着悲愤。算计他的人，一个是生他养他的母亲，一个是情同手足的兄弟，这世上还有什么人是可以信任的？在风雨中站立了一会儿，他拿出手机拨通私人秘书的电话：“陈小姐，请替我订最快一班前往旧金山的机票。”

小小睡得很沉，似乎是在做梦，总感觉耿绍昀的气息萦绕在周身。如同以往一样，他睡觉时喜欢搂着她的腰。娇小的身躯缩进他怀中，她翻了个身，双手习惯性地抱住身旁的东西。蒙■间听到一声轻笑，温热的唇柔柔地落在了眉心，硬胡碴刺得她微微发痒。这个梦也太真实了吧，小小含糊地咕哝一声，突然意识到自己不是在梦中，她霍然从床上坐起，一声尖叫还没出口，就被掩在了口中，“小小，是

我。”床头灯被打开，柔和的灯光下，耿绍昀的笑脸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你、你……”小小瞪大眼，狠狠咬一下指头，痛得直皱眉头，却欣喜地一把抱住他，“绍昀，真的是你，你怎么进来……”忽又想起他养伤的那段时间一直住在这幢别墅里，值夜的保全人员自然认得他，而她没有睡觉锁门的习惯，他能直接进入她的卧室并不奇怪，于是改口问：“你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我好去接你……”

他手臂一勾，把她按倒在床上：“这些事以后再说，大半个月没见了，先做点更紧要的事。”

“什么事？”她傻傻地问一句，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红着脸啐他一口，“色鬼。”

他不怀好意地笑，抬手熄灭了床头灯，火热的气息牢牢包围住她。他显得有点急躁，狂热而迫切：“小小，不要避孕了，我们生个孩子！”

“嗯。”她软绵绵地攀附在他怀中，仿佛被抽走了全身力气。

“对不起！”

“什么……”她刚不解地开口，唇立刻被堵住，意乱情迷间，她忘记了要问的话。

小别胜新婚，两个人倦极而眠，糊里糊涂地沉睡不知醒，直到赵彤一声尖叫把他们惊醒。她一手扶在门柄上，另一只手颤抖地指着床上相拥而眠的两个人：“你们、你们……”

小小身无寸缕，躲在被子底下又急又窘，随手抓起一个枕头向她扔过去：“快滚！”赵彤脑袋一缩，退出房外，“砰”一声把门给带上了。剩下房内两人面面相觑，“糟了，”小小红着脸，“赵彤这个大嘴巴，肯定会弄得整幢屋子的人都知道。”

“没关系，”耿绍昀宽慰她，“我这次来，一方面是看望杜世伯，另一方面是为了向他提我们的婚事。”

“嗯，爸爸的病情差不多控制住了，我们的事，也可以提……”卧室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小小按下接听键，傅传玉的声音传出：“惜若，下来吃早餐，就等你们了！”她看耿绍昀一眼，脸红得更加厉害，“傅姑姑在，赵彤在，看样子赵叔叔和秋姐也应该在，怎么办？”

耿绍昀笑着轻抚她的脸庞，像哄小孩子般：“没事，一切有我呢。”

两个人打理整齐才去一楼大厅，杜修宇和赵晓峰在下国际象棋，江雅秋坐旁边观看，傅传玉专心看报纸，只有赵彤手里拿着电视遥控器不停换台，目光不时溜向正下楼梯的耿绍昀和小小，贼兮兮地笑。小小窘迫地低下头，耿绍昀拉住她的手，走到杜修宇面前大大方方地招呼：“杜世伯，赵叔，傅姑姑，早！”

第80节：第11章 一生的承诺(11)

杜修宇抬头瞟他一眼，神情淡然，一言不发。倒是赵晓峰站起来热情地拍拍耿绍昀的肩："绍昀哪，什么时候到的，怎么都不通知一声？"

"飞机是昨天半夜到的，我不方便打扰各位长辈休息。"

"也是，"赵彤插嘴，"还是打扰小小比较方便一些！"小小狠狠瞪她一眼，赵彤立即顾他而言，"吃早餐，吃早餐，我饿死了。"

耿绍昀面对杜修宇，郑重地说："杜世伯，我和小小已经决定结婚，请您同意把小小嫁给我。"

"好哇，我当伴娘！"赵彤从沙发上一跃而起，举手欢呼，马上发觉一屋子的人都面无表情地瞪着她，又慢慢蔫下来，老老实实缩回沙发里数手指头。

"结婚？"杜修宇扔下手中的棋子，"原来你还记得你们并没有结婚，怎么……"

"爸爸！"小小着急地喊，下意识地挡在耿绍昀身前。

杜修宇看看女儿，神情缓和下来，实际上他并没有真的生气，只不过想到养这么大的女儿还没嫁出去，就让这小子占足便宜，心里不爽到极点，本有意要为难他一下，见女儿窘迫的样子，心立即软了："好了，好了，爸爸不说就是，结婚的日期定了吗？"

"谢谢杜世伯成全，"耿绍昀喜形于色，"我正准备与您商定结婚日期！"

"你们有什么打算？"

小小侧过头去温柔地看着耿绍昀，显然是听凭他的决定。耿绍昀握住她的手，对她温情地微笑。

"耶——"赵彤低声嘀咕，"真肉麻！"可惜，人小言微，没有人理她，她郁闷地继续数手指头。

耿绍昀说：“当然是越快越好，我希望能在这个月底之前完婚，可以吗？”

“不可以，”一直没说话的傅传玉突然出声，抖了抖手上的报纸叠放在一边，“这个月底是小小母亲的忌日。绍昀，于情于理，你都应该陪小小到你岳母墓前拜祭一下，告知你们结婚的消息，以慰她的在天之灵。”

傅传玉说得合情合理，耿绍昀无法不同意，他看了小小一眼，见她点头肯定，便说：“是，谢谢傅姑姑提醒。”

“这样吧，”傅传玉顺手拿起茶几上的一本台历，“我帮你们选一个好日子，过了这个月底，只有下月二十九是好日子，正好，用一个月时间筹备婚礼。订婚典礼是在这边举行，那么结婚典礼就该在男方家所在地举行，而且那里也是嫂子的故乡，宇哥，你觉得怎么样？”

从傅传玉提起妻子的忌日开始，杜修宇一直心不在焉，听见她问话，才猛然回过神来：“也好，时间宽裕些，把婚礼准备充分，我稍后让人在那边帮忙选一幢别墅，依照你们小两口喜欢的风格装修，当做小小的嫁妆之一。绍昀，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要嫁就要风风光光地嫁出去，太仓促了可不好！”

耿绍昀沉默片刻，说：“杜世伯一片好意，按理说，我不该再有什么意见，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和小小先在这边公证注册，等回国后再按选定的日子举行婚礼。”

“绍昀，”傅传玉笑着，“结婚毕竟是人生大事，就算是公证注册，也要有双方父母在场才对，你母亲还在国内，既然已经等了这么久，你再多等42天，又有什么关系！”

赵彤“哧”一声笑：“就是，反正夫妻间能做的事，你们都做了，只差一张婚纸而已，急什么嘛！”

小小忍无可忍，气道：“赵彤，你给我闭嘴，没有人会当你是哑巴。”

赵彤赶紧闭上嘴，又缩回沙发里。

小小拉起耿绍昀走向大厅的另一侧，低声说：“每年妈妈忌日前后那段日子，爸爸心情就特别难受，绍昀，我们就再多等42天吧，让爸爸有时间调理一下心情和身体！”

他轻叹一声，有些无奈：“我只是想尽快解决这件事，以免夜长梦多！”

“嗯？”小小疑惑。

他突然握紧她的手，认真地说：“小小，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一辈子，我只想要你，我会一生一世好好待你，让你永远幸福！”

跟他在一起这么久，很少听到他说煽情的话，小小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这些话，心却如悄悄绽放的昙花，片片花瓣无声舒展，抿唇浅浅地笑：“我当然相信你，我们很快就是夫妻了，要在一起过一辈子的！”

赵彤远远地看着他俩，连连摇头：“完了，完了，小小被这个男人吃得死死的，永无翻身之日。”

杜修宇饶有兴趣地问：“你怎么看出来的？”

“杜伯伯，您看，小小的眼睛都快滴出水来了，从小到大，她有过柔情似水的时候吗？”

“哦——”杜修宇正愤愤地点头，耿绍昀已经转身走回到他面前：“一切就按杜世伯和傅姑姑的意思安排吧！”

第81节：第13章 波澜突起(1)

第13章 波澜突起

小小没想到结婚是如此麻烦的一件事，从旧金山回来后，就开始筹备婚事，筹备了半个多月，还是茫茫然理不清头绪。幸好，傅传玉专程从旧金山过来帮忙，婚礼事宜交由江雅秋和陈倩主要负责，总算在选定婚期的前三天，把一切事项准备妥善。

整个婚事筹备过程中，沈韵心始终没有露面，小小几次提出要去看望她，都被耿绍昀以各种理由阻止，便不再提起。在杜修宇为女儿结婚而特意买的别墅里，傅传玉趁着吃早餐时耿绍昀和小小都在场，说："宇哥乘坐的飞机将于今晚6点抵达。绍昀，明天你们就要去公证注册了，为什么耿夫人至今没出现？"

耿绍昀放下筷子，接过佣人递上的餐巾随意擦了擦手："我没有通知她。"

"什么？！"傅传玉提高声音，"这样的人生大事，居然不通知你母亲？"她随杜修宇闯荡江湖多年，身份地位非同一般，养成了泼辣直率的性格，向来是有什么说什么，不留半分情面，"你是什么意思，难道小小不配做你们耿家的媳妇？"

耿绍昀神情略微一僵，却也坦诚地迎着她的目光："能娶小小为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运，傅姑姑，我是个成年人，人生大事完全可以由我自己做主。"

傅传玉不悦地蹙眉，正想说话，小小娇嗔地喊一声："傅姑姑！"转过头，她对耿绍昀笑着说："你今天上午不是还有个重要会议吗？再不出发，就要迟到了。"不等他说话，她已替他拿过公文包："快去吧，虽然是老板，也要有时间观念。"

被她推到大厅门口，他回过身握住她的手，柔声说："晚上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去接爸爸。"

“胡扯，谁是你爸爸。”话虽这么说，她眼中盈盈荡漾着的却全是笑意。

他忍不住在她嫣红的脸庞上偷了一记香，才心满意足地离去。

走到车库，发觉车钥匙忘了拿，他又回去，大厅里没有人，车钥匙就放在茶几上。他拿起车钥匙刚准备离开，听见餐厅里传出傅传玉的声音，大有恨铁不成钢的味道：“你呀，从小到大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竟也纵容着他，难不成要学你母亲，由着自己的丈夫在外面三妻四妾？”

“不，绍昀不会。”小小着急地为他辩解，“他没有通知他母亲，一定有他不得已的理由，傅姑姑，你就别再为难他了。”

“好、好，”傅传玉气急，“我不难为他，不过，你自己想清楚，明天注册公证时，还有婚礼上，如果他母亲不出现，你爸爸会怎么想，你又有多难堪？！”

短暂的静默后，小小说：“绍昀的母亲能来，当然更好，爸爸会安心，绍昀肯定也会很高兴；可是万一她不能来，也没关系，我嫁的人是绍昀，和我过一辈子的人也是绍昀。”她的声音里有了恳求的意味，“姑姑，明天无论怎样，你什么也别问，好不好？明天是我的好日子，我不想爸爸和绍昀不开心。”

“唉——”傅传玉重重叹一口气，“你就这么相信他？”

“我相信他，无论怎样，我都相信他！”

耿绍昀悄悄走出大厅，坐进车子里，一手按在太阳穴上，耳畔不住回旋着她那句“我相信他”，她是这样毫无保留地全身心信任他，酸楚的感觉从心中一直蔓延到喉头。过了好一会儿，他拿出手机来，拨通江雅秋的电话：“江小姐，今天上午的会议延迟一小时。”车子向耿家大宅的方向驶去。

一个多月没有回家，家还是原来熟悉的样子，大厅深处，母亲在玩拼图，她常做这种事，聊以打发时间。看见他回来，也只是轻描淡写地点点头：“终于肯回家了吗？”

第82节：第13章 波澜突起(2)

耿绍昀来到她面前坐下："明天我和小小去注册公证，后天举行婚礼，到时您可以出席吗？"

沈韵心笑："我出不出席，对你们的事有什么影响吗？"

耿绍昀看着母亲片刻，说："很多次，我真想开诚布公地把一切向小小坦白，或许可以得到她的谅解。每次事到临头，却又失去了勇气。害怕小小伤心固然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为了小小，杜世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如果他知道小小所受的那些委屈，可能会看在我将是他女婿的分上不作计较，也可能会让您无声无息地消失。无论怎样，您总是生我养我的母亲，我不敢冒这个险！"

拼图的碎片从手中滑落，沈韵心抬起头看向儿子，微微动容。他一向果断狠决，鲜有这种优柔寡断的时刻。

"妈，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让您排斥小小，我求您，顾念在母子情分上，出席明天的注册公证以及后天的婚礼，结婚一辈子只有一次，请您不要让我留下遗憾。"

"你很喜欢她？"

"是啊，我从来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人，失去了她，我不知道这一生还能不能找到幸福！"

沈韵心的目光渐渐变得柔和，手放在儿子的手背上，轻轻拍了拍："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耿绍昀客气地微笑："谢谢！"心里觉得难过，自从那一晚后，母子之间总隔着一层什么，似乎永远无法找回往日的亲近，然而，再怎么不好，母亲始终是母亲，他狠不下心置她的生死于不顾。

耿绍昀走了之后，沈韵心还坐在大厅里发呆，突然想起一件事，急忙拿起话筒拨通一个号码："那件事，就算了吧，我儿子实在是喜欢她，我不想让他伤心难过。"

电话那端传来一声冰冷的笑，尖锐的声音仿佛吐着芯子的毒蛇，“咝咝”地钻入她脑海：“当初是你求我，我才帮你，事到如今，你说算就算了吗？游戏是你说开始，该由我说结束才对！”

“可是……”

“放心，有我在，杜修宇不能把你怎么样，至于你儿子，他还年轻，这世上繁花似锦，也只是难过一阵子罢了。”

“他们明天就要注册……”

“知道时间紧迫，还不快点，难道你们耿家的长孙你也不想要了吗？”

听筒缓缓从她手中滑落，寓言故事里，与魔鬼定下契约的人，根本就没有反悔的机会。

小小接到沈韵心电话的时候，正在睡午觉，迷迷糊糊半天才反应过来：“阿姨，您想见我，在哪儿？”

梳洗整齐跑下楼，碰巧傅传玉拿着一份清单在大厅里清点贺礼，见她行色匆匆，问：“不是说很困吗，怎么急急忙忙的要出去？”

“绍昀的妈妈约我见面！”

傅传玉皱一下眉：“要不要我陪你去？”

“不用，”小小几步跑到门外，回过头应一声，“我很快就回来。”午后的阳光照着她清丽的笑脸，明媚得让人心情也随之豁然开朗，傅传玉看着她，一下子竟看出了神。

茶庄包厢依照复古风格设计，秀丽的茶女把泡茶工序一道道演示过后，含笑退出包厢。小小在古式独坐方榻上正襟而坐，案几另一侧，沈韵心慢条斯理地品茶，谁也没有说话，包厢里安静得几乎听不到一丝声息。

古朴的木制墙面上挂着一幅字画：碾细香尘起，烹新玉乳凝。小小看了一会儿，终于先开口：“阿姨，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叫您阿姨，到了明天，我就要与绍昀一样，称呼您为妈妈，我会如他那般尊重您、孝敬您，请您为我们祝福，好吗？”

沈韵心举起茶盏，浅抿一口，才说：“杜小姐，据我所知，以你们杜家的财势，想娶你的人数之不尽，绍昀仅是其中之一，为什么一定要选他？”

小小微笑：“阿姨，那些人想娶的是杜家的财势，只有绍昀想娶的是我这个人，而我，也只爱他这个人。”

“你爱他？”沈韵心带着讽意地笑，“那嘉恒呢，这么快就变心，你的爱是不是太不可靠了？”

小小脸色微微僵了僵，但还是忍住，正视着沈韵心：“阿姨，我承认，我曾经对沈先生有过好感，如果继续下去，也许会发展成为更近一步的感情。但是，一切毕竟没有继续下去，好感不等于爱，从来没有爱过，哪来的变心！”

第83节：第13章 波澜突起(3)

“你知不知道，嘉恒为什么放弃？”沈韵心愤恨地冷笑着，“是你父亲逼他，你父亲用整个沈家来逼迫他放弃你，逼迫他找其他女孩儿在你面前表演亲热戏，好让你彻底死心。”

小小很平静：“那又怎么样？”

沈韵心愕然。

小小说：“我很清楚我父亲的为人，也许正如您所说，他逼迫过沈先生，因此，我对沈先生一直怀有愧疚之心。但是，在逼迫之前，我父亲肯定给过沈先生选择的机会，如果当时沈先生坚持不肯放弃我，我父亲未必会把他怎么样，很遗憾，沈先生没有为我冒这个险，或者，他认为不值得冒这个险。沈先生优秀出众，我想他对于自己的选择会有所担待，我也尊重他的选择，彼此之间应该无怨无悔。同样，愧疚不是爱情，不爱就是不爱，我不能因为愧疚就强迫自己用爱情去作为弥补。阿姨，作为当事人的沈先生尚且没有说过什么，您又何必打抱不平！”

沈韵心语塞，到底是杜修宇的女儿，远非她所认为的那样软弱无知。半晌，她温和地笑：“这么说，你的确很爱绍昀，那么，你是否可以包容他的一切，无论优点还是缺点？”

小小回答得毫不犹豫：“是。”

“那我就放心了。”沈韵心向门外扬声喊，“湘湘，进来吧。”

与以往的单薄苍白相比，顾湘湘丰腴了不少，容貌增添了几分娇艳。小小看她推门进来，讶然呆怔了一下，随即从座位上跳起，拉着她喜笑颜开：“湘湘，果然是你，你去哪儿了，我到处找你。回来后就听说你辞职了，电话打不通，家也搬了，问公司里的同事，都说不知道你的去向，到医院里，医生说顾阿姨已经很久没去检查，怎么跟人间蒸发似的，一点音讯都没有？”不知道为什么，潜意识里有种莫名的恐惧，小小只好不停地说话，让自己没有思索的空隙，“我快要结婚

了，好姐妹一场，如果你不来参加我的婚礼，就太不够义气了，小彤总闹着要当伴娘，我决定不给她机会，谁让她大嘴巴，到时候，你来当……”

顾湘湘扑通一声跪在了她面前：“小小，我对不起你，我求你，看在好姐妹的分上，原谅我，原谅我……”

一股寒意从心底升起，麻痹的感觉涌向四肢百骸，小小僵立在原地，一动不能动，却仍勉强地笑着，轻声细语，怕惊动什么似的：“湘湘，别再跟我开玩笑了，我明天要注册公证，公证后，我和绍昀就是合法夫妻，后天举行婚礼，你来给我当伴娘，到时候，我把花球抛给你……”

顾湘湘伏在地上泣不成声：“小小，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和你争夺些什么，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我只是爱绍昀，无法自拔地爱着他，我不求他给我什么，只要能留在他身边，经常看见他，我就心满意足了，哪怕没名没分，永不见天日，也无所谓。如果不是因为有了孩子，我永远不会出现在你面前，永远不会打扰你。孩子是无辜的，我不能让他和我一样，一辈子背负私生子的罪名，让人看不起，小小，求求你，给孩子一个堂堂正正的身份。”

沈韵心把她从地上扶起来，无限怜惜：“你这孩子，明知道怀了身孕，还跪在地上，万一受凉怎么办？快起来，小心动了胎气。”

四周的一切似乎在高速旋转，小小的视野里一片昏暗，晕眩中，仿佛无数杂乱的啸声冲入耳中，刺得耳膜尖锐疼痛，她什么也不想听，偏偏沈韵心的话一字一句清晰地钻入脑海：“杜小姐，绍昀没有和你订婚之前，就和湘湘在一起了，虽然迫于身份没有公开关系，但我早把湘湘当做儿媳。可惜，绍昀心太高，我们耿家虽然算是豪门世家，终究比不过你们杜家富可敌国，当你父亲提出联姻时，他就想通过这个方式进一步拓展耿家的事业。不得已只有委屈湘湘这孩子，好在她什么也不争，你永远都是耿家名正言顺的大少奶奶，今天找你，主要是为湘湘腹中的孩子，这是耿家长孙，我不能让他名不正言不顺

地流落在外。杜小姐，既然你爱绍昀爱到能包容他的一切，肯定也容得下这个孩子，对不对？等这个孩子出生后，你只要认下来，给孩子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就行了。”

第84节：第13章 波澜突起(4)

“我不信，”小小艰涩地说，喉底哽痛凝滞，每说一个字，都痛得冒出冷汗，“你们说的话，我一个字也不信。”

沈韵心不以为然地笑，拿出手机按了几下，一段通话录音响起：“绍昀，湘湘怀孕了。”是沈韵心的声音。

耿绍昀的声音随之传出：“不可能，我给她吃过避孕药。”

“任何避孕措施都不是百分之百的保证，你是孩子的父亲，你说怎么办吧。”

“让她去打掉……”

沈韵心关闭了通话录音，有点怜悯地看着小小：“我是绍昀的母亲，难道会诋毁自己的儿子不成？”

小小身子微微颤抖，手揪住胸口的衣襟，急促喘气。突然想到一件事，跌跌撞撞扑向案几，手忙脚乱地从提包里拿出手机准备拨号，指尖急剧颤抖，几次从拨号键上滑开，泪水不自觉落下，模糊了手机屏幕，她抬起一只手胡乱地擦拭掉，眼泪却越擦越多，仿佛永远也擦不完。终于拨通了耿绍昀的手机，传出的是关机盲音，她犹不死心地一遍又一遍拨打。

顾湘湘看着她，一种奇异的快感从心底涌出，从来都是她一个人独自在痛，现在该轮到另一个人、被所有人捧在掌心中的那个人好好痛一次，原来杜修宇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沈韵心恻然：“杜小姐，我知道这样对你、对湘湘都很不公平，所以一开始我极力反对你们订婚……”

小小抬头，冰冷的眼睛里寒意逼人：“你不用在我面前装无辜装清白，我尊重你，千方百计讨你欢心，只因为你是他的母亲，因他而敬你，可你，又是怎样对待我的？！”

沈韵心恼羞成怒，冷哼了一声：“我怎么了，我不过是把事实告诉你，他们真心相爱，要算起来，还是你拆散了这对苦命鸳鸯。”

小小转头看着顾湘湘，眼神苦楚：“你是我的好朋友、好姐妹，我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对不对？我再问你一次，你和耿绍昀真的早就是情人，你腹中孩子真的是他的骨肉？”

顾湘湘低敛眉目，柔弱的样子楚楚可怜：“是真的，小小，我也不想这样，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才会来打扰你。”

“你们真心相爱，你们是苦命鸳鸯？”小小唇角轻扬，恍恍惚惚浮出一抹凄厉的笑，“那我是什么，破坏人姻缘的富家女，还是利益权衡下的牺牲品？你们早就在一起，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何去何从，至少我还有选择的机会。一个是我推心置腹的好姐妹，一个是我全心爱着的未婚夫，好一段悲伤伟大的爱情。你们相爱是你们的事，为什么要拿我的爱情我的友情做殉葬品？你们是人，难道我就不是人？我和你们一样，有血有肉、有爱有恨，活生生的一个人！”她紧咬着牙，一字一字地说，大颗的泪一滴一滴不断滚落。

顾湘湘掩唇，细碎的哭泣声断断续续逸出：“对不起，小小，对不起，只要你肯原谅我们，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原谅你们？不，不可能！”她扶住墙壁站起来，摇摇晃晃向门口走去，“我会查清楚这件事，如果你们所说的这一切是真的，我至死都不会原谅你和耿绍昀，你们必须付出代价，很大的代价！”

沈韵心含怒摔下茶盏：“你什么意思，分明就是仗势欺人！”

小小在门口转过身，眼中凌厉的光芒逼得她们不敢正视：“对，这一次我就是要仗势欺人，又怎么样！你们先欺我，难道我就不可欺回去？不要指望我是宽容大度、以德报怨的圣母，更不要指望有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出了这个门，从此你们就是我的敌人！我一定、一定会把你们给予我的痛，加倍还给你们！”冷冷的目光从她们身上一一扫过，她没有做过天理不容的坏事，没有伤害过其中任何一个人，她们无端端地就把她推入了暗无天日、永不超生的地狱里，那么，她为什么不可以把她们一起拖入地狱？

出了茶庄，小小茫然地向前走着，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行走在哪里，天空开始飘起雨丝，天色一点点暗下来，深秋的风雨寒气入骨，雨水顺着她的发丝滴落，却感觉不到冷。走了很久，终于筋疲力尽地坐在江边，望着奔腾不息的浪花，想起《上海滩》的主题曲：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爱你恨你，问君知否，似大江一发不收……

第85节：第13章 波澜突起(5)

手机铃音不停地响，她麻木地按下接听键。“小小，”耿绍昀焦急的声音传入耳中，“你在哪里，怎么还不回来？告诉我地址，我去接你。”

她的鼻子发酸：“绍昀。”没有看见她，他是那样的着急，她应该相信他的，不是吗？轻轻吸了口气，她又喊了一声：“绍昀。”

“小小，”他疑惑，“怎么了？”

“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一定要对我说实话，一定！”

他声音低沉：“什么事？”

“你母亲说……”她声音很轻，轻得如同梦呓，“你母亲说顾湘湘怀孕了，孩子是你的……”

电话那端没了声音，静寂片刻，他小心翼翼地说：“小小，你在哪里，我去找你。”

一颗心渐渐沉入黑暗的深渊，剧烈的痛楚，痛过之后，反而没有了任何感觉：“你只要告诉我，是或者不是！”

“小小，”他像是在求她，“告诉我，你在哪里？”

“为什么不回答我？”她干涸的眼睛里已流不出眼泪，雨水飘入眼中，冰冷刺痛，“为什么不回答我？！”

“小小，让我去找你，见了面，我们再说，好吗？”

她木然地合上手机，电话被挂断不到两秒，急促的铃音又响起。她盯着屏幕上闪烁的名字，一个刺耳的声音在耳畔往复回荡：他们真心相爱，他们真心相爱……我是绍昀的母亲，难道会诋毁自己的儿子不成？

手一扬，手机在半空划出长长一道弧线，落入了湍急的江流中。滔滔巨浪似乎在向她招手，来吧，下来吧，只要下来，所有的爱恨苦痛，从此与你无关！

小小受到了诱惑，身体无意识地向前倾过去。猝然间，一只手猛地抓住她的手臂，大力把她从江边拖开，急切的声音里夹着怒气：“你疯了，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在干什么？小小抬起茫然的眼睛，她并不知道自己刚才在干什么，有的人之所以不畏死亡，是因为对这世上一切无所牵挂，可她心中分明还有许多牵挂。

手臂被抓得生痛，理智在空白的脑海中一丝一丝复苏，她的视野里终于有了焦点。沈嘉恒站在她面前，关切地注视她：“你，怎么了？”雨水沿着他头上安全盔的边缘滴落。不远处，江边工地上机器的轰鸣声，在这阴雨黄昏，听起来竟像是悲鸣。

小小茫然地摇摇头，居然还不忘礼貌地说一声“谢谢”，转身继续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当天际最后一丝光线湮没于夜色中时，她迷失了方向，分辨不清来路归程。寒风冷雨扑面而来，她的两颊却滚烫火燎，全身虚软无力，十分难受。

一辆车子从后面开过来，缓缓停在她身旁，车窗玻璃徐徐降下，沈嘉恒探出头：“上车，我送你回去！”

她站在原地不动，心憔力悴，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他走下车，半带着强制，把她拉进车厢内，并细心地为她扣上安全带，才回到驾驶座上。她全身被雨淋湿，发梢挂着点点水滴，风雨中被冻得麻木，感觉不到冷，进了车厢，被空调的暖风一吹，反倒瑟瑟发抖。沈嘉恒轻叹一声，脱下外套盖在她身上，一边启动车子，一边问：“你现在住哪儿，绍昀的公寓，还是你父亲为你新买的别墅？”

她似乎没有听见，额角抵在车窗玻璃上，望着外面的茫茫夜色出神。原本明亮的眼睛暗淡无光，再无一丝昔日顾盼生辉的神采。

沈嘉恒开着车子，说：“如果觉得伤心，就哭出来吧，大哭一场后，或许会舒服很多。”

“被伤透了的心，哭过之后，难道就可以修补完好吗？”她的喉咙痛得如被刀锋割过，声音低哑，“如果哭一场，可以不再伤心，那肯定不是真正的伤心，顶多是心情不好。”

他一脚踏在刹车上，停住车，取出一支烟衔在口中，四处摸了摸，没找到打火机，有点烦躁地取下烟：“绍昀伤了你的心吗？”他望向前方，并不看她。半天没有听见她的回答，他侧过头，她已经陷入昏睡中，唇色惨白，脸颊泛着异样的潮红。迟疑一下，他伸手抚上她的前额，额头烫手。“小小，小小——”他焦急地喊，“我马上送你去医院。”

第86节：第13章 波澜突起(6)

“不，”她迷迷糊糊地抓住他的手，滚烫的温度从她的手心传递到他的手心，“我要回家，送我回家，绍昀……”

如同石化般，沈嘉恒僵坐不动，另一只手中，香烟不知不觉被揉碎，烟丝从指缝间漏下。他仍然记得很久以前的那个雨夜，她站在楼上窗台前冲他挥手，明媚的笑容让寒雨夜也变得温暖。而她早已忘记他为她摘取的郁金香，红色郁金香——爱的告白。心里是一片空洞的荒芜，他慢慢抽回手，重新启动车子，车灯在浓郁的夜色里，打出两道长长的惨白光柱！

车子刚到达别墅大门外，一群人就从里面冲出来，当先的杜修宇看见从车里出来的人是沈嘉恒，不耐烦地皱了皱眉：“怎么是你？”

“杜先生，”沈嘉恒不卑不亢，“我马上就会走，下午我在巡查江边工地时，看见杜小姐似乎有想跳江的迹象……”

还没有听沈嘉恒说完，杜修宇就变了脸色，他本是一个极其沉稳冷静的人，哪怕泰山崩于前，也不会眨一下眼睛，此刻几乎有些仓皇：“小小在哪里？”

“我就是为了送她回家才到贵府上。她在车里……”

杜修宇匆忙跑到车旁，从车厢里抱出昏迷中的小小，惊急交加：“小小、小小——这是怎么回事？”

“杜小姐淋了很长时间的雨，可能病……”

“快点叫医生！”杜修宇对跟随在身后的江雅秋吩咐一声，抱起女儿慌忙往屋内跑，甚至顾不上向沈嘉恒道一声谢。

相较之下，傅传玉显得冷静许多，一把拉住手忙脚乱跟着杜修宇跑的赵彤：“先打电话给你爸爸和绍昀，让他们撤回在外面寻找的人。”回过头，对沈嘉恒感激一笑，“沈先生，谢谢你，今日实在不方便，改日再登门向您表示谢意。”

沈嘉恒微笑颔首：“不必客气。”

目送他开车离去后，傅传玉转身，看见赵彤怔怔地望着他离去的方向，若有所思。

“想什么？”傅传玉问。

“这个沈先生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呢？”

“废话，”傅传玉没好气地说，“他跟你杜伯伯一样，是社会名流，常在报纸上看见，觉得眼熟有什么好奇怪的。”

“不对，不对。”赵彤摇头，无意间瞟见傅传玉的眼睛，恍然大悟，“噢，我明白了，傅姑姑，您有没有发觉，他长得有些像您，尤其是眼睛。”

“胡扯！”傅传玉轻叱，“他是男的，我是女的，非亲非故，怎么像得起来？”

“真的，我学的是绘画，视觉特别敏锐，你们不在一起，倒也感觉不到，可一旦站在一起，稍微多注意些，就可以看出不少相似之处。”

“行了，你与其有空在这里说废话，还不如快点去照顾小小。”

“哎，我又犯糊涂了。”赵彤拍拍脑门，一溜烟跑入屋内。

杜修宇抱着女儿跑进卧室，仿佛是易碎的珍宝般，小心翼翼地把她放在床上。微颤的手指拨开她额前的乱发，触及她滚烫的额头，心中升起一种恐惧，相同的感觉，十多年前妻子去世时曾经有过。他一眨不眨地盯着女儿，害怕眨眼间，女儿就会消失。

江雅秋拿出一叠干燥松软的睡衣，站在杜修宇身旁：“杜先生，小小全身湿透了，再不换衣服，会加重病情。”

杜修宇点点头：“拜托了！”举起沉重的脚步向门口迈去，不过是片刻工夫，英挺的身姿竟显出了老态。

在卧室外的小厅里，他焦虑地来回踱步，心里如燃烧着一团烈火，狂躁得几欲爆炸。外面的长廊上，凌乱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耿绍昀冲进房内：“小小呢？”

杜修宇停步瞪着他，见他心急如焚的样子，也觉得乏力，苛责的话终是没有说出口，指一指卧室微合的门：“里面换衣服……”

话音未落，耿绍昀已经推门进了卧室，江雅秋为小小换好睡衣，正用一个大毛巾轻轻擦拭她被雨水淋湿的长发。她毫无知觉地躺在床上，没有一丝生气。他拉起她的手，想起天空中稀薄的云雾，虚无缥缈，一触即散，掌心中的炽热一直炙痛到心底，痛得窒息。似乎若有感应，她的手指轻颤一下，喃喃低语一声。隐隐约约，他听见两个字："绍昀……"很大一滴泪，从她眼角沁出，缓缓滑落，隐没在枕畔间。

第87节：第14章 因果循环(1)

第14章 因果循环

医生很快就到了，按照他的建议，只留下江雅秋在卧房内照应，其他人全部到一楼等候消息。偌大的厅内，除了女佣偶然进出端茶倒水的声音，再无一丝声响，沉闷的气氛压得人喘不过气。绍谦不时担忧地注视着对面的兄长，从小小房内出来后，他一直坐在那儿很久都没有动弹一下，指间夹着一支烟，眼看烟头就要烧到手指了，他却毫无知觉。绍谦喊："大哥——"指一指他的手。耿绍昀抬手掐灭烟蒂，按下打火机，又重新点上一支烟，幽蓝的火光映照出他深锁的眉头。

绍谦动了动唇，想问点什么，又问不出口。为参加兄长的婚礼，他搭乘杜修宇的私人飞机专程回国，刚下飞机，就被告知小小失踪，顾不得歇口气便带人四处寻找，好不容易听到她回家的消息，见到的却是她昏迷不醒的样子。虽然很想知道好好一桩喜事为什么变成眼前这个样子，但以兄长现在的心情，显然不宜多作询问。

赵彤按捺不住，闷闷地等了一阵，还没见医生下来，就问："耿大哥，我和小小一起长大，从没见她这么失常过，是不是你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一屋子的人闻言，目光全部落在耿绍昀身上，他却恍若未闻，紧抿着唇一言不发，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不、不可能。"绍谦急切地维护兄长，"大哥担忧小小，有什么事，等小小醒过来再说，行不行？"

"可是——"

"小彤，"赵晓峰打断女儿的话，"绍谦说得有理，你要是困了就去睡觉，别在这里添乱。"

赵彤愤愤不平，正巧医生走下楼，所有人急忙迎上去，医生说："杜小姐受寒过重引起高烧，这本不算很严重的病，问题是杜小姐现在情况很特殊，不能随便用药退烧。"

杜修宇听不明白："情况很特殊？"

医生点头："杜小姐已有一个多月的身孕，特效药物会对胎儿产生副作用。"

杜修宇看了耿绍昀一眼，目光冷峻。

耿绍昀没有注意他的目光，站在那儿兀自出神，神情极其复杂，惊喜、懊恼、担忧……兼而有之，最后一切归于焦虑，问："现在该怎么做？"

"刚才为杜小姐注射了退热柴胡注射液，余下能做的，只有采取物理降温法，用湿毛巾冷敷、酒精擦颈部两侧及腋窝大动脉经过处，还有，给她多喝水。如果到天亮还没有退烧，建议考虑放弃胎儿。"

小小不停地做梦，心悸的感觉即使在梦里也不放过她，全身像被火烧一样灼痛，似乎所有力气被抽出了体外，虚软得连睁开眼睛的力气都没有。耳畔有人说话，恍恍惚惚捕捉到一丝熟悉的声音，"绍昀，绍昀……"她竭力喊他，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她知道他就在身边，他的气息，她永远也忘不了。她如此爱他，所以他让她相信他，她就全心全意地相信他。知道他曾经有过不少风流韵事，他说那都是在她之前，以后再也不会，她相信他；知道他与林薇珊私会，他说了结过去，以后再也不会，她相信他；现在又有了顾湘湘，她曾经的好朋友……她记起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必须问他，她一定要清醒过来，当面亲口问个明明白白。

喂下一碗姜汤后，小小惨白的嘴唇终于略有血色，护士为她量过体温，轻吁一口气："体温降下来了，现在还有一点低热。"

夜深寒重，长时间飞行旅程加上大半夜的担忧，足以令人困倦委顿，杜修宇让其他人都去休息，自己却不敢睡，害怕一觉醒来，如同当年失去妻子一样失去女儿。没有了女儿，纵是富可敌国，权势滔天，人生于他还有什么意义？

耿绍昀又为小小换上一条凉湿毛巾，她的小指突然勾在了他袖口上。手僵在原处，他一动不敢动，手指一个接一个攀附上来，最终紧

紧揪住他的衣袖。她的眼睛缓缓张开，眼睛出奇地明亮，仿佛跳跃着两簇小火焰。

“小小。”他低喊，唯恐惊吓了她。

她艰难开口，一字一字费力吐出：“那件事，我一定要个明确答案，顾、顾湘湘，腹中的胎儿是不是你的？”

第88节：第14章 因果循环(2)

他沉默一下，看见她坚定的眼神，终于艰涩地说：“我不知道……”

“原来，”她揪住他衣袖的手无力地垂下，眼眸深处仅有的一缕生气熄灭，眼里的光瞬间暗淡，只余下一片冷灰，“在和我订婚后，你的确和她有过关系。”

“小小，事情并非你所认为的样子，那是，很荒诞情况下的一次错误。”

“你说，我在听。”

“我母亲出院那天，我喝……”

“宇哥。”傅传玉走进房内，讶然，“你怎么……是不是小小……？”

耿绍昀抬头，看见杜修宇脸色变成极其难看的紫青色，眼神森冷狠绝，若非怒极失控，他向来喜怒不现于形。绍昀踌躇一下，母亲的种种涌入脑海，年幼时，对他悉心呵护；病重时，在他身旁彻夜守护……

竭尽全力凝聚起的一点神志渐渐开始涣散，昏昏沉沉中，小小坚持住最后一丝清明，等待绍昀解释。

他低下头，吃力地说：“对不起，小小，这样的错误，以后永远不会再有——”

她“哧哧”地笑，眼泪止不住纷纷滚落。又是以后，以后复以后，他到底要让她等待多少个以后？难道像母亲一样，等待了无数个以后，最终一枪射穿自己的心脏？“你走，以后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说完最后一句话，她精疲力竭，再一次陷入昏迷中。

“小小——”杜修宇俯身焦急地喊。

值夜护士急忙阻止：“让她睡吧，长时间高烧，平常人也会心神俱疲，何况她还是个孕妇。”喂她喝了点水，又替她量量体温，说：“杜

小姐体温已恢复正常，您就放心吧。”

杜修宇直起身转眼看向耿绍昀，眼底浮起森森寒意：“我把女儿交给你，你却让她变成这样？！”

耿绍昀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小小，她已经退烧，手指微凉。他紧紧握住她的手，再也不敢松开。他愿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任何代价，可是，并不包括永远失去她。

杜修宇慢慢踱出卧室，站在外面小厅负手思索一会儿，对无声跟随在身后的傅传玉吩咐：“派人调查一下，中午12点之前，我要知道事件的全部经过。”

天色渐渐放亮，绍谦一大早去把医生接来，还请来一个妇产科医生。经过细致检查，两名医生宣布大人和胎儿均安好，众人才松了口气。

赵彤问：“她为什么还没有醒来？”

医生笑一笑：“她想醒来的时候，自然会醒来。”

杜修宇瞟绍昀一眼，平和的语气透着疏离：“你先回去吧！”

绍昀站在原地没动，目光不曾离开过小小。为保证体力，她的腕上一直挂着葡萄糖点滴，针头扎在她细小的血管里，手腕纤弱苍白，仿佛透明般。他觉得痛，她不愿意醒来，是因为不想看见他吗？

绍谦关切地拍拍兄长的肩：“大哥，你熬了一整夜，我送你回去休息，小小还在病中，你的身体可不能这时候垮下。”

江雅秋也走近前劝慰：“总裁，您去休息吧。要是小小醒来，我立刻给您电话。”

耿绍昀点点头：“绍谦，先开车送我回去一趟。”

看见耿绍昀回家，沈韵心并不意外，有点心虚地说：“我没有对她说什么，只是求她成为耿家大少奶奶后，给耿家长孙一个光明正大的身份。”

“耿家长孙？”耿绍昀冷笑，“你知不知道耿家长孙在哪里？小小已经怀有一个多月的身孕，今天本是我和她注册公证的好日子，我会有

一个妻子，一个孩子，而你，生生把早已和我骨肉相连的一切从我生命中剥离，你究竟是不是我的母亲？！”

沈韵心脸色惨白。

“大哥，”绍谦上前一步打圆场，“我昨晚回家已经告诉过妈，妈也很后悔，你别生气了。”

“我不生气，”耿绍昀望着母亲，哀伤而疲惫，“能为你做的，我都做了，现在，我求你，能不能当做没有我这个儿子，从此别再过问我的任何事！”他不再看她一眼，转身大步离去。绍谦追在后面：“大哥，大哥——”追到门口看见兄长驾车绝尘而去，回过身，母亲委坐在地上哭泣，他靠在门上，一股无力倦意涌上心头。

第89节：第14章 因果循环(3)

上午十点左右，一份完整的调查资料送到杜修宇面前：顾湘湘，23岁，于一年半前，与小小同时进入胜天集团工作，两个人交情极好。因为家中有重病的母亲，顾湘湘经济负担很重，小小多次以各种名目资助她。两个月前，为筹集其母的医药费，她兼职做KTV小姐，艺名云诗，耿绍昀在KTV应酬时，曾经点名让她坐台陪酒。小小回旧金山那段时间，耿夫人意外受伤住院，是顾湘湘在医院里陪伴照顾她，当着诸多探病的世交亲戚面，耿夫人承认顾湘湘和她儿子有特殊关系。耿夫人出院后，顾湘湘搬入耿家大宅居住。不过，耿夫人出院的第二天，耿绍昀就去了旧金山，回来后，一直和小小在一起，没有再和顾湘湘见过面。经耿家的家庭医生证实，顾湘湘已怀有40多天身孕，按时间推算，这个胎儿应该是在小小离开的那段时间怀上的。昨天小小应耿夫人之约去了天羽茶庄，据茶庄茶女说，当时顾湘湘也在场，三个人在包厢内交谈了近一个小时后，小小一个人出来，两眼红肿，看样子是哭过，接着就发生了后面小小试图跳江自杀的事情。傅传玉放下手中资料："宇哥，你看这事怎么处理？"

杜修宇沉默不语，脸上毫无表情，看不出任何端倪，房内一时寂静无声。半晌，赵晓峰出声打破沉寂："宇哥，我觉得还是先问问绍昀比较好，这孩子一向行事磊落，对小小也是痴心一片，说不定里面另有内情。"

傅传玉冷哼一声："有什么内情？他和顾湘湘上床总是真的吧，男人自己不愿意，女人强迫得了吗？"

"那你说怎么办？"赵晓峰皱眉，"把耿绍昀杀了还是阉了，让小小孤儿寡母，孤老终生？你喜欢这种生活，小小不见得喜欢。"

"你……"

"行了，"杜修宇打断他们的争执，心平气和地说，"整件事，我心里已经有数，晓峰，这个地方道上是谁的地盘？"

赵晓峰说："本城老大是蔡九，当年落难泰国时，受过宇哥你大力资助，今早他还给我打电话，想为你接风洗尘，我看你正为小小的事烦着，先婉拒了他。"

"回个电话给他，就说我想借他的地方和人手用一用。"

赵晓峰正打电话的时候，赵彤兴冲冲地闯进来，气喘吁吁地叫："小小醒了！"杜修宇几步冲上楼，速度之快让人咋舌。

小小躺在床上，睁着一双大眼睛怔怔出神。杜修宇急匆匆跑入房内，他一向从容沉着，鲜有这么失常的时候，小小心一酸，弱弱地喊一声："爸爸。"

"你这孩子。"杜修宇心痛地摸了摸女儿的脑袋，才一天的工夫，她就消瘦了许多，一双眼睛嵌在苍白憔悴的脸庞上，显得更加大，却没有丝毫神采，"凡事有爸爸，以后千万别再犯傻。"

小小拽住他的衣角："爸爸，我们回家，好不好？"

"回家？"杜修宇怔一下，"你想去哪儿？"

"不管哪儿，只要离开这里就行。"小小吸了口气，再也忍不住，像个孩子般"呜呜"哭起来，"爸爸，带我走，现在就走，越远越好，我永远不想看见他……"她说过，要把自己所承受的痛双倍还给加之于她身上的人，事到临头，才发觉自己懦弱到连面对的勇气也没有，只能远远逃避，慢慢学会遗忘。

杜修宇坐在床畔，轻拍女儿后背，多傻的孩子，如果真能放下，又怎么会伤心到这种地步，可是，疗伤的确需要地方与时间。"好，爸爸答应你，现在就走。"他站起身，"晓峰，你带上小小和小彤先乘专机去拉斯维加斯，雅秋也一起去，路上照顾好小小。传玉留下来陪我处理一些事，事情办完，我们马上过去和你们会合。"

赵晓峰有点惊讶，但还是服从地答应："是，只不过小小的身体……"

杜修宇叹一口气，回头怜惜地看着女儿，小小倔犟地仰起脸，脸上泪痕斑驳，她固执起来，与她父亲一样决绝："无论如何，我一定要

走！”

杜修宇转过头对江雅秋吩咐：“请两名医生和特别看护随行。”

“是。”江雅秋犹豫了一下，说，“总裁那边，是不是该告知一声？”

第90节：第14章 因果循环(4)

“不用，谁也不许告诉他，如果有心，他自然会找到。”杜修宇决然道。

江雅秋鼓起勇气：“杜先生，这次的错未必全在总裁，您不知道，耿夫人……”

“我知道。”杜修宇说，“主要责任也许不在耿绍昀，但是并不代表他没有错，人犯了错，总该受点惩罚，付出相应的代价！”

耿绍昀一直在等江雅秋的电话。走进胜天大厦，每一个看见他的人都露出诧异的神色。也是，今天是他公证注册的好日子，谁能料到他会回来上班？一瞬间，他觉得心神俱疲，从来没有过的乏力感。坐进办公椅里闭上眼，本只想休息一下，却不知不觉睡着了，人疲惫到极致，连做梦的力气也没有。一睁开眼，就看见宽大的玻璃墙外，一轮艳丽的红日渐向西移；墙脚下，成排的绿色盆栽，大片绿叶染上淡淡红晕。小小喜欢花草，他办公室里的所有盆栽都是她亲手摆放。依稀看见她温柔地笑：“疲劳的时候，看看绿色植物，你就不会觉得太累。”怆然的感觉排山倒海般涌来，眼眶刺痛发热。

电话始终没有响过，他不能再等，驾车驶向别墅。远远看见别墅大门外停有四辆黑色轿车，杜修宇被保镖拥簇着坐进车里，车子迅速驶出。他加速追上前，那一队车已经驶出很远。不知为什么，隐隐感觉不安，他用遥控锁打开别墅大门，驶入宽敞的车道上，不安的感觉越加强烈，不但杜修宇带来的几名保镖不见了，连别墅里的工人也不见一个。他匆匆下车，向小小的卧室跑去，一路上，没有碰见一个人。站在卧室门外，他深深喘一口气，按捺住狂跳的心，手按上门柄，慢慢推开门，床上收拾得整整齐齐，很符合她整洁的习惯；窗台上摆放着她喜爱的兰花，满室暗香浮动；她自己画的一幅画还挂在墙上，她曾笑言那是未来惊世之作，虽然他从来没有看懂过画中的内容……

到处是她的气息，人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枚戒指孤零零地摆放在桌子中央，落日最后一抹余晖斜斜射在上面，璀璨的钻石折射出绮丽的光芒。他走过去，伸出两个手指捏起订婚戒指，曾经说过的话言犹在耳："以后不许摘下来！"

"一定不摘，如果再一次摘下来，肯定就永远不会戴上了。"

"一旦你向我许下了承诺，就必须信守诺言，如果有一天你背叛了我，我会把你加诸我身上的痛，加倍返还给你。"

加倍的痛，乃至百倍的痛，他愿意承受，只要她还在。然而，她什么也不做，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终于消失殆尽，无边无尽的黑暗包围住他，四周死一般寂静。戒指从他手指间滑落，撞击在地面上，发出冰冷的"叮"一声。

顾湘湘买了许多东西，提着大包小包刚走出超市，一辆空出租车恰好停在面前。在这个繁华地段要拦一辆空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赶紧上车，正要对前排的司机说地址，一个人拉开另一侧车门，进入车内，在她身旁坐下，车子立即启动。

她愣了一下，随即慌乱地喊："停车，我要下车！"

旁边的人手按在她肩上，强大的力度使她无法动弹："有人要见你。"话刚说完，一块手帕掩住她的口鼻。只来得及微弱挣扎一下，她便失去了所有知觉。

冰冷的水泼在脸上，顾湘湘一个激灵，悠悠醒转，头顶上悬着一盏聚光灯，刺眼的白炽灯光直直射来，泪水一下子涌入眼眶，她急忙闭上眼睛。身体下面是又冰又硬的大理石地面，双手撑住地面坐起来，她环顾四周，发觉自己在一个很大的房间内，窗帘低垂，分不清白天黑夜，四周昏暗处，隐约可见人影伫立，正面前方，有三个人并列而坐，光影恍惚，看不清他们的容貌。

其中一个人仔细看了看顾湘湘，对居中的人说："宇哥，您要见的就是这个女人？没什么特别之处呀？"

顾湘湘听见他的话，马上明白自己面前是什么人，不知是因为害怕还是激动，她浑身颤抖，一字一字从牙缝里挤出：“杜修宇！”

刚才说话的男人扬了一下颌，旁边立即有人走到她面前，抬手狠狠一巴掌摔在她脸上：“没让你说话就闭上嘴，杜先生是你随便叫的吗？”

第91节：第14章 因果循环(5)

一缕血线沿着她的唇角滑落，她咬紧牙，恨恨地盯着杜修宇，瞪大眼想看清楚眼前这个男人——给她生命，又抛弃她们母女，毁了母亲一生的男人。

杜修宇声音低缓：“顾湘湘，是吗？你让我的小小很不开心，本来我并不愿意伤及妇孺，不过对于让小小不开心的人，可以例外。”他打一个响指，两名穿白大褂的人向她走来，她惊恐地后退：“你们、你们想干什么？”

“放心，我不要你的命，一个小手术而已，你腹中那个东西是伤害小小的罪证，不该留下来。从此以后，希望你能永远记住，谁让我的小小一时难过，我就让她一世难过！”

顾湘湘被那两名穿白大褂的人抓住手臂，往旁边小房间拖去，她拼命挣扎，用尽全力也无法挣脱两双铁钳般的大手，不由嘶声大喊：“杜修宇，你不是人，虎毒不食子，你禽兽不如……”

“停、停——”杜修宇阻止那两个人，感觉莫名其妙，“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叫虎毒不食子？”

“我妈妈是顾海婷，”她泪流满面，“顾海婷——你还记不记得？”

杜修宇想了想，侧过头，茫然地问身旁的傅传玉：“顾海婷是谁？”

傅传玉不屑地说：“一个舞女，20多年前跟了宇哥你一段时间，因为冒犯嫂子，害得小小不足月就出生，被狠狠教训一通后，就消失了。”

“哦——”杜修宇恍然大悟，回过头，饶有兴趣地打量顾湘湘，“她说你是我女儿？还说了什么，说来听听。”

顾湘湘顿时觉得寒意彻骨，虽然从来没有奢望会如煽情电视剧所演的那样，骨肉热泪相认，父慈女孝；更没有奢望取回她所应该拥有的杜家千金身份，让他弥补20多年对她的亏欠，却以为他总该有最起

码的舔犊之情。万万没想到，他竟是以看笑话的态度看待她们母女的悲剧。她悲愤交加，声音也在发抖："是，我母亲出身风尘，身份卑贱，可是，借用你宝贝女儿的一句话，你的妻女是人，难道我们母女就不是人了吗？我们也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20多年前，我母亲和你妻子同时怀孕，就因为你妻子一句话——两个孩子你只能选一个，你就逼着我母亲去堕胎。为了保住我，她四处躲避，处境凄苦，以至于落下病根，才会有现在重疾缠身的悲惨境地。千错万错，错在她对你痴心一片，杜修宇，你扪心自问，这样对待一个深爱你的女人，公平吗？"

听完她的一番慷慨陈词，杜修宇和傅传玉两人对视一眼，不约而同地哈哈大笑。

"居然能编出如此动人的谎言，那个女人，我还真低估了她的智商。"杜修宇用一种讥诮的语气说，"我认识你母亲的时候，小小的母亲已经怀孕近四个月，你显然年龄大过小小，我哪来你这么大的女儿？而你，又有什么资格跟我谈公平？小小的母亲是我同甘共苦多年的结发妻子，你母亲不过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花钱买来的玩物，抛弃结发妻子，把玩物扶正，才叫公平？"

傅传玉接上话："做人情妇就要有情妇的自觉，没有人骗瞒过你母亲，一开始，她就很清楚自己的身份，一边拿了金主的钱，一边又去骚扰别人的妻子，还要满口谎言，歪曲事实，一点职业道德也没有，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不可能，不可能——"顾湘湘颤声尖叫，"我母亲不会骗我！"

"你母亲当年确实怀过身孕，在没有征得我许可的情况下偷偷怀孕。其实，她那样做并不能改变什么，云若只为我生了小小这么一个女儿，至于其他人，不管是谁生的，关我什么事！"杜修宇走下座位，来到顾湘湘面前俯下身，用一种可笑又可怜的眼神看着她，"你到底是谁的女儿，我不清楚，但肯定不是我的，你母亲当年怀的是一个男胎，我亲眼看见她堕胎，而且从那以后，她失去了生育能力。"

顾湘湘呆坐在地上，灵魂仿佛抽离了躯壳，坚持多年的信念与仇恨，一瞬间变得毫无意义，自以为是的悲剧人生，到头来，却是一场闹剧。她歇斯底里地大笑起来，泪如雨下，以杜修宇的身份，根本没必要欺骗她，她唯一的亲人、她最爱的男人，都把她当做了一枚棋子。她所做的一切，究竟有什么意义？！

第92节：第14章 因果循环(6)

杜修宇了然地点头："我原以为你只是一个攀附富贵的小女人，现在看来，从头到尾，你根本就是有预谋地接近小小，图谋不轨！这样的话，你还是不要孕育后代的好，以免仇恨延续。"他挥挥手，下达一道命令："让她永远生不出孩子！"

被注射过麻醉剂后，顾湘湘麻木地躺在手术台上，冰冷的器械进出身体，她觉得冷，一个生命就这样消失，从此，她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资格。手术很快结束，她又被架回原来的大房间里，脸庞贴在冰冷的地面上，从身到心，无处不痛，却没有流出一滴眼泪。一张支票，轻飘飘地落在她面前。

"让人送她回去，顺便帮我约耿夫人出来喝茶。"杜修宇的声音没有任何波动，"还有，顾海婷那边，你去处理干净！"

"是。"傅传玉轻声答应。

"不——"顾湘湘挣扎着伸手，想要阻止从她眼前踏过的步伐，母亲不能死，她还有很多事要问，问问母亲为什么骗她，问问母亲她的亲生父亲是谁。没有人听见她微弱的哀求，眼睁睁地看着每一个脚步从眼前晃过，她无力阻止任何人。

傅传玉走进病房时，顾海婷平静地躺在床上，望着窗外血色落日说："我知道自己绝对没有能力和他抗衡，20多年来费尽心机，所求的无非是见他最后一面，和他好好谈一次话，这点要求，他也不肯成全我吗？"

傅传玉戴上手套。"让我亲自来动手，已经很给面子了。"她把药水抽入注射器中，"你别害怕，不会有任何痛苦，就和睡着了一样，从此长眠不醒，再也没有任何烦恼。"

"湘湘是我收养的一个孤儿，你们放她一条生路吧！"

"宇哥不要她的命，你放心走吧，以后会有人好好照顾她。"

药水慢慢注入静脉，顾海婷没作丝毫挣扎："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每一次，他抱住我，口中喊着的都是'云若'，既然爱她爱到发狂，为什么还会有我的存在？"

傅传玉笑一笑，笑容有点悲伤："他最困苦潦倒的时候，她陪伴在他身旁，不离不弃；当他踏着别人的白骨出人头地后，她却执意要离开他。爱恨相煎，这种感情下的牺牲品，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意识开始飘忽游离，顾海婷的视野渐渐模糊，仿佛是前生，灯火阑珊处，他在万众拥簇中，意气风发，丰神如玉。她远远望着他，仰望她不可企及的人生。他突然转头，隔着灯海人群，向她微笑，温柔眷恋："原来你在这里，让我找得好辛苦！"只为这一句，她断送了这一生！

耿绍昀不眠不休地寻找，幸好，有钱好办事，第二天傍晚得到确切消息，小小已经乘坐杜家的私家飞机出境，杜修宇被蔡九接走。杜氏在世界许多城市都有产业，耿绍昀不想满世界找人，不是不愿意花费力气，而是每一次等待之后，都有可能发生变数，他无法再等待，必须在杜修宇离开本城之前找到他。蔡九的儿子蔡文涛是耿绍昀在国外留学时的校友，两人颇有交情，接到绍昀的电话，一口应承向父亲打听到消息后立刻通知他。

刚放下电话，绍谦就慌慌张张地闯进办公室："大哥，妈不见了。"

耿绍昀一时没听明白："什么？"

"今天下午，妈对我说，顾湘湘失踪了，顾湘湘的母亲突然病发死亡，下一个就会轮到她。吃晚饭时，我到处找不到她。妈平时不会这样无缘无故失踪的，连手机也没带上。"绍谦喘一口气，语气里带有恳求的意味，"大哥，我知道妈这一次做得很不对，可她总是生养我们的母亲，你救救她吧！"

耿绍昀从迷惘中清醒，渐渐意识到可能发生的事情，曾经亲眼见识过杜修宇的手段，狠绝得不留一丝余地。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努力保持镇定，又拿起电话，连续拨打了几个号码。

天羽茶庄中，在上次与小小会面的那间包厢里，沈韵心战战兢兢地坐着。杜修宇熟稔地泡好茶，把茶水注入杯中，浅品一口，满意地点头："果然是好茶，难怪耿夫人喜欢来这里饮茶。"他为沈韵心倒上一杯茶，说："来，耿夫人请品一下我泡茶的手艺。"

第93节：第14章 因果循环(7)

沈韵心捧起茶杯，手不受控制地发抖，一不小心，杯子倾翻，滚烫的茶水倒在身上，她惊叫一声跳起。

一直沉静地坐在杜修宇身旁的傅传玉忍不住嗤笑出声。杜修宇眼中隐隐含着讥讽，揶揄说："耿夫人向来好胆识，怎么会连一杯茶也端不稳？"

沈韵心恼怒，重新在杜修宇对面坐下，鼓起勇气正视他："有什么话你直说就是，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很好，我喜欢和爽快的人说话。"杜修宇微笑，"我想，你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事找你。"

"如果你是因为我儿子在外面有了女人而兴师问罪，我认为你没这个资格，你自己对于你妻子先没有做到忠诚，有什么资格要求我儿子对你女儿忠诚？至少，我儿子没有效仿你，把自己的妻子逼死！"沈韵心一鼓作气说完，才想起害怕，瞥见杜修宇阴冷的目光，胆怯地低垂着头不敢再看他一眼。

杜修宇冷冷地审视她片刻："是，对于我妻子，我的确没有做到忠诚，我自己作的孽，由我自己来承受，无论什么报应，报应到我身上即可，跟我女儿有什么关系？耿夫人，不管是你还是其他什么人，如果想替天行道，有本事尽管来找我，小小一生积德行善，不该承受我的任何罪孽。"

"你以为，我想让我儿子受伤害，让我儿子恨我？"沈韵心苦涩地笑，神情怅然，"我也知道你女儿无辜，可是，只要一想到她是你的女儿，我就没办法面对她。"

杜修宇不解："耿夫人，我不明白你怨恨我的理由，好像我从来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吧？"

"我曾经对不起朋友，你辱骂我，我认了，是我自取其辱，活该。后来，我嫁人了，一心一意想当一个贤妻良母，你却不肯放过我，把

过去的事弄得满城皆知，绍昀他父亲，他——”沈韵心悲从中来，眼泪忍不住落下，“从此，我们夫妻失和，顶着夫妻的名分，貌合神离，杜修宇，你毁了我一生的幸福，居然还能满脸无辜地说没有对不起我？！”

杜修宇蹙眉：“我还是不明白，我连你的手指头都没有碰一下，怎么会令你们夫妻失和？”

“认识你之前，我已经订婚，世家子弟最重视的是面子，结婚之初，我们夫妻感情还算不错，可毕竟是家族政策联姻，比不得你和云若患难夫妻，感情深厚到可以什么也不计较。婚后才一年，所有人都知道我曾经为……为了一个混混有过悔婚之意，不但被人拒绝，还被骂作下贱。他受不了朋友的取笑，渐渐开始冷落我，在外面夜夜笙歌，我却不能过问，是我先有负于他。甚至，他把和外面女人生下的孩子抱回家，我也只能毫无怨言地接受并抚养那个孩子。”

杜修宇讶然：“绍昀不是你的亲生儿子？”

“绍昀是我亲生儿子，绍谦不是，这孩子的生母扔下他不管，我把他从小带大，时间久了，感情也就深了。”

杜修宇沉默了一会儿，侧脸瞄了傅传玉一眼，拿起茶壶往沈韵心的茶杯里注水：“不管你信不信，当年那件事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包括云若也没有说过，至于为什么会弄得满城皆知，我不知道，但这种无聊的事，绝对不是我所做。”

沈韵心呆怔，“不是你，那、那是……”出神半晌，苦笑一下，“过去这么多年了，再追究还有什么意义，说到底是我自己放不开。”她捧起茶杯轻抿一口，润了润喉，“放在心里太久，说出来舒服多了，我以后会好好待你女儿，有些错误已经铸成，我们没法改变。湘湘腹中那个胎儿——”

“没有了！”

“啊？”沈韵心抬头，莫名其妙，“什么没有了？”

“顾湘湘腹中那个胎儿已经没有了，你不必再为她烦恼。”

沈韵心用力握紧茶杯，恨恨地盯着杜修宇：“那是我们耿家的骨肉，这种有损阴德的事，你也做得出来？”

杜修宇轻描淡写：“反正我坏事已经做多了，再多做一件也无妨。”

沈韵心气极，手一扬，一杯茶水向他泼过去。杜修宇猝不及防，被茶水泼了满脸。傅传玉脸色大变，倾身横过茶几，一巴掌重重摔在沈韵心脸上：“不识抬举，给你脸不要脸！”她是练过武术的人，手劲极大，一巴掌把沈韵心从座位上打下去，半边脸立刻红肿起来。

包厢的门猛然被人推开，耿绍昀看见倒在地上的母亲，神色一凛，急忙把她扶起来，仔细检查一下她脸上的伤，见没有什么大碍，才把她拉到身后，不动声色地面对杜修宇：“杜世伯，所有事情是我一时糊涂，和我母亲没有关系，我愿意承受一切责罚。”

杜修宇擦干脸上的水，瞟一眼门口，自己的几名保镖已在耿绍昀带来的保全人员控制之下，冷笑：“强龙难敌地头蛇，在你的地盘上，我哪动得了你！”

耿绍昀把母亲送到门口，对焦急守在外面的绍谦交代：“你先送妈回去。”顺手带上门，回转身走到杜修宇对面坐下，倒满一杯茶，双手捧至他面前：“杜世伯，我做错了事，我向您斟茶谢罪，您怎么罚我，我毫无怨言，但殴打妇孺，不应该是您的作风，对我母?的一切举措，请您就此作罢。”

杜修宇端坐不动，凌厉的眼神直视着耿绍昀。耿绍昀平静回视他，毫无惧色。半晌，杜修宇终于露出点笑容，眼底有赞许之色：“如果你是一个连自己母亲都不敢维护的懦夫，我会看不起你。”他从耿绍昀手中接过茶杯，一饮而尽，站起身就走。

“杜世伯，”耿绍昀拦住他，“小小在哪里？”

杜修宇扬眉：“你还记得她？我以为你只想做一名孝子。”

“如果没有意外，她今天本该是我的妻子，而且她腹中有我的孩子。”耿绍昀诚挚地说，“杜世伯，我维护我的母亲，并不代表要放弃

小小，请您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我会尽全力保护和照顾好小小，不再让她受到任何委屈和伤害。”

“行，我给你机会，让你证实你的能力和决心。”杜修宇从他身前越过，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给你一个月时间，一个月之内，你能找到小小，过往的事一笔勾销，小小还是你们耿家的媳妇；否则，你不必再见她，至于那个孩子，是我们杜家的骨肉，从此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耿绍昀正要追上去，手机响起，他看一眼来电显示，马上接通电话。江雅秋在电话里只低声说了一句话：“总裁，我们在拉斯维加斯。”不等他出声，就匆匆挂断电话。

得到小小的下落，耿绍昀心绪安定下来，打电话通知过陈倩替他订机票后，他决定先回家一趟，交代绍谦一些事。一路上开着车，想起小小，仿佛听见她温婉的声音：“绍昀，绍昀。”他微笑一下，心底某一处变得非常柔软。车子离家门还有一段距离，他听见警笛长鸣，不祥的感觉袭上心头，加速驶过去，仓促冲下车，耿家大宅的门外，他看见倒在血泊中的母亲和绍谦慌乱悲伤的脸庞。司机正向警察说明情况：“50多米外，车胎突然爆了，夫人说没多少路，就下车走回家，一辆失控的车向她冲来……”

耿绍昀觉得晕眩，整个世界似乎瞬间变成血一般的颜色，小小清丽的容颜遥远模糊，他与她之间，凭空裂出一道天堑！

本书精华已连载完毕，谢谢